

第一章 流水无情

韩柏把心一横，咬牙道：“皇上恕罪，这封信小使臣不能写。”

朱元璋先是微一错愕，接两眼一瞪。射出两道寒芒，语气里多了几分令人心颤的冰冷杀机，道：“为什么？”

韩柏大是惶然，知道眼前此君喜怒无常，一个不好，立时是杀身大祸。

眼光亦不避忌，故示坦然地迎上朱元璋的日光叹道：“这就是小使臣刚才为何如此渴望得到皇上特赦权的原因。唉，小便不知应由何说起，今次我们起程东来时，敝国王曾有严令，要我等谨遵贵国的人乡随俗规例，不准说敝国语言，写敝国的文字，以示对贵国的臣服敬意；若有违规。必不饶恕。唉：其实小使臣已多次忍不住和陈公及谢大人用敝国语交谈了。嘿！”接又压低声音煞有介事道：“说话过不留痕，不惧敝国王知道，可是若写成此信，那就是罪证确凿，教小使臣如何脱罪？”

朱元璋听得啼笑皆非，暗忖中竟有如此因由。竟释去刚才对他渴求特赦怀疑的心，晒道：“只要正德知道专使是奉朕之命行事，还怎会怪专使呢？”

韩柏苦脸，皱眉道：“唉：敝国王表面上或者不说什么，可是心里一定不大舒服，责怪小使臣不听它的命令，那……对我日后的升摧便大有影响了。”

朱元璋大有深意地瞥了他一眼，点头道：“想不到你年纪虽轻，却已如此老谋深算，这说法不无道理。”沉吟片晌，通：“不过朕说出口的话，亦不收回，信定须由专使亲书，只是用什么文字，则由专使自行决定罢！”

韩柏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道：“小使臣遵旨，不过请皇上莫怪小使臣书法难看，文意粗陋就成了。唉：小使臣在说的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写就有点困难了。”

朱元璋心道这才合情理。

直到此刻。他仍未对韩柏的身分起过半丝疑心，关键处当然和楞严犯的是同一错误。

就是谢廷百和陈今方两人如何敢冒大不讳来欺骗他，那想到其中有这等转折情由。

所以才会给韩柏以这种非通似通的砌词搪塞过去。

朱元璋伸出手指，在龙桌上一下一下的敲，眼神转腹 T，不知心里想什么问题。

韩柏一直心惊胆跳，如坐针毡，浑身不舒服，又不敢出言打断这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人的思路。

朱元璋忽地望向他道：“暂时不用写信了，专使先回宾馆休息吧！”

韩柏不敢透露心中的狂喜，低头站了起来，依陈令方教下的礼节，恭敬叩头后，躬身退出书房，到了门外，才发觉出了浑身冷汗。

化身成采花大盗薛明玉的浪翻云，沿街而行，落花桥已在望。

街上行人如曲，肩摩踵接，不愧天下第一都会。

这时一群鲜衣华服，身配兵器。趾高气扬的年轻人，正谈笑迎面走来。

浪翻云一看他们气派，就知这些狂傲嚣张的年轻人若非出身侯门巨族，

官宦之家，便是八派门下，或是兼具这多重的身分。

他微笑避往一旁，以免和这些人撞上一块儿，生出不必要的麻烦。

只听其中一人道：“谁敢和我打赌，我杨三定能得亲秀秀小姐的芳泽！”

另一人嘲道：“不要那么大口气。莫忘了上个月你才给我们京城最明亮的夜月弄得差点自尽。”接压低声音道：“而且听说秀秀小姐早爱上了庞斑，你有什么资格和人争宠。”

又有人接口笑道：“我想除了浪翻云外，谁也不够资格和庞斑作竞争的！”

嘻笑声中，众人擦身而过。

浪翻云为之莞尔，摇头失笑，随即踏上落花桥。

秦淮河在桥下穿流而过。

名闻天下的爸膝在这入黑前正穿梭往来。

管弦丝竹之声，夹杂在歌声人声里，荡漾河上。

浪翻云忽然酒兴大发。

不管是什么酒，只要是酒就衍了。

他按桥边的石栏，定神地注视书似静又似动的河水。记起了初会纪惜惜的情景。一股挥之不散的忧伤，泛上心头。

人脸全非，河中的水亦不是那日的河水了。

生命无恒常！

当惜惜在他怀内逝去时，他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生命的究竟是什么？

这想法使他对生命生出最彻底的厌倦！

他亦由此明白了百年前的传鹰为何对功名权位毫不恋栈，只有超脱生死才是唯一的解脱。

惜惜的仙去，改变了他的一生。

就在那一刻，浪翻云变成能与庞斑抗衡的高手。因为他已勘破一切。再无任何牵挂，包括生命本身在内。

生无可恋！

这些想法像秦淮河的河水般灌进他的心湖内，起了漫漫波澜。

泪水忽由他眼内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滴进秦淮河内。

自和左诗在一起后，他把心神全放在外面的世界处，可是在这一刻，却也像一个游子回到阔别久矣的故乡般，再次亲吻久违了的泥土。触到深藏的伤痛。

就是在这桥下的河段里，他邂逅上纪惜惜。

落花桥是个使他不能抗抑情怀波动的地方。

没有人可以了解他对纪惜惜的柔情，当然：言静庵是唯一的例外。

“你来了！”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他身后起。

“噢：爹：你老人家哭了，是否想起了娘她这可怜人？”

浪翻云有点犹豫，最后还是点了头。

那女子语气转寒：“原来爹是在想娘之外的女人，否则不会犹豫不安。”

浪翻云心中一，暗忖此女的观察力非常敏锐，禁不住侧头往她看去，立时混身一震。

世间竟有如此尤物！

在他见过的女子中，只有言静庵、秦梦瑶、纪惜惜和谷姿仙可和她比拟。

她坐在一辆式样普通的马车里，掀起帘幔静静地看他，美目里神色复杂至难以形容，柔声道：“爹你身体震了一下，是否因我长得和娘一模一样。”接微微一笑道：“我特别为爹梳起了娘的发髻，戴了它的头饰。又穿起了她的衣服，你看我像娘吗？”

浪翻云心底涌起一股寒意，他听出了这“女儿”心底的滔天恨意。

驾车者身材瘦削，帽子盖得很低，把脸藏在太阳的阴影里，看不到相貌，亦没有别转头来打量浪翻云。予人神秘迷离的感觉。

浪翻云收敛了本身的真气，因为他察觉出驾车者是个可与黑榜高手比捋的厉害人物，一不小心，就会被对方悉破自己的身分。

这人究竟是谁？

浪翻云大感好奇，从对纪惜惜的深情回忆里回过神来，装作惭愧地垂下头，哑声道：“你仍怪爹：仍不……肯原谅我吗？”

这正是浪翻云高明的地方，装作哭沙哑了喉咙，教这绝色美人分辨不出他声音的真假。

这落花桥非常宽阔，可容四车取印，所以刻下这马车泊在桥侧，并没有阻塞交通。

那女子淡淡凝注浪翻云，幽幽一叹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清 |。这就是女儿为何约爹到这桥上相见的原因，那是娘一生的写照，是个事实，原谅与否算得什么呢？女儿要的东西，爹带来了没有。”

浪翻云想起薛明玉。一声长叹，沙声如旧道：“女儿真的想对付朱元璋？”

女子一震道：“闭嘴！”

忽然间浪翻云知道了这女子是谁，那驾车的人又是谁。

错非是浪翻云，否则谁能一个照面就悉穿对方的底子。

薛明玉这女儿就是朱元璋最宠爱的妃嫔陈贵妃，驾车的人则是朱元璋的头号刽子手楞严。

这推论看似简单，其中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首先惹起浪翻云想到的是谁家女子如此美艳动人，谁人武功如此造詣深厚？

当然，若非薛明玉曾提过女儿和朱元璋有关，以京城卧虎藏龙之地，他亦一时不会猜到这两人身上。

就是沿这贵的线索，他用言语诈了陈贵妃一。而陈贵妃的口气反应，通足表露出她惯于颐指气使的尊贵身分。

以她的身分，想私下到这里来会他，是绝不容易的，除非有楞严这种东厂头子的掩护，她方可以在这里出现，不会给宫内其它人知道。

浪翻云肯打赌若事后调查陈贵妃这刻的行踪，必会有个令朱元璋不起疑的答案，例如去清凉寺还神等，这是楞严可轻易办到的事。

马车御者座上的楞严。仍没有回过头来。但浪翻云却感应到对方一发即敛的杀气，显示他对自己动了杀机。

陈贵妃面容回复平静，歉然道：“对不起 |。这等话说绝不可说出来，所以女儿失态了，究竟取到了东西没有？”

这可轮到浪翻云大感为难。

原本他打定了主意。将药瓶交给这女儿后，拂袖便走，可是现在察觉得陈楞两人牵涉到一个要对付朱元璋的阴谋，怎还能交给对方？

更便他头痛的是：如何可以应付楞严这样的高手而不暴露自己真正的身分？

陈贵妃黛眉轻蹙道：“不是连这么一件小事，爹也办不到吧！”

她每个神态，似怨似嗔，楚楚动人，其是我见犹怜，难怪能把朱元璋迷倒。

浪翻云叹了一口气道：“若爹拿不到那东西，你是否以后都不认你爹了。”

陈贵妃秀目射出令人心碎魂断的凄伤，通：“爹是第二次问女儿同样一句话了，你若是关心女儿的事，为何还不把药交出来？”

浪翻云进退两难下，叹道：“药是取到了，现在却不在爹身上。”说到这里，心中一动，感应到楞严正以传昔人密的功法，同陈贵妃说话，忙运起无上玄功，加以截听。

所谓传音入密，其实是聚音成线，只送往某一方向目标，可是声音始终是一种波动，只不过高手施展传音功法时，扩散的波幅被减至最弱和最少，但仍有微弱的延散之音，碰上浪翻云这类绝顶高手，便能凭深厚玄功，收听这些微不可察的“余音”。

只听楞严道：“好家伙，他察觉到我们的密谋，东西定在他身上，下手巴！”

陈贵妃仰起人见人怜的绝色娇容，往浪翻云望去，幽幽道：“娘临终前，要女儿告诉爹一句话，爹想知道吗？”

浪翻云暗呼此女厉害。若非他截听到楞严对她的指示，定看不破她的口蜜腹剑，暗藏祸心。因为她的表情神态实在太精了，难怪朱元璋都给她倒了。

浪翻云装出渴想知道的样儿，踏前一步。靠到车窗旁，颤声道：“你娘说了什么遗言？”

陈贵妃双目一红，黯声道：“爹凑过来。让女儿只说给你一个人听。”

浪翻云心知肚明这不会是好事，却是避无可避，心中苦笑挨到窗旁。

陈贵妃如兰的芳香口气，轻喷在他脸上，柔声道：“娘嘱女儿杀了你！”

同一时间，浪翻云小腹像被黄蜂叮了一口般刺痛，原来窗下的车身开了个小孔，一支长针伸了出来，戳了他一下。

浪翻云装作大骇下后退，“砰！”一声撞在桥缘石处。

帘幕垂下，遮盖了陈贵妃的玉容，楞严挥鞭打在马股上，马车迅速开出，留下假扮薛明玉的浪翻云一个人挨在石栏处。

马车远去。

就在这时桥约两旁各出现了十多名大汉，往他迫来。

浪翻云眉头大皱。

原陈贵妃刺中他那一针，淬了一种奇怪之极的药液，以他的无上玄功，竟功差点禁制不住，让它长进经脉里。

这还不是他奇怪的地方。

而是这种药液根本一些毒性都没有。这岂非奇怪之极，照理陈贵妃既打定主意要杀死他这个“父亲”，为何不干脆把他毒死。

想到这里，灵光一现，一声长啸下，翻身跃往长流不休的秦淮河水里。

第二章 巧遇秀秀

“淡疏雨似潇湘，燕子飞飞话夕阳：何处红楼遥问讯，卢家少妇郁金堂。”

当浪翻云跃进秦淮河时，韩柏正由叶素冬陪伴下，沿水西街往西行，经过与落花桥遥遥相对的秦淮河桥，朝“金陵四十景”之首，典雅幽静，湖水碧澄，充满江南园林特色的莫愁湖前进。

自离开宫门后，一路上韩柏都沉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见朱元璋前，一切事情看来似都非常简单，但在见过这天下至尊后，很多本来很清晰的事，立时变得扑朔迷离。

在陈令方和范良极口中的朱元璋，刻薄寡恩，手段毒辣残狠，可是今天他见到却是朱元璋深藏的另一面。

这时在前呼后拥的禁卫军护卫下，两人策骑进入莫愁湖的园林里，踏雨花石镶成的石径，往湖旁的外宾馆驰去。

叶素冬微微一笑，指波光粼粼的湖水中一座玲珑剔透的小亭道：“这就是莫愁湖胜景之一的湖心亭，每逢雨蒙蒙之际，这小亭有若蓬莱仙境中的玉宇琼楼，可惜专使来得不是时候，否则定能目睹其中美景。”

韩柏一震清醒过来，唯唯诺诺，也不知有否听进其内去。

叶素冬乘机道：“听说大人精通少林武功心法，追样说起来还是自家人，大人可有兴趣到敝派道场参观？”

韩柏立时想起西宁派掌门之女，十大美人之一的庄青霜，脑筋活跃起来，呵呵笑道：“本使最爱研玩武技，禁卫长若肯指点两手，那真是求之不得哩！”

叶素冬神秘一笑道：“那就由未将安排时间，到时再通知大人！”

这时众骑经过了朱红的曲廊。来到一座规模宏大，古大方的院落前。

守在门前的侍卫迎了上来，为众人牵马下蹬。

韩柏的座骑当然是灵马灰儿，他和叶素冬殷殷话别后，亲自带书灰儿往一旁的马厩去，吩咐了下人好好服侍它后，才踏进宾馆里。

正堂布置古色古香，红木家具雕工精细。墙上挂书字画，韩柏虽不识货，亦猜到都是历代名家真迹。

范良极大模大样地躺在一张雕龙刻凤的卧椅上，连鞋子都踢掉，正衔管吞云吐雾，不亦乐乎。

两旁各站八名太监，八名女侍，那派头比之独坐书室的朱元璋有过之无不及。

当下自有人迎土来，为韩柏拂掉身上的尘屑，斟茶递巾，讨好连声，服侍他这专使大人在范良极这“下属”旁坐下。

韩柏心中有气，暗忖自己差点连命都丢掉了，这老贼头却在这里享尽清，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可是碍于耳目众多，又不能发作，唯有憋一肚子气，喝闷茶。

范良极好整以暇，再吸了几日醉草，挥退所有侍从，眯眼斜看他道：“瑶妹走了！”

韩柏色变刻震道：“什么？”

范良极道：“我不是不想为你留下她，可是给她的仙眼一横，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来，她说快则两天，迟则五日，必会回来。”

韩柏心中一阵失落，秦梦瑶始终不像左诗她们般依附书他，她有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好象这次离开，事前没有一丝征兆，教人完全猜测不出它的去向和目的。

韩柏叹了一口气道：“她心脉受伤？遇上高手便糟透了，唉：教我今晚怎能安眠。”

范良极嘿然道：“这你却不用担心，无论她在或不在，今晚你都不用睡觉了。”

韩柏一呆道：“此话怎说？”心中在奇怪为何范良极似乎对他见朱元璋一事竟不好奇追问，大违他一向的作风。

范良极两眉一耸，兴奋起来。从卧椅坐起了身，由怀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摊在两人问的小几上，招韩柏一同观看。

纸上画的是幅某处庄园的俯瞰图，笔功粗略，但大小均合比例，准确清那是一座依山而的府邸，占地数百亩，广阔非常，由百多间大小不一的房屋围成八个四合院的建群组成。高墙深院，结构宏大，建精巧，布局隐含其一种阵法和玄理。

图书内注明那间是会客室，起居室、膳房、作坊、广场，阁楼、花园等，无有道漏。

范良极指庄园背后一片面积达四十多亩的茂密树林道：“这个楠树林，每逢清明前后，会有上千只白鹭飞来息，那情景之壮观，没有看过的人想都想象不到。”

看书得意万分的范良极，韩柏问道：“这是什么人的府邸？”范良极不答反问道：“你说这幅图画得如何呢？”

韩柏老实地道：“书得很用心，不过画者看来不大识字，连我都找到几个白字错字。”

范良极勃然大怒道：“去你的娘：我费了整年工夫，进出鬼王府十多次，差点命都去了，只换来你这儿你祖宗大头鬼的几句臭话。”

韩柏一震道：“什么？”这就是鬼王府？接书色变低声道：“你不是要我今晚到那里去吧：恕本使不奉陪了，我还要养精蓄锐明早去见朱元璋哩！”

范良极愤然把纸图收起，纳入怀内去，冷冷道：“好吧：若我今晚不幸失手给虚若无逮，绝不会像你般没有义气把朋友供出来，你可安心高寝无忧了。”

韩柏相见他动了真怒，忙搂他道：“说说笑何必那么认真。我怎会让你这样可怜兮兮的一个年青小老头去涉险？”

范良极斜眼看他道：“这是你自己说的，不要向我几位义说是我迫你好。”

韩柏知道落进这老贼的陷阱里，叹道：“你要我怎样便怎样吧：到鬼王府去究竟要干什么呢？”

范良极回复兴奋，笑道：“当然是趁鹰刀的热闹，现在全江湖的人都挤到那里去了，据我刚得来的消息，每天都有人被鬼王府的高手擒，挑伤了脚筋后掷出府外，不知多么闹哄哄的，怎可没有我们的份儿？”

韩柏骇然道：“后果如此可怕，为何还要混这趟浑水？”

范良极避而不答道：“不要说多馀的话了，快随我进去见你那三位等得心焦如焚的姐姐，趁还有点时间，一边研究鬼王府的形势，一边听你说朱元璋的事吧！”

在跌进河水里前的刹那闲，浪翻云已悉破了陈贵妃的心机。

她若非色目人，亦必与色目人有密切的关系。

百年前蒙人之所以能征服中土，色目人曾出了很大的力。当时色目第一高手卓和座下能人无数，其中有一叫美娘子的女人，精擅用毒。

她用毒的本领最使中原武林印象深刻和可虑处，是在于“混毒”的手毒。

亦因此使人防不胜防。

像浪翻云这种盖色高手，一生在黑道打滚，对各种毒都知得大概，可是现在被陈贵妃注进体内的药液，他却完全摸不清究竟有何作用。尤其因它全无毒性，很容易使人不将它放在心上，以为自己的体质足以抗拒，当遇上另一刺激元素时，药液因和合作作用化为毒，已无从补救。

而浪翻云在跃进河水前，已猜到另一种催发剂，正是秦淮河的水。

这亦是敌人留下了唯一逃路给他的理由。

浪翻云运起玄功，将药液全迫出体外后，才落入冰冷的河水里，同时从容自若地接向他射来的四支弩箭。

每手两箭。

他早感应到水内狙击手的杀气。

武功到了他和庞斑那种层吹，已不能以常理加以测度，达到玄之又玄的境界，连敌人心雾的讯息亦可生出感觉。

杀手其实藏在水荃。

潜伏在水里的四个敌人，稍确地掌握了行动的时间，强劲的弩箭恰好在浪翻云落进水里那一刹那间，射向他体躯要害，显示出东厂杀手的职业水准。

可惜对象却是浪翻云。

浪翻云倏地在水中一摆，迅速翻到二十多尺的河底下去，再贴河底往横移开，避开了水内敌人，到了岸旁，然后像条鱼儿般，过快无伦潜越了数十丈的距离，远远把敌人抛到后方。

这是黄昏时分，天色昏暗，河水里更难物。

那四个东厂高手，在浪翻云巧妙的桌在手法迷惑下，初以为浪翻云全消受了那四枝箭，死前发力挣到水底处去，到发现河水并没现出些许鲜红色后，才骇然发觉目标影踪渺然。

浪翻云凭体内精纯无比，生生不息的真气，再潜游了里许多的河段，在昏暗的天色中，由河水冒出头来。

一艘小艇破浪而至。艇尾摇橹者是个高大雄壮的白发老人，神态威猛。

浪翻云暗忖来得正好，双掌生出吸力，使身体附在艇底处。只有脸部露出在艇头水面之上，除非近看兼又角度正确，否则在这样的天色下。休想发现他的存在。

艇上传来年轻女子的声音道：“船头风大，小婢为小姐盖上披风好吗？”

一把像仙乐般的女子语音嗯地应了一声，接是衣服摩擦的“沙沙”声，那声音非常悦耳动人的女子显在加添衣物。

她的声音有种难以描述的磁性，教人听过就不会忘记。

摇橹的声音在艇后传来。

浪翻云的心神转到陈贵妃和楞严身上。

他们若发觉竟给他逃走了，定会发动手中所有力量来找寻他，想想亦是有趣。

艇上小婢的声音又道：“小姐今晚真的什么人都不见吗？燕王他……”

那小姐幽幽一道：“花朵儿：秀秀今晚只要一个人静静的想点东西。唉：想见我的人谁不好好巴结你，你定要把持得住哩！”

艇尾处摇橹的老人插口道：“这燕王棣活脱脱是个年轻的朱元璋，跟这样的人来往是没有好结果的。”

秀秀小姐嗔怪道：“歧伯！”

歧伯道：“小姐莫怪老汉直肠百肚，想到的就说出来。”

艇下的浪翻云暗忖又会这么巧的，艇上竟是天下第一名妓怜秀秀。这摇艇的歧伯音合内劲，显是高手，为何却甘心为仆？看来这怜秀秀的身分亦大不简单。

小艇慢了下来，缓缓往一艘豪华的花舫靠过去。

浪翻云心中一动，横竖今晚尚未有身之处，不若就在怜秀秀的花船上找个地方，睡他一晚，任楞严如何桉通广大，当找不到这里来。

第三章 夜闯鬼府

长沙城。

戚长征步进一间位于闹市中心，邻靠驿站的茶馆去。

十来张桌子全坐满了马夫脚夫苦力一类的人物，空中充塞汗水的气味和喧闹叫嚣的吵声。

戚长征大感有趣中溜目四顾，随即看到扮成脚夫的风行烈正学者旁边人的模样，蹲在一张长凳上，捧碗热茶呷。

戚长征摇头失笑，来到他身旁早挤满了人的长凳硬插进去，蹲到风行烈旁低声道：“伙计，今天有没有生意？”

风行烈微笑道：“小生意倒有一点，大行当却半单都没有，教我吃不饱油水，那些大行当都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戚长征皱眉道：“这真是奇怪之极，殷妖女究竟在玩什么把戏呢？”

风行烈压低声音道：“我刚和老杰的手下碰过头，根据敌人移动的迹像，若杰相信殷妖女已把主力撤出城外，动向不明。”

戚长征愕然道：“我们宰了莫意间这么天大的事。他们竟不意吗？”

风行烈道：“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殷妖女竟连搜查网也撤去了，干前辈等正在仔细研究，是否应立刻乘机遁离险地？”

戚长征忽地脸色大变道：“不好：殷妖女的目标可能是柔晶，那样她便可反客为主，不愁我们不送上门去。”

风行烈一呆道：“这确是个头痛的问题。”

戚长征霍地站起，断然道：“风兄先回。小弟办妥事情再来会你们。”

风行知他心念着水柔晶，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往这方面想去，

微笑起立，挽戚长征手，挤出茶馆外去，同时道：“假若戚兄估计无误，此行凶险万分，多我一把枪总聊胜于无，嘿：我才不信她能比我们更快找到水姑娘。”

戚长征感激道：“能交得你这朋友，不知是我老戚几生修来的福分。”

两人来到街上，长沙府的夜市在万家灯火中，亮如白昼，热闹炕 T 平，可是他们都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

这花刺子模美女实在太教人莫测高了。

顺大街走去，风行烈晒道：“横竖倩莲我们以游击战术牵制敌人，要搅得他们鹤唳风声，不能安寝，不若我们索性大闹一场，直接找上殷妖女，杀她一个人仰马翻。”

戚长征一把挥掉戴在头上遮半边脸孔的帽子，大笑道：“这话最对我老戚脾胃，不过记旧打不过时就要撒腿溜走，莫要硬充英雄好汉。”

风行烈不理途人因戚长征大笑而侧目，哈哈一笑道：“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只是不惯做缩头乌龟罢了！”

戚长征兴奋道：“来：我请客，先喝两杯以壮行色。”伸手搭上风行烈肩头，没进街上的人流里去。

花解语来到魔师宫内庞斑居住的院落，黑仆迎了上来道：“主人仍在高崖处凝立沉思，花护法似不应在这时扰他。”

花解语皱眉道：“他已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天，不：我定要和他上两句黑仆脸上露出理解的神色，再没有说话。花解语伸手轻拍下黑仆眉头，叹了一口气，往后院的高崖走去。广阔的星空下，高崖之岭，天下第一高手庞斑傲然负手立在崖边。寂然不动。花解语神态自然地来到庞斑身后，看到庞斑背后的手，紧握书一对绣花鞋，心中一震。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难道无情的魔师亦会为情所困？已站了五日五夜的庞斑叹道：“解语你还没有怀孕吗？”

花解语想不到庞斑不但没有责她来打扰他，还关心起它的事来，黯然摇头后，站到庞斑旁边，侧头望向这面容奇伟的天下第一人，道：“魔师你老人家在想什么呢？”

庞斑淡淡一笑道：“我正回忆那十天在静斋和静庵朝夕相对的日子，一分一毫都没有放过，又不时想起其它人来，不知不觉站到现在这刻，唉！想不到回忆原来竟亦会如此醉人。”

花解语强烈地想起韩柏，心中一酸，为何自己一生人从不相信爱情，到了这年纪，偏钟情于一个比自己小上二十多年的男子呢？情究是何物？

庞斑淡淡道：“静庵去了：就在她仙去的那一刻，我已感应到了。静庵啊静庵：我庞斑为你放弃了一切达二十年，你亦为我献出了最疼爱的徒弟，我们谁也不欠谁了，可是为何我总仍觉得亏负了你？谁能为我解答这问题？”

花解语三日前已收到言静庵的死讯，但因庞斑来了这高崖处静立，没有机会告诉他，岂知他早“知道了”，轻震后一时哑然无语，说不出话来。

庞斑忽又又开话头道：“身具魔种的人，所有生机均给收敛了去，是不会使女子受孕的，解语你是白费心机了。”顿了顿，眼中精光闪掠通：“有没有鹰缘的消息？”

花解语道：“两位少主均为此事努力追寻，一有消息，立刻会报告给魔师知晓。”

庞斑微笑道：“只要知道他在那里，我会抛开一切。立即赶去与他见上一面，看看蒙赤行的徒弟和传鹰的儿子，究竟谁优谁劣。庞斑何幸：竟有机会再续师尊和传鹰百年前未了之缘。”

花解语向往道：“魔师可否带解语一起去，好让解语作个历史的见证人。”

庞斑失笑道：“你想见韩柏这小子才页，对不起，我安排了你回西域去，我虽不会直接插手夜羽的事，但亦不会横加破坏，你乖乖给我回去，永不得再踏入中原。否则本人绝不饶你。”

花解语凄然道：“解语遵旨！”

庞斑语音转柔道：“回去吧：生命总是充满了无奈。回去吧：我还要多想一会。”

范良极和韩柏两人身穿夜行衣，蒙头脸，一先一后，在星夜下的屋顶鬼魅般纵掠闪移，往清凉山上的鬼王府奔去。

韩柏又喜又惊。

喜的是这种夜行的生活刺激有趣，的是若遇上了鬼王，便等若遇上了里赤媚那么糟糕。

“鬼王”虚若无在江湖上是个最高深莫测的人物，而只要知道当年里赤媚亦只能和他战个平手，便可知他多么厉害。

前面的范良极忽地停了下来，伏身在屋顶边缘处。往前方偷看过去。

韩柏闪到他藏身处伏下低声问道：“是否见到来捉你这老盗的官差大哥？”

范良极怒瞪他一眼。冷然道：“用你的狗眼自己看看吧！”

韩柏嘻嘻一笑，煞有介事地做仰上身，往前面望过去。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屋脊瓦背，直延至远方山脚的树林处。

在这片密林的上方，隐见数点闪烁跳动的火光，像悬在虚空中的星星那样，只不过强烈刺目多了。

韩柏细心一想，知道那是位于清凉山上的鬼王府，火光烁动正是鬼王府后院的灯火，由这角度看去刚好隔了片楠树林，风吹树摇时。做成这诡异的视象。

韩柏一呆道：“有什么好看的？”

范良极嘿然笑道：“对不起：我应该说用你的狗耳听听才对。”

韩柏忿然劲聚双耳，立时收到左方屋处传来夜行人掠过去远的风声。

范良极冷笑道：“不懂用耳的人，最好不要去夜街，否则去了小命还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韩柏虽然心中佩服，口头却不让道：“人耳当然及不上狗耳的灵敏。”

范良极一肘挫向他肋下软弱处，冷喝道：“不要一见人便乱吠，来吧！”伏身前窜，箭矢般投往远处另一屋脊上。

韩柏闷哼一声，忍者痛楚循这名震天下的独行大盗的路线，紧追在对方身后。转眼间，两人扑至清凉山脚下，上方的鬼王府灯火闪耀，照亮了树林的上方。透凄迷桀骜的色彩。

范良极看韩柏学他蹲在一块巨石后的草丛里，才道：“想进鬼王府的人，都看中了这后出的楠树林，以为可神不知鬼不觉潜进鬼王府的后院去，岂知正中鬼王的诡计。”

韩柏一呆道：“这么大片树林，除非找以千计的卫士来把守，否则怎能

阻人进去？”

范良极屈指指头敲了他的大头几下，笑道：“让我指点你这小子吧，这还不是厉害处，因为够闯鬼王府的都是高手，这些线绝瞒不过他们，难搞的是宿在林内的岛群，只要有人经过，便会突然惊飞，比任何警报更可靠。”

韩柏愕然道：“那为何你又带我到这里来，不是明玩我吗？”

范良极胸有成竹，悠闲地挨在石上，微笑道：“小伙子：给点耐性吧！很快就有好戏上演的了。”

话犹未已，山上的楠树林里，拜然响起马儿尖嘶和拍翼的响声。

接附近所有马儿间声响应，离林而起，时林上漫漫的夜空，尽是鸟鸣鸟飞的喧闹声。

韩柏暗忖原来声势会是如此人，难怪瞒不过鬼王府的人了。

不知是谁夜闯鬼王府呢？

范良极道：“机会来了，莫要错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记得紧跟我旁，让我可保襁T照顾你这浑小子。”

说到最后第二句时，他早掠出十丈开外。

韩柏此时才知道他在等候有人闯来惊起宿鸟时产生混乱的良机，浑水摸鱼偷进去，心中折服，忘了反驳，追去了。

两人把速度提升至极限，无声无息穿林而过。

范良极驾轻就熟，领韩柏避过林内的布置，不一会穿过了茂密阴沉的楠树林，藏身在一株可俯视整个鬼王府后院的大树缣T密的枝叶里。

后院黑压压一片，其中几闲屋舍虽透出灯火，却是寂然无声。

反之在前院某处却被火焰照得亮如白书，隐隐传来人声。

韩柏细察这宏伟府第的一角。与范良极所绘的图样分毫不差，赞道：“你若老得没有能力偷东西，大可转行画春图。”

范良极低咒了啊句后，道：“灯火处是正院内的练武场，看来那刚闯人来的入颇有两手，否则鬼王府的人早轰走他了，那有闲情像现在般和他聊天。来：我们去看看。”

范良极双耳一阵耸动，倏地一拉韩柏，扑落后园，沿一道长廊往前奔去，又一拉韩柏，闪入廊舍间一个小园的假石山后。

韩柏知机不作声。

风声响起，两道人影在长廊掠过，转往右方去了。

范良极低声道：“这是鬼王手下二十银卫的人物，这批人当年随鬼王南征北讨，实战经验丰富无比，即管武功比他们高的人，亦会因不够狠和辣，致败在他们手下，你要小心了，他们都穿银衣，非常易认。好：我们走！”

韩柏收心柙。把魔功提至极尽，几乎是贴范良极的背脊穿房过舍。

扑往广场去。

两人再避过几起巡逻的卫士，最后来到广场东侧一所无人的饭席，潜到窗台下，一起伸头往光若白昼的广场望去。

十多名银衣大汉。手拿火把，分立在广场的四周，隐然包围卓立广场中央的一名吊发如银的老人。

范良极道：“原来是他，看来无论平日怎么清高的人，都会起贪念。”

韩柏好奇道：“这人是谁？”

范良极正想回答时，见两男一女由广场对面的屋舍悠然步出，其中一名师爷模样的人笑道：“对不起：鬼王今晚没有兴趣见未经预约的客人，我

们来打发谢兄。”

韩柏忘了追问范良极，细心打量在那师爷旁的两个人。

那女的年纽在四十许间，长得像母夜叉般丑陋怕人，一望就知是脾气极臭的。

那男的高瘦挺直，站在两人间，自然而然使人从他的神态和气度，察觉出他才是地位最高的领导人物。

韩柏透了一口凉气道：“若非我知道鬼王仍龟缩屋内，必然会猜造高瘦汉子就是鬼王，谁能有这种气势。”

范良极眼中露出赞赏之色，传音进他耳内：“算你有些眼光。这人是……”

外面那银发老者仰天一阵大笑，打断了范良极的说话。笑声倏止。身子轻晃下，冷冷的望那高瘦汉子，皮肉不动地道：“阁下是否昔年曾助传鹰大侠一臂之力的铁存义大侠的后人？”

那高瘦汉子微微一笑道：“我是他的孙子铁肯衣，谢兄确是博闻，只从铁某刚才向谢兄送出的一道劲气，便推测由是我们铁门的”玉蝶功“，真不愧名震苏杭的高手。”

那谢眼中惊讶之色一闪即逝，收敛狂气道：“本人一向尊敬铁大侠，故绝不纂T与铁兄动手，只不知若谢某现在离去，铁兄会否拦阻。”

范良极在韩柏耳旁冷笑道：“现在方知怕，真是后知后觉，这铁青衣是虚夜月的三个师傅之一。武功仅吹于鬼王，因为一向非常低调，江湖上悉知其人者极少，我倒要看看谢如何脱身。”

一把破锣般的粗声在场中响起，原来是那丑妇在说话，只听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谢你刚才起了宿鸟，理应知难而退，不要以为诈作要见府主，就可掩饰你闯府之罪。”

那师爷接口道：“念在你还没有伤人，我恶讼棍霍欲泪就代你求铁老一个情，只要你留下一指，即可离去。”

韩柏心中暗叹，追是摆明要与这个什么苏杭高手过不去了。

范良极乘机在他耳旁迅速介绍道：“这恶棍和你这淫棍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其的使得一手好棍，和那”母夜叉“金梅都是鬼王府座下四小鬼的人物，非常不好惹。”

韩柏暗叫一声娘：到了身在虎穴时，范良极才说这个如何厉害，那个如何厉害，分明在坑他。

那谢仰天一阵长笑：“谢某再说下去，反教你以为我怕了你们，哼！我既然敢来：就有信心离去，请了！”攸地后退。大鸟般往后跃起，瞬间没入黑暗里。

范良极和韩柏脸脸相觑，为何场中鬼王府的人半点追赶的意思都没有呢？

念头才起，东面的屋脊上传来谢的惊叱，接是兵了交击的声音，原来另有鬼王府的人把他截，只看铁青衣和那十多个持火把卫士冷静安然的表情，就知那谢凶多吉少了。

韩柏心中栗然。这鬼王府真是高手如云，只是眼前这三人。便难以应范良极神色变得凝重无比，凑过来道：“他们三人为何还不滚回去，留在这处吃西北风。”

韩柏下意识地缩低了寸许，惊纶刑：“若要留下手指，你最好代为搅

妥。”

铁青衣的声音刚好在广场中响起道：“何方高人大驾临此，何不出来一见。”

韩柏和范良极遍体生寒，心想此人若能如此发觉到他作的行踪，功力岂非骇人之极。

要知范良极乃天下群盗之王，最擅潜踪隐匿之术，要发现它是谈何容易，韩柏则身具赤尊估的魔种，自然而然拥有了这不色高手的特质功力。当他蓄意避人耳目时，除了庞斑等绝顶高手外，谁能如此轻易发现它的踪影？

广场四周卫士持的火把猎猎作响，深秋的寒风呼呼吹。

范良极传音道：“不要答话，他可能在试我们。”

韩柏头皮发麻，点了点头。最初来此想偷窥虚夜月的兴奋心情，早荡然无存。

铁青衣冷哼一声道：“敬酒不吃吃罚酒，要铁某把你迫出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第四章 虚空夜月

浪翻云潜过船底，由怜秀秀登上花舫的另一边翻到船上去，闪入了底层的船舱里。

船上虽有几名守护的大汉，但这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怜秀秀登船的方向，更察觉不到浪翻云迅快的动作。

浪翻云进入处是舫上的主厅，几屏桌椅，字画书法，莫不非常考究，显示出主人超凡的身分，看得他心中暗赞。厅心还安了张长几，放着一具古筝。

他一边运功挥发掉身上的水湿，顺道欣赏挂在壁上的几幅画轴，就像位被恭请前来的客人那样。

其中一幅山水虽是寥寥数笔，但笔精墨妙，气韵生动，有种难以言喻的夺人神，却没有署名，只盖了个刻着“莫问出处”四个小字的闲章，带着点味见。

背后轻盈走音传来。

进来的是怜秀秀和那女婢花朵儿。

他忙闪入一角的屏风后。

透过隙缝看出去，一看下亦不由心中一动。

她确是美艳绝伦。

尤其是眉间那丝幽然无奈，真是使人我见犹怜。

怜秀秀来到筝前坐下，伸出洁白纤润的玉手，习惯性地调教着筝弦。

“叮咚”之声响彻厅内。

屏风后的浪翻云仔细品味着弹出的每一个音，心下暗惊。为何她连试音都有种特别的韵味，难怪她的芳名如此倾动朝野。

花朵儿坐在怜秀秀的侧旁，试探地道：“小姐真的什么人都不见吗？”

怜秀秀调弦的手停了下来，向花朵儿有好气没好气道：“除了庞斑和浪

翻云，我连皇帝都不要见，包括你在内，还不给我出去。”

俏丽的花朵儿毫不惊慌，撒娇地扭动娇躯道：“小姐心情不佳。花朵儿不用小姐吩咐也要找地方躲起来。”

这才施礼告退。

怜秀秀仰起俏脸，闭上眼睛，出了一会神，才再张开美目，伸手按在箏弦上，指尖轻摇，一串清滑轻脆的箏音立时填满厅内的空间。

接着箏音咚咚，在她纤手里飞扬，扣人心弦的音符，悠然而起。

弹的是本属琴曲的“清夜吟”。

此曲在宋代非常流行，苏东坡曾以“清风终日自开帘，明月今宵独挂帘”的诗句来拟比此曲的意境，但出自怜秀秀的箏音，这意境却更上一层楼，感情更深入，透着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落漠。

浪翻云想不到这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欣赏到这天下名妓的箏艺，一时心神俱醉，忘了身处何方，迷失在魔幻般的音乐迷离里。

琴音倏止，意却未尽。

浪翻云一震醒来，赞叹不已。

外面水声响起。

浪翻云一听便知正有另一艘艇驶近花舫，不禁眉头大皱。

不知谁人如此不知情趣，硬是要来见怜秀秀呢？

*

韩柏叹了一口气，传音往范良极道：“你看！我又给你害了，好吧！让我出去大闹一场，你给我押阵，在适当时机制造点混乱，方便我逃走。”

范良极神色凝重道：“我敢打赌发现我们的应是你的未来外父，去吧！记得运功改变声音。”

韩柏微愕然后大模样站了起来，在窗前伸了个懒腰，向外面瞪着他的鬼王府人道：“要割手指的自己来动手吧！”他的声音变得低沉嘶哑，却是非常好听。

恶讼棍霍欲挨和“夜叉”金梅眼中精光闪动，眼看要扑过来，那铁青衣伸手把两人拦着，微笑道：“这位见不得光的蒙脸朋友，能如此有恃无恐，必有惊人艺业，就让我们鬼王府的人见识一下罢。”

韩柏装出不懂武功的样子，学一般人那样鸡手鸭脚爬出窗外，来到三人面前十多步处站定，嘻嘻笑道，“这里虽是王府，但鬼王始终是武林前辈，故应恪守江湖崇高的法规，一个对一个，多半个亦算犯规。”

金梅见他信口胡诌，气得差点断了气，就要抢前痛惩这蒙头臭小子一。

一阵清甜娇美的声音越空而至，像一朵白云般飘下来。

韩柏的心脏“霍霍”地跳动着，不住加速。

只见四周十多把火炬的照耀下，一位穿着紧身男装白色细银边劲服，头结男儿髻的绝色美女，落到金梅之旁，还伸出一手似若无力地按在她肩上，神情带着一种天生自然讨好的骄傲。她一对眸子像两泓深不见底的清潭，内里藏着数不清的甜梦。

她的美丽是秘不可测地动魄惊心的。

只有虚空里的夜月才可比拟。

虚夜月年纪绝不过二十，鼻骨端正挺直，山根高超，贵秀无伦，亦显示出她意志个性都非常坚强。

她好奇天真地打量着韩柏，像和家人说话般道：“只看你的手，便知你

年纪很轻，为何却不懂爱惜生命呢？对不起！本姑娘要杀死你了。”

韩柏听得瞪目结舌，以她能与天上月儿争辉的美丽，这么友善的口气，竟说出这么可怕的话来，但却又有一种不合情理的协调，这种感受，还是第一次尝到。

秦梦瑶的美丽是超尘出世的。

她的美丽却是神秘的，纵使她站在眼前，你也不会觉得她是实在的，她不应属于任何人，只应属于天上那寂寞的夜空。

韩柏一瞬不瞬地瞪着虚夜月，眼皮亦不霎半下。

铁青衣等却像司空见惯般，亦不因韩柏的失态而嘲弄晒骂，因虚夜月绝世的容色而失态，都是可以原谅的。

风声再起，虚夜月旁多了个虎背熊腰，非常英伟，年纪在二十五、六间的青年，一身夜行衣，两手玩弄着一条黑色的长鞭，向虚夜月道：“师妹千金之体，不若由为兄打发这小贼吧！”

范良极的传音此时传来道：“这是鬼王的关门弟子，叫‘小鬼王’荆城冷，得鬼王真传，绝不能小觑。也不要以为虚夜月好惹，她除了家学外，另外还有三个有实无名的师傅，铁青衣就是其中之一。保重了！大侠柏！”

韩柏心中诅咒。

来之前又不见他说得这么详尽，分明是在陷害自己。

虚夜月向那小鬼王微嗔道：“刚才你带那小王爷来破坏我的清静，夜月还未向你算账，现在又来和我抢生意吗？我可不依，何况若我总没有机会动手，迟早会给你赶过了我。”

她语气天真，似是个漫无机心的少女。

可是韩柏却知她实是个厉害角色，否则京城的男人怎会给她耍得团团转。只看现在她对付师兄的手法，已教人叹服了。

果然荆城冷叹气摇头，退开了两步后，潇地耸肩道：“由小至大，有那次我是斗赢你的。好吧！为兄在一旁为你押阵吧！这小子手亦不颤半下，应该可以陪你玩半晌的。”

他师兄妹间洋溢着一种真挚的兄妹之情，令人绝不会涉及遐想。

虚夜月大喜，抽出背上长剑，举往天上，喃喃说了几句话后，平望往韩柏，剑尖一指韩柏道：“你用什么兵器，只要说出来，府内又有的话，定送到你的手上。”

韩柏搔头道：“你刚才举剑向天说什么？”

虚夜月俏脸一红，不好意思地道：“我在为你未来的亡魂祈祷，望你死后莫要来找我讨命。”

范良极的声音在韩柏耳旁怪笑道：“这女娃好玩得紧呢！你要努力！嘿，努力逃命，我会为你制造机会的。”

韩柏为之气结，叹了一口气，捋起衣袖，露出精壮的筋肌，发亮的皮肤，在腰间，身子倏地挺个笔直，淡然道：“鹿……鹿什么？噢！麋死谁手，但究竟是小姐的贵手，还是本人的手，则尚未可知。给本人拿个兵器架来吧！一时我亦不知那件趁手点嘛！”

铁青衣、荆城冷、金梅、霍欲泪四人这时不谋而合各站一方，防止韩柏突围逃去。

鬼王府的人一直在战争中长大，人人悍勇无伦，即管建国以后，每有特别任务，又或刺探江湖或外族情报之时，朱元璋都会向虚若无要人来用，

所以鬼王府差点等若官府里的官府，连朱元璋亦表面要对鬼王无比尊重。

这亦是为何东厂大头领楞严和中书丞胡惟庸如此顾忌鬼王的原因。

东厂和鬼王府的权力，是有重迭的地方的，使人怀疑是朱元璋蓄意如此，用以削弱鬼王的影响力。

这时众人一见韩柏像换了个人似的，气势慑人，澎湃着强大的自信，都提高了戒备，可仍不为虚夜月担心。

无论才智武功，她均足可应付眼前此人。

虚夜月深沉如梦的眸子闪起两点星光，凝视着韩柏，欣悦地道：“就凭你这气势陡增的本领，我便如你所请。人来，给我抬一个兵器架的好家伙来，任这位兄台挑选，每件式样都要不同的。”

韩柏对她真是愈看愈爱，但恨意亦增。

他感到对方对他没有动半点男女之情，只是把他视为一个好的敌手或玩物而已。

就在这时，他魔种生出奇异的感应，觉得有对眼睛正注在他身上。

他愕然向左侧的屋檐望去，恰好见到一个美丽的情影，背转身去，隐没在屋脊的另一方。

那种翩若惊鸿的感觉，使他心中一阵迷失。

为何那背影如此眼熟，但绝不是白芳华。且自己敢打赌应是首次见到她，奇怪总有种非常亲切熟悉的感觉。

虚夜月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娇笑道：“连七娘也来打量你了，看你多么大面子，你若要逃走亦不打紧，我来和你比比轻功好了。”

韩柏气得两眼一瞪，道：“你好象未听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似的。”

虚夜月美丽的小嘴逸出一丝笑意，轻柔地道：“当然听过，也想看看你是否天外的天，人外的人。噢！真好玩，你看他们跑得多快。”

韩柏望去，只见两名武士，抬着一个放着刀矛剑戟等十多种不同兵器，长达丈半的大兵器架，健步如飞来到两人之前，把兵器架轻轻放在地上，又退了开去。

韩柏吁出一口凉气，连搬东西的人也如此了得，鬼王府真当得上龙潭虎穴，难怪走投无路的杨奉要藏到这里来。

虚夜月嫣然一笑道：“你要人家依江湖规矩，一个对一个，人家依足你了，所以死后亦不可找人家算账，快拣兵器吧！”

她一身男装打扮，外表英风照人，但浅笑轻嗔中，透露出娇秀无伦的美态，形成奇异之极的吸引力。

韩柏暗忖梦璃曾说自己不容易爱上人，为何在虚夜月的“色诱”下如此不济事呢，哑然失笑，走到兵器架旁，看似随意地拿起一对流星，挥了两下，满意地道：“这两个是杭州兵坊的出品，难怪握上手这么娘的舒服。”

就在这时一把温和好听的声音在韩柏耳内响起道：“只看你拿起来的手势，便知你是赤尊信的化身韩柏，记着不可伤害我女儿半条毫毛。我会着人放你逃走，但却不敢包保我的七夫人会否放过你，因为她 and 老赤有着化不开的仇恨。唉！”

韩柏全身冰冷，差点呻吟起来。

这鬼王确是厉害，一眼即看穿了自己是谁。

虚夜月一振手中剑，催道：“快点！人家等得不耐烦了。”

韩柏深吸一口气，压下震汤的情绪，有点犹豫地向虚夜月虚心问道：“夜月小姐！”

你杀过人没有？”

虚夜月嗔道：“那来这么多废话，看剑！”

剑光倏起，忽然间漫天剑影，反映着四周点点火光，像天上的艳阳，分裂成万千火点，来到了韩柏眼前处。

韩柏心中苦笑，即管换了赤尊信来，恐怕亦不知应如何应付这只能被打，不得还手的一仗。

第五章 燕王朱棣

温文但沉雄有劲的声音在舫外先叹一声，喟然吟道：“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意在流水。纵使伯牙重生，亦不外如是。朱棣向秀秀小姐请安。”

伯牙乃古代音乐宗师，名传千古，这燕王朱棣以之比拟怜秀秀的筝艺妙韵，既得体又显出学养，教人不由减低因他冒昧来访而生的恶感。

只从这点便可看出他是个人物。

朱元璋最着重君臣之礼，所以群臣见被他对了王的诸子时，都要行跪叩之礼，现在这燕王毫不摆架子，已使人折服。

可见他端的是个领袖群雄的人。

这些想法掠过浪翻云的脑海，禁不住想看看怜秀秀如何应付这痴缠的燕王。

从屏风缝隙看出去，怜秀秀正蹙起黛眉，神情无限幽怨，叹了一口气，却没有回应。

这时老仆歧伯的声音在外面枪板处响起道：“小姐今晚不见客，燕王请回吧！”

舫旁艇上立时爆起“斗胆”“无礼”等喝骂声，当然是燕王的随行人员出声喝骂。

燕王忙喝住下面的人，然后恭敬地道：“秀秀小姐请恕奴才们无礼，冒犯了贵仆。”

今次朱棣来京，实是艰难非常，一待父皇大寿过后，便要回顺天，所以才如此希望能和小姐有一面之缘，绝无非分之想，小姐可以放心。”

躲在屏风后的浪翻云心中暗赞，燕王应对如此随和得体，怜秀秀若再拒绝，便有点不近人情了。

果然秀秀幽幽轻叹后，柔声道：“燕王大人大量，不要怪敝仆歧伯。”

燕王豪雄一笑道：“如此忠心义胆，不畏权势的人，朱棣敬还来不及，如何会怪他呢？”

怜秀秀双目闪过异，应道：“燕王请进舱喝杯茶吧！”

这次轮到浪翻云眉头大皱。

燕王的手下自然有一等一的高手护驾，否则早给楞严或胡惟庸的人宰了，自己躲在这里，实在非常不安全，但这刻要躲到其它地方亦办不到，心中忽然涌想大笑一场的冲动。

*

长沙府外的荒郊里。

戚长征风行烈两人窜高伏低，最后来到一所庄院外的密林处，才停了下来，小心窥看。

风行烈皱眉道：“此事大大不妥，若真是甄妖女驻脚的地方，为何庄外一个守卫的人都没有，老杰的情报怕有点问题。噢！不对！早先老杰侦查此处，必然不是这个样子，老杰怎会犯这种明显的错误。”

戚长征脸色凝重道：“奇怪的地方还不止此，你看院内灯火出奇地辉煌，连不应点灯的地方亦亮起灯来，可是半点人的声迹都没有。”

风行烈伸手搭上戚长征肩头，叹了一口气道：“甄妖女比我们想象中厉害多了，分明猜到我们两人杀了莫意间后意气风发，会我上门来向她算账，所以耍了我们一着。兄弟，要否进去看看，我猜里面小猫亦休想找到一只。”

戚长征站了起来。道：“你在外面给我把风，让我探他一探，看看甄妖女会以什么来款待我们兄弟两人。”

风行烈点头答应。

戚长征再不迟疑，几个起落，到了庄院中。

庄内果是人影全无，除了大件的家当外，空空如也。

戚长征一生在黑道打滚，江湖经验丰富，不敢托大，先在外围侦察一番后，最后才走进大厅里去。

厅心放了一张大台，却没有摆椅子。

台上有张粉红色的书笺，被两条铜书镇压着上下两方。

戚长征掠过一阵寒意，来到台旁，往书笺看去。

淡淡的清香透入鼻里。

只见上面写着：

“戚风两兄大鉴：秋夜清寒，惜未能以酒待客，共邀风月，引为憾事。

待素善处决叛徒后，自当找上两位，那时挑灯夜语，纵谈天下，不亦乐乎。

甄素善敬奉”

戚长征的脸色倏地转白，狂风般后退，退出了厅外去。

*

韩柏自怨自艾时，虚夜月娇艳欲滴的俏脸泛起圣洁的光辉，其神情竟和秦梦瑶有几分俏似，只是她总多出点神秘和骄傲。

韩柏恍然她的剑法定是来自玄门正宗，只不知除铁青衣外，谁还够资格做她的师傅。

不敢迟疑，舞起流星，如拈起两个小酒杯般方便，显出强绝的腕臂力。

广场上各人凝神注视，默然无声。

这两个流星每个重达二百斤，沉重非常，就算铜皮铁骨的壮汉亦挡不住，更何况虚夜月人是如此娇柔，手中之剑是如此单薄。

韩柏虚应故事，叱喝作态，流星排山倒海般迎往虚夜月的剑影。

虚夜月俏脸若止水般恬然，剑影突收回前胸，改为双手握剑，看似随便地再推出去，送入流星间正中处，左右摆动，点上流星。

韩柏心中骇然。

虚夜月这一剑已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境界，看似简单，其实大巧若拙，他连变招亦办不到，硬是给他破去全盘攻势。

“当当”两声同时齐鸣。

两般柔和的力道，送入内，韩柏忽感两个流星失去了至少一半的重量，像是无论如何用力，亦将发挥不出流星作为重武器的特性。

这是什么内功？

剑光转盛。

韩柏手忙脚乱，急忙退后。

流星改攻为守，施出绵细的招数，勉强顶着虚夜月狂风扫落叶的攻势。

“嗤！”

韩柏左肩衣服破裂，幸好只是画破皮肉，但已狼狈非常。

韩柏随手抛掉流星，叫道：“且慢，这对怕不是那么好使，只是虚有其表，在下要换兵器。”

虚夜月长剑凝定半空，遥指着韩柏，有好气没好气道：“那有这么无赖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下次定宰了你。”

围观的人都泛起一种怪异的感觉。

韩柏和虚夜月那像是生死相拚的敌人，只似一对在武场上练习的斗气小冤家。

韩柏大摇大摆来到兵器架旁，心中却是暗暗叫苦，这虚大小姐只是剑术一项，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之列。自己全力出手，亦未稳言可胜，何况鬼王传音警告在先，自己只能捱打，那怎办才好呢？

由此亦可得见鬼王的可怕。

唉！

都是范老鬼害人害物。

怎办才好呢？

虚夜月在后面催道：“喂！快点吧！小子！”

韩柏啼笑皆非，取下一大枪，扛在肩上，转身嘻嘻笑道：“在下刚才为了隐瞒师门来历，所以故意取了不惯用的兵器，教小姐见笑了，现在为了争回少许面子，以后可以在小姐跟前抬头做人，惟有动枪了。”左手一拍扛在右肩的枪再笑道：“有本事来拿我的人头吧！听说无头鬼是最猛的鬼哩！”

他举止潇从容，自具不可一世的气魄，而且还有种令人感到亲切可近的感觉，这三种特赏合起来，形成动人的男性魅力。

可惜虚夜月却全不为其所动，只是听到无头鬼时，蹙起了黛眉，不悦道：“卑鄙！”

竟在吓人家。我不劈掉你的头不就行了吗？”

韩柏听得心痒难熬。

自出道以来，他接触到的都是年纪大过他的成熟女性。

谷情莲虽和他年岁相若，可是因惯走江湖，却是心智成熟。

惟有这虚夜月年纪既少，又自然地带着一种天真动人的气质，带给韩柏非常新鲜的感觉，尤使他心动。

韩柏暗忖无论如何，亦不可教对方看不起自己，先要胜过她的剑，然后才有机会攫取她的芳心，此之谓循序渐进也。一摆架势，人枪送前，直指虚夜月。

心中同时想起为何范良极像消失了般无声无息呢？

虚夜月神秘美丽的深黑美眸似蒙上一屑薄雾，凝神专志，忽然吟道：“梅虽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尝尝我这套来自‘雪梅剑谱’的‘青枝七

节’罢。”言未毕手中剑化作一道长虹，激射而出。

韩柏心神进入魔道至境，刹那间看破了对方的剑势，叫了声好，沉腰坐马，涌出重重枪影，把虚夜月围住。

虚夜月左挥右刺。招数严密玄奥。

她的绝世芳容。亦随着剑招不住变化，幽怨、欢喜，不住换替，整个心神全溶入姿态无懈可击的剑意里，任由韩柏如何强攻，亦不能动摇她分毫。

韩柏愈打愈心惊。

这是什么剑法？

起始时他还有留手，到后来杀得兴起，施出大枪灵活的特性，强攻硬打，有若地裂天崩；细致处，又若情人的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这次轮到虚夜月有点吃不消了。

韩柏攻势忽消，抛开长枪，扑到兵器架旁取下一对护手短匕，转身刚好挡了虚夜月追击而至的一剑，哈哈笑道：“陪你玩多一次本人便要回家睡觉了，你除非想睡觉，否则莫要随来。”

虚夜月俏脸一寒，冷喝道：“大胆狂徒！”

韩柏正要攻出。

长剑回到内，虚夜月掣出插在靴桶的两把一长一短的小剑，挽出两球剑花，往前送出，势道均匀，精妙无匹。

韩柏心想这定是另一个师傅教的绝活，再一声长笑，前冲过去。

匕剑交击声不绝于耳。

两条人影分分合合，满场游斗，一时胜负难分。

“蓬！”

声音非是来自场内缠斗的两人。而是来自范良极藏身的地方。

两条人影冲破屋顶，弹上夜空，倏忽间交换了五掌。

其中一人自然是范良极。

另一灰衣人，亦是把头用布袋罩着，只露出精光闪闪的眼睛。

铁青衣等愕然望去时，范良极和那灰衣人已朝相反方向逃去。

灰衣人取的是后院楠树林，范良极却朝前院逸去。

铁青衣一声长啸，腾空而起，往那灰衣人逃走的方向大鸟般投去，声势凌万；那“小鬼王”荆城冷亦不示弱，只比铁青衣慢了一线，往范良极追去。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韩柏使了下虚招，抽身便退。

虚夜月娇笑道：“要和月儿比轻功吗？”

韩柏大笑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若你在这着上胜不过我，便算偷了。”说到最后一字时，早落在最近的屋檐上。

金梅和霍欲泪两人都没有出手拦截，显是得鬼王吩咐。

虚夜月娇叱一声，往韩柏追去。

*

怜秀秀终肯让燕王朱棣上船，他理应大喜过望，岂知燕王却答道：“小姐语带苍寒，显见心情不佳，不欲待客之语，非是搪塞之辞，朱棣怎敢打扰，就此告退，秀秀小姐好生休息，身体要紧。”

怜秀秀微感愕然，想不到燕王如此体贴和有风度，半晌后才道：“燕王顺风，恕秀秀不送了。”

燕王二话没说，道别后，悄悄走了。

躲在屏风后的浪翻云禁不住对燕王作出新的评估。

燕王这一着对怜秀秀的以退为进，确是高明之致，异日他再约会怜秀秀，这美女当然不会拒绝，怎样亦要应酬他。那时他便可以凭着在今晚留下的好印象，展开攻势了。

怜秀秀至此箠兴大减，沉思半刻后，吹熄案头的孤灯，站了起来，盈盈出厅去了。

浪翻云微微一笑，心想不若就在这屏风后打上一晚坐，明早才设法去找韩柏他们吧！

他盘膝坐了下来。

听着秦淮河的水拍上船身的声音，他忽地回到了毕生最美丽那段日子开首的第一天去。

那年浪翻云二十八岁。

立春前十日。

年关将至，街上簇拥而过的行人，多了点匆匆的行色。

浪翻云穿过了一个售卖桃花的市集，来到秦淮河畔。

明月高挂的夜空，把他的影子投往正反映着花舫灯火的秦淮河上。

看着河上穿梭不绝，载满寻芳客往来的船艇，他份外有种孤单落漠的感觉。

每一个人都是没选择地诞生到这人间的苦海里，逐浪浮沉。

为何会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不敢探索这问题，又或者他们有自知之明，像庄子般知道想之既无益，不如不去想吧！

但他却禁不住去苦思这问题。

因为他并非常人。

宇内除了像庞斑、厉若海、言静庵、无想憎等有限几个人外，馀子连作他对手资格也没有。

一朵梅花从岸边的梅树飘到河水里。

浪翻云的视线直追而去，看着梅花冉冉，像朵浮云般落在灯光汤漾的水波上，再随水无奈而去，其中似带着一种苦中作乐的深意。心有所感下，双目掠出使人惊心动魄的智能之光。

就在这时，他感到有一对眼睛，在对面的大花舫深注到他脸上。

浪翻云抬头看去，见到眼光来处是花舫的其中一个小窗。

一个下着竹子的小窗。

浪翻云向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与他丑得极有男性魅力的脸孔绝对匹配的好看牙齿，生出一种奇异至难以形容的吸引力。

他感到那对瞧着他的目光更炽热了。

那纯粹是精神的感应。

到了浪翻云这级数的高手，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的境界和修养，万法为心，所以灵觉比之常人敏锐百倍，可以感觉到常人全无知感的物事。

目光消去。

浪翻云倏地升起茫然若有所失的感觉。

四周弦歌不绝。

浪翻云哑然失笑，暗忖自己实在是人多情了，摇摇头，转身欲去。

才走了几步，一个汉子的声音由河上传来道：“这位大爷请留步！”

浪翻云犹豫了半晌，始转过身来。

一艘快艇迅速靠到岸边。

一名仆人打扮约三十来岁汉子，离艇登岸，来到浪翻云身旁，打躬作揖道：“公子慢走，我家小姐着小人询问公子，可否抽空到船上与她一见。”

浪翻云欣然点头，笑道：“我求之不得才对。”随那仆人步下艇去。

穿过了舳舻相接，船舶如织的水面，抵达停在河心一艘最华丽的花舫一个穿得很体面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早在船上躬身相迎道：“我霍迎春服侍了惜惜小姐七年之久，还是第一次见小姐主动邀请人客登船。”

浪翻云心中一震，难道此船上的女子，竟是艳名盖天下的才女纪惜惜？

呆了一呆道：“贵上难道就是纪惜惜小姐？”

霍迎春点头应是，道：“公子请进！”

浪翻云随他走进舱内，一直走到信道端那扇垂着道长竹的门前。

门深垂，里面静悄至极，阒无人声。

霍迎春让到一旁，垂首道：“公子进去吧！小姐要单独见你。”

浪翻云心中涌起一阵冲动，毫不客气掀而入。

那是一个宽敞的舱厅，陈设典雅巧致，充满书卷的气味。

靠窗的舱旁倚着一位绝色美女，俏脸含春，娇艳绝伦，明媚的眸子紧盯着他，淡淡道：“贱妾请公子到这里来，是动了好奇心，想问公子三个问题。”忽又嫣然一笑道：“本来只有两个问题，后来多了一个，公子不会怪惜惜贪心吧？”

浪翻云从未想过一个女人的艳色可以具有像纪惜惜那种震撼力的，呆了好一会才重重吁出一口气道：“你那多了出的问题，定是因我对登船感到犹豫一事而起的，对吗？”顿了顿又道：“到现在我才知什么是倾国倾城之美，多谢小姐赐教。”

纪惜惜美目异连闪，大讶道：“敢问公子高姓大名，惜惜忍不住想知道呢？”

浪翻云叹道：“小姐令在下有逍遥云端的飘然感觉，本人乃洞庭湖的浪翻云。”

纪惜惜秀目爆起奇光，定睛看了他一会后，似失去了一切气力的缓缓闭上眼睛，半呻吟着道：“洞庭湖，浪翻云，原来是你，难怪……”语音转细。

浪翻云举步走去，来到她身前五尺许处站着，情不自禁地细察倚墙闭目的美女，一寸地方也不肯疏忽错过。

自懂事以来，他从未尝过强烈如此的惊艳感觉。

他还是第一次碰上无论内在气质与外在姿容均如此动人的美女。

尤使他倾醉的是她那毫不修饰的丰姿，真挚感人。

纪惜惜张开俏目，“噗哧”一笑道：“你看敌人时会否像现在看人家般专心呢？”

浪翻云失笑道：“当然是同样专心哩！因为那是生与死的问题。”

纪惜惜蹙起黛眉，轻轻道：“你是否每次看美丽的女人都用这种方式去看的？”浪翻云毫不感窘迫，潇洒一笑道：“小姐太低估自己了，除了你外。谁能令在下失态？”

纪惜惜俏脸微红，垂下螭首道：“你的人就像你的剑，教惜惜无从招

架。”

她这两句话摆明对浪翻云大有情意。

在浪翻云作出反应前，她美目迎上他的眼睛欣然道：“若浪翻云能猜到惜惜心中那剩下的两个问题，惜惜便嫁了给你。”

第六章 旧爱难忘

韩柏展开身法，全力奔逃。

屋檐像流水般在脚下退走，可是前方仍是延绵不尽的房舍。

恶犬吠叫狂奔之声在房舍响起，夹杂着大声吆喝，整个本来阴沉沉的大地顿时充满了肃杀紧张的意味。

前方远处银光闪动。

三名银衣铁卫，现身前方屋脊处，弩弓机括声响处，三枝弩箭品字形激射而至。

由于角度恰当，纵使韩柏避开，亦不虞射中后方追来的虚夜月。

韩柏暗骂虚若无如此疏忽，耳边已响起鬼王的声音道：“你若不乖乖陪我女儿再玩一会，我便要了你的小命。”

韩柏头皮发麻，知道鬼王一直蹑在旁边，可是以魔种的灵敏，却感觉不到他的位置，确有鬼神莫测之机。

韩柏不暇多想，一个倒栽葱，滚下瓦面，堪堪避过弩箭，跌到一座四合院落的天井里。黑影一闪，四条硕壮的犬，分由左右侧和前后方扑来。

韩柏唤了声娘后，提气上冲。

岂知其中一只特别勇猛，疾扑而上。一口噬在他的屁股处。

韩柏冷哼一声，骹肌生出劲力，恶犬的利齿亦咬不进去，可是裤子却没有那本领，“嘶”的一声中，被扯去了小半，露出少许白雪的臀肌来。

虚夜月在后方一声尖叫道：“羞死人了！”竟停了下来，不再追赶。

韩柏叫声天助我也，足尖一点瓦面的边缘，腾升而起，逢屋过屋，竟一路畅通无阻，不一会掠过了前院的高墙，落到鬼王府外，那敢留恋，直奔下清凉山去。

到了山脚虚的密林里，惊魂甫定，才发觉头脸身体全是冷汗。

耳听流水之声，心中一喜，移到那小溪之旁，揭开令他气蒙的头罩，俯身把头浸在水里，喝了十多口水后，才满足地把头抬起，用头罩痛快地拭抹头脸的水湿。

心中警兆忽现。

一把幽幽的女声在身后低声道：“你是谁？和赤尊信是何关系？”

韩柏骇然转身，一看下目定口呆。

一位风韵迷人的少妇，幽灵般盈立眼前。

她特别引人是那对乌黑的眸子，有种凄然的秀美容颜，于人一种无限柔和饱历世情的感觉。

但这都不是使他震动的原因。

感受强烈的原因是他深心处涌起一非常浓烈的情绪和熟悉的感觉。冲

动得差点要把对方拥入怀里，恣意爱怜。

自己可才是第二次见到她啊。

这不就是刚才在远处看他那鬼王的七夫人吗？

为何自己会像认识了她几辈子的样儿？

这楚楚动人，迷人之致的美女一身素绿的衣裳，外披黑色披风，背插长剑，头结宫髻，气度高贵雍容。

她一瞬不理盯着韩柏，好一会后才叹了一口气道：“唉：你就是那韩柏了，我太痴心妄想了，还希望只是谣传，那负心汉只是放出烟幕装死避祸。”

韩柏如雷击顶，恍然大悟。

原来鬼王所谓的深仇大恨，只是男女间的情仇爱恨而矣。

看来赤尊信对她仍是余情未了，否则现在自己不会有那种感觉。

当日他魔种刚成时，脑海曾浮现赤尊信生前的记忆片断，其中特别清楚的一张脸孔，就是眼前这动人心弦，风情无限的美女。

嘿！

若能代赤尊信好好“安慰”她，岂非天大美事。

噢！

绝对不行，要鬼王做乌龟等若我死，这事万万不可。

不过想到这里，心情转佳，正要说话。

七夫人拔出长剑，俏目凝在剑尖处，眼神变得出黯凄伤，自言自语般叹道：“好：这也好：人死灯灭。”俏目厉芒闪掠，往他望来，淡淡道：“杀了你后，赤尊信再无任何痕迹留在世上。我亦可无牵无挂当我的七夫人了。”

韩柏正胡思乱想间，闻言吓了一跳，失声道：“什么？”

七夫人见他神态像个孩子，秀目掠过痛苦之色，轻轻道：“怀璧其罪，怪只怪你外表神态都太像他了，尤其当你与夜月动手时。更像那负心人复活过来，我怎能容你存于这世上，尤其你还是贪花好色之徒，唉！”韩柏听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好一会后才苦笑道：“不若这样吧：赤老有恩于我。在某一程度上，我亦可算半个他老人家，你便打我两掌来出气吧！”七夫人愕然微怒道：“你连他小麒麟女人这可恨性格亦承受过来，难道以为我永远都那么容易心软受欺吗？就算赤尊信复生，亦不敢捱我两掌。若你还是堂堂男子汉，就挺起胸膛，摆出你那不可一世的可恨派头，看看能挡抚云多少剑。”

一挽剑诀，俏脸平静下来。

韩柏恍然道：“原来虚夜月的剑是跟你学的。”旋又一惊，虚夜月已如此难应付，这个师傅当然更难挡，唉：死老鬼为何还不现身打救，难道跑不过那小鬼王吗？

胡思乱想间，蓦然与七夫人充满了怨恨的眼睛一触，心中一阵迷糊，梦呓般道：“小云：你仍怪我吗？”

七夫人娇躯剧震，继而长剑“当”堕地，往后退去，俏脸煞白，捧着胸口道：“尊信：是你吗？”

韩柏清醒过来，呆了半晌，心中大奇，为何自己竟冲口叫出了她的小名来，难道他老人家所谓的魔种，只是他的阴魂附在白己身上，见了旧情人。

便忍不住要出声。

但想想又觉不像，自己全无一般鬼魂附身的感觉。

七夫人厉叫一声，忽地飘前，一掌往他胸口印来。

韩柏若要闪避或还招。尽管事起突然，仍来得及，不过话已出口，兼

之自恃捱打奇功了得，默运玄功，挺胸受掌。

“啪！”纤掌到了胸前三寸许处，犹豫了刹那的光景，才印实他宽敞的胸膛上。

一股沛然莫测的阴柔之力，透胸而入，直贯心脉。

韩柏想不到自己布起的护胸神功后，仍被她的掌力似势如破竹般切入，骇然下往后跃退，还在凌空的当儿，一口鲜血已狂喷而出，眼看心脉不保，丹田一热，一股真气狂涌而起，与七夫人的真气在心脉相遇。

胸口一震，再喷出另一口鲜血，才“蓬”一声跌个四脚朝天。

七夫人呆立当场，抬起“杀人”的纤手，不能自信地看着，神情复离。

韩柏动也不动，有若死人。

七夫人喃喃道：“我杀死了他，天：我竟能真的下了手。”

好一会后，她缓缓转身。

欲离未离间，韩柏一阵呻吟，爬了起来，哑声道：“小云，还欠一掌。”

七夫人娇躯轻颤，旋风般转过身来，看着勉力站起来的韩柏骇然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韩柏一手搓揉着胸口，另一手拭去嘴角的血污，苦笑道：“你还未打第二掌，我怎能做鬼。”

七夫人颤声道：“你究竟是赤尊信还是韩柏？”

韩柏凄然笑道：“但愿我能分得清楚，我还要回家睡觉，你那一掌能否再过两天才打我。”想起刚才地那一掌的厉害，连捱打功亦受不了，幸好魔种有自发的抗力，否则早已一命呜呼，禁不住打起退堂鼓来。

七夫人倏地冲前，到了他近处狠狠道：“你是否天生的傻瓜，怎可代人受罪，再拍你一掌，任你大罗金仙亦受不了。”

她心情显然矛盾之极，否则不会既打定主意要取韩柏之命，又斤斤计较韩柏坦然受掌。韩柏对着她美丽的粉脸朱，楚楚眼神，心中涌起强烈的冲动，脱口道：“我并非傻瓜，而是因为在下深心处爱得你要命，很想给你杀死，唉！我亦分不清这是自己还是赤老的愿望。”

七夫人俏脸一冷，纤手扬起。

“啪！”韩柏脸上立时多了五道血痕。

韩柏大喜道：“这是第二掌了。”

七夫人呆了一呆，退后两步，愕然道：“看来你还是韩柏多了一点，赤尊信怎会学你那样撒赖。”

韩柏执回小命。都还计较自己是什么，有点不好意思地道：“好了：我们间的怨恨至此一笔勾消，我……嘿：可否代赤老和你温存片晌，吻吻脸蛋怕也可以吧？”

七夫人眼中先亮起冰冷的寒芒，不旋踵神色转作温柔，“噗哧”一笑道：“若尊信他像你那么多情，我们便不用落至今天那田地了，大错既成，就算倾尽三江三河之水，仍清洗不了。想占我便宜嘛，下一世也不行。”语气转冷道：“不过你也说得对，我的气消了，再不想杀死你，但你莫要再在奴家眼前出现，否则说不定我又要杀你。”

韩柏听她自称“奴家”时，神色温柔，眼中掠过缅怀的神色，心痒起来，连鬼王都忘了，移前两步，眼神深注道：“相信我吧：赤老是深爱着你的，那正是我现在的感受，绝不骗人，嘿：可以亲个嘴了吗？”

七夫人眼中现出意乱神迷的神色，旋又清醒过来，瞪着他道：“你若敢

碰我一个指头，我立刻告诉鬼王，他杀人绝不会手软的。”

韩柏心中泛起胜利的感觉，因为这七夫人的武功比自己只高不低，却要去求鬼王收拾自己，摆明她自己下不了手，甚至感到很难抗拒他这具有赤尊信魔种的人。

不过想深一层，她“大概”可算是自己的“师母”，侵犯她岂非无礼之极。

韩柏干咳一声道：“不要吓我好吗？”搔头掀耳道：“唉：不要怪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已想和你亲热……这……我也不知怎样说才好。”

七夫人平静下来，幽幽一叹，伸掌按上他的胸膛。柔声道：“你是个很乖，坦白的孩子。但即管你可算半个赤尊信。我亦不会爱上你，尤其那等若把你害死，走吧：走得愈还愈好，抚云的心早在十年前死了。”

掌力轻吐，韩柏闷哼一声，飞跌开去。

七夫人同时后退，脚尖一挑，早先跌在地上的长剑落回手中，退势增速，消失在林荫里。

韩柏在两丈许处落实地上，伤势竟大大减轻了。

原来十夫人刚才一掌，输入了一道珍贵无比的内气，使他伤势痊愈了大半。

这七夫人功力之高，比之范良极等黑榜高手亦不遑多让。幸好她击实韩柏前，犹豫了一下，功力未运足，否则韩柏有挨打奇功，魔种又具护体真气，恐仍不能逃过大难。

黑影一闪。

韩柏大惊看去。

来者原来是不知溜到哪里去逍遥快活的范良极。

范良极一言不发在他背后盘膝坐下，伸出手掌，源源输入真气。

一盏热茶工夫后，韩柏吐出一口瘀血，伸了个懒腰坐起来道：“你滚到那里去了？”

范良极失声道：“滚到那里去，那小鬼兴致勃勃地追了我几条街，若非是我，谁能这么快寻到你？”

韩柏没有心情和他计较，问道：“为何你会和那灰衣人动起手来，那家伙似有两下子，你占不到什么便宜吧：愈见得多人，愈觉你这老小子的功夫稀松平常，看来还是找浪大侠回来，让他保护我们。”

范良极怒道：“似有两下子？那灰衣人定是玄门里的顶尖高手，看来比鬼王差不了多少，若他找上的是你，怕你要卷起盖回到出娘胎前那世界去呢。”

韩柏愕然道：“不是你找他动手以制造混乱吗？”

范良极道：“你当他是云清吗？我才没有闲情动手动脚，鬼王这家伙传音警告我不得妄动，入乡随俗，入府亦须听主人言，我自然尊重他老家伙的意见。”

韩柏道：“那真是丢人丢到底了，堂堂盗王竟给人利用了来过关，藉你制造混乱乘机走了。”

范良极亦大感不是滋味，顾左右而言他道：“你的捱揍功顶管用呢，连于抚云名震京城的摧心掌亦捱得住。”

韩柏一呆道：“原来你躲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我被人拳打脚踢。”

范良极晒道：“一个愿打，一个愿捱，是郎情又是人家妾的意，我怎可

不知情识趣。

滚吧：明天还要上朝见人呢？”

韩柏抚着脸蛋叹道：“都是你弄出来的混账。你看：脸上多了这个女人的掌印，明天怎有颜脸去见朱元璋和满朝文武百官。若鬼王认出这是他夫人的杰作，不知会怎么想哩！”范良极瞪他一眼，冷冷道：“知道便好。还去勾引这么阴险的女人，想想虚夜月吧：如此美丽的少女。连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呢。”在怀里掏出了一个头罩，笠着他头脸轻松地道：“蒙脸上朝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吗？滚吧！回到宾馆时千万莫要亮灯，否则给诗她们看到你脸上的掌印，还以为在随我去办止事途中，偷偷开溜了去采花呢？嘻！”韩柏怒骂一声，抢先出林去了。

第七章 煮酒谈心

足声响起。

浪翻云从深情的回忆醒过来，朝屏风外瞧去。

河上岸上灯火透窗而入，映照在去而复返凭窗外望的怜秀秀的借脸上。

她脸貌和身材的线条若山川起伏，美至令人目眩。

浪翻云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似是这情景早曾在往昔某一刹那出现过，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怜秀秀娇躯一颤，往屏风望来低声道：“谁？”

她平静的反应出乎浪翻云意料之外，站了起来。移到屏风之侧，微微一笑道：“秀秀小姐：是我：浪翻云。”伸手脱下面具，露出他独特的尊容。

连他自己亦不知道为何要暴露行藏，只是意之所之，想这样便如此做他身在暗处，怜秀秀看不真切，轻移玉步。直来到他身前两步许处，才剧震道：“天：真的的你。秀秀受宠若惊了。”

浪翻云洒然一笑，绕过她身旁。迳自来到近窗的椅子坐下。悠然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来，放在侧旁几上，招呼道：“来：我偷听了小姐天下无双的箏曲，好应分半瓶酒给你。”再嘿然道：“若非刚才听到小姐指明除庞斑和我外，谁都不见，浪某亦不敢如此冒昧。”

怜秀秀不好意思地赧然道：“秀秀想到便说，口没遮栏的，浪大侠见笑了。”

浪翻云笑道：“我只是个浪荡天涯的人，绝和大侠拉不上任何关系，更何况浪某草莽一名，对行侠仗义一类事，从没有用心去做过，所以更当不上大侠的美誉。”

这时丫环花朵儿冒失闯了进来，一见厅内多了个雄伟如山、充满着奇异魅力的丑汉，花容失色，便要尖叫。

秀秀喝止道：“休要无礼：这位是与魔师庞斑齐名的覆雨剑浪翻云，莫要教人家见笑了。”

浪翻云闻言苦笑道：“只是暂时齐名吧：月满江之时就可分个高低了。”

花朵儿拍着胸口，喘着气雀跃道：“天呀：我竟既见过庞斑，现在又碰上浪大侠，你们两个都是小姐最爱提起的人。”

怜秀秀黯然道：“可是自我见过庞先生后，便再也没有提起他了。”

浪翻云心中一震，知道这自纪惜惜后天下最有名气的才女，已不能自拔地深深爱上了庞斑。怜秀秀神情转为平静，俏脸泰然若止水，同不想离去的花朵儿吩咐道：“小丫头给我去取煮酒的工具来，秀秀打算一夜不睡，陪浪先生喝酒。”

花朵儿兴高烈地去了。

怜秀秀嫣然一笑，道：“对她来说。你代表的的是一个真实的神话。”

浪翻云先硬迫怜秀秀在对面的椅子坐下来，微笑道：“那庞斑定是另一个神话，因为他使到神话里的仙女动了凡心。”

怜秀秀不依道：“先生在笑秀秀。”

浪翻云双目爆起精芒，盯着怜秀秀闪着醉人光辉的俏脸，讶然道：“庞斑是否真是到了断了七情六欲的境界，竟连你也肯放过？”

怜秀秀一震道：“到这刻秀秀才明白为何庞先生找上了你作对手。我真不知道究竟希望你们那一个胜出哩！”这时花朵儿捧着酒具回来，怜秀秀挺身而起，两主仆开炉温酒。

浪翻云待要回答。神情一动道：“有人来了！”怜秀秀脸现不悦神色，同花朵儿道：“给我出去挡着，今晚什么人都不见。”

花朵儿应命去了。

浪翻云心中一片平静温馨，看着怜秀秀扇火煮酒。

这时厅内除了炉火的光色，窗外透入的灯光外，整个空间都溶在夜色里，使站在炉旁正把酒斟进浸在水内暖瓶的怜秀秀，成为了这天地里最动人的焦点。

火光中，怜秀秀闪耀着光影的俏脸不时向浪翻云送来甜甜的笑容，毫不掩饰对浪翻云的倾慕。

浪翻云不由又回到与纪惜惜初会的那一天去。

纪惜惜的野性大胆，使人情难自禁。

怜秀秀是完全另一种类型。

她永远予人一种柔弱多情的味儿，教人总像欠了点她什么似的，这是一种使人心醉魂销的感觉。

同样地使人难以抗拒。

尤其在听过她天下无双的筝曲后。

花朵儿和来人交涉的声音在外响起。

接着一个男声在外面道：“楞统领座下四大战将之一区木奇向秀秀小姐请安，未将奉统领之命，本有要事面禀。秀秀小姐既不愿见，可否让未将高声禀上。”

怜秀秀先向浪翻云歉然一笑，才应道：“区大人先恕秀秀无礼，请说吧！”区木奇提声恭敬地道：“天下最恶最着名的采花大盗薛明玉，被证实潜来了京师，这人武功之强横，远超江湖估计之上，竟能逃过由百多名仇家组成的追捕团，现在京城美女人人自危，楞大统领已奉旨对他追捕，京城各派人物亦组成“捕玉军”。教他来得去不得。可是一天这恶贼仍未授首，总教人不心安，所以楞统领调来一批高手，专责保护小姐，万望小姐俯允。”

浪翻云为之愕然，想不到自己惹起了如此轩然大波。同时亦想到楞严如此关心怜秀秀，是否因着庞斑和怜秀秀的关系，若给“薛明玉”采了怜秀秀这朵鲜花，楞严如何向庞斑交待？

怜秀秀暗忖有浪翻云在我身旁，十个薛明玉都碰不到自己指尖，当然这想法不可说出口来，淡然道：“如此有劳了，他日定会亲自谢过统领的厚爱。”

区木奇一声告辞，乘艇离去。

水沸声从铛内传来，热气腾升。

怜秀秀不怕瓶热，拿着壶柄提了起来，把热腾腾的酒注进两个酒杯里，再拿起两个杯子，一个递给浪翻云，自己拿着另一杯，坐到浪翻云对面，先浅尝一口，色动道：“天：世间竟有如此美酒？”

浪翻云看着她意态随便的丰姿，心神俱醉，微微一笑道：“此酒名清溪流泉，乃左伯颜之女左诗所酿，真酒中仙品，和小姐的笋曲同为人间极品。”

怜秀秀举杯一饮而尽。举起罗袖拭去嘴角的酒渍，轻轻唱道：“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阳花，如共东风容易别！”

她的歌声清丽甜美，婉转动人。高越处转上九天云外，低徊处潜至汪洋之底。

听得浪翻云霍然动容道：“词乃宋代大家欧阳修之词，曲却从未之闻，如此妙韵，究是出自何人的手？”

怜秀秀赧然道：“那是秀秀作的曲。”

浪翻云一震下先喝干手上热酒，凝望着这天下第一名妓道：“浪某尚未有意离去，为何小姐却预约起归期来？”

怜秀秀凄然道：“黯然魂销者，唯别而已，造化弄人，爱上的人都是不会与秀秀有任何结果的。”

提起酒壶，轻移玉步，来至浪翻云旁，恢复平静浅笑道：“让秀秀再敬先生一杯。”

浪翻云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双手捧杯，接着像一道银线由壶嘴泻下来的酒。

怜秀秀又为自己添酒，转身向浪翻云举杯道：“若当年先生遇到的不是纪惜惜而是怜秀秀，会否发生同样的事呢？”

浪翻云哈哈一笑，站了起来，来到怜秀秀身前，和她的杯子轻轻一碰后，柔声道：“浪某才是受宠若惊，坦白告诉你，当我第一眼见到小姐时，便想起了惜惜，你说那答案应是怎样呢？来：再喝一杯。”

怜秀秀欣然一饮而尽。

两人对坐下来。

怜秀秀俏脸上升起两朵似不胜酒力的红晕，低声道：“庞斑和先生最大的分别，就是他有种使人不敢亲近的感觉，而先生却使人忍不住想投进你怀里，任你轻怜蜜爱，两种感觉都是那末动人。”

浪翻云哑然失笑道：“听起来庞斑才是那坐怀不乱的真君子。”

怜秀秀赧然垂首，轻轻道：“人家是在说真心话啊：嘿：秀秀醉了，翻云你有醉意了吗？秀秀从未试过两杯酒便给弄倒的。”

浪翻云望往窗外，秦淮河上灯火点点，一片热闹。隐闻人声乐的，叹道：“不醉喝酒来干吗？就算没有酒，荡漾在秦淮河上，对着秀秀如此玉人，我浪翻云亦要醉倒了。”

怜秀秀抬头往浪翻云甜甜一笑，正要说话，江面传来兵刃交击之声。

接着惨哼连续响起。

有人暴喝道：“薛明玉：那里去？”

怜秀秀愕然道：“这么快便来了？”

浪翻云却是心中好笑，想不到薛明玉死后如此抢手，有这么多人要冒充他。不过借他的身分来探怜秀秀这朵鲜花。事后确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乃上上之计，不过条件是必须武功比薛明玉更高强。

“叮！”又一声惨叫。

风声在夜空中响起，来人竟破开了保护网，来到船桅之上。

在长沙城西郊一所破落的山神庙内，风行烈，戚长征两人和老杰手下的主将赵冀碰头，围坐地上。

赵冀御年约三十五六风，相貌平凡，可是一对眼极为精灵，整个人透着沉忍狠辣的彪悍味道。

赵冀像早知两人无功而返般道：“这甄夫人确有鬼神莫测的玄机，以万计的庞大队伍，竟忽然间撤退得无影无踪，像水泡般消失了，事后我虽动用了所有探子，又借助了与丹清派和湘水帮有深厚交情的帮派，仍我看不出一点痕迹，只是这点，已使我们陷于完全捱打的劣势。”

风行热和戚长征对望一眼，交换了心中的惧意。

要知谷情莲的鬼灵精计策。不外以集中胜分散，以暗算明，以主动胜被动这几点，现在甄夫人来了这一记还招，登时使他们优势尽失，可怕处还在不知对方有何后着。

这甄夫人实在非常高明，教人心生寒意。

戚长征握拳往虚空一挥，苦恼地道：“这是没有可能的，她怎能做到？”

风行烈嘿然道：“我看她也是迫不得已，山城叛军因毛白意之死已烟消云散，万恶沙堡则名存实亡，兼之莫意闲刚被我们宰掉，使那妖女实力大打折扣，更致命是她和得力手下们始终不是中原人，要联络中原武林，靠的便是这些投诚他们的人，可以想象很多本来为他们出力奔走的帮派，均会改探观望态度，再不向他们提供援助或情报，使他们对这地区的控制力大为削弱。故不得不由地上转到地下，伺机而动。”

戚长征喃喃道：“这更使人不能明白他们如何可以如此撤得干干净净，了无退痕？”

赵冀道：“我们不须为这事奇怪，因为他们已不是第一次做到这种神迹般的潜踪匿隐，当日他们攻打双修府时，亦成功地把庞大的船队人员隐形起来。”

风行烈拍腿道：“是了：他们是得到官府的助力，只有官府的力量方可做到一般帮派绝无可能做到的事。”

戚长征色变道：“糟了：我有种非常不祥的感觉。”

风行烈和赵冀两人愕然望向他。

戚长征闭上眼睛，脸上现出难以抉择的痛苦，好一会后才平复，睁眼望向风行烈，一脸歉疚道：“风兄：长征想求你一事。”

风行烈一呆道：“戚兄请说，就算力不能及，我也会尽力而为。”

戚长征伸手抓着风行烈的肩头，点头道：“好兄弟的恩德，老戚永不会忘记。唉！”风行烈见他像有点难以启齿，不解道：“这事必是非常紧急，戚兄请直言。”

赵冀看着这对认识了只有两天，却是肝胆相照的年青高手，眼中开过欣赏激动的神色。戚长征吁出一口气后，平静地道：“我想求风兄代我去救

水柔晶，而我则立即赶往洞庭，假若我估计无误，我帮已离开潜藏的地方，大举来援，而甄妖女和胡节正陈兵路上，准备迎头痛击。”

风行烈和赵翼齐感震动，终明白了戚长征的想法和他心内的矛盾。

因为他必须在怒蛟帮和水柔晶这两者选择其一。最后他仍是拣了前者。

风行烈心中一叹，知道戚长征对他感到歉意的原因，是因为去救水柔晶一事，会令自己和娇妻美妾分开一段难以估计长短的时间。际此兵凶战危的时刻，谁不想留在妻妾旁，好好保护她们。

风行烈站了起来道：“事不宜迟，戚兄请指点我寻水小姐之法，立即分头办事。”

戚赵两人跟着起立。

赵翼道：“我立刻回去面禀城主，两位请放心，城主和老杰都是经得起风浪的人，定有自保之法，两位放心去吧！”戚长征一阵感动，伸手搂着两人肩头，沉声道：“记着：我有种直觉，甄妖女比方夜羽更狠辣无情。她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你们小心了。”

接着低声说出了找寻水柔晶的方法，言罢三人分道扬镳，投入能吞噬任何光明的暗夜里去。

第八章 棋逢敌手

韩柏刚扑出林外，骇然止步，难以相信地看着俏立眼前的虚夜月。

她一手提剑，另一双手在锋缘揩拭着，好整以暇地道：“你和什么人在林内大呼小叫，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出来。”

韩柏头皮发麻道：“你怎会在这里等我的。”

他内伤初愈，不宜动手，唯有低声下气说话。

虚夜月抿嘴一笑道：“那瘦矮子的装束和你一模一样，最蠢的人亦可看出是你的同党，不过轻功比你好多了，若他帮你对付我，两个男人欺负一个女人，那可不成，记紧要恪守江湖一个对一个的规矩呵！”韩柏为之气结，她语气天真，又显得狡滑过人，叹道：“我这拍档最不守江湖规矩，武功又比我高，恐怕……噢！”衣袖声在林内另一方响起，迅速远去。虚夜月嘻嘻一笑道：“看来他武功虽不错，但人却糊涂多了，竟不知你在这里遇难，好了：省得我一次过杀两个人，动手吧！”韩柏失声叫道：“什么？”

虚夜月伸指按着香，“嘘！”的一声教他噤声，嗔道：“不要那么大声好吗，人家是着阿爹偷溜出来的。”

看着她娇俏动人的神态，韩柏啼笑皆非，眼前美女似怎样也和杀人拉不上关系，偏是开口杀人，闭口要杀人，气道：“想我不大呼小叫，先坦白告诉我，你杀过了人没有？”

虚夜月俏脸微红，摇了摇头，接着一挺酥胸道：“迟早也要杀人的，否则怎算武林高手，杀过人的高手才会受人尊重，所以找绝不肯放过你，唔！你这人特别可恨。”

韩柏知道应付此女，绝不能以一般手法对付，不怀好意道：“你不怕我转身让你看光屁股吗？”

虚夜月嗤之以鼻道：“人家就是因看了……看了你那里。会想愈不忿气，怎能给你如此占我眼睛的便宜，才再下杀你的决心。转身吧：我早有心理准备了。”

韩柏听得两眼上翻，几乎气绝，把心一横道：“原来这样便可占你便宜，好吧，让我脱掉裤子大占你便宜好了。”

虚夜月娇笑道：“迟了！”挽起剑花，狂风暴雨般往他攻去。

韩柏现在身子虚弱，那敢硬拚，掣出刚才逃走时顺手插在腰间的两技短护匕，纵跃闪躲，一步步追入林内。

只要退进林里，逃起命来将方便得多。

虚夜月腰肢款摆，花容随着剑势不住变化，一会儿秀眉轻蹙，又或嘴角含笑，教人魂之为销，可是手中剑却是招招杀着，连续不断。一招比一招凌厉，嗤嗤剑气，激荡场中，似真的不置他于死地，旧不肯罢休。

韩柏这时再没有空闲想他们间这笔糊涂账，勉力将魔功提至极限，“叮叮当当”连挡她十多剑。

虚夜月娇笑道：“你这人真怪，不见一会立即退步了。”

剑芒倏盛，破入韩柏中路，朝他咽喉激射而去，狠辣兼备，表情却偏似向情郎撒娇的女子。

如此剑法，韩柏仍是第一次遇上。

眼看受伤不免，范良极的传音在耳边响起道：“冲前右闪！”韩柏走投无路，明明见到剑芒临身，仍往前冲。到了剑离咽喉寸许处，才猛往右移，忽然发觉自己竟追到了对方剑势最强虚的外围，心中大喜。

虚夜月“咦！”了一声，变招攻来。

她这一剑在“雪梅剑谱”里是有名堂的杀着，招名“暗度陈仓”，明是攻向对方咽喉，取的实是韩柏的左肋，那知韩柏竟像知道自己的剑法似的，轻易破解了。

韩柏得这珍贵的喘息良，如龙归大海，趁她变招时所出现的中断空隙，一声大笑，飞起一脚，往虚夜月的右臀侧踢去，招式虽不雅。却是在这形势下不能再好的怪招。

虚夜月无奈下以脚还脚，便挡他一记。

“蓬！”两脚相交，双方同时迫退。

韩柏才站定，忙运功震裂上衣，露出精壮的上身。笑道：“先占占虚小姐眼睛的便宜，跟着还陆续有来。”

虚夜月一声尖叫，掩着眼睛，咦道：“快穿回衣服，你这人为何如此没有规矩？”

韩柏道：“我打得一身臭汗，衣服黏在身上怪不舒服的，好了：我要脱裤子了。”

虚夜月再一声尖叫，放下手来，半哀求道：“求求你不要这样，唉：你这种狂人我还是第一次遇上，好吧：最多人家不杀你了，好好陪我打一场，无论胜败都放你走好了。”

韩柏喜道：“真的！”虚夜月见他头上蒙着黑巾，上身赤裸。怪模怪样，“噗哧”地掩嘴一笑道：“看你那怪样子！”她的娇态令韩柏大晕其浪，险境一过，色心又起，故作若无其事道：“在下俗务紧忙，现在赶着回去睡觉，那有空闲陪你玩见。除……”

就在他吐出“除”一字时，虚夜月同时道：“除非！”韩柏奇道：“你怎

知我会说这两个字？”

虚夜月不屑地道：“你定是由别处来的人，所以不知道本姑娘在京城中的地位，你们这些男人，谁见到我后不都是赖着不肯走，你故意说要离去，只是想多占点本姑娘的便宜吧。我还以为你特别一点，岂知也是同样货色。”

韩柏至此才真正领教到这以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上，身穿男装迷倒了京城所有青年的美女的厉害，头皮发麻。到了口的话硬是说不出来。

虚夜月剑回鞘内，淡然道：“脱裤子吧，我定要杀了你才可消去胸头那口气。”

韩柏愕然道：“你连我生得如何俊伟或丑陋都不知道，为何如此恨我。”

虚夜月起小蛮腰，娇哼道：“不是恨，而是憎。又或是厌，你以为本姑娘不知道你是个很吸引女人的男人吗？听你口气的自负和风流自赏，便知你对自己很有点信心，你的眼睛亦很好看，很有内涵，可是我最讨厌就是贼兮兮的眼，你那对就是贼眼。所以人家一见就讨厌得想把你那对招子挖出来，看招！”右手食中两指曲伸疾电前，往他双目挖去。

范良极又传音说：“乖儿子，她奶奶的左脚。”

韩柏心叫妖女狡猾。闪电般斜退小半步，两手虚晃一招，底下无声无息踢出一脚。

这看似简单的一脚，心中实包含着无尽的玄机。

妙至毫巅的角度、时间和力道。

虚夜月挖目的两指旨在扰其眼目，分他之神，虽是虚招，却不得不用上七成功力，以免给韩柏识破。而底下侧踢的一脚，则用上了阴劲，免致带起风声，警醒了敌人，在这两个原因下，她这一脚只有二成力道。

韩柏斜退下，变成到了她的右前侧，不但避过了她的双曲指，而踢出的一脚，恰好中正她的脚侧处。

韩柏用的是阳劲，带着强大的震力。

武技之道，首在平衡的掌握，所谓马步不稳，有力难使。使到了一流高手，似乎能违反一般平衡的法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始终离不开平衡之势。

韩柏这一脚，恰好破去了虚夜月的平衡。

虚夜月惨叫一声，侧跃开去，攻势全消。

韩柏双手抱胸，躬身道：“承让：承让！”虚夜月刚退跌时。腰间缠鞭到了手内，扬起挥出。

瞬间，韩柏眼前尽是鞭风鬼影，一时间竟看不清那条才是真的，蓦地一丝气劲袭往后心，原来虚夜月的鬼王鞭竟饶了个弯，由后方点至。

韩柏一声不哼。横移躲避。

背上火辣辣般刺痛，终给这美女在自己右肩胛处带出长长一道鞭痕。

鞭影消去。

虚夜月鞭回腰际，笑吟吟道：“我估你真的三头六臂，原来如此不挤。”

韩柏大失面子，悻悻然道：“你若把鞭给我使，保让亦可抽你一鞭，嘿：只是很轻的一鞭。”

虚夜月玉脸一寒道：“你即管对我无礼吧：横竖我要把你杀死，到地府内再让勾舌鬼整治你吧。”

在这夜色下的虚夜月，虽确实实地站在那里，可是给予人翩若惊鸿，迷离恍惚的感觉，似若给一层薄霾所笼罩。

韩柏细思其故，拍腿道：“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总若罩上一层迷雾，好象时常憧憬着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才给我这种像雾像花，忽现忽丽的感觉。”

这几句话若异军突起，没头没脑的，可是虚夜月却闪过惊异之色，一呆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哼：你这人虽有点门道，可是本姑娘却不得不杀死你。”

纤手一扬，层层鞭圈在娇躯前幻起。

劲气敛而不放，鞭圈内隐闻劲气爆响之声，但鞭势外半丝劲风亦付厥如。

韩柏看得暗自心惊。

他身承赤尊信博通天下武器特性的变锐，自己又从少在武库里长大，眼力之高明，在江湖上屈指可数，特别诚货。

鬼王鞭法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条鞭变成了虚夜月身体的延伸。

长达三丈的软鞭完全不受长度或柔软的特性所影响，不但灵活自如，力道上更是可轻可重。

等若一个人忽然长多了一条三丈的手出来，那是多么难应付，使人根本无法凭一般常理去测断鞭势的去向和可能发挥出来的杀伤力。

韩柏举起双手作投降状道：“申请暂停，人有三急，我要去方便一下。”

这次轮到虚夜月手足无措，收起鞭影，大发娇嗔道：“你这人哪：怎可这么无赖的，人家还有很多绝招没使出来呢？今早人家求了爹半天，他才答应今晚让夜月出手对付来闯的小贼，岂知你这小贼如此不合作，恨死人了！”韩柏愈来愈领教到她那迷死男人，使铁石心肠也为溶化的少女风情，顿时哑无言。

虚夜月跺足道：“你再不打，我便整晚缠着你，教你不能睡觉，明天也不可以去办你的俗务贼业。”

韩柏拿她没法，颓然道：“打便打吧：不过你要放轻些力道，昨晚我因为想女人所以睡得不好，现在不大提得起精神，所以没有足够的气力。唉！真不公平，明知我因爱你而不肯伤害你，你却为了自私心肠硬要宰我。”

虚夜月呆了一呆后，花枝乱颤般笑了起来。那娇痴的美姿，看得韩柏眼都傻了。其心之痒，食指之动，更是不用说了。

虚夜月笑毕仍双手掩着小嘴，好一会才放开欣然道：“你这人倒有趣，好吧：我不和你打了，不过以后本姑娘都不希望见到你。滚去方你的便吧！哼：名副其实的臭男人。”

转身婀娜而去。

韩柏今晚是第二次被美女向他表示此后不想见他。自尊心大受损害，拔身而起，越过虚夜月，挡在她前。

虚夜月大喜道：“肯打了吗？不准再提方便这两个脏字。”

至此韩柏才知道中了对方激将之法，恨得牙痒痒恶兮兮地道：“不要如此得意，终有一天我会弄得你心甘情愿嫁我，求我脱裤子给你看。”

虚夜月破天荒第一次耳聆这种不堪入耳的粗话，啐道：“你这人哩！”鬼鞭挥出。

韩柏正得意忘形间，前后左右都是鞭风鬼影。

韩柏暗忖若不露点真功夫，如何教她尊敬自己。

猛运魔功。

倏忽间他整个人高挺起来，形相威猛无信，赤裸的上身澎湃着爆炸性的力量。

虚夜月俏目一睁，轻叱一声，鞭尖拂往韩柏腰际。

韩柏哈哈一笑，撮指成掌，手平画出，刚书了个半圆时，括尖扫在鞭梢上。

“波”的一声，劲气爆响。

韩柏忽感不妙。

虚夜月甜甜笑道：“你中计了！”纤手一抖，迅快无伦转了三个圈。

长鞭绕上韩柏手臂，就若一条有生命的恶蛇。

最可怕处是鞭子生出吸力，水蛭般缠入韩柏肉内，似要吸啜他的鲜血。

韩柏想不到对方鞭法出神入化至此，惨哼声中，内劲透鞭而入，封着他整条手臂的穴道，同时把他带往天上，教他有力难施。

韩柏先是手臂失去知觉，忙运起魔功和无想十式，一正一反，一顺一逆，交替消解。

虚夜月出师再捷，芳心大喜。

若依虚若无的教导，她这时理应射出短刀，杀伤敌人，可是此刻只想摔对方一个四脚朝天，头着地当场出丑，便心满意足。

正要如法施为，岂知韩柏陀螺般在空中转动着，刹那间脱离鞭子，还乘势抓着长鞭运力一扯。

虚夜月猝不及防下，给带得离地而起，朝韩柏迎去，心中惊怒交集，单手夺鞭，另一手伸出一指，往韩柏面门点去，指风凌厉，嗤嗤作响。

韩柏运功护着脸门，嗅着袭来的香气，魔性大发，竟张口往她纤长的指尖咬去。

如此无赖招数，虚夜月还是首次遇上。

若她继续点去，说不定可伤韩柏，但那人伤口必是在他的大口里，就算杀了他亦补偿不了过后那可怖的感觉。

这时变招亦来不及，惟有缩手。

韩柏乘机在她指尖吻了一下。

虚夜月浑身剧震，娇呼下落回地上。

韩柏占了便宜，怕她大发雌威，亦退跃远方。

长鞭拉个笔直。

两端紧握在这封男女手里。

虚夜月连续催发内力，仍夺不回长鞭，气得俏脸阵红阵白，挺茁的酥胸不住起伏，那种夺人魂魄的娇嫣神态，使人心神俱醉。

她猛地跺脚，气苦道：“你这大坏人，还不放手吗？”

她自幼得鬼王刻意栽，又有三位名师括点，武功之高，实不下于韩柏。可是韩柏又岂是易与，诡变多端。当日连范良极和里赤媚，亦拿他没法。

虚夜月却另有她的一套。

韩柏被她如此哩骂，慌忙放开鞭梢。

虚夜月使了下手法，鞭子去而复回，抽在他臂上。

韩柏痛得呲牙咧嘴。

虚夜月争回一口气，娇笑道：“看在你亦算听话的份上打你一鞭算了。”欣然飘退。

韩柏痛在身上，甜在心头，向虚夜月消失的林深处传声过道：“终有一天你会嫁给我的！”虚夜月银铃般的声音随风吹回他耳内道：“我虚夜月嫁猪嫁狗，也不会嫁给你。”

韩柏忿然道：“你瞧着吧！”正恨得牙痒痒，心酥酥时，范良极落到他旁。

韩柏颓然叹道：“这娇娇女真难恃候！”范良极搂着他肩头举步而行同意地道：“看来你即管露出凭它吃饭的俊脸亦不会讨好，因为你生了对贼眼。”

韩柏咕哝一声。泄气地叹了一口气。

秦淮河处灯火点点，仍没有丝毫意兴阑珊之意。

第九章 新阴刀客

浪翻云本以为对方纵是高明，但看到有高手保护，当会对怜秀秀知难而退。即管能掳走这美女，但多了一个人在身上，不是更难逃过别人的追捕。

若数京城谁最不受欢迎，薛明玉定会当选。

浪翻云倾耳细听，心中大奇。

竟没有一个人能挡他片刻，而且都是一招见胜负，使对方落败受伤，再无作战之力。

这样高明的武艺，恐连像莫意闲这类较次的黑榜高手亦有所不及，会是什么人呢？

浪翻云不理舱外船板上激烈的打斗和近乎接连响起的惨叫声，耳听着秦淮河水温柔地抚上船身的低诉，向怜秀秀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微笑后柔声道：“小姐既预约归期，浪翻云亦不敢崖岸自高，三日内我定会再到船上找你。”

怜秀秀俏脸倏地转得苍白，颤声道：“明天秀秀便要进宫，预备皇上大讲时的那一台戏，你仍会到宫内找我吗？”

浪翻云失笑道：“放心吧！我若要找你，除非你到了天上的广寒宫，否则浪某总有法子。”

怜秀秀听他把自己比拟为仙子，欣喜垂头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仙子有什么好，你……你记紧来找秀秀。”

舱外打斗声倏止。

歧伯和花朵儿由外面退入舱内。

浪翻云早知两人守在门侧，所以并不担心两人安危，微笑向两人打个招呼，顺手取起只剩半瓶的清溪流泉淡然道：“这人是东瀛来的高手，刀法狠辣，远来总是客，让我代小姐招呼他，并顺道送客吧！”也不觉他如何动作，人已到了门处，刚踏出船头，一道刀气分中直劈他的额际，杀气凛烈得足可把人的血液凝固。

浪翻云看也不看，伸指一弹，正中刀锋。

“叮”一声震慑了远近四周在船上惊惶围观的骚客美妓。

那蒙脸人轻震一下，刀身再复扬起，本可变招再攻，但他“咦！”了一

声后，退了开去，退时森寒如雪、薄若纸片的特长怪刀不住向浪翻云比画着，隐隐封死浪翻云的所有进路。

浪翻云好整以暇地盯着他，温和地道：“报上名来！”

蒙脸黑衣人漫体散发着惊人的杀气，普通人只要看一眼便会胆颤心寒。

浪翻云看到给他击落河里的人受的伤都非致命，知是此人刀下留情，点了点头，举手把半瓶酒喝个一滴不尽，随手掉在船板上。

“你是谁？”声音嘶哑，但语音却非常纯正，听不出外国的口音。

浪翻云斜着眼睨了他一记，仰天一阵长笑道：“本人就是浪翻云。”

四周船上岸的围观者一齐起哄，像发生了大骚乱那样子。

竟是天下第一剑手亲临此处！

那人叹道：“难怪！”

眼桀忽地转为庄严肃穆，两手略分先后地握在包扎着数重白布条的长刀柄间，把刀移至眉心处直竖，以刀正眼后，眼桀变得利如刀剑，刺往浪翻云，庞大的刀气风云般往浪翻云涌去。

他的呼吸变得均匀绵长，呼吸之声，远近可闻，霎眼间晋至另一种境界中。

杀气严霜。

“锵！”

浪翻云终亮出了他名震天下的覆雨剑，淡淡一笑道：“阁下可使浪某感到手痒，亦足以自豪了。”

那人冷喝道：“废话，让你见识一下‘新阴流的幻刀十二段法’你才会明白自己是满口狂言。”

浪翻云哑然失笑道：“情动于中而见诸外，何狂可言！看剑！”

龙吟声起。

浪翻云消失不见。

只馀下漫天光点。

那东瀛高手暴喝一声，长刀化作炫目的烈电，破入光点囊。

剑气刀光，忽地一起敛去。

聚在船岸的围观者，不论是否懂得武技，都给眼前那惊心动魄的壮观场面所震慑，呼吸亦忘记了。

秦淮河上寂然无声，除了河水缓流，秋风拂吹外，一切都静止下来。

方圆十丈范围内的所有灯光一起熄灭。

“当”的一声激响后，灯火复明。

东瀛高手高举长刀，作了个正上段的姿势，站在船缘处，两眼射出凌厉桀色。

浪翻云剑回鞘内，傲然卓立，眼中桀光电射。

一块黑巾缓缓飘落两人间，看来是头罩那类东西。

众人这才赫然惊觉那东瀛高手失去了头罩，露出冷酷铁青色的脸容。

浪翻云微微一笑道：“好刀法，浪翻云领教了。”

东瀛高手脸容不见一丝波动，冷然道：“我就是泉一郎，浪翻云莫要忘记了。”

倏地踏前一步，由正上段改为右下段，刀风带起的狂飙凝成钢铁般的凶狠气势和压力，重重向敌手紧逼过去。

泉一郎一声暴喝，人随刀进，双手再举刀过顶，踏前一步。

两人间的距离缩至十步许的远近。

泉一郎刀势更盛，在身前画着奇怪轨迹。

他薄薄的唇片紧抿着，额上却隐现汗珠。

围观者都大惑不解，为何仍未再次接战，他却像如此吃力的样子呢？

长刀不住反映着船上岸上的灯火，闪闪生辉，使人目眩。

浪翻云依然一动不动，桀色静若止水，凝注着这新阴流的高手。

泉一郎的脸容更肃穆了，双脚开始踏着奇异的步法，发出似无节奏，但又依循着某一法规的足音，擂鼓般直敲进人心囊，教人心生寒意。

浪翻云却知道对方在找他的空隙和死角。

他踏出的步音正是死亡之音。

不是他死，就是敌亡。

再没有转寰的余地。

泉一郎狂喝一声，整个人跃往高空，手中长刀化作一道厉芒，直劈浪翻云额际。

“当！”

不知何时，浪翻云已轻轻握着覆雨剑，似若飘忽无力地架了这必杀的一刀。

光点漫天洒起，扩缩无定。

灯火再敛。

光明重亮时，两人乃立在第二次交手前的原处，似若根本没有交过手。

泉一郎脸上泛起恭敬之色，淡淡道：“覆雨剑不愧中原第一剑，本人输得口服心服，快意之极。只恨我不能目睹水月大宗和你异日决战的情景。唉！”一道血痕先在他额际现出来，缓缓延下往鼻梁，再落往人中和下颌处。

泉一郎两眼桀色转黯，吃力地道：“他乃本国第一兵法家，他……”

语音中断。

翻身倒跌，“噗咚”一声掉进江水囊，当场毕命。

浪翻云步到船缘，看往江水囊，轻叹一声，环扫四周噤若寒蝉的观者，才转身看着倚在门旁观战的怜秀秀苦笑道：“这次送客真彻底，直把他送上西天了。”

怜秀秀不理千万道落在她秀色可餐脸上的目光，送出一个甜蜜的笑容道：“人生百年，只若白驹过隙，可是秀秀却希望能有再送先生的机会。”

浪翻云哈哈一笑，腾空而起，忽消失在花舫上的虚空囊，然后才看到他雄伟的背影出现在下游远方的岸上，再消失无踪。

那距离至少有十丈之遥。

江湖高手如能越过五丈的距离，若和人比赛跳远，赌注是金钱的话，那他定可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

众人至此才明白浪翻云为何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魔师庞斑的对手。

事实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和震撼性。

*

京城玄武湖东一座古刹囊，一道灰影越墙而入，穿过大殿，进入后院的林园囊，正是刚才那和范良极交手的灰衣蒙脸人。

他脱掉头罩塞入袍袖囊，露出实端正的脸容。

他身材高矮肥瘦适中，可是总予人如松柏高耸挺拔的感觉。

他的光头烙上了戒疤，一对眼深远平静，闪着智能的光芒，却丝毫不

令人有锋芒毕露的感觉。

看来像很年轻，但又若已活了很悠长的岁月。

这是因为他的脸肤嫩滑得如婴孩，偏是那桀情却使人感到有很深的涵养，饱历世情的经验。

他悠然来到园内一所小石屋门前，伸手拉起门环，轻叩了一下。

秦梦瑶的声音在静室内响起道：“禅主回来了，请进！”

身为天下两大圣地之一，念禅宗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物了尽禅主眼中现出怜爱之色，轻轻推门而进。

空广的石室襄除了两个坐垫外，再无一物。

秦梦瑶宝相庄严，盘膝坐在其中一个软垫上，眼中异采闭起，凝注着这可算半个师傅，修行之深不下于言静庵的玄门高人。

了尽禅主在她面前盘膝坐下，微微一笑道：“了尽见到韩柏了。”

顿了顿道：“我在莫愁湖待了一会，追着他们两人直到鬼王府，还故意惹起鬼王的注意，为他们作掩护。”

秦梦瑶淡淡道：“以禅主的无念禅功，要躲过韩柏的灵觉应是轻而易举，但却怎能避过范良极天下无双的法耳呢？”

了尽禅主哑然一笑道：“现在金陵高手云集，鹤唳风声，晚间高来高去的武林人物如过江之鲫，成为了了尽的最佳掩护，否则怕亦难把这大盗瞒过。”

秦梦瑶撇过遣问题，道：“禅主对他的印象如何呢？”

了尽禅主露出慈爱之色，缓缓道：“这人真情真性，实是具有大智能的人，可是离庞斑仍有段遥不可及的距离，了尽真担心他治不好梦瑶的伤势。”

秦梦瑶超绝尘世的玉容泛起一抹歉然之色，轻轻道：“若梦瑶令禅主心存碍，真是罪过之极。”

了尽哑然失笑道：“若连关心自己的爱徒都不可以，做人还有何趣味可言？”

秦梦瑶眼中射出感激之色。

了尽微震道：“梦瑶不觉得自己充满了七情六欲吗？这种眼神了尽还是第一次见到。”

秦梦瑶幽幽一叹道：“但愿我真的充满情欲，那双修大法的难关就可迎刃而解，唉！”

梦瑶二十载清修岂是白练的，韩柏的魔力虽大，仍不足以使梦瑶甘心降服。”

了尽默然下来。

秦梦瑶回复恬然，悠然道：“禅主是否不同意梦瑶的选择。”

了尽禅主抬头望往室顶，眼中露出思索回忆的桀色，好一会才淡淡道：“当年你携令师手谕来禅宗见我，书中的内容，了尽一直未有向你透露，到了这刻，却很想说给你知晓，梦瑶当会明白本主现在的心情。”

秦梦瑶秀目采芒闪现，催促道：“既是恩师的说话，禅主快告诉梦瑶吧！”

了尽禅主面容有若不含丝毫人世情绪的岩石雕刻，吐出一口气后道：

“静庵在信中指出，梦瑶的智能剑术均超越了历代祖师，达到独步两大圣地的位置，所以我们只能从旁引导，绝不能对你强加己见，因为你的想法将不会是我们所能了解的。”眼中精芒一闪，平静地瞧着秦梦瑶，一字一字道：“所以了尽任梦瑶翻阅宗内所藏经典，只有当你来和了尽讨论时，才竭尽所能加

以引导，主要还是任你自由发挥，终能培养出能与庞斑抗衡的绝世女剑客。贫僧对静庵的胸襟眼光，只可用‘折服’这两个字来形容。”

秦梦瑶眼囊闪起泪花，垂下头去，好半晌才幽幽道：“多谢禅主！”

了尽禅主叹道：“现在共有两个人能使梦瑶动情，头一位当然是静庵师姊，另一个是韩柏，希望不会再有第三个人，否则梦瑶将陷身万劫不复的境地，永远不能进窥大道。”

秦梦瑶芳心一颤，掠过方夜羽的脸容，叹了一口气。

了尽禅主点头道：“我想说的话就此几句，梦瑶安心在此静养，了尽会亲为梦瑶护法，若我所料不差，里赤媚和楞严将会不择手段杀死梦瑶，以免夜长梦多。一方面可打击白道武林，另一方面可绝方夜羽对梦瑶痴念，在拦江之战前，江湖势将有一番风雨，天下苍生的安危，就系于这段日子襄。”

秦梦瑶道：“有没有红日法王的消息？”

了尽摇了摇头，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这老家伙桀出鬼没，原因在他修的乃是藏密的‘不死法印’，一击不中，远千里，即管高明如庞斑或浪翻云，要杀死他亦殊不容易。”

秦梦瑶道：“所以真正破法之道，就是要把他杀死，这是何苦来由。”

了尽禅主皱眉道：“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这老家伙，而是正赶往京师的里赤媚和方夜羽，这两人一到，韩柏和范良极便会陷身险境。”顿了顿，叹了口气道：“里赤媚的天魅凝阴已大功告成。这是秘传域外数千年的奇功，利用速度突破了体能的限制，以前从来没有人练得成功，想不到里赤媚败出中原后，反修成这可怕的秘法。贫僧亦不敢言必胜。”

秦梦瑶恬然道：“鬼王乃里赤媚数十年的宿敌，禅主认为两人胜败的比数是多少。”

了尽禅主闭目养神，道：“难说得很。鬼王虚若无一向深藏不露，莫测高深，观其今晚不亲来追赶贫僧，可知他眼力高明至不为外象所蔽，直指本心的道境。”

秦梦瑶点头道：“自百年前傅鹰等七大高手勇闯雁宫以来，江湖从未像此刻般充满了风浪和杀机了。”

了尽睁眼道：“雁宫现变成了传说中的神话，至于其确实位置，现在连蒙人自己都不能确定，这真是天下奇事，可见此宫必能转移位置，否则不会到今天仍找它不到。很多人认为只要拥有鹰刀，便能进入宫内，但老衲却认为其中另有玄妙处，非是如此直接简单。”

秦梦瑶轻问道：“鹰缘活佛他怎么说？”

了尽道：“活佛从没有提及鹰刀，避入宫后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贫僧更是不敢打扰他的静修。”

秦梦瑶闭上秀目，不再说话。

了尽微微一笑道：“八派联盟三日后便要举行元老会议，他们已正式通知我们派代表参加，而最佳的代表莫如梦瑶，若你能亲自走一趟，事情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

秦梦瑶张开明媚的美眸，奇峰突起般问道：“师姐她好吗？”

了尽静若止水般微笑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两人对换一眼，同时闭起双目，进入禅定的境界。

第十章 水月大宗

“砰！”

朱元璋宽厚的手掌猛拍在御书房的桌上，眼中精芒闪现，望向伏跪桌前的东厂大头头楞严身上，喝道：“楞卿家漏夜来见朕，就是因为浪翻云终于来了。”

楞严额头点地，恭谨地道：“微臣本想待到明天早朝才来进禀，但怕皇上责怪，故冒死来圣驾，皇上见谅。”

朱元璋冷冷道：“站起来！”

楞严立了起来，仍垂着头，避免和朱元璋对望，心中奇怪，往日和朱元璋说话，都是跪着来说，为何今天他会一反常态呢？

朱元璋背后肃立着两名太监，凝立如山，气势迫人，脸容一点变化都没有，似乎全听不到两人的对话。

朱元璋淡淡道：“要多少人和什么人，方可以杀死浪翻云，教他逃亦逃不了。”

楞严神色不动道：“若能有老公公和鬼王同时出手，配合微臣和手下的高手，或能办到。”

朱元璋怒喝道：“只是‘或能’，浪翻云真的如此厉害吗？”

楞严道：“这是微臣真正的想法，不敢胡诌欺骗皇上，浪翻云已到了由剑入道的境界，若蓄意逃走，天下恐怕无人可把他拦住。”

朱元璋微笑道：“那即是说，假若能制造出浪翻云不能退出的形势，我们‘或可’把他杀死吗？”

楞严答道：“正是如此，圣上明察。”顿了一顿又道：“微臣早有定计，只怕鬼王不肯出手相助。”

朱元璋哈哈一笑，龙颜转寒，喝道：“这话休要提起，若无兄英雄盖世，岂会与人联手对付浪翻云，再也休提，这是对他的侮辱。”

楞严失望之色，一闪而逝。

朱元璋桀色不动淡然道：“为何卿家对鬼王不出手似感失望呢？”

楞严素知朱元璋的厉害，知道一个应付不好，便是人头落地的局面，他有陈贵妃保着，或者好一点，卑声道：“微臣终是武林之人，不能见到高手的较量，故感失望。”

朱元璋嘴角掠过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平静地道：“世事往往出人意表，就算鬼王不找浪翻云，可是冲着他和怒蛟帮上任帮主的旧怨，两人间的事亦不会轻易解决，否则何需把浪翻云引到京城来。”

楞严不住点头，表示同意。

朱元璋似是闲话家常地改变话题，挨在椅背悠然道：“现在江湖上谣言遍起，其中一则说卿家乃庞斑首徒，要倾覆我大明，教人失笑。”

楞严骇然跪下，连连叩头道：“皇上明察，这乃怒蛟帮放散的谣言，针对微臣，皇上明察。”

朱元璋嘴角露出一丝桀秘笑意，淡淡道：“卿家且退。”竟没有再说他自己是否相信这谣言。

楞严暗凛朱元璋驾驭群臣的手法，务要人战战兢兢，生活在惶恐裹，

咬牙叩了头后，退出房外。

朱元璋默然半晌后，道：“找叶素冬来！”

门外有人应道：“遵旨！”

叶素冬似是一直守候在外，不一会跪倒朱元璋桌前。

朱元璋没头没脑问道：“水月大宗是什么人？”

叶素冬迅速答道：“此人乃东瀛着名的兵法大家，一把水月刀败尽东瀛高手，乃幕府将军的第一教席。”

朱元璋满意道：“你在东瀛的工作做得相当好，明早朕会差人送你一名外族进贡的柔骨美女，包你爱不惜手。”

叶素冬大喜，连连叩头道：“谢主隆恩！”

“砰！”

朱元璋又拍桌怒道：“倭鬼觊觎之心，始终不息，现在见蒙人蠢蠢欲动，便派人来浑水摸鱼，朕将教他们来得去不得。”

叶素冬俯伏地上，动也不敢稍动。

即管他乃白道有数高手，若开罪了朱元璋，不但功名富贵尽付东流，还要株连九族，祸及西宁派，所以在朱元璋龙脚前，真是呼吸也要放轻一点。

朱元璋忽地叹道：“好一个浪翻云，朕愈来愈想和他把杯对饮，畅谈心事。是了！”

明天叶卿家是否亲迎怜秀秀入宫，预备登台之事。”

叶素冬恭敬道：“微臣会安排得妥妥当当，让秀秀小姐宾至如归。”

朱元璋眼中掠过复杂桫色，语气却出奇平静道：“朕想在贺寿戏前和她单独一见，卿家给朕安排一下。”

叶素冬领命叩头。

朱元璋凝坐不动，陷进既痛苦又甜蜜的回忆裹去。

叶素冬大感奇怪，朱元璋的时间珍贵无比，为何竟浪费在沉默裹？他还是首次遇上这情况。

朱元璋忽道：“朴文正那边有什么举动？”

叶素冬道：“朴文正和侍卫长朴清两人入黑后便不知所踪，他们身手非常干净，微臣的手下连他们的衫尾亦跟不到。”

朱元璋失笑道：“好小子！朕喜欢这孩子，叶卿家好好照顾他吧。”

叶素冬狐疑道：“皇上的意思是……”

朱元璋冷喝道：“好好照顾就好好照顾，朕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叶素冬慌忙请罪。

朱元璋淡然道：“叶卿家你言有未尽，即管放胆说出来，若有隐瞒，朕绝不轻恕。”

叶素冬差点要吓出一身冷汗，先叩三个头，才禀上道：“皇上明鉴，微臣对此二人心存怀疑。”

朱元璋神色不变，平静地道：“卿家是否觉得他们不像高句丽来的使节？”

叶素冬道：“正是如此！”

朱元璋双目厉芒一闪，道：“可有什么真凭实据？”

叶素冬惶恐道：“那纯是微臣的感觉，皇上明鉴。”

朱元璋闷哼一声道：“楞卿家曾对他作过一个详细的调查，发觉这两人的身分没有可供怀疑之处，何况陈令方谢廷石两人岂敢骗我。哼！叶卿家和

鬼王关系较好一点，可否安排两人碰一碰头，若无兄精通鬼神相人之道，没有人能欺骗他的眼睛。”

心头不由泛起韩柏那真诚热情的脸容，暗忖此子若敢欺骗我，自己惟有撇开对他的欢喜，以最残忍的手段把他杀死。保持天下的唯一妙方，就是他朱元璋必须遵守自己订下来的法则，亲情友情爱情全要抛在一旁。

叶素冬叩头领命，暗忖鬼王只会卖你的账，我叶素冬在他心中那有什么地位？他老人家成名时，他仍只是跟在师傅背后斟茶递水的小徒儿。却不敢出言说办不到。

朱元璋又吩咐道：“此事牵连到燕王，关系重大，故必须不动声色，待至适当时机，才可采取果断行动。切记！”

叶素冬心中一凛，体会到朱元璋背后含意。

朱棣若与此事有关，那就代表他想弑父造反了。

一滴冷汗终于由额角渗了出来。

朱元璋象征着天下最大权势的两只手在桌面紧握成拳，然后缓缓舒展开来，语气转为温和，道：“夜了！早点回去睡吧！记紧找人保护怜秀秀，若她损去一条秀发，你和楞严两人立即提头来见我。”最后一句，语气转厉。

叶素冬答道：“皇上放心，无想僧已来到京城，刚才微臣早请得他和敝派沙天放，一起为皇上护花，即管水月大宗和薛明玉亲来，亦不会让秀秀小姐有一条秀发断折。”

朱元璋叹道：“叶卿家确是朕手下第一智勇兼备的猛将，又难得这么懂体会朕的心意。唉！若蓝玉学得你三分，和朕的关系就不会弄至今日这田地。”

蓝玉乃朱元璋的封疆大将，战功盖世，手下高手如云，他自己亦是一等一的高手，朝中数武功，鬼王后便轮到她，然后是燕王棣，楞严和他叶素冬，连朱元璋亦要忌这大将三分。

叶素冬不敢插嘴。

服侍了这么多年，他那还不知朱元璋的脾性吗？

赞你时最好表现得惶恐一点，否则他又会认为你恃宠生骄了。

朱元璋沉吟片晌，始记得自己和叶素冬亦好应回床睡觉，点头道：“叶卿家看看怎样吧！和司礼安排一下那个时间见怜秀秀最适合，也看看何时可和八派最有影响力的人坐下来共进晚膳，加深认识 and 了解。”接着哑然失笑道：“告诉他们我还是三十年前那个朱元璋，不须守任何君臣之礼。”

叶素冬暗忖信你才是白痴，若我真教八派的人当你不是皇帝，我的小头颅和身体定要互说有缘再会了。

表面却扮作感激流涕地领命。

三跪九叩后。

叶素冬退出御书房后，心想今次又平安度过了，下次会否仍是如此走运呢？

朱元璋感到一阵疲倦，伸手撑着额角，喃喃自语道：“若我仍是以前那个朱元璋，会是多么美妙的一回事呢？”

*

戚长征和风行烈、赵翼分手后，朝洞庭湖的方向奔去。

一生人囊，他从未试过心情坏至如此。

即使当年败在赤尊信手下，心情亦不至像此刻般坏透。

身为帮会人物，每天早上起床时，都感谢自己尚能生存。

黑道的斗争是永不会平息的。

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青楼襄拥美狂欢，又或在酒楼囊大碗酒大块肉，都会有杀手忽然加以狙击。

他早惯了刀头舐血，手握长刀和美女亲热的生涯。

可是他从未遇过甄夫人这样厉害的人物。

她每一步行动都是深思熟虑，一针见血，教人无从捉摸应付。

首次出手，便以雷霆万钧之势，毁了丹清派和湘水帮，还使封寒饮恨长街。

况且她的武功比之鹰飞亦只高不低，有这样的人帮助方夜羽，将来就算能把她除去，恐亦非要付出重大代价不可。

她如何能忽然无声无息地隐形起来呢？

“呀！”

脑中灵光一闪，戚长征猛然止步。

这时他正好在一个小山岗上，右方隐隐传来犬吠之声，左方五里许处有条呈白色的长带子，正是流进洞庭的大河湘水。

只有利用水道，才有可能把如此众多的人马瞬间运走。

当然还需要个庞大的船队和军方的掩护。

地方官府内不乏帮派人物和与帮派有深厚渊源的人，消息必定难以保密。

只有来自外地，纪律严密的正规军队，方可完全避过江湖的耳目。

至此戚长征已肯定是黄河帮载走了甄夫人和她的手下，而胡节的水师负责为他们作掩饰。

想到这裏，禁不住心急如焚，发力往湘水的方向掠去。

不问可知，怒蛟帮的大军正倾巢而出，而甄夫人，黄河帮和胡节实力雄厚的水师，则准备对之迎头痛击。

他不知加上自己能起到么作用，可是就算要死，他亦希望能和他们死在一块儿。

不片晌他已抵达湘水的东岸，沿河疾走。

湘水滚滚长流，渔舟都泊在岸旁，江上不见半片帆影。

戚长征有股仰天悲啸的冲动，因为他知道自己走迟了一步，无力阻止厄运的发生。

第十一章 洞庭战云

风吼涛涌，破浪如飞。

怒蛟帮在主舰“怒蛟”“水蛟”“飞蛟”的带头下，近百艘、横过洞庭，朝怒蛟岛扬帆而去。

怒蛟帮这三艘巨舰，在江湖上非常有名，属楼船级的巨舰。

为了应付不同的战争需求，船舰因着形势大小装备而分门别类，各有其特别用途。

最大的便是楼船。

楼船的主产地是福建和广东，故又名福船和广船。

这种船高大如城楼，可容数百人，底尖船面阔，兼且首昂尾耸，吃水深，利于涉洋破浪。

甲板上有三重楼，舷傍皆设护板，坚立如垣。船内共有四层，最下层堆满木石，压实底仓，令船体稳重，减少在风浪裹的颠簸。

若遇顺风顺水、只要全速进压，遇上较小的船只时，有若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用斗人力。

这种船船体大，火力强，对敌人又能生出威慑的作用。

却敝于转动不灵活，很难操纵自如，故必须配合其它式样的舰艇，始可发挥威力。

怒蛟帮这三艘大船乃一代水战大师怒蛟帮前帮主上官飞制造，经过了改善，比之最大型的楼船小了一号，甲板上只有两层楼。

船身两旁设“掣棹孔”，供船桨伸出，划桨者全藏在船身裹。

船尾两侧不设“掣棹孔”，改为安装了四个巨轮，由尾舱的人踩脚踏动，以轮激水，其行如飞。

船上的桅帆增至五张，配合以怒蛟帮妙绝天下的操舟技术，故能纵横江湖，连实力雄厚的水师亦莫奈他何。

除这三艘主舰外，较次一级的是二十五艘“斗舰级”大船，主要用作冲锋破敌，船身比三艘长达三十丈的主舰短上十丈，照样在两边船舷建护墙，因船身较矮，掣棹孔就开在护墙底，可伸桨操舟。

因其欠缺楼船“居高临下”之势，护墙还开设“弩窗”和“弓孔”，便于以远程武器攻击敌人。

其它八十艘又再小一点的战船，以“走舸”、“海鳅”和“游艇”为主。

它们基本上只是较小的“斗舰”、轻便灵活，其中海鳅之得名，是因左右舷均置浮板，形如双翅，增大浮力和利于平衡，即管在大风浪裹，亦无倾侧之虞。

这时怒蛟帮的舰上一片忙碌。

上官鹰卓立怒蛟号甲板上第二层的望垂处，观察着在星夜中船队前进的情势。

百多艘没有灯火的大小战船，无声无色地在湖面推进。

左翼是以飞蛟为主的三十艘战船，由梁秋末指挥；右翼是水蛟为主的战船，由经验丰富的老将庞过之负责。

怒蛟号和三十多艘较大型的战船，则居中策应。

这十年来，还是首次倾巢出击，心情既是兴奋，又是紧张。

上官鹰的心柙回到上船时与新婚妻子的依依话别，心头一软，暗叫道：“放心吧！”

“我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这时凌战天和翟雨时分别来到两旁。

翟雨时吁了一口气，抹掉额角的汗水道：“报告帮主，一切预备妥当。”

凌战天补充道：“护板和船身均重新包上生牛皮，又涂了‘防火药’，足可应付敌人的火箭和火弹。”

上官鹰点头称许。

要知水战不外拦截、撞击、火烧三种战术，而其中火烧一项，最是厉害，焚敌莫如火，往往可藉此决定胜负。

战船无论装上防护的铁板，又或像怒蛟战船般在船头装尖铁，仍是以木质为主，且须以桐油浸涂，以延长在水中使用的时间，却颇易着火。兼之船上的篷、索、帆、板等物，无一不是亦易燃烧，所以当年陈友谅虽舳舻连接，旌旗蔽江，仍不住朱元璋在上官飞之助下的火攻，致全军覆没，奠定了朱元璋的帝业。

所以水战之道，首要在防火。

自宋代开始，水师战船多以泥浆和药物，涂在船身楼墙上，以作防火，可是泥涂不易持久，故又有各式各样的防火药，又称“蓬索药”。

凌战天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以明矾、蜂脂等物熬渍为浆，再把船上各物浸透其中，就算被火球火箭射上，亦不会着火。现在再裹以不易燃的生牛皮，加涂防火药，自是更策万全了。

上官鹰目光落到船舷架设的火炮处，冷静地道：“形势如何？”

战争之要，在于情报。

怒蛟帮传讯的千里灵，能飞翔于船与船间，虽在船上，仍可接收陆上和海上的讯息，故能对形势了若指掌。

翟雨时道：“果如我们所料，胡节的水师不敢冒失去怒蛟岛之险，调集战船，在岛东布防。但看其形势，只要我们改变方向，驶上湘水，他们可随时跟着我的尾巴追来，断我们回归洞庭之路。”

上官鹰道：“湘水那方形势怎样了？”

翟雨时脸上露出阴暗之色，沉声道：“驻守湘水口是胡节的副手马步坚，手上有二百多艘战船，本不足惧，可是我刚接到飞报，有五十多艘以‘蒙冲斗舰’为主的战船，趁黑沿湘水顺流下洞庭，看来应是黄河帮的船队。”

凌战天冷哼道：“定是甄夫人和黄河帮的联合舰队，想不到胡节真的和蒙人联手来对付我们，若不是朱元璋首肯，那就真的显示胡节已与楞严谈妥，密谋造反。”

上官鹰色变道：“若我们照原定计划赶上湘水去，岂非给人顺江而下迎头痛击？”

凌翟两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在水战襄，水流和风势的顺逆这两项均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年战国时代，吴楚之争中，吴国从未打过一场胜利的水仗，道理便是楚人居江上游，所以吴国每战必败。

其次是风向，无论射箭、船速、火攻，当然亦是顺风者占天时之利。

孔明借东风，就是为了这缘故。

翟雨时道：“这就是我担心会被胡节断我们后路的原因。假若我们攻打胡节，不要说他们拥有实力远千艘的大小战船，以他们这些日子来的养精蓄锐，攻防措施必做得非常充足，要守着一个小小的怒蛟岛，当是绰有裕馀……”

凌战天打断他道：“大哥和我在老帮主领导下，转战江湖，那次不是以少胜多，战争总是有风险的了。”

翟雨时凛然道：“多谢二叔教训。”

凌战天叹了一口气道：“没有人能做得比雨时更好的了，只是在这进退两难的形势下，切忌犹豫不决。定下目标，明知是错亦要反错为正，才不会失了军心士气。”顿了顿后，猛喝道：“帮主下令吧！”

上官鹰双眉一扬，高声传令下去道：“全力攻打怒蛟岛以振我怒蛟之

名。”

船上帮众轰然应诺。

战鼓敲响。

“咚！咚！咚！”的壮严鼓声下，船队改变航道，朝心爱的帮土驶去。

*

风行烈在旷野中全速飞驰。

这就若一场竞赛，谁先找到水柔晶，那个就是赢家。

敌人虽比他早了点动身，可是他并不担心，无论那甄夫人手下有些什么擅于追踪的专材，可是总要花时间在某一范围内搜查，何况水柔晶亦是追踪方面的行家，当有自保的能力。

怕只怕水柔晶避了到别处去，那就连戚长征教下的联络手法亦不管用，而他又势不能在那囊呆等，那才真是左右为难呢！

素香已死，他再不容厄运发生在他心爱的妻婢或战友的爱人身上。

左方山头“噗！”的一声，爆开一朵鲜艳的红光云，才缓缓消去。

风行烈大讶。

这是邪异门的通讯烟花，为何会在这荒山野岭处出现呢？

捺不住好奇心，暗忖看看应不会费多少工夫，连忙赶去。

穿过一座树林，爬上一道斜坡，只见山岗上再爆起另一朵紫红的烟花。

风行烈再无疑问，这确是邪异门的独有通讯手法，加速往上攀去。

倏然间风行烈来至岗顶。

岗上卓立着的是邪异门的二十名领袖人物，包括了四大护法和七大坞主，都是面容肃穆，似在等待着某个人。

风行烈想不到含在这襄遇上他们，叹了一口气，跃落在众人身前，施礼道：“各位大叔，久违了！”

众人齐现喜色，一齐下跪，叫道：“门主！下属找得你好苦。”

风行烈愕然指着自己失声道：“门主？”

四大护法之一的“笑囊藏刀”商良肃然道：“我们一知道门主重出江湖，大显桀威的消息，立时尽起门内高手，往寻门主，可惜退了一步，赶不上花街血战，后来根据情报，得知门主避往荒郊，又知方夜羽有人调往这方向，于是冒死往这区找来，现在竟真能碰上门主，可知我们运势未绝，理当从门主手上兴旺起来。”

风行烈苦笑道：“我早离开了邪异门，再没有资格当你们的门主了。”

四大护法之首，亦是年纪最大的“定天棍”郑光颜道：“厉门主既把丈二红枪交付门主，显已重收门主于座下，门主亦不忍心看着厉门主经营多年的基业，尽付东流吧！”

风行烈心情矛盾。

若能把邪异门收掌过来，对付甄妖女的实力将大大增强，可是自己对门主的责任和地位一点兴趣也没有，何况这批人乃黑道强徒，没有一个人是善男信女，若驾驭不了他们，任其四处作恶，他岂非成了罪人。

七大坞主之一的“火霹雳”洛马山连叩三个响头道：“我们亦明白门主踌躇的原因，怕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来找门主前，我们早写下血书一封，誓言恪守门主订下的法规，只求门主率领邪异门为厉门主报仇雪恨，事成后是否仍要解散我们，任由门主定夺。”

郑天颜从怀囊取出血书，高举头上。

风行烈心头一阵激动，接过血书，大喝道：“好！你们站起来，从今天开始我风行烈继恩师之后，成为邪异门门主。”

众人欢声雷动，长身而起。

所谓合则力强，分则力弱。

邪异门仇家遍地，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没有了厉若海这棵遮荫的大树，兼又各散东西，那种每天都怕人寻上门来的生活，岂是好过，他们的欣悦，是有实际理由的。

风行烈乃天生的领袖人材，打定了主意，神态大是不同，道：“其它人在那裏？”

坞主之一的“裂山箭”夏迹道：“门中好手近四百人和十多艘战船，齐集在湘水的石头渡，只要门主一声令下，可立时赶赴洞庭，加入怒蛟帮与胡节水师及黄河帮的大决战裏。”

风行烈一呆道：“什么？”

当下另一护法，被称为“智囊”的石无遗向他扼要解释了洞庭的形势。

风行烈听得眉头大皱，叹道：“可是我目下身有急务，怎能分身往援。”说出了水柔晶一事。

众人色变，商良道：“水姑娘恐已落人敌人手中，据探子报回来的消息，一个时辰前有队人马由门主所说的地方转头回来，其中一匹马上的美丽女娃娃，明显被制着了穴道，幸好门主碰上我们，否则将白走一趟。”

风行烈想不到甄夫人的手下行动如此快捷，色变道：“我们立即赶去救人，洞庭湖之事待救出水姑娘再说。”

众人轰然应诺。

第十二章 佳人夜访

韩柏和范良极两人垂头丧气回到莫愁湖旁的外宾馆时，范豹趋前道：“三位夫人和白小姐都等得很心急哩！”韩柏一时想不起白小姐是谁，愕然道：“什么白小姐？”

范良极撞他一记，不耐烦道：“你认错很多白小姐吗？当然是白芳华。说不定她是奉鬼王之命来向你提亲。半夜三更来找男人，离道鬼王这一轮没有理睬她，使她变成了久旷的怨妇吗？嘻！”韩柏受过上次教训，不敢立即去见白芳华，同范豹道：“你告诉她我换过衣服便去见她。”一手抓着要逃去的范良极，语带威骄道：“你给我去向三位姊姊解释脸上的掌印，若她们不满意你的解释，我绝不放过你。”

一番扰让后，韩柏终换好衣服，到客厅去见白芳华。

她一见韩柏立即满脸嗔意，怨道：“你到了那里去，累人家等了声个晚上。”

韩柏大讶。以前她不是说过怕再见到自己，以免愈陷愈深吗？为何现在却像个没事人般向自己卖俏撒娇。

不过他最见不得美女，看她巧笑倩合，丰姿楚楚的样子，骨头立时酥软了大截，说不出门面话见来，笑嘻嘻来到她身旁坐下。

当下有睡眼惺忪，强撑着眼皮的侍女奉上香茗。

韩柏如获甘露般连喝了两杯热茶后，挥退侍从，见到白芳华目光灼灼看着他脸上的掌印，老脸一红道：“这只是个意外，白姑娘莫要想歪了。”

白芳华掩嘴笑道：“你最好小心点，采花大盗薛明玉来了京师，现在全城的武林人物和官府衙差都摩拳擦掌，若被人误会你就是薛明玉时，那就糟了。”

韩柏并没有将薛明玉放在心上，乘机又开话题道：“白姑娘来找本大人有何贵干。”

白芳华“噗哧”一笑道：“那有人自称本大人的哩，专使的中文看来仍有点问题。”

韩柏见她笑得像芍药花开般妖俏美艳，色心大起，把头凑到两人间的茶几上，低声道：“未见这么久。先亲个嘴见行吗？”

白芳华俏脸泛起个哭笑不得的表情，项道：“人家今次来是有正经事哩！”韩柏见她一语一嗔，莫不带上万种风情，涎着脸道：“轻轻地吻一下，让我尝尝姑娘的胭脂，这样也吝啬吗？”

白芳华横了他一眼。凑过小嘴蜻蜓点水般碰了他的皮一下。

韩柏在事出猝然下，想还招时，她早鸣金收兵，气得韩柏直瞪眼道：“你听过“强来”这两个字吗？”

白芳华笑道：“当然听过， just 却不害怕，唉：我很久未试过这么开心了。”

韩柏大喜，正要鼓其如簧之舌，引诱她去“寻开心”，白芳华早先一步道：“我今次来，是代鬼王邀你明天早朝后到鬼王府一行。”

韩柏遍体生寒，欲火登时全都被吓走了。

假若他带着巴掌印去见鬼王，不是明着告诉人他就是韩柏吗？况且以鬼王的眼力，一眼便知自己是谁，那时怎么办才好？

虚若无可不是好惹的。

这老小子的可怕处，绝不下于庞斑或里赤媚。

幸好回心一想，若范良极所料不差，白芳华早看穿了他们是谁，所以鬼王亦应知道他们是谁。

鬼王找他们所为何事呢？

天！

假设范良极猜错了，白芳华真的信他是专使，那明天岂非糟糕至极。

鬼王发起怒来便等若里赤媚发怒，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回事。

心里不争气地上下忐忑跳动。

白芳华奇道：“专使大人在想什么？”

韩柏差点答不了这问题，长叹一声道：“有人告诉我白姑娘你乃鬼王的人，初时我尚不信，现在看来……嘿！”白芳华垂头幽幽道：“专使若不说清楚“鬼王的人”是甚么，芳华定不肯放过你。”

韩柏一愕道：“指的当然是男女关系！”“啪！”的一声脆响，韩柏本来完美无瑕的另一边脸颊，又多了另一掌印，再不完美了。

白芳华哭了起来道：“这是对芳华的侮辱，也是对我干爹的侮辱。”

韩柏摸着被白芳华重刮得火辣辣的脸皮，心中叫苦。

若有什么比带着一个掌印上朝更尴尬的事，就是带着两个掌印了。

可是当听到白芳华如此表白时，立时把一个或两个巴掌印的事置诸脑后，喜动颜色站了起来，来到白芳华椅旁，单膝下跪，伸出手抚着她膝上的

罗裙道：“是本小人不好，误信坊间谣言，嘿：原来鬼王是你的干爹，他老人家 and 干女儿应该……嘿：应该不会吧！”白芳华瞪着泪眼娇嗔道：“你在说什么？”

韩柏吓得掩着脸颊，以免要带着第三个巴掌印上朝，叹道：“恕我孩童无知。我素来都不明白亲戚间之关系。”他从小孑然一身，自是不知。

白芳华受不住他的傻相，化涕为笑道：“你这人哩：平时精明过人，糊涂起来，比任何人都糊涂：总之芳华和干爹对得住天和地，噢：痛吗？”

伸出纤手，爱怜地抚着他被打的脸蛋。

韩柏乘机握着她另一只柔荑，神魂颠倒般道：“说不痛就是假话，你可要好好赔偿哩。”

白芳华秀目射出万顷深情，柔声道：“这么赔好吗？”

俯下螭首，小嘴吻在他上。

她吻得很轻，很温柔，很湿软。

韩柏灵魂儿立时飘游在九天之外，竟破例没有乘机动手动脚，只是楞楞地享受着那蚀骨销魂，比蜜糖还甜的滋味。

白芳华离开了他的嘴唇，轻轻道：“大人：芳华要走了。夜了！”韩柏一呆道：“夜？快天光了。”

白芳华推开他长身而起，失笑道：“和你一起时间真快过。”

韩柏想起左诗三女，那里敢再留她，正想着如何向她们解释这新鲜热辣的一个巴掌印时，耳听白芳华道：“早朝后鬼王使人驾车在外五龙桥等你，他通知了司礼监，明天午饭前你不会有别的应酬了。”

想起这火烧眉睫般紧迫的头痛事，韩柏颓然道：“知道了！”白芳华泛起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眼神转柔，轻咬着唇皮低声道：“不送我到门外的马车上吗？”

韩柏欣然道：“贵国不是有句什么“送卿千尺，终须一吻”的话吗？”

白芳华美得娇柔不胜地伏在他肩头花枝乱颤，失笑道：“芳华不行了，快要断气了。”在韩柏吻上她唇前却又退了开去，去往大门道：“你若不怕给十多对眼睛看着，就去吻个饱吧！”韩柏迫在她身后道：“为何你提都不提那株仙参？”

白芳华边走边道：“不用了：本来我是想送给干爹的，可是皇上今午派人送了一株给他。你留给自己作贿赂其它人之用吧：嘻：和你一起真开心。”

韩柏陪着她来到宾馆前院，一看为之愕然。

等待她的马车，除了驾车的两名大汉外，还有近十个全副武装的劲服卫士，人人太阳穴高高隆起，显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这等人物，平时找一个都不容易，现在竟一下子出现了八九个之多，还只是充当侍卫，可知鬼王手上掌握着多么强大的实力。

难怪朱元璋如此忌惮他。珍贵的万年参亦要忍痛送他一株。

同时亦知道没有机会再吻这风韵迷人而又男女经验丰富的美女，无奈叹道：“白姑娘的架子真大，累得我因等待下一吻今晚又要再患单思症了。”

白芳华抿嘴笑道：“你怎知是单思呢？你能看穿人家的心吗？”轻提起长裙，下阶朝马车走去。

众大汉一齐肃立，同两人施礼。

白芳华来到马车旁，自有人开门让她进去。

韩柏倚在窗旁，大感兴趣地看着白芳华坐下来。低声问道：“明天会见

到你吗？”

白芳华含笑道：“明天不是便可知道吗？”按着微嗔道：“不是人家架子大，而是现在京城里的女子人人自危，鬼王不放心干女儿，才派了这么多人跟在芳华身旁呢。”再“噗哧”一笑道：“京城的姑娘都矛盾得很哩：既怕薛明玉爬上床来，但又怕他连门窗都不肯敲！”韩柏讶道：“怕他上床可以理解，为何又怕他不来串门呢？”

白芳华掩嘴低笑道：“以往能给薛明玉看上眼的，都是出名的美人儿，若他不感兴趣的话。岂非达不到美女的标准。再见了：我的专使大人。”

马车开出。

众大汉纷纷上马，追随着去了。

韩柏好一会才收拾回聚少离多的三魂七魄，走向宾馆内去，心中仍狂叫“妖女厉害。”戚长征沿岸疾跑了近两个时辰后，不得不放缓下来，想道：“这样直跑到洞庭湖，不累死亦没有余力和敌人舞刀枪拚命了。”

正沉吟间，上游有一艘大船满帆放河而下，速度迅。

戚长征大感讶然，船上的人定有要事，否则绝不会在夜里行舟。

想都不想，觑准两岸地势，赶到一个山岗上，在一株横伸出河旁的大树横枝处，扑往大船去。

船儿就送我一程吧！

戚长征安然落往舱顶，一个翻身神不知鬼不觉落到下一层的平台。闪入了暗处，脚步声忽由舱内传出，两个人推开枪门，走到平台上。

戚长征心中暗奇，这么晚了，不去睡觉，却到这空台来干什么。

他把呼吸收至若有若无间，从对方足音他听出了这两人都是精谙武功之辈，其中一人内功还相当精纯呢。一位声音听来似上了年纪的道：“真不好意思，我睡不着，累得向兄冷落了夫人，陪我喝了整晚酒。”顿了顿叹道：“我们这样日夜赶路，应可在四天内抵达京师，希望皇上不会怪我迟到就好了，早知就不到衡州府去访友，便不用赶得这么心焦，又错过了在家中接圣旨。”

那姓向的男子微笑道：“韩兄放心，你是我们八派的人，不看僧脸看佛脸，朱元璋总会卖我们一点面子的，何况我早着人飞报京师的叶素冬，请他先向皇上解释两句，垫了个底儿，皇上怎还会怪你。”他的声音温和悦耳，非常动听。

韩姓老者叹道：“这一行不知是凶是吉，你知皇上是多么难伺候的，一个不好，打得屁股开花已属幸运，唉！”姓向男子道：“韩兄的心情在下非常明白，无论如何，皇上看中了韩兄，下旨韩兄上京当官，自是要借助韩兄丰富的理财经验，韩兄乃武昌巨富，谁不知你做生意的头脑精明过人？”

暗处的戚长征脑际轰然一震，知道了谈话的两人，一个乃韩天德，另一人则是八派书香世家的少主向清秋。

天！

他竟来到了韩家的大船上，不知二小姐慧芷是否亦在船上呢？

韩天德的声音响起晒道：“你当皇上真的看中我的才干吗？他看中我的身家才对，听说京师有几项大工程，都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正在兴建的明陵，更是在在需财，今次召我上京当六部的一个小财官，我若不捐献多少，日子恐怕难过得很呢。”

向清秋失笑道：“韩兄能如此设想，在下真的放心了，因为你懂得了揣

摸圣意。”

天德叹道：“家兄仍未有任何消息，生死未卜，我那有当官的心情？”

向清秋道：“这事多想无益。上京后，韩兄记着不要和胡惟庸太亲密，现在人人都猜皇上重组六部，提高六部的地位，是在削胡惟庸的权力……”

听到这里，戚长征没有聆听的心情，无声无息跃上舱顶，心儿霍霍跳着，不能遏制起想道：“假若韩慧芷就在船上，现在定是好梦正酣，我老戚进去看她一眼也可以吧！”内心斗争了一会后，终按不下心中的火热，测度了形势，施出江湖人惯用的倒挂金钩，一个个舱窗看进去。

看到第二个窗时，里面传来女子的声音叫道：“死韩柏：不要吓我，唤：最多人家陪你玩玩吧！”戚长征为之愕然，谁会在梦叹中都唤着韩柏呢？

他心挂韩慧芷，无瑕深究，转往另一窗门。

茉莉花清香的气味，扑鼻而来。

正是当日韩府内韩慧芷闺房襄熟悉的香气。

戚长征大喜，施出江湖手法，打开了窗框翻身进去。

在他那对夜眼中。房内布置，雅致怡情，教人打心底舒服出来。

戚长征自问这一世亦没有摆出这种布置的眼光和本领，不由涌起自惭形秽的感觉。

牙床帘帐低垂，内中传来韩慧芷轻巧却微促的呼吸声。

看来她正作着噩梦。

戚长征爱怜之意洪水般迸发开来，移到床头，手颤颤地揭开了绣帐。

韩慧芷踢开了被铺，长发散在枕上，脸上隐见泪湿。

戚长征心神颤荡，伸手要为她拉好被子，以免秋凉侵体。

韩慧芷忽然低吟道：“戚长征：你好狠心哩！”戚长征浑身剧震，再遏不下如大石压胸的强烈情绪，扑上床上去，把她搂紧。

韩慧芷猛地惊醒，模糊里未及呼叫，戚长征在她耳旁道：“慧芷：是我：是狠心人戚长征。”

韩慧芷一震完全清醒过来，不能置信地看着紧压着自己从未被异性碰过的娇贵身体的男子。

令她梦萦魂牵的气味涌入鼻里。

当她娇羞不胜时，戚征已用嘴对善她的春。

韩慧芷剧烈颤抖着，拙劣地反应着，任由对方熟练地撩导着香舌。

天地溶化分解，只剩下火热的接触和爱恋。

戚长征感到身下芬芳动人的女体灼热起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她的香唇，低声忏悔道：“对不起：戚长征太粗心了！”韩慧芷美眸异连闪，颤声道：“这是否梦境，你为何会在这里的？”

戚长征再轻吻香唇后，迅速解释一番，道：“船上有什么地方是最易于藏身的，到了洞庭我便要下船。”

韩慧芷四肢缠了上来，娇痴道：“长征会否认为慧芷淫荡呢，因为我不想你离开这里，要你藏在这房间里。”

戚长征一呆道：“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下人进来打扫时岂非糟糕？”

韩慧芷道：“不用担心，我的侍婢小茉莉是我心腹，肯为我做任何事。”

戚长征笑道：“这名字定是你为她改的，若有机会。我定送你一束最大最香的茉莉花。”

韩慧芷感激得紧拥着他，柔声道：“吻我吧：教慧芷怎样去取悦你，慧芷要使你觉得在这一天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是一生人寰最快乐的日子。”

戚长征心中一凛，暗忖自己并非什么正人君子，和这俏娇娆相处一室，加上对方又是心甘情愿，若说能不及于乱，只是一个神话。可是自己此行生死未卜，若一夜风流，使这位大官之家正正经经的娇贵小姐珠胎暗结，以后教她如何做人？可是自己又真的很想占有她，看她在怀里婉转承欢的动人美态。当然更不敢再次像上趟般刺伤她的心。

矛盾犹豫间，韩慧芷一颤道：“你在想什么？”

戚长征知道因着上次的事，这美女变得对自己多疑敏感，慌忙痛吻一番，弄得韩慧芷娇喘连连时，才在她耳旁道：“我在想如何才能过得你阿爹C那一关，明媒正娶把你娶了，让你替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韩慧芷竟然回吻他，柔情无限道：“慧芷很喜欢你这样说。但我却知道这不是你心中所想着的，你怕回不来了来，所以不敢和我共寻好梦，放心吧若你死了，我也不活下去，让我在黄泉下继续做夫妻吧！”戚长征这时对她的深情再无点怀疑，感动地道：“若你有了我的孩子，你怎还能随我到下面去？”

韩慧芷显是从未想过这问题，一呆道：“这样便会有孩子吗？我们只是亲嘴吧了！”戚长征见她天真可人，如她在这方面全无认识，失笑道：“你长得这么美丽动人，亲热起来，我老戚岂会只是亲亲你的小嘴……，我会，嘿！动手动脚，把你脱：...”

韩慧芷粉脸通红，求道：“不要说了，我……我受不起啦。”

“笃：笃！”一个慈和的女声在门外道：“慧芷：慧芷！”韩慧芷色变轻声道：“是娘亲！”韩夫人的声音又响：“你整晚说着梦话，唉：本来我只担心宁芷一个，现在又多了你。开门让娘进来吧：天快亮了，我知你早起床了。”

戚长征点了点头，指着床底向她装了个俏皮的鬼脸。

第十三章 一触即发

韩柏诈作眼倦，双手搓着脸颊，打着呵欠，希望能把新的掌痕蒙混过去，步进内厅。

三女正和范良极说话，见到他进来。忘记了一夜未睡的心焦和劳累，迎了上来。

左诗拉开他的手，道：“给我看看！”朝霞咬牙切齿道：“这贱女人真不知羞耻，夫君只说不要见她吧了怎么可动手打人呢？”

柔柔嗔道：“你这傻瓜：为何不躲避呢！”韩柏先是愕然，继而往范良极望去。

范良极扮个鬼脸，嬉皮笑脸。

韩柏心知定是范良极代他说谎解围，不过现在虽过了关，却使三女对白华芳恨之入骨。而范良极这头老奸巨猾的死猴头，摆明仍坚信白芳华是虚若无的情妇，故意制造这形势，使自己不敢对白芳华存有妄念，因为三女必然携手反对，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回事。

接着回心一想，梦不是说过厅种的特性是无情吗？

虚夜月的美丽还可以说是难以抗拒的，但白芳华的姿色却只在三女伯仲之间，嘿！

虽然她对付男人都欲擒先纵手法极之高明，但自己身具魔种，怎会如此不济？

想到这里，立时出了一身冷汗，首次猜到秦梦瑶暂别的原因。和他有失去秦梦瑶的可能。

从自己抵受不了白芳华诱惑这一点，便知魔种仍未成气候。

他的魔力就像潮水般涨退着，在离船往找盈散花前，达到了最高峰，此后便不住波动，有起有落。

在见过朱元璋后，受他气势所慑，魔功更是大幅减退，所以才比往日更不济事。

怎办才好呢？

是因自己的意志太薄弱，还是因为太好色呢？

但浪大侠说过他好色不是坏事，问题应在于是自己令人降服，而不是别人令他降伏罢了。

左诗爱怜地道：“柏弟的脸色为何变得如此难看？”

正翘起二郎腿，摇着脚吞云吐雾的范良极还以为他内伤未愈，不屑地嗤一声道：“休息一会便没事的了：道行未够的小儿。”

这时范豹进来通传道：“陈公来了！”韩柏愕然道：“这么晚来干什么？范豹失笑道：“这么早才对，早点已准备好了，专使和侍卫长两位大人要不要和陈公边吃边谈。”

范良极笑道：“你这小子愈来愈风趣了，有没有练我教给你的绝技？”

范豹恭敬地道：“一有空便练习，小豹怎敢疏懒。”

韩柏先和三女进房，为她们盖好被子，略略盥洗后，换上官服，才出厅去。

范良极早换过衣服，和陈令方在餐桌上密谈。

韩柏坐入席内，向陈令方笑道：“我还担心有刺客找你，范老头坚持你不会出事，现在看见你生蹦活跳，才放下心来。”

陈令方道：“京城乃朱元璋的地盘，楞严怎敢动我，若出了事，他亦难以脱身，放心吧！”范良极道：“这小子担心你先前见朱元璋时说错了话……”

陈令方纠正道：“不要让他这大哥离间我们兄弟间的感情，我只是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有心理准备。唉：昨晚给人缠着。喝多了两杯，一睡下到四更才醒过来，所以忙赶来见你们。”

韩柏取起一个馒头，塞进嘴里，吃相之劣，和范良极不遑多让。

范良极却不肯放过陈令方，晒道：“你那是好奇，只是担心当不成大官，嘿：……嘿：我有说错吗？”

韩柏想起朱元璋准备重用陈令方，忍不住卖弄道：“现在我的相术得老师傅指点，大有进步，看看你的气色，即知你官星高照，你放万二个心吧！”范良极双目一瞪道：“若你不想我向诗她们揭穿你和白芳华的丑事，最好乖乖叫声师傅，而不是“老”师傅”陈令方早喜动颜色，拉着范良极的衣袖进逼道：“师傅：你的徒儿有没有看错？”

范良极不耐烦地道：“我教的徒弟怎会看错相？”

陈令方欣然道：“待会儿见到鬼王时，大哥便可给他一点颜色，救他知

道相术之道，瀚如渊海，他仍未算天下第一相学家哩！”范良极色变道：“什么？”

陈令方愕然道：“你怕比不过他吗？”

范良极胡诌道：“我只是怕他见我相法高明，死缠着求我收他作徒弟，你要晓得，他并不像你那么不济事，若用武力迫我，给我打伤了，大家颜面上都不好过，所以你千万不要提起我的相术。否则我生宰了你。”说到最后，一副恶形恶状的霸模样。

韩柏忍着笑向陈令方问道：“鬼王也邀请你去吗？”

陈令方点头道：“昨天鬼王派人来通知我，不知是你们叨我的光，还是我沾你们的光。鬼王很少对人这般客气的。”

范良极看看天色，知道时间无多，迅快道：“老小子刚才告诉了我三件事。第一件就是采花大盗薛明玉来了京师，弄得人心惶惶。”

陈令方接道：“我并非老小子，而是大哥你肝胆相照的二弟，大哥千万勿忘记那盘棋谁胜谁负。”

范良极颓然道：“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浪大侠大显神威，负起保护怜秀秀这朵鲜花之责，当着数千对眼睛在花舫上斩杀了一个倭鬼。”

韩柏失声道：“什么？当时他有没有穿衣服？”

范良极倒非常维护浪翻云，怒道：“现在我才明白为何以瑶妹的修养都捺不住要你闭嘴。”指了指陈令方道：“第三件事由你来说，对于官场的事，都是你这显利欲熏心的人知道得清楚点。”

陈令方不忿地咕哝一声。可是知道起程在即，没时间分辨，叹口气道：“蓝玉藉为皇上贺寿，昨天黄昏到达京师。”

韩柏皱眉道：“蓝玉是什么家伙？”

陈令方解释道：“他是朱元璋下除鬼王外最有权势的大将，和朱元璋的关系一向都不大好。”

范良极奇道：“得罪了朱元璋，能保得头颅已是奇迹，为何他仍能大摇大摆当大官呢？”

陈令方道：“此人武功盖世：嘿：不是盖世，而是盖朝庭，只差了鬼王少许，只不过因从不在江湖行走，所以江湖间知者不多：兼之他手下高手如云，军功极大，起始时很得皇上宠爱。”

范良极斜眼看着韩柏道：“很多人都是宠纵不得的。”

陈令方续道：“可是这人不学无术，赋性刚愎，恃功专横，先后被封为凉国公和太子太傅，仍觉朝廷待之大轻。恃着驻守在外，山高皇帝远，扰自罢黜将校，黥刺军士，又私占民田，今次来京，绝不会是好事。”

韩柏心想他来不来京与自己有何关系，并不放在心上，站了起来，道：“起程了。”

迟到不大好呢！”范良极愕然看着他道：“你似乎不怕朱元璋的样子。”

陈令方看着他左右脸颊的印痕，惶恐道：“朱元璋自己最好色，但却不喜下面的人好色，四弟小心点了。”

范良极道：“是三弟。谢廷石的假的，小柏儿理应升上一级。”

这时有太监来传报道：“叶素冬大人到！”三人对望一眼，都涌起奇异的感觉。

朱元璋似乎挺看重韩柏哩！

天色微明。

韩夫人推着韩慧芷躺回炕上，自己坐在床沿，叹了一口气。

韩慧芷作贼心虚，不敢望向乃母。

好一会，韩夫人再叹一口气道：“好好一个家庭，忽然间变到不成样子，大伯仍生死未卜。你爹又要赴京当官，将来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哩！”顿了顿续道：“慧儿：江湖上的事真是碰也不可以碰；宁儿便是榜样，去了个马小贼，现在整天叹着找韩柏，也不理自己千金小姐的身分。到了京后，爹会给你找户好人家，让你有个着落，我也放心了。以后再不准舞刀弄剑，关心江湖的事。”

韩慧芷暗暗叫苦，让戚长征听到这番说话，说不定也会打退堂鼓的，急之下哭了起来，悲声道：“不：女儿不嫁。”

韩夫人慌了手脚，连忙劝慰开解。

床底下的戚长征心想，你并非不想嫁，而是只愿嫁我老戚。既知她心事，传音上去道：“宝贝儿莫哭，我老戚必排除万难，赴汤蹈火，誓要把你娶到手上。”

韩慧芷经验终是嫩了点，喜道：“真的！”韩夫人却会错了意，加重语气道：“当然是真的，我和你阿爹商量过，都是宋翔的四公子和你最登对。不说你不知道，他祖父乃大词人宋濂，书香世代，亲叔宋鯤乃京城总捕头，唉：宋家真是有头有面，无人不识。”

韩慧芷娇嗔道：“娘啊：你在说什么呢？你若向襟家提亲，女儿就死给你看：天啊：怎么办才好呢？”

下两句却是在询问床底下的戚长征。

韩夫人愕然怒道：“娘只是为你好，要生要死成何道理，一向以来，除希文外就数你最孝顺听话，想激死娘亲吗？”咳嗽起来。

韩慧芷明知她有一半是假装出来的，仍吓得慌忙安慰乃母。

韩夫人再唠叨了几句后，看了看天色道：“唉：天明了，你爹这几晚都坐立不安，累得我也没半觉好睡的。”

言罢出房而去。

戚长征爬出床底。

韩慧芷不理他一身尘土，扑入他怀里哭道：“怎么办才好呢？你定要救我。”

戚长征紧搂着她，心痛达至极点，暗忖转瞬便要进入洞庭，自己尚不知是否有命回来，怎样“救她”呢？

船速忽地明显减慢下来。

戚长征大讶。搂着韩慧芷到了窗旁，偷偷往外望。

阳光里，下游处排了一列七艘战船，封锁了进入洞庭之路，心中一震。知道怒蛟帮已展开全面的反攻了。

朝阳在水平升上洞庭湖面。

霞光万道，衬托着杀气腾腾的湖上战场。

胡节的水师分成十组，布在怒蛟岛外二十里的湖面，迎击怒蛟帮横洞庭长江的无敌雄师。

大小舰双队形整齐，旗帜飞扬。

胡节的旗舰乃是巨型的楼船“奉天号”，甲板高达三层，装设铁甲护墙，有若一座永不能攻破的海上城堡。

怒蛟帮的先锋船队刚在水平出现，胡节的水师便分出两队各达百艘以

“蒙冲”和“斗舰”级为主的战船，由两翼抄去，隐成钳形之阵。

凌战天卓立望台之上，哈哈一笑道：“胡节不愧水上名将，一开始便想占在上风之处，是欺我怒蛟帮无人，让我教你见识一下。”

本立在凌战天和翟雨时之间的上官鹰退在凌战天另一侧，道：“指挥之权就交在二叔手中。”

翟雨时向他点头称善，说到打水仗，怒蛟帮里无论经验智能，除浪翻云外，凌战天可说不作第二人想。

凌战天微微一笑，亦不推辞谦让，目光缓缠扫过广阔无际的湖面。

朝阳的光线把一切都净化了。

风由敌舰的方向拂至。

他们现在处的正是水战最不利的下风位置，对火攻、箭射和船速，均有致命的影响。

凌战天轻松地道：“胡节想必对我帮历次水战，均会下过工夫研究，故一上来便争取主动之势，我偏要教他大吃一惊。”

上官鹰翟雨时两人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数么实力惊人的水师，见凌战天仍如此镇定从容，心中折服。

这时怒蛟帮的所有战船，亦进入预定的位置，以“怒蛟”押中阵，左右两翼为“水蛟”和“飞蛟”，各领约三十艘战船，布成阵势。

凌战天看着敌船由两侧大外档包抄而来，隐成合围之势，仰天一阵长笑，发出号令。

中阵处立时放下近百艘小艇，每艇八人，均穿上水靠，连浆如飞，朝敌方横排水面的舰队冲去。

艇上堆满一桶桶的燃油，教人一看便知是想用火烧之计。

三里外的敌舰一阵战鼓，火炮投石机弩弓箭全都严阵以待，准备在敌艇进入射程前，加以摧毁。

这时胡节挺立旗舰之上，身旁站满谋臣战将。

胡节两眼一瞪，皱眉道：“这岂非灯蛾扑火，自取灭亡，唔：敌人必有阴谋。传令派出斗舰百艘，推前一里，布成前防，以制止敌艇接近。”

当下擂鼓喧天声中，百艘中型战船，开往前方，把战舰移前了一里，与正冲浪而来的怒蛟帮快艇更接近了。

这时胡节抄往怒蛟帮离队大后方的战船，亦来至左右两翼之侧，快要形成合围之势。

凌战天微笑道：“胡节这一招叫作守中带攻，务要迫我们逆风发动攻击，那他便可以藉着以多胜少之势，把我们一举声溃，我凌战天若如你之愿，怎对得住老帮主培育之恩。”

向翟雨时道：“雨时，你怎么看！”翟雨时镇定自若道：“雨时完全同意二叔的战略，两翼抄来的敌舰看似驶往后方，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若所料不差，他们即要由两翼发动攻势，那等若缠紧了我们左右两臂，教我们动弹不得。”

凌战天眼中闪过赞赏之色，点头道：“那我们应采取何种对策。”

翟雨时双眉一提，高声应道：“自是正反战法，正逆侧顺。”

凌战天仰天长笑道：“怒蛟帮后继有人，凌某放心了，帮主下令吧！”上官鹰热血沸腾，传令道：“全军推前一里，两翼顺风反扑敌人。”

号角声起，以怒蛟帮的独门通讯法传达命令。

近百艘战船船舷两侧的掣棹孔一齐探出长桨，划入水里，不受风势影响。迅速往远在两里外的敌人船阵冲去。

站在对面“奉天号”上的胡节和众将一齐色变。

要知他们确如凌翟两人所料，要在侧翼顺着风势，斜斜侧击，可是若敌船移前，自己两队战船便反落到了下风处，这时若怒蛟帮两翼的战船回师反击，变成顺风，则优劣之势，与早先拟定的真是相去千里。

而更可虑者是前方敌艇，载满火油，这种火油乃怒蛟帮特制，泼在水上会浮在水面，这种事已有先例。胡节怎敢冒险。

若他们不能往前直冲，便须绕个大圈，改往两翼驶去，可要多费时间，战场上岂容这等延误。

有人道：“可否下令船队撤退呢？”

另一人道：“万万不可，兵败如山倒，若军心涣散，可能连一战之力都失去了。”

胡节临危不乱，道：“迟总好过没有。第三及第四船队立即分由两侧赶往增援。”

命令传下去。

这时怒蛟帮的百艘快船，开始进入射里。

守在最前方的斗舰，人人磨拳擦掌，等待命令。又有战士手执长钩据准备敌艇靠近时，把敌艇钩着或推开。

怒蛟帮方面亦一阵鼓响，两翼在飞蛟和水蛟带领下。转了个急弯，顺风往敌人攻去。

大战终于爆发。

巨舟停了下来。

戚长征躺在床底下。

韩慧芷一阵风般推门进来，正要俯身探视戚长征，耳闻他道“乖乖坐在床上，以免给人进来撞破。”

韩慧芷喘着气道：“湘水口给水师的人关了铁练，又用木栅架在河底，现在爹正和对方带头的人交涉，要他解降栅，让我们的船通过。”

由床底看出去，刚好看到韩慧芷线条优美的一截小腿，忍不住探手出去握着，轻轻摩挲。道：“恐怕很难成事，军方权势最大，谁都不卖账。”

韩慧芷给他摸得浑身发软发热，颤声道：“不……唔……不用担心，阿爹乃水运钜子。官方很多时都要请他帮手。兼之又是奉旨上京，唔……长……征，人家又要出去为你探听消息了。”

韩二小姐去后，戚长征想起爱抚她小腿的滋味，叹了一口气。

怒蛟帮正陷于水深火热之际，自己为何还有心情和美女胡混调情。

可是回心一想，哭丧着脸亦是有损无益，自己既打定主意和敌人拚个生死，风流一下有何打紧。

只是时间不容许，否则占有了这美女，亦是快事一件。

管他妈的什么仁义道德，将来如何，只有天才知晓，何顾忌之有。

胡思乱想间。

韩慧芷又转了回来，不待吩咐，坐到床沿道：“好了：水师方面答应了，很快便可开航进洞庭。”

戚长征默然不响。

韩慧芷吓了一跳，不理地板是否清洁，听下娇躯，拿起盖着状脚的床

单，探头望进床底去，见到戚长征仍在，舒了一口气，拍着酥胸道：“吓死人了，还以为你逃了。”

戚长征咧嘴一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低声道：“你的小腿真美，总有一天我会一直摸上去，寻幽探胜。”

韩慧芷一生规行矩步，知书识礼，所遇者莫不是道貌岸然之士，万没有想过有男子会对她说这种脏话，羞得红透耳根，不知如何应对。

两人默默注视。

大船一震，再次起航。

戚长征先是一喜，接着神色一黯道：“船入洞庭，因方向不同。我要立即离去了。”

韩慧芷泪珠涌出，不顾一切爬入床底，投入戚长征怀抱里。

戚长征接着满怀温香软玉，雄心奋起道：“放心吧：为了你，我老戚定会保着老命回来的。”

同一时间，他心头泛起了水柔晶、寒碧翠和红袖的情影。

一颗心像裂成了无数碎片。

弃素冬一见韩柏，吓了一跳，道：“专使的脸……”

韩柏颓然一叹道：“不要提了，贵国的美女真不好惹。”

弃素冬心道原来这小子昨晚去了寻花问柳。我和皇上都怪错他了。反放下心来，又记起朱元璋说过欢喜这小子，神态立即变得亲热无比，打趣道：“下次由我带路，包保专使可享尽敝国美女温柔听话的一面。”

韩柏喜动颜色道：“叶统领不要说过就算。”

叶素冬见他一副色鬼模样，连仅有一点的怀疑亦尽去，同范良极和陈令方等人行过见面礼，客套两句后，故示亲热和韩柏共乘一车，开往皇宫去。

韩柏勉强提起精神，和叶素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叶素冬话题一转道：“专使有福了，少林派最着名的无想圣僧来了京师，算起来，你应是他的徒弟辈呢。”

韩柏应道：“是吗？”

叶素冬道：“未将知大人今天要到鬼王府去，所以不敢为你安排节目，胡丞相亦说要为你设宴，看看情况吧：专使何时有余暇心情。便到我们的道场转个圈，或者有缘见到圣僧他老人家亦说不定。”

韩柏心道：教出马骏声这种徒弟，想他“圣”极亦是有限，随口答道：“今晚我好像没有什么好节目？”

叶素冬暗骂一声死色鬼，道：“司礼监方面正在筹到专使大人的节目时间表，让我和他们打个招呼，若今晚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便来领你去风流快活一番。”

韩柏大喜道：“叶统领真是我的好朋友，一定等你佳音。”

叶素冬暗笑这人喜怒哀乐全藏不住，怎样当官。但不知如何，反对这嫩小子多了份好感。

在御林军夹道护送下，马车队转入大街，往皇城开去。

第一章 奉天之殿

车队朝皇城进发。

愈接近皇宫，道路上愈是拥挤，车水马龙，都是朝同一方向推进。

韩柏的车队亦不得不放缓下来。

他何曾见过如此阵仗。暗自惊心，不自觉地伸手摸摸两边脸颊，这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学懂奇功，立即化去这两个巴掌印。

旁边的叶素冬心中暗笑，温和亲切地道：“专使大人放心，只要未将略作安排，包保朝中诸位同僚，连你的样子是怎样都不会知道。”韩柏大讶望向追西宁派的元老高手，奇道：“难道可蒙脸上朝观见皇上吗？”这时车队来到皇宫外城门大明门处，速度更慢，和其它马车挤着驶上跨越护城河的大明桥，缓缓进入皇城。

叶素冬闻言失笑道：“大人的想象力其是丰富。”按着凑近点低声道：“我们见皇上时大多数情况都是跪伏地上，谁也不敢昂然抬头。所以只要未将安排专使是最后进宫那一批人，便不虞给人看到大人的庐山真貌。”韩柏大喜道：“记着要安排我又是最早离开的人才行。”叶素冬苦笑道：“未将尽力而为吧：大人何时离去，就要看皇上的意思”顿了顿忽道：“大人和威武王有没有什么特别关系？”这时车子由大明桥横过护城河，驶入大明门，天色迷蒙里，内外宫城有种懒洋洋的意态。

居于内城中央偏南处，是明宫的主建群，亦是宫城所在，建辘峨，气势横人，宫苑、亭台、庙杜、寺观、殿宇及楼阁林立，井然有序，被纵横相交的矩形道路系统连接起来，加上城内有湖泊水池花园调节空气，一点没予人挤压的感觉。韩柏收回望往车窗外的眼光，愕然道：“谁是威武王？”叶素冬故意出奇不意问他一句，现在见他连鬼王的封爵都不知道，稍息心中之疑，不答反问道：“大人今日心情好多了，有闲欣赏我大明皇宫的设计布局，大人是否知道明宫出自何人的心思设计？”韩柏想起自己魔功不住减退，连秦梦瑶亦要暂离数天，现在的他实与个傻兮兮的小子无异，强自收摄心神，细察宫内布置。

心头条地一片澄明，整座皇城收入眼底。

宫城的建是沿着中轴线配置，其空间组织由大明门至最后底的靠山，中轴线上共有八个宏伟的庭院组群，形式各异。此时他们的车队穿过了两旁各有四座亭台的方形大广场，走过横跨城湖的外五龙桥，进入奉天门，来到一个长方形的深远内院处，尽端为有封闭式高墙的端门，这就是内宫城的入口了。此时所有马车均停了下来，大小官员走出车外，朝端门步去，只有他们的车队泊驻一旁，无人下车。

韩相对叶素冬微微一笑道：“小使虽不知贵宫是谁人设计，但看宫室既有前序主体，又有过度和转换，纵横交错，层层推演，连每座钟鼓楼的位置均无不深合法理，显已掌握了空闲转化的高度技巧，便知设计者定是此道高手中的高手，令小使臣心悦诚服，将来回国后定要向敝国王把所学来的东西如实禀上。”叶素冬本来一直看不起这像傻小子般的所谓高句丽使节，闻言后顿时刮目相看，那知这小子的眼光其实是借自不世枭雄，黑道巨擘赤尊信的魔种。

韩柏见他哑口无言，心中暗笑，顺口问道：“为何还不开车，不怕迟到吗？”叶素冬苦笑道：“若未将下令驱车直进端门，专使或者没事，未将一定项上头卢不保。”韩柏想起朱元璋的各种规矩，心中烦厌，摇头叹道：“贵皇上或者是体恤臣下的健康，所以每早都迫你们多作晨运吧：唤：你还未告

诉我皇城是谁人设计的。”叶素冬听他“你你我我”的称呼着，心头反泛起置身江湖的轻松感觉，莞尔道：“那人就是当朝元老威武王，江湖人称“鬼王”的虚若无先生是也。”韩柏恍然，难怪他会探询自己和鬼王的关系，自是因为知道鬼王邀他今午到鬼王府的事。

这时众官均走进了端门去。叶素冬微笑道：“专使大人请下车吧。”晨光熹微中，一队三十多人混集的骑士，离开小镇诚恩，踏上官道。

带头者是个四十来岁的镖悍汉子，长发披肩，作头陀打扮，背插大斧，双目如电，无论装束外貌，都不类中土人士。

而其它二十四名大汉，八名女子，一律神态强悍，全副武装。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勇之气，教人一见寒心。

其中一位白衣美女却没有兵器，眉目间透出一股凄楚无奈，令人心怜，不用说她就是水柔晶。

那带头的悍汉忽地勒马停定，其它人如响斯应，全停了下来，像他们有通心之术那样。风行烈肩托丈二红枪，由官道旁的树林悠然步出，拦在路心，冷冷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带头的大汉哈哈一笑道：“好豪气，我还以为来的是戚长征，原来是你风行烈，且不止一人。”按着冷哼道：“本人乃人称色目陀的是也，若非奉有夫人之命，今天便要教你血溅当场。”风行烈眼光落到冰柔晶身上，见她体态娇娆，后若晶雪，暗赞一声。同时奇怪为何她见到有人来救，仍没有丝毫欣喜的坤色。反更增添几分凄怨。

但此刻无瑕多想，转向色目陀讶道：“任你如何装腔作势，自吹自擂，但想不动手行吗？你不是窝囊得要水小姐的生死威胁我吧？”色目陀嘴角逸出一丝冷笑，不屑地看着风行烈，其它人亦露出嘲弄之色。风行烈大感不妥，这批人数目不多，可是实力不弱，兼之有色目陀这等第一流的高手押阵，自己若非有整个邪异门作后盾，连是否能逃命亦成问题呢。但若硬要歼灭他们，纵可成功，己方亦势将大伤元气，这确是一阵硬仗。

愈接触甄夫人手上真正的买力，愈觉深不见底，令人心栗。

色目陀闪着电芒的双目缓缓扫过官道两旁的密林，忽地一声暴喝，也不知何动作，背上大拜劈空往风行烈飞去。

风行烈闷哼一声，丈二红枪闪电向前激射。

“当！”两人同时一震。

飞斧旋飞开去，回到了色目陀手上，原来斧柄尽端开了一孔，絮着一条黑劫功的幼铁索，鸡怪如此收放自如。

色目陀的手下见到风行烈硬挡他们头儿一记飞斧，毫不落在下风，均露出讶异之色。

风行烈一摆红枪，喝道：“好：果然不愧色目高手，可敢与我一战定生死。若风某死了，我的手下绝不留难；若你败了，便须交出水柔晶小姐。”色目陀瞪着风行烈，好一会后才道：“说真话我亦手痒得很。只恨夫人下有严令，要我见到你或戚长征，立即把水小姐交给你们，然后各行各路。

哼：这交易你是否接受，一言可决；我最讨厌就是婆婆妈妈，纠缠不休之徒。”风行烈的心直沉下去，望往水柔晶，只见她一对美目泪花盈眶，却没有说话。那还不知这绝非好事，唉：这甄妖女比之方夜羽更要厉害，己方每一步都落入她的神机妙算中。方夜羽有她之助，确是如虎添理。

这批色目高手分明一早便展开搜索水柔晶的行动，故能着着占上先机。

色目陀不耐烦地道：“你哑了吗？”这时连智勇双全的风行烈亦要俯首

认输，软弱地道：“你们滚吧！”色目陀双目闪过凶光，点头平静地道：“冲着这句话，下次遇上之日，就是你的忌辰！”胯下骏马一声长嘶，发力前冲，箭般往风行烈驰去。

其它人亦似要发心头怒火般，纷纷策马前冲，显出精湛的骑术和勇于征战的气概。

一时蹄声震耳欲壁，尘土飞扬。

风行烈见对方如此声势，叹了一口气，避往道旁。

色目陀等转眼远去，只馀下漫天尘屑，和孤零零独坐马上的水柔晶。

她的生骑受到影响，亦要跟着跑去，给切出来的风行烈一把拉着。

风行烈抬头往她望夫。

泪流满脸的水柔晶低头向他凄然道：“他们在我身上施了特别手法，又下了天下无人能解的慢性剧毒，说要让戚长征看着我慢慢死去，好报蒙大蒙工之仇。唉：长征他如今在那里呢？”范良极和陈令方见到前面的韩拍和叶素冬终于肯滚下车来，才敢走出车外，与两人会合，往端门走去。

守门那队仪容威猛的禁卫军肃然向他们致敬。

叶素冬稍退平步，和陈令方乎排，向两人躬身道：“专使、侍卫长两位大人请！”范良极挺起瘦弱的胸膛，正要和韩柏进门，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外五龙桥的方向传来，条忽闲一队十多人的骑队，蹄声疾骤地往端门旋风般卷至。

众人一齐色变，在大明皇城内，谁人如此斗胆横冲直撞。

只有叶素冬面容不改，像早知来者是何人般向三人低声道：“我们先让他一让。”，范良极冷哼一声，正要抗议，身旁的陈令方拉了他一把，低声道：“是蓝玉！”来骑已驰至端门前，矫捷地跃下马来，动作整齐划一。其中作大将打扮，瘦硬如铁，勾鼻薄唇、双目锐利如肛牵的人，眼光扫过众人，只略和韩柏和范良极交换了一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心中的惧意。

当蓝玉经过他们身旁时，两人均同时感到一阵森寒之气，那是先天真气的兆，只从这点推之，便知陈令方所言不虚，此人确是个不世的高手。

其它十多个随从，形相各异，但均达精气内敛的一流境界，只是摆在他们前这强大实力，已大出他们料外。

朱元璋能在江湖翠雄襄脱颖而出，绝非偶然的事，可是当年他们因利益一而纠合，但今天由于各种利害冲突，亦逐渐把他们推上分裂的进缘。

叶素冬看着蓝玉等人去远后，摇头苦笑，才再恭请众人内进。

各人踏进端门，步过内五龙桥，一座毅峨五土的大殿呈现眼前。

两排甲冑鲜明的禁卫军由殿门的长阶直列而下，只是那肃杀庄严的气象足可把胆小者吓破胆。

这就是皇城内最大的三座大殿之一，名为奉天殿，在三屑白色台基之上乃皇朝最高的权威表征。

三层节节内缩的层檐，上蓝中黄下录，而终于收至最高的一点实顶，汇聚了所有力量，再升华化入那无限的虚空里，那种迫人的气势，确使人呼吸顿止，心生畏敬。

大殿除主建外，殿前有大月台，台左角置日冕，台右角置嘉量。前后迴廊，均有石栏杆，机为精巧。

面对如此派势，韩柏深吸一口气后，才能提起勇气，登阶而上。

第二章 横起风云

胡节水师布在前防的百艘斗舰上，士兵均弯弓搭箭，备好擂石火炮燃火待发，准备对驶来的怒蛟帮那载满火油的众艇迎头痛击。

怒蛟帮那方忽地擂鼓声响，艇上的怒蛟帮人纷纷跃入水里，消没不见。

这边厢的胡节和众将丝毫不觉惊异，那批敌人绝不会留在艇上等候屠奇怪的是那批无人小艇速度不减反增，加速往他们直冲过来。而怒蛟帮更不知使了何种手法，艇上的燃油开始由艇尾泄入湖面，在艇尾拖出一道又一道黑油的尾巴来，随即不住扩散。

胡节双目亮了起来，哈哈一笑道：“怒蛟帮技只此矣，给我投石沉一声令下，前防的百艘斗舰立时万石齐发，蝗虫般投往那些进入射程的小艇投去。

这时喊杀连天，炮声隆隆中，怒蛟帮两翼的部队，以竟然高速，由中路两侧回师，顺书风向对胡节两翼的水师发动最狂猛的攻势。

甫一接触，在射程内胡节水师的几艘掉头迎来的战舰立时起火，害得船上的人慌忙救火，一片混乱。

怒蛟帮人射出的箭都是特别铸制的“十字火箭”，近箭簇处有小横枝，成“十字”状，射中敌帆时受横枝所阻，不会透帆而去，只会附在那里，而因“十字”的中点包着易燃的火油布，对方纵有防燃药，时间一久亦要燃烧起来。

在一般情况下，处在逆风的船舰均应把帆降下。只由掣掉孔伸出船桨改以人力操舟，可是胡节两翼的部队本是处于上风优势，现在突然由顺风变成逆风，仓猝下那有时间把帆降下，故一时陷于挨打被动之局，兼之怒蛟帮的船舰无论速度、灵活性 and 战士的素质经验，均优于胡节的水师，所以胡节舰艇的数冕虽多上数倍，仍处于劣势里。

火弹拖曳着烈焰，漫天雨点般顺风往他们投去。

怒蛟帮的中队在主舰怒蛟的带领下，开始以高速往胡节旗舰所在的水师冲刺过去。

万桨齐施，打起一团团的浪花，煞是好看。

小艇纷纷被投石击得碎片横飞，和着燃油浮在湖面。

胡节无瑕理会两翼的战事，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看着横互前方湖面长阔达数里的燃油和碎木。

旁边一将道：“这些人定备有气娃，故可在水底换气。”胡饰有好气没好气地瞪了那副将一眼，暗忖这么简单的事谁不知道，下令道：“水鬼队下水准备，防止敌人凿艇。”命令立时以擂鼓声发往前防的百艘斗舰。

胡节看着以高速逆风向他们驶来的三十多艘怒蛟巨舰，神色出奇地凝重。

身旁另一佣将访道：“怒蛟匪是否活得不耐烦了，若驶进燃油的范围内，只要我们投出两颗火弹，即刻会化成火海，他们还那能活命？”胡节额上泄出汗珠，喝道：“蠢材闭嘴！”他原本的计画是希望占着上风之利，以雷霆万钧之势，借着数目众多的舰队以库碾螳臂的姿态，正面迎击敌人，岂对方来了这一着，使他们由主动变被动，只能采取守势。已大感不是味道。

而现在怒蛟帮逆风攻来，更使他大惑不解，怎能不暗暗心麓。

两翼的喊杀声更激烈了，双方的先头船队开始近身接战，一时擂石火箭火弹漫天飞舞，惨烈至极。

胡节布在中队前防的百艘斗舰忽地乱了起来。

胡节等一齐色变，这时才看到那些浮在湖面的燃油碎木，正迅速往它的前防部队飘浮过去。

胡节骇然大喝道：“全军退后三里，在怒蛟岛外布防。”那边的凌战天听着对方号角和战鼓声。仰天长笑道：“胡节你千算万算，却算漏了洞庭湖这时节在怒蛟水域的暗流，现在始懂退师，不嫌太迟了吗？帮主，下令吧！”上官虞兴奋得俊脸发着亮光，高唱通：“火弹伺候：降半帆！”一时万道烈焰，齐往前方的燃油投去。

“蓬！”两车间的湖面立即化作一片火海，而因火海在水流带动下，转眼把胡节前防的百般斗舰卷了进去。

这火海还迅速往乱成一片，待要掉头逃走的胡节水师移去。

此时两翼的战事亦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刻，武功高强。训练充足的怒蛟帮徒，借着飞索之便，纷纷跃往敌舰，杀人放火，尽情施为，完全控制了局面。

当怒蛟帮的主力闯入火海的边缘时，火势减弱了少许，可是百艘胡节水师的斗舰全部燃烧起来。而胡节七百多艘大小战舰的其中近百艘亦被火势波及，陷进火海里，乱作一团，舰上兵将进退两难，留在船上既不是，跃入满布烈焰的湖面则更不是。

怒蛟帮方再一阵连天的战鼓声，三十多艘战舰灵活地改变方向，共分两路，斜斜地沿着火海往横切去，由后两侧抄往胡节水师的侧翼，显示出高度的灵活性和机动力。

勉强逃过火烧，正掉头往怒蛟岛驶去的胡节恨得咬牙切齿。他娘的：连正式交战还未开始，眼睁睁便损失了近四百艘战船。去了数千条人命，若还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顶上这头预定定然不保。幸好以他目前手上的实力，仍足可使他平反败局。

就在这时，“拉拉拉！”数声巨响，惊碎了它的希望。

随师而返的百多艘战船里，已有多艘在船底处，爆出火光木碎。

胡节等才记起对方早先溜入水囊的想蛟帮徒，不过已是迟了。

拉隆爆破之声不绝于耳。

数十艘战船遭到水底的破坏，纷纷倾侧下沉。

胡节水师军心已失，再不成其队形。

所有船舰无心恋战，只顾逃命。

再来几声巨响，一时漫天都是火药烟屑的气味。

就在此时，怒蛟帮队形整齐的舰队，分别出现在胡节败退的水师左右方半里许处，以高速迫至。

敌我双方，一逃一截，都处在逆风里，可是胡节的水师仍是满帆，而怒蛟常都是风帆半下，这情况下纯斗臂力划桨，水师兵又那是武功高强的怒蛟帮徒的对手？加上水师楼船级的巨舰占了百艘，船身笨重。机动力和窍活性远及不上怒蛟称，眼看便要追上。

胡节咬牙喝道：“全力应战！”战鼓喧天里，五六百艘战船纷纷掉头，准备仍趁顺风之利，迎击敌人。

追来的凌战天摇头失笑道：“胡节页丢尽朱元璋的面子。”按着大喝道：“拦江岛！”拦江岛在怒蛟东三十里处，凌战天下令往拦江驶去，便是要趁胡节回师的混乱时刻。改变方向擒往胡节的左后方，只要早一步到达那里，便会由逆风变回上风，在海战的策略上，确是无懈可击。由此亦可知凌战天赁比胡节高明得多，不斩制造新的形势，瓦解敌人各方面的优势。

怒蛟帮的战舰一齐喷出浓浓的黑雾，把两队船舰隐形起来。

胡节的水师勉强掉头布起战阵时，四周早陷进一片黑雾里，完全失了敌舰的赁。

只有远处仍在着火焚烧的船煜，传来叫喊逃命之声。

当怒蛟帮的舰队再出现时，早到了他们的后方，还不住喷着黑雾，借着风势，往这群变成了驾弓之鸟的水师舰队蜂拥过来。

火箭火炮雨点般打过来。

这时连逃都逃不了。

“皇上驾到！”数百名朝臣一齐跪伏地“，额头触地。

韩柏因代表高句丽正德王，原被安排了坐在离皇座低两层的台阶上，比群臣高了一级，这时亦慌忙起立，跪伏地上。

韩柏偷眼向范良极瞧去，只见这老小子口中念念有词，正在奇怪，其接响起他的传音道：“有什么好看，我正在诅咒朱元璋的历代祖宗。唉：今早又忘记了方便后才来。”纵使在这么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韩柏仍感好笑，真想狂笑一番作减压之用，可是当然不能如此放恣。

步履声响起。

韩柏只凭耳朵，便知道有三个人在与他们同一台阶对面跪伏下来，据陈令方说，能在奉天殿里有座位的。只有四类人，第一个当然是皇帝老儿；第二类人就是诸位皇子皇孙，他们中又分两级，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可坐在最接近朱元璋那一层的平台上：第三类人就是像他们这种国外来的贵宾，与其它封王的皇室人物同级；第四类人却只一个，就是“鬼王”虚若无，可与继位者平坐，于此亦可见虚若无的地位是何等超然。

韩柏并不担心会见到虚若无，因为陈令方说他老人家已多时没有上朝议政了。

按着是轻巧的足音，在上一层的台阶处响起来，不用说，是皇太孙允攸那小孩儿驾到了。

韩柏心中涌起一阵怜悯，想来童稚那无忧无虑的天地，定与这继位者无缘了。

大殿忽尔肃静了下来。

有力的脚步声在最高的台阶响起来，按着是拂袖和衣衫摩擦的声音。

满朝文武连呼吸都停止了，空广庄严的奉天殿，静至落针可闻。

那气饿高张的蓝玉，跪在武将的最前排处，这样看去，并没有和其它众官有何分别，不过可肯定这架筋鸡驯的人绝不会服气甘心。

在极静里，朱元璋生人龙椅上的声音因此亦分外清晰响亮。

朱元璋充满自信和威严的声音在大殿的一端干咳雨声后，悠然道：“众卿家身体安和！”殿内立时拉然响起高呼“万岁”的颂词。

条又静了下来，那充满压迫感的气氛把人的心也似压得直沉入海底裹去。

朱元璋“的”一声弹响了指甲。

一把声音唱偌道：“赐皇太孙、秦王、晋王、燕王坐！”谢恩后，人孙允蚊和那三位皇子生入椅里，然后轮到韩柏。范良极亦沾光免了跪灾，“昂然”立在他身后。

其它文武朝臣仍跪伏地上，头也没有机会抬起来。

韩柏故意不望往对面燕王棣等人，反望往高高在上的朱元璋，只见他安坐宝座之内，头顶高冠，身穿龙袍，背后为贴金雕龙的大屏风，更有说不出的华贵和霸气。

只不知那些与他形影不离的影子太监。是否躲在屏风后呢？韩柏望往朱元璋时，他灼灼的目光亦正朝他射来，盯着他左右脸颊的巴掌印。

韩柏吓了一跳，垂下头去，不敢再往四处张望，心中析梓，求着天上所有神的荫庇。

就在这时，他感到对面有一对精芒闪煤的眼睛，正仔细审视着他，不禁吓了一跳，暗忖原来燕王棣的内功竟如此精湛深厚，目光有若实在的东西。

那仪官又唱偌了一番，像说书唱乐般好听悦耳，为这场面注进了少许娱乐性。

一时没留心下，韩柏竟没听清楚他在宣布什么，到身后的范良极推了他一把后，才若然醒觉过来，知道早朝第一个“外国使节进贡臣服”的节目由他们负责，然后他们或可溜之大吉，球开道气氛沉重得可压死人的地方，留下朱元璋他们自己鬼打鬼，只可怜心切当官的陈令方亦是其中一个受灾者。

连忙站了起来，依着仪官指示，三跪九叩后，同朱元璋呈上国书。

仪官当场把译成本国文的国书版本宣赞出来，又把进贡的物品清单逐一官读。

仪式完毕后，韩柏一身轻松生口椅内，听着朱元璋训了几句什么两国永远修好的门面话后，正以为可以离去，岂知朱元璋语气一转，温和地道：“文正专使，朕有一事相询。”殿内各人均感愕然，他们已有很多年未听过朱元璋以这么亲切的口气和人说话了。

韩柏才敢抬起头来，乘机看了那燕王棣一眼，果然一表非凡，尤其那对锐日冷静自信，采遂难测，样貌和身形都和朱元璋有几分酷肖，只是较年轻和更为俊伟了一点。

韩柏再瞧往朱元璋后恭敬地垂头道：“皇上请赐问！”此时他感到允攸那对小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他，忍不住偷眼望去，还微微一笑，眉清目秀的允蚊一愣后微现怒色。

别过头去，神态偶傲。

朱元璋嘴角逸出一丝仅可觉察的笑意，平和地道：“据说专使用来浸参的那些酒是特别采仙饮泉泉水制成，只不知是何人所制？”韩相的心“霍霍”跳动起来，忙道：“酒乃小使其中一位妻子所造。”朱元璋像早已知道般，淡然道：“今天威武王府之行后，若有时间，专使可否带她来见朕。”韩柏慌忙离椅跪下道：“谨遵圣谕！”朱元璋一手按着椅背，目光缓缓离开跪伏地上的韩柏，扫往俯伏阶下两旁的文武诸臣，嘴角抹出一丝冷笑，语气转寒道：“专使可以退下了！”黑雾漫天里，杀声震天。

怒蛟号在敌舰中横冲百撞，凭着船头的尖铁和高度的灵活性，一连撞沉了十多艘较小的敬舰后，往胡节旗舰方向迫去。

凌战天亲自把弓，射出十多支无一不的中对方风帆的火箭后，掣出名

动天下的“鬼索”，豪气干云地大喝道：“胡节小儿，我看你今天能逃到那裹去？”他这些说话全以内功追出，竟盖过了整个纵横达十里的水上战场所有声音，怒蛟帮徒则是士气大振，而驾弓之鸟的水师却更是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溃不成军。

胡节并没有回应，反吹起彻退的号角，一时间所有水师船舰，均朝怒蛟岛逃去。

凌战天旁的翟雨时眉头锁了起来，道：“不妥：胡节仍有再战之力，如此撤退，实在不合情理，兵败如山倒，他怎会如此愚蠢。”上官肪正杀得兴起，大笑道：“雨时不必过虑，苟且偷生乃人之常情，胡节这等鼠辈，何来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勇气。”凌战天亦喝道：“现在我们亦是在有进无退的局面里，索性抛开一切，被他一个痛快。”翟雨时拗他两人不过，目光扫过浓烟阵阵的湖面。

双方且逃且追，胡节的战船只剩下了二百多艘，但楼船级的巨舰占了船高护墙坚固之利，大致仍是完好无缺。而已方亦沉了五艘斗辟，三艘正起火焚烧，余船亦多负伤，实力土仍以对方优胜得多，他们实在没有撤退的理由。

忽然间他想起了甄夫人和黄河帮的联合舰队。

就在这时，守在船桅上望台的怒蛟帮徒吹晌示警的哨子，惶急地指着右侧远处。

翟雨时等心中一栗，朝那方向看去。

外围稀薄的黑烟若地破开，闲进了一批战舰，半顺着风，弩弩地切往他们和败退着的水师中间的位置。

若他们速度不改，不到一盏热茶的时间，就会以近距交锋了。

一通鼓响，胡节的水师掉过头来，与援军对他们展开夹击。

韩柏和范良极两人如释重负，欢天喜地步出殿门，迎土来的是叶素冬和同礼监的太监头子聂庆童。

两人伴着他们走下奉天殿的长阶，叶素冬道：“想不到专使和侍卫长两位大人这么快便可出来，现在离威武王约定的时间仍有个把时辰，幸好聂公公早为两位预备好节目。”聂庆童点头道：“两位大人远道来此，除了与我大明修好论文外，自然是想增加对我邦的认识，好回报贵王，如此怎能漏去我们的大明皇宫。”韩柏吓了一跳道：“皇宫是可以开放给人参观浏览吗？”聂庆童神秘一笑道：“别人不行，专使却是例外，此事已得皇上圣示，两位大人请放心。”韩柏望往叶素冬，见他亦脸带讶色，显然此乃非常之举，说不定是由朱元璋亲自提议，内中情由大不简单。一时心中揣揣，无奈下只好勉强答应。

岂知范良极一伸懒腰，打了个呵欠道：“专使请恕小将失陪了，唉：昨大晚上陪专使你去……嘿：现在其是累得要命。”转向普受过他大礼的聂庆童道：“公公有什么地方可给小将打个盹儿？”韩柏心中叫了声娘后，心脏剧跳，渲贼头十天不睡觉亦不会倦，分明想趁此机会去偷他想偷的东西。有破坏没建设，说不定会牵累到他和朱元璋目前的良好关系，局又作声不得。

聂庆童不虞有他，笑道：“这个容易得很，安和院环境优美，保证侍卫长大人有一觉好睡。”反是叶素冬奇怪地瞅了范良极一眼，他负责宫内保安，惯于事事怀疑，暗想这侍卫长武功精湛深厚，怎会在这等时刻要去睡觉？但一时亦想不到他有何图谋，当然：若知他就是贼王之王范良极，话便不是那

么说了。当下道：“公公陪专使大人去参观吧：侍卫长大人山我招呼好了。”范良极心中暗笑，装作感激地答应了。

韩柏真想狠狠揍他一顿，若老贼头给摆明要监视它的叶素冬抓着病脚，他实在不知再怎样做人了。

第三章 左石受敌

打着黄河帮旗号约五十多艘战舰，冲破因扩散往整个湖面而转趋稀薄的黑雾，转眼来至石般侧半里许处。

凌战天等一齐色变。

要知若他们立即逃走，虽是顺风而逃，可是因船队全降下半帆，速度一定及不上对方，在扬起满帆前便会给追上，若继续追击，在敌人庞大的联军夹击下，实在有死无生。

黄河帮帮主蓝天云确是水战高手，一上场便把他们迫进绝地里去。

凌战天临危不乱高喝道：“喷黑烟，倾火油。”哨子声中，二十多艘怒蛟帮战船一齐喷出浓烟，改往正掉头回来的胡节水师左方那空档斜斜切去。

庞过之和梁秋末那两队剩下的四十多艘战船，亦离开被攻击得七零八落的敌船，回师过来与他们会合，同时喷出黑烟，一时间辽阔的湖面。全是极目难及远的烟雾。

转瞬间，敌我双方的船舰一齐陷进黑雾囊。

千姿绝美的甄夫人俏立在黄河帮旗舰黄河号的望台上，身旁是黄河帮主蓝天云和她属下的一众高手“紫幢魔君”花扎敖、“钢尊”山查岳、“寒杖”竹叟、由岂敌、强望士等人，却欠了鹰飞、柳摇枝和卜敌三个。

看到怒蛟帮的战船喷出黑烟，这貌美如花，但心毒如蝎的美女微微一笑道：“强弩之末，这不过是死前的挣扎吧：左舷十度，我们在大外档的西北角截击他们，他们虽有阴谋诡计，但最后也不过是要逃命吧了。”蓝天云对她早心悦诚服，他们其实早已到达，隐兵在拦江马之后，这时一出场便完全控制了局面。全赖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女统帅的调度，忙发出命令，然后点头道：“他们现在定是趁机掉头张帆，想顺风游走，我们当可教他们大吃一驾。”花扎敖双目精光闪射，似能透穿黑雾般看着前方沉声道：“若怒蛟帮的目标仍是怒蛟岛，我们岂非扑了一个空？”甄夫人嘴角逸出一丝充满信心甜丝丝的笑意，悠然适：“他们就是要做成我们这种错觉。现在的怒蛟岛满布官兵，防卫充足，他们若向那方向闯去，肯定会给留守的水师缠着，那时他们连逃生的仅有半点希望也消失了。”遣时他们的船队驶进了烟雾最浓处，甄夫人再下侃左的命令，切往烟雾的外档。

蓝天云下令后，有点担心地道：“怒蛟常战船的性能天下称冠，在这样混乱的形势囊，恐怕很难把他们拦住，而且凌战天有种操舟绝技，就是能在改变方向时借风势加速，非常难对付。”他索知怒蛟帮的厉害，早成惊弓之鸟，才显出如此缺乏信心。

甄夫人从容道：“帮主放心吧：只要你把我们载到离怒蛟号三十丈内的距离，我们便有方法登上敌舰。”按着脸容转冷，俏口透出煞气，平静至冷

酷地道：“只要缠着怒蛟号，你就算恭请其它的战船离开，怒蛟帮人亦不会答应。由今日起，怒蛟帮将要在江湖上永远除名。”“蓬！”右后侧熊熊烈饿从黑雾里腾窜而起，把更浓厚的烟穷送上半空，隐隐传来人喊船烧的混乱声音。

由岂敌笑道：“少些官船总是好事吧！”众人闻言狂笑起来。

只有甄夫人静若止水。像是眼前的一切，并不算是什么的一回事。

她想起了很多人，包括方夜羽、鹰飞；最后想到戚长征。

他是否已遇上了生命正不断飞逝的水柔晶呢？十七艘邪异门的战船，沿湘水顺江往洞庭全速驶去。

风行烈和手下商量好如何破开湘水口的封锁后，走到船尾去看水柔晶。

冬初的寒风里，水柔晶孤零零地坐在船尾处，秀目凝注着滚沛的河水，有种说不出的荏弱和凄清的感觉。

他的心扭痛起来，走到她身后，脱下外袍，盖在她身上，然后单膝跪在她椅旁，侧头审视着她变得全无血色的俏脸，心中暗叹，却强作欢颜道：“好了点吗？”早先他曾查过她经脉的状态，发觉无论怎样输入真气，都如石沉大海，起不了一点作用。而且对方在她身上下的毒奇怪之极，深深侵蚀进脏腑里，偏又缓而不剧，除非烈震北重生，否则江湖上真想不到有任何人能加以化解，如此厉害的用毒手法，确是闻所未闻。

水柔晶凝望前方，没有答他，也不往他瞧来，只是轻柔地自言自语地道：“我还可以见上长征一面吗？”风行烈的心差点可扭出血来，软弱地道：“一定可以的！”水柔晶欣然往他望来，忽地伸出纤手在他的俊脸摸了一把，笑道：“长征没有你生得那么俊，却另有一种神韵。”眼光再投往河水里，幽幽叹了一口气，显然想起了戚长征。

风行烈被这塞外美女大胆的举动和说话弄得呆了起来，膛目结舌，哑口无言。

水柔晶喃喃道：“不知为了什么，我现在很怀念以前在家乡逐水草而居的快乐日子。”

我原本想把长征带到大草原去，让他看看那里明媚的风光，现在恐怕不行了。”风行烈心头一阵激动，冲口道：“放心吧：我会找人治好你的。”水柔晶目注前方，摇头道：“你是个很善良的人。是长征的好友，但不用安慰我了，色目人混毒之法，天下无双，只要过了某一时刻，便无人可解。你若知道他们曾以淬毒之针，以特别的手法刺戳我身体一百八十处大小穴道，便知这种混合了武功和剧毒的施毒法是无法解救的。否则甄素善怎肯把我交还你们。”风行烈想说话，但声音到了喉咙顶，却硬是说不出来。

水柔晶忽像个小女孩般，把俏脸侧枕在他的宽眉处：柔声适：“死并非那么可怕吧：每个人迟早都要回去，重归尘土，或走进鹰儿的肚子里去。柔晶常在想，人是否真是大上卜凡来的星宿呢？若真是那样，告诉长征，我会在那里等他土来呢！”风行烈全身一颤，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船速开始减缓下来。

他知道湘水口应已在望，所以才停下舶来，好让邪异门的高手去破坏官家拦河的封锁，然后他们便会硬闯水师布下的防御，直出洞庭，至于能否及时援助怒蛟称，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聂庆童边走边介绍道：“我们大明宫城分内外二重，外重名皇城。有六门；内重名宫城，护城河环绕四周，南有年门……”这些话韩柏早听叶素冬

说过，那有装载的闲情，表面装作兴趣盎然，唯唯诺诺，心中想的却是名列十大美女的陈贵妃，暗忖她当然是朱元璋收在深宫里的珍藏，为何艳名却可扬出江湖，难道未入宫前，她已非常有名吗？聂庆童的声在耳边响起道：“专使！”韩柏正胡思乱想间，闻言吓了一跳，追才发觉来到一座五角形大殿前空阔的广场上，此殿虽比不上奉天殿的高度规模，但因形式别致，另有一番气概。

议政殿座落须弥座台基之上，南有御路，台基边缘有雕刻精细的荷叶净瓶石栏杆，周围出廊，与附近的宫殿楼台相连起来，俨然一体。

韩柏深切感受着在这规模弘整、布局相连，形成了一个庞大建组翠内那种迷失了个人的渺小感觉。指着后方远处在一座高若三十来丈，树木苍苍的小平顶山上七层的高楼道：“那是什么地方？”聂庆童道：“那是全宫最高的接天楼，皇上最喜夜里带陈贵妃到那里喝酒，既可仰览明月，又可一睹万家灯火的升平之景。这座山是人工造的盘龙山，树木都是从清凉山移植过来。据威武王说，皇宫必须有此山作靠背，国运才可历久不衰。”韩柏想起拥美登楼的情景，暗忖看不出朱元璋原来如此懂得享受。

聂庆童道：“横竖尚有整个时辰，专使大人有没有兴趣到盘龙山走个转。”不知如何，韩柏泛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在那裏会有什么事发生似的，但又找不到推搪之辞，无奈下点头答应了。

浓黑的烟雾里，怒蛟号全速前进，所有风帆均满满张起。

凌战天、翟雨时和上官鹰并肩而立，脸色凝重。

上官鹰叹道：“这妖女真厉害，一上场便使我们优势全失，现在所有火油、弹药、箭矢均已用罄。连烟雾药都快燃尽，唉！”凌战天喝道：“切勿丧失斗志，不过妖女确是厉害，出现的时间拿捏得这么好。”顿了顿道：“雨时，你怎样看？”翟雨时冷静地道：“现在我们所有战船都或多或少受到火烧或损毁，帮众身疲力尽，而黄河帮却是生力之军，斗起上来，定比不过他们，以妖女的才智，刻下当会在顺风处守候我们……”上官鹰一震道：“那如何是好？撞上他们，我们的战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翟雨时从容道：“帮主放心，那妖女才智虽高，但操舟之术，仍要倚仗蓝天云，故不能如臂使指，这就是她日下唯一的弱点。”又转向凌战天道：“二叔……”凌战天喝道：“雨时下令吧：不用征询我的意见。”翟雨时一阵感动，不再客气，发出一连串的指令。

号角声起，长短不一。遥遥把讯息传往紧附两旁和后方的战船，又送往由远处赶来援助的梁秋末和庞过之的船队。

怒蛟帮众舰立时四千散开，往虚档处逸走，只馀下怒蛟号航向不变，朝前闯去。

凌战天返身走往驾驶擒囊，亲自操弄这艘被擂石击折了一桅。右后舷严重破损了的战船，对能否逃过敌人的包围网，亦是毫无把握。

他和上官鹰均明白翟雨时的用意。

敌人的目标全以怒蛟号为主，所以若各自窜逃，怒蛟号将可把黄河帮的战船全吸引了去，其它战船便可安然逸走，当然也使怒蛟号陷进最大的危险囊去，不过总好过被敌人一网打尽。

怒蛟号上共有好手二百多人，这些人乃精锐里的精锐，若被敌人一举歼灭，怒蛟帮将元气大伤，可能长久也不能恢复过来，现在所有责任都来到他肩膀上，唉：若戚长征在便好办多了。

他接过舵手的职责时，外面的上官鹰、翟雨时和三百好手，全亮出了兵器和盾牌，守在战略性的位置处，准备孤船和敌人决一死战。

烟雾药终于燃尽。

黑烟稀薄起来。

视野逐渐扩阔。

幕地黄河帮的战船出现前方半里许处，五十七艘斗舰扇形般张开，隐成钳形之势，包围着整个海面，以怒蛟号为中心围拢过来。

第四章 平湖缠斗

壮丽的京城景色，尽收眼底。

首先最引人注目是远方逶迤伸延，把京师团团围着，连五层楼房高度的城墙，使韩柏首次感到京城建设的伟大。

其次是位于西北清凉山的鬼王府、石头城和最高处的清凉古刹。

立足承天楼最高的第七层上，整个京城尽收眼底，壮为观止。

他的目光缓缓巡视，当落在下方盘龙山下时，一震道：“那是什么地方？”

聂庆童像早知他会有这一问般，答道：“专使大人感到奇怪吗？为何在后宫林木深处，竟有一个古的小村，这事说来话长，今次本监实在是奉皇上密谕，想请大人帮一个忙。”接着挥退守在楼上的禁卫，才再望往韩柏。

韩柏的心“霍霍”跃动，大感不妥，口中惟有道：“只要是皇上的意思。小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聂庆童微笑道：“事情很简单，但却希望专使切莫寻根究底，只须闯进村里去，出来后把所见所闻如实告知皇上。当然，专使无论如何，绝不能透露这乃皇上意思，否则本监和你项上头颅定不能保。”

他说得虽好听，但威吓的意味却是呼之欲出。

韩柏满腹疑云，愕然道：“这虽是后宫禁地，难道连皇上和公公都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情事吗？”

聂庆童苦笑道：“那是宫内皇上唯一不能管的地方，这盘龙山下分四个都分，就是山顶这承天楼和十亭四阁，刚才专使沿路上来，都看过了。然后是后山的奉天大庙，遥对着皇城外的孝陵，那是皇上祭天的重地。还有就是南山这个小村和北山的藏经殿。除非得到特许，任何人都不得踏进盘龙山下半步。可是南山这个小村，却连皇上也没有进过去。”

韩柏苦笑道：“若是如此，任谁人也知道我进去是皇上的意思了。”

聂庆童笑道：“记着你是唯一不知内情的外人。若有人问起，你可仅说本监一时便急，留下你一人闲逛，无意间迷失了路途。又找不到人来问道，所以走了进去，千万要把着这理由坚持下去。”

韩柏叹了一口气道：“看来公公是绝不会告诉我内有什么人在，希望不是武功绝顶的高手，否则小使恐难有命走出来。聂庆童失笑道：“放心吧：皇上怎会要你去送死，若有人拦阻，退出来便成。皇上说只是你那对充满幻想和好奇的眼睛便可令人全不怀疑你是去查探的间谍。来，让我告诉你怎样

走进去。”

韩柏忍不住搔起头来。

在皇城竟有朱元璋管不到的地方，已是天下最怪的事，而朱元璋还要他装作迷路闯进去查探，更是怪事里的怪事。

天啊！

我会在那里遇到怎么样的异事呢？

邪异门的高手出其不意地由岸上破坏了拦江的铁和从水里弄破了木栅后，十多艘战船势如破竹冲破了水师的封锁线，龙回大海般驶进洞庭湖，朝着怒蛟岛的方向高速挺进。

冬阳斜照湖面，一切看来都是安静平和。

可是风行烈心中却充塞着伤痛和绝望的情绪。

他把下属煮好了的燕窝，亲自捧去给不肯离开船尾的水柔晶。

她喝了一口后，表示不想喝下去。

虽只是半夜工夫，但她明显地清减了很多。更添凄然美态，也更使人看得黯然神伤。

风行烈接过燕窝，放在一旁的小几上，勉强笑道：“为了长征，柔晶你一定要振起求生的意志，只要有时间，便会有希望。”

水柔晶摇头道：“不：现在我只希望平静地死去，亦不想长征见到我死时的难看样子，噢！”伸手捧着胸口，皱起了一对黛眉。

风行烈心若刀割，道：“怎样了！”水柔晶痛得俏脸煞白。好一会后低声道：“我死了之后。行烈请把我的遗体火化，交给长征。告诉他若有机会到塞外，可将我的骨灰撒在那里。”

风行烈虎目再次涌出热泪，看着即将面临死亡的水柔晶，见她带着一种放弃了一切和满不在乎的脱，份外令他心碎。

水柔晶伸出纤手，怜惜地摩挲着他的脸，娇柔地道：“我尚未哭，你已是第二次流泪了。你比凶霸霸的长征多情温柔多了，若不是先遇到了他，我会爱上你，我是否也是太多情了。”顿了顿叹道：“现在我连鹰飞都不恨了，只要两脚一伸，什么恩怨爱恨都会烟消云散。了无遗痕，为何以前我总想不到这点。”

风行烈感觉着她冰冷的心手抚摸着脸颊，心内直淌着血。但却没有背叛了戚长征的感觉，对于这垂死的美女，他不敢拂逆她任何意愿。她的性格真挚坦率，想到什么便做什么，毫不掩饰。使人觉得她在芳华正茂的时刻，如此死去。实是这人世的一个大损失。

寒风吹来，水柔晶打了个冷战，收回手瑟缩在斗篷里，缓缓挨入风行烈怀内，轻轻道：“行烈啊：代长征搂紧我吧：色目陀说过我绝不能活多过一天，我已感到生机渐渐离我而去。唉：唯一感遗憾的，就是不能和长征并骑在大草原上电风驰，不过现在这也没什么打紧了。告诉长征，到了这一刻，水柔晶心中只有他一个人，再没有其它任何人。”

风行烈探手把她搂入怀里，忍不住埋首在她芳香的秀发里，痛哭起来。

韩柏沿着一条狭窄的山道，往小村的方向走去，首先入目是一座方亭。

有横眉写着“净心涤念，过本留痕”八个字。

他心中一动，已想到村内住的是什么人，差点想掉头便走。

八字里藏有“净念”两字，不用说这也是那批影子大监隐居的地方，平时他们轮流当朱元璋的特卫，工作完毕便回到这里潜修。亦只有他们超然

的身分，才使朱元璋肯容忍不过问他们的修身之所。

这解释了为何皇宫会有这么实无华的地方，因为可能净念禅宗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有这样一批影子太监才会感到习惯。

亭旁有一道流水潺潺的小溪，隔岸溪旁是一座随水弯曲的小岗，景色清优雅。

韩柏犹豫了半晌，一咬牙，继续登山。

自己又不是去刺杀朱元璋，这批影子太监最多不过是他赶走，应不会揍他一顿吧？想到这里，脚步放缓下来，暗暗揣度这令人害怕的可能性。

过了小岗后，山路蜿蜒而上，两旁古木成荫，他想到：若真如聂庆童所说，此地树木是由清凉山移植过来的，必是把长高了的大树连根拔起，可想见工程的庞大，不过人家是皇帝，自有移山接木的能力。

转了一个弯后，一座苍苔斑剥的牌楼出现眼前，粗壮苍劲的树干，浓绿荫密的常青叶，掩映着刻了“滴尘洗念”四个大字的牌楼，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寿。

至此韩柏心内宁洽一片，抛开一切，经过牌楼，路左豁然开朗，一潭清水横直前方，后面林木里隐见小屋房舍，溪水由其中缓流出来。

韩柏深吸一口气后，绕过潭水，朝那堆房舍走去。

意外地畅通无阻，不但没有人出来拦阻，连人影也见不到半个。

路随溪去，十多所陈设简陋、但却一尘不染的静室，倚着溪流的形势，随溪流两岸曲折散分，高低有序，给人一种自然舒素的协调感觉，另有小平桥联系两岸，环境之美，比华丽的皇宫更合他的心意。

直至房舍已尽。他还碰不到任何人，禁不住松了一口气，心想自己总算尽了力，朱元璋亦无话可说了吧。

当他转身欲行时，虎躯剧震，骇然停步。

只见刚才尚渺无人迹的一丛花树处，有一个身穿白袍，头顶光滑如镜的人，正背着他在观看一丛花树。

这人生得出庞斑和浪翻云还要高一点，肩宽腰窄，两条腿长而笔挺，有种把他直撑上云端的气势和风度。

韩柏头皮发麻，以他的魔功和灵敏的感应，这人怎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火箭、擂石、火炮满天飞蝗似的向怒蛟号来。

怒蛟号一个急旋，越过了由左方远处赶来的旗舰贵河号，借着风势，切入了黄河帮两艘斗舰之间，亦使较远处的敌舰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作出远攻。

擦身而过时。敌方弩手射出勾索，夹离在火箭擂石间，电掣般飞来，想把怒蛟号勾着。喊杀连天里，怒蛟帮好手以坚实高及人身的铁盾，挡着敌人的擂石火器，运兵断索。

又以备好浸有防燃药的湿泥，把火头扑熄。

“轰！”火光闪现，杂物横飞，不知对方何人，把燃着了的火球运力抛了过来，怒蛟帮方登时伤了两人。

怒蛟号倏地加速，灵活地穿了出去。船头尖铁猛撞在迎面抢来的一艘斗舰前舷侧处。

船身既重。又是顺着风势，这一撞何止万斤之力，一时木屑碎飞，斗舰侧沉，全船的黄河帮徒有一半人掉进水里去。

黄河号这时来到他们后方，顺风追来，逐渐增速。

怒蛟号晃了一晃后，船体回复平稳，斜斜冲出。副舵手不住传递出凌战天的命令，指示帮众调较船帆。

刹那间，怒蛟帮这艘名震天下的旗舰，在漫天石头火器里，像一头受伤的猛兽般，一连闯过三艘敌船，再撞沉一艘后，带着一片燃着的风帆，逸往东南方的外围去。

上官鹰和翟雨时跃往甲板上，提起放置一旁的利斧，便将熊熊燃烧的桅帆砍断，合数十人拖拉推扯力，掉进湖水里去。

现在五桅大帆只馀其三，但都已残破不全。

怒蛟号仍像泥鳅般活跃。在敌舰间灵活穿插，每能于意想不到之时，突然转弯加速。

敌舰数量虽占尽优势，始终追它不着。

在黄河号上的甄夫人和一众凶人，神色好整以暇，欣赏着凌战天无双的操舟之技。

黄河号不断改变航向，逐渐迫近，这时来至怒蛟号后百丈许处，眼看便可追上。

甄夫人微微一笑，从容道：“下半帆！”蓝天云微一错愕，才发出命令。

甄夫人笑道：“帮主定是心中疑惑，若我没有猜错，他们在十息之内便要改由逆风行舟，和我们比拚膂力。”

话由未已，怒蛟号急急转了一个大弯，冲出包围绝之外，反风向朝怒蛟岛的西南方驶去。

蓝天云至此死心塌地的服气，一声令下，船体两边的掣棹孔各探出一百支长桨，有力地划入水里，船衔尾穷追。

这时怒蛟号安在后舷两侧仍未完全破损的巨轮，开始转动起来，打入水里，使船速不住提升。

由原本的混战之局，变成双方两艘旗舰的一逃一逃，其它战船都给抛在后方。

至于胡节水师剩下的数百艘战船，至此时才闯出黑雾，由远方赶来，但已没法赶上这场在辽阔无涯的洞庭湖上追逐的热闹了。

蓝天云兴奋得呵呵大笑道：“想不到怒蛟帮也有此朝一日。不出半个时辰内，我包保可追上他们，看：他们的船身已略往右倾，显然底都入了水，再不能作恶了。”

甄夫人却没有分享他的快乐，道：“素善有一个提议，望帮主不要见怪。”

蓝天云一愕道：“夫人请直言。”

甄夫人柔声道：“我想改叫我方的人运浆划舟。大家轮班操作，便没有力疲之弊。”

蓝天云干咳一声，掩饰了心中的尴尬，装作欣然地答应了。

换了新力军后，船速立即增加了，由二百多丈的距离，接近至百丈之内，眼看追上。

怒蛟号上一道鼓响，掣棹孔伸出百多枝浆来，勉力增速，保持着距离。

这时两船间的距离已不及八十丈。

花扎敖、山查岳、竹叟等全都跃跃欲试，等待着以绝世身法跃上敌船把怒蛟帮人杀得一个不剩的良机。

最平静的还是甄夫人，闭起俏目调神养息，忽道：“两船是否仍是保持

着不变的距离？”

众人呆了一呆，不知这智计过人的美女为何有此一问，好一会后，才由强望生答道：“正是如此！”甄夫人张开俏目，赞叹道：“凌战天果是水上一代人杰。”缓缓侧转俏脸，目光落到在右后方变成了一个小点的怒蛟岛，最后望往前面边逃的怒蛟号，和海天相连的茫茫湖面，淡然道：“他是故意未发全力，保持着这若即若离的距离。”

山查岳奇道：“他们不是想逃走吗？为何却不尽全力。”

甄夫人道：“道理很简单，他们久战后身疲力乏，若全力催舟，纵能拉远距离，但时间一久后力不继，势将被我们后来居上，所以凌战天正等待着最佳逃走的时机出现，一举将我们远远抛开，逃往最近的岸上去。”

蓝天云望着无际无边的湖面，大惑不解道：“这样了无别物的湖面，除了水和风外，还有什么可利用的时机？”

甄夫人举起纤手，指着右前方远处的关江岛，柔声道：“机会就在那里，待会他们必会改变航道，朝拦江岛充满礁石的水域驶去，当我们陷身其中时，凌战天将会借着水流增速离去，帮主请告诉我，那时你敢否冒触礁之险，继续全速追赶？”

蓝天云色变道：“那怎办才好？”

甄夫人下令道：“准备快艇，当他们改往拦江岛去时，就是他们毕命授首的时刻。”

一阵强风刮来，拂动了她的衣袖，有若乘虚御风的仙女。

谁想得到她的手段心计如此厉害？

第五章 深不可测

阳光漫天下，碧波万顷的洞庭湖中，两艘战船一逃一追，全速而行。

上官鹰和翟雨时都来到舵室里，看着凌战天冷静地掌舵操舟。

拦江孤岛已由一个小黑点，变成一座黑黝黝像只浮在湖面乌龟般的怪物，隐可看到环岸的沙石滩和冲击四周礁石的白头急浪花。

上官鹰紧张起来，悄声向翟雨时道：“你说妖女会否看破我们的计谋。”

翟雨时摇摇头。没有回答，显是心情沉重。

反是凌战天叹了一口气道：“有长征这小子在就好了。”

两人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若有戚长征在，就可和他二人联手挡截敌人闯上船来，但现在凌战天却要离开船舵，应付敌人，欠了他天下无双的操舟之技，顾得阻截敌人，便有给黄河号追上之虞。

他们早看出敌人的最后法宝，就是放下快艇，由武功高强者亲自催舟赶上来。

知道归知道，对这现实却丝毫没有改变的能力。

如在怒蛟号的最佳状态下，早把黄河号不知甩掉到哪里去了。

凌战天传令道：“张帆！”蓄势以待的怒蛟帮徒忙扑到仅馀的三枝船桅下，叱喝着把帆扯起来。

凌战天一扭舵盘，怒蛟号借着风势，速度猛增，弯往拦江岛的方向。

上官鹰骇然道：“好妖女！”凌战天不用回头去看，便知道敌方果然放下快艇追来，豪气涌上心头，他已颇有一段日子没有和人生死相搏了。

三艘快艇品字形斜斜截往怒蛟号和拦江岛之间处，乘风破浪，声势迫人。

“紫瞳魔君”花扎敖和“铜尊”山查岳两人居中；“寒杖”竹叟和“犷男俏妹”广应城与雅寒清在右，由蚩敌和强望生在左。他们不用运浆操舟，纯以内力催动，已胜过数十大汉的膂力。

快艇的速度不住增加，花扎敖和山查岳两人功力最是深厚，不片晌已超前了十多丈，接着是强望生和由蚩敌，最后才轮到竹叟等三人。

黄河号亦逐渐攀上速度的极限，箭矢樯石火炮全都准备就绪，只要怒蛟号因快艇的拦截减慢了速度，立时便可对敌人发动雷霆万钧的无情痛击。

两艘大船和三艘快艇，遂渐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而怒蛟号和快艇正不住靠近着。

上官鹰和翟雨时一矛一剑，和从船上精英选出来的五十多名好手，在甲板上严阵以待，监视着正不住接近的快艇，和上面形相各异的高手。

两人看得眉头直皱，只是对方催舟显示出的内劲，已知对方的难惹。

这种以内功运舟之法，只可支持上一段短时间，但在阻截他们往拦江岛这情势下，却刚好派上用场。

而他们亦已力尽筋疲，不得不冒驶往拦江岛之险，因那已成了他们唯一逃走的机会，只要进入拦江岛的水域，便可凭那里的急流，助他们逃离险境。

上官鹰低声向翟雨时道：“假若我们借水肺之助，潜入水中，逃生的机会有多大？”

雨时苦笑道：“我们船上备有的水肺，每人最多可分到两个，潜游不及两里，便要冒上水面，那时将成为赶上来的其它敌船的猎物，或者二叔与你我三人还有机会逃生，但其它人却休想有一个人能活着。”

上官鹰叹了一口气，放弃了这诱人的想法。

三艘快艇逐渐接近。

花扎敖那艘快艇倏地加速超前，往怒蛟号前方三十丈许处。

敌人快艇如此快追上来，主要原因是预悉怒蛟号的目的地是拦江岛，故能以直线航行，兼之艇速轻快，自然胜过拣取弧线弯往拦江岛的怒蛟号”眼看要给花扎敖两人的快艇截着，怒蛟号忽来了个大转弯，船头激起溅雪般的浪花，竟朝着敌艇直撞过去。

花扎敖和山查岳两人邀功心切，想不到对方有此一着，忙跃离快艇，凌空往怒蛟号跃上去。

“啪喇”一声，小艇四分五裂，化成碎片。

就在此时，凌战天由舵室扑了出来，凌空跃起，鬼鞭幻出千万道鞭影，往武功最强的花扎敖迎去。

上官鹰、翟雨时的一矛一剑，亦往掣着铜攻来的山查岳激射而去。

若让这两大高手闯上船来，定然凶多吉少了。

这时其它两艇仍在五十丈开外赶来，否则若一齐抢上船来，情势便更不妙了。

其它怒蛟帮徒，纷纷发出弩箭飞刀一类暗器，往两人身上招呼。

凌战天和花扎敖两人首先在船头的上空相遇。

花扎敖看着变成了十多个小圈的鞭形，一声长啸。觑准虚实，一拳打在其中一圈的正中处。

“波”的一声劲气相遇爆破的声响，使两人同时一震。在内功上斗个旗鼓相当。

鞭影倏地散去，收回凌战天手里。

两人再猛提一口真气，在空中短兵相接，一时拳脚交击之声，在眨眼间的一刻里爆竹般响起，绝无丝毫留手或取巧的余地。

凌战天向与浪翻云齐名，只是给浪翻云光芒所掩，所以没有被列进黑榜里。其实他的武功绝不逊于黑榜里莫意闲、谈应手之流，现在遇上这个花刺子模的超级强手，立时显出他的真本领来。

这边厢的“铜尊”山查岳，亦扑至船头上空，眼前一花，一技长矛刺至面门，他狞笑一声，手上铜往矛尖送去，暗忖以上官鹰这般乳臭未干的小子，功力有多厚，我一招便要教你当场吐血了。

岂知长矛晃了晃，矛尖移侧了少许，拨在铜上。

山查岳战斗经验何等丰富，暗忖你这小子目的不外阻我上船，用的定是硬手震劲，务要把我迫离船头，冷哼一声，铜铍全力反打对方刺来的矛尖。

上官鹰一声长笑，喝了声来得好。倏地侧移，施出带劲，竟是卸势。把山查岳带往甲板上。

这一着大出山查岳意料外，一来因凌空之势，无处着力，二来用猛了力道，收不住势子，变成像和上官鹰合力把自己扯往船头似的，心头难受之极，哼一声，失势下往船头跌堕而去，心中的窝囊感确是提也不用提了。

尚未接触实地，森寒剑气漫天而起，把他卷入其中。左后侧一点寒气射来，原来翟雨时的长剑又攻至。

山查岳至此才收起轻敌之心，知道眼前这两个小子有一套浑若天成的联击之术，更想到他们曾得浪翻云指点，都还敢托大，铜一提，接下了翟雨时的长剑，后脚踢起，脚净撞在矛尖上，化去了对方第一波的攻浪。

空中的凌战天和花扎敖齐声惨叫，各皆嘴角逸血，分往两边跌堕。

两人斗个难分轩轻，问题是凌戟天是跌回船上去，花扎敖却是堕往湖面去。

此时怒蛟号再转了一个弯。仍是朝拦江岛驰去，当花扎敖落到水里时，怒蛟号早冲出十多丈外，追之不及。气得花扎敖咬牙切齿，差点便想自杀。

凌战天一个翻身，安然落到甲板上，一声长啸，往正与上官鹰和翟雨时战得难分难解的山查岳扑去。

匆忙间山查岳抽空一看，见到最接近的强望生和由蚩敌那快艇仍在二十丈外赶来。

心中叫了一声娘后，使出同归于尽的拚命招数，便迫开了两人。

黑影一闪，凌戟天的鬼索借一蹬之势，鞭尖有若流星，朝他咽喉奔来。

山查岳铜迎上。

“波”的一声，两人真劲交声，同时往后仰。

只此一试，山查岳便知对方功力绝不逊色于他，再加上翟雨时、上官鹰和其它怒蛟帮好手，足可在援兵赶上前杀死自己，那敢逞强。乘势一个倒翻，来到船头，再侧飞往左舷外的虚空，逃往湖水里去。

怒蛟帮众人齐声欢呼，士气大振。

快艇上的强望生看见这情景，气得大骂花山两人因求功心而失策，那

敢造次，放慢船速，和另一艇平排往怒蛟号的船尾追去。

他们若要把花山两人接回艇上，势将赶不及在拦江岛前追上敌人，所以惟有任得两人浮沉湖水，咬牙切齿了。

凌战天等一众移往船尾，注视着迫近至二十丈内的两艘敌艇，只要再迫近十多丈，敌人便可扑上船来了。

韩柏一肚疑问呆瞪着这只是背影便使人不敢小觑的人，泛起深不可测的感觉。

他身具魔种，灵觉比一般人敏锐百倍，每能凭直觉在第一眼时把对方定位，可是眼前这背着他挺如杉柏，静若渊海的光头男子，却使他无从分类。

甚至不知他武功的深浅。

总之这绝非常人，看形态亦似不属影子太监内的人。

他为何会在这里呢？

朱元璋差自己来此，是否就是要探这人的虚实？

他和影子太监又是什么关系？

这人明明可隐藏起来，偏偏却要在自己打退堂鼓时现身，究竟对自己有什么目的呢？

凡此种种。使他的头登时大了几倍，正要说话，那人已移入树丛去，倏忽不见。

韩柏搓揉了眼睛，浑身冒出冷汗，这时才想到会否是撞到山精鬼魅那类传说中言之凿凿、却虚无飘渺的东西异物。

他移入的那树林，虽是茂盛，但绝不会一移了进去，便消没了踪影，声息全消。

深吸了一口气后；韩柏抵不住好奇心，追进林内去。

里面隐有一条小路，铺满落叶，浓湿阴蔽，踏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

转了几转后，出了林外。又是另一番景色，一间小石室背山孤立，屋前石径曲折，溪水萦回，两旁茂林修竹，景色清幽，屋前有棵铁杉，颇有参天之势。

那人坐在溪旁一块大石上，赤着双足濯在水里，闲适写意，好奇地看着跟来的韩柏。

韩柏终于看到他的颜容。

最特别是他的眼睛，闪动无可比拟的神，充盈着深边广袤的智能和灵气。

那是炽热无比的眼神，蕴满了好奇心，对生命深情的热恋。

他的天庭广阔，鼻梁挺直，肤滑如婴孩，看来很年青，但偏有种使人感到他经历了悠久至自宇宙初开时他便已存在着的奇异感觉。

若说庞斑完美的冷酷，浪翻云是然的飘逸，厉若海是霸道的英雄气概，他拥有的却是一种绝无方法具体形容出来的特质和灵动不群的气魄，超越了言语能及的所有范畴。

这是个没有人不能见而不动心的人物。

只可用深不可测去形容他。

而更使人心神颤动处，是这个人浑身散发着一一种说不出来、无与伦比的精神感染力。

韩柏的魔种受到刺激，倏地提升至极限。灵台一片清明，福至心灵，来到那人身旁的一块石上坐下。谦虚地道：“小子到来受教。”

那人微微一笑，露出雪白好看的牙齿，深深看了他一眼。

韩柏全身一震，骇然道：“大师对我做了什么事？”

那人面容回复止水般的安然，没有说话，望进溪水里去，看得专注情深。

韩柏压不下心头的惊骇，追问道：“为何刚才你看我一眼时，似若把某种东西传入了我眼里呢？”

那人摇头浅笑，只是在水里轻轻踢动笠足，写意至极点。

韩柏感到自己的元神不住提升，忽然豪情迸发，再不发问，踢掉靴子，踢去长衫，把双足学他般浸进水里。

在这一刻，他难以遏制地想起了靳冰云，忆起那天在溪旁共度时光的醉人情景。

她是否回到了苦思着的家呢？言静庵的仙去，会对她做成什么打击。

想起她娇秀凄美的玉容，一股强烈的悲伤狂涌心头。

溪水缓缓流动。清凉舒适。

整夜奔波劳累一扫而空。

接着他想起了秦梦瑶，一种超越了肉欲的深刻感情注满心湖，接着他回到了黄州府的牢室里，赤尊信一拳拍在他头上。

“轰！”他的元神提升上无穷无尽的天地里，由自懂人事后的所有悲欢情景，刹那间流过他的心灵。

他忘记了心灵外的所有事物，全心全意品味着一切。

忽然间他又回到现实里，坐在溪旁濯洗双足，泪流满脸。

那人踪影已渺。

只留下灵山清溪，雀鸟鸣唱的美妙歌声。

第六章 伊人已逝

水柔晶倒在风行烈怀里，俏脸再没有半点血色。

生命的火正飞快地消逝。

风行烈再没有流泪，他的神经已因过度伤痛麻木了。

水柔晶勉力睁开眼睛，嘴角牵出一丝笑意，轻轻道：“你还在吗？”

风行烈叹道：“柔晶：你觉得怎样了？”

水柔晶闭上美目，费力地道：“我感到很平静，很快乐，我终于面临这一刻了。”顿了顿再轻吐道：“我在想着长征，终有一天他会来找我，我会等他的。”

风行烈又再涌出热泪，说不出话来。

厉若海的死亡是充满英雄气魄和动人的传奇性，激荡震撼；白素香的死亡则是狂猛悲惨，使人愤怒填膺；眼前水柔晶的死亡却是悠然凄恻，充满神伤魂断的无奈感，对死亡深刻的体会。

水柔晶再微微一笑，想举起纤手为他拭眼泪，举至半途时，无力地跌下去。

风行烈一把捉着她的手，拿起到眼前，帮着她自己揩掉脸颊处的泪

珠。

水柔晶秀目现出欣然之色，呼吸忽然急促起来。

他忙加强把真气输进她体内。

她的身体不住转冷，吸纳不到半分他精纯的真气，闭上俏目。

风行烈惊得魂飞魄散，狂叫道：“柔晶：快醒来，不要这样啊！”在这刻，再没有任何事物比她的生命更重要。

他可以做任何事，只为换取她多半刻的生命。

水柔晶猛然张开眼来，俏脸闪着神圣的光辉，看着他道：“你和长征都不必为我的死亡悲伤，我现在的感觉很好，真的很好。”眼中神逝去，眼皮无力地垂下来，娇体一颤，浑身变冷。

风行烈一声悲叫，把她紧搂起来，埋入的她怀里。伤痛像江河般狂泻滚流。

这风华正茂的美女，终被死神召去了。

十多艘战船扬帆疾投，洞庭湖仍是千古以来的那样子，可是对风行烈来说一切都不一了。

两艘快艇追至右舷侧五丈处，怒蛟号亦进入了拦江岛礁石群的外围处。

强望生由蚩敌两人一声暴喝，分提独脚铜人和连环扣带，斜斜扑上船头和船尾；竹叟则高举“寒铁杖”由中路扑上，左是“犷男”广应城的镰刀，右是美丽的雅寒清的长剑，尚未接触已是先声夺人。

他们有了前车之鉴，不敢学花扎敖般托大，凌空扑声，免给敌人由空中拦截，只是窜往甲板去，以攻为守。就在腾身而起的 process 里，把功力运转至极限，教对方不得不先避其锋锐。

翟雨时和上官鹰抢往船头，阻截强望生，凌战天则居中截击竹叟等三大高手，攻往船尾的由蚩敌则留给怒蛟帮其它高手对付。

只要能把前中两股敌人赶回水里，剩下的由蚩敌再不足惧，怒蛟号得这缓冲，亦可安然逃进拦江岛的礁石群里，那时借水流遁走，真是易如反掌。

成功失败，就决定在这一刻。

最先扑上来的是由蚩敌，船上挡他的是怒蛟帮徒。他那还有任何顾忌，就在第一技长戟往他刺去之际，他提气再升，脚尖点在戟头，借着一个倒翻，越过守在船边的重重封锁，落到他们后方甲板之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由蚩敌便陷进了苦斗里，这些怒蛟好手全经浪翻云和凌战天亲自指点训练，又精于战阵之术，纵以由蚩敌的武技，对这群以命搏命不顾自身安危的好手。

一时亦不易得逞。

第二个成功抢到船头的是强望生，他的独脚铜人最擅硬仗，以雷霆万钧之势迫追翟雨时和上官鹰后，才再给两人缠着。斗个难解难分。

凌兽天虽看得心中焦处，可是大敌当前，惟有抛开一切，收摄心神，全神贯注正在扑上来以竹叟为首的三名强敌。

只要能迫退这三名敌人，便可抽身回去对付由蚩敌了。

就在这时，与由蚩敌血战的怒蛟帮徒里，接连传来多声连串哼起的惨哼。

凌战天心神一震下，只攻竹叟一人，看也不看犷男俏妹攻来的镰刀和长剑。

竹叟冷哼一声，霍地一沉，疾堕下去，消失在船沿甲板的下方。

凌战天心叫不妙时，镰刀横割颈侧，长剑斜刺向他小腹处。

他一声长啸，鬼索回收，在身前抖起重重鞭影，灵蛇般同时抽中两件能夺魄勾魂的敌刃。

广应城和雅寒清齐声闷哼，给震弹上半空。

凌战天正欲乘胜追击。

“轰！”船身一震，落到下方的竹叟竟仗着绝世神功，便以他的寒铁投在在怒蛟号坚实的船身击出一个缺口，再以身体破壁进了怒蛟号的下层。

凌战天猛一咬牙，不理这入了室的恶狼，鬼索带着凌厉劲气破空之声，往头顶两人卷去。

广应城和雅寒清使出绝技，镰刀和剑分别劈上鬼索，岂知鬼索仗着奇异的劲道，竟把他们震抛往船外的虚空处。

就在这时，“蓬”的一声，竹叟举着寒杖，破开甲板，在由蚩敌身旁带着漫天木碎冲天而起，寒铁杖闪处，怒蛟帮人纷纷跌退倒地。

凌战天顾不得广应城和雅寒清，厉啸声中往竹叟赶去。

犹在空中的广应城和雅寒清大喜，衣袖里射出索钩挂在船栏处，借力飞了回来。

“嗤！”的一声。鬼索缠上竹叟的寒铁杖。竹叟身为年怜丹的师弟，功力何等高强，夷然不惧，连劲一拉。

两人齐齐闷叫，互扯下竟都往对方靠去，一时空出来的手脚啪啪地交换了十多招。

由蚩敌一声长笑，展开飞鹰的本领，振衣奋起，再一点高桅，凌空往正与翟雨时和上官鹰战在一起的强望生投去。

他两人合作多年，只要联在一起，什么人都不怕了。

广应城和雅寒清两高手亦落实甲板上，如猛虎出柙，在船中关着赶来援救的怒蛟帮徒。上官鹰在翟雨时的掩护下，施出家传绝学，向强望生连攻一百另八矛，杀得强望生汗流浃背。

他的武功绝比他们任何一人强，可是两人天衣无缝的配合，却使他有功难施，完全处在苦撑捱打的局面。

就在这时，由蚩敌已盘飞至三人上空，趁上官鹰枪势稍竭的刹那，狂风扫落弃般向两人攻去。

一时杀声震天，甲板上兵来刃往，凶险至极点。

凌战天乃不世高手，怎不知分秒必争的关键性。

蓦地将功力提升至极限，手上鬼索劈手麻出，往竹叟脸门劈去。

这一着大出竹叟意料之外。那想得到对方连成名的兵器都舍得不要，一矮身，鬼索探头而过，他空着的左手一指全力往对方胸前点出，劲气嗤嗤。

那知凌战天避也不避，闪电般欺身过来，两手一正一反，右手抓往竹叟面门，另一手掌心向上，撮指成刀，直插他小腹。

竹叟正奇怪对方怎会如此愚蠢，浑然不理胸前要害，待要迴掌扫劈时，一股大力由铁杖传来，竟扯得自己随杖往右后方侧倾过去，这才知道上当。

原来凌战天那掷鞭之举，并不是想伤他，而是借仗传力，趁他分神迎敌的时刻，猝不及防下，把自己扯得失去平衡势子。

“砰！”他因失了平衡，左手一指只能点在凌战天左肩身处，而非对方胸前要害，力道还不能用足。

竹叟魂飞魄散。忙施出救命绝招，全力仰后飞出，刚离地时，腰侧剧

痛，他虽避开抓脸之厄，却逃不过下面那一插。

幸好他早运功护着该处，兼又正往后飞追，否则凌战天的手刀定能直插入他的肠里去。饶是如此，敌人的内劲仍透腹而入。

竹叟鲜血狂喷下，拿着仍总着鬼素的寒铁杖，飞离甲板，往船外的湖面抛跌而去。

同一时间凌战天肩肉爆裂。

他眉头都不皱半下，猛地后退，倏忽间到了广应城和雅寒清闲，使受对方一刀一剑，却把两人击得东歪西倒，同时受伤。

这时翟雨时和上官鹰亦到了生死边缘。

两人均受了不轻的内伤，眼耳口鼻全渗出血丝。

说到功力，他们始终和这封蒙古高手有段距离。

尤其强望生得由蚩敌之助，重逾五百斤的独脚铜人发挥出重兵器的威力，每一招都力逾千钧，杀得他们左支右绌，险象横生。

“啪！”的一声，上官鹰的矛中分而断，被铜人硬生生打折。

由蚩敌狞笑一声，抢入上官鹰中路，连环扣索猛地直伸，往上官鹰咽喉激射过去。

翟雨时一声狂喝，手中长剑直劈由蚩敌持相环的手，竟不理强望生捣往后心的铜人。

上官鹰虎口爆裂，握不住剩下的半截长矛。脱手掉地，见扣索枪喉攻来，待要闪避，内脏一阵剧痛，竟提不起气力来，眼看立毙当场，凌战天的长啸已在头上响起。

浑身鲜血的凌战天天神般从天而降，点在独脚铜人处，再一个侧翻，来到了由蚩般和上官鹰两人间处，连掌劈开了连环扣。

“轰隆”一声，怒蛟号全船剧震。

原来黄河号趁怒蛟号处在无人驾船的情况时，赶了过来，拦腰在怒蛟号右舷处撞破了一个缺口。

一声清叱，美丽的甄夫人带头飞身过来。

凌战天狂呼道：“风紧：众孩儿扯呼！”左右拳出，震退了由蚩敌，转身接着摇摇欲堕的上官鹰，投入湖水里，消没不见。

怒蛟帮人纷纷跃入湖里。

翟雨时拚死杀退了强望生后，正要逃走，一把娇美的声音在头上响起：“翟先生：那里走？”

翟雨时骇然上望，入目是漫天剑雨，身疲力累下，背后一点刺痛，知道对方是以绝世剑法刺中自己穴道时，身子一软，昏倒过去。

第七章 尔虞我诈

韩柏也不知自己如何走下盘龙山。

他不住想着往事，很多遗忘了的细节都清晰起来，会想便愈是回味无穷。

他首次感到自己的心灵是个丰富无比的宝库，内中有取之不尽的经验

和感受，忽喜忽悲，一时哑然失笑，一时黯然魂销。

他强烈感觉到秦梦瑶对他的爱意，实是上天所能赐与他的最大恩典。

以前他亦有这么想，但从没有像日下感受那么深刻。

忽然有人在他身旁追着叫道：“专使大人：专使大人！”韩柏一震醒来，扭头望去，原来是聂庆童追在他身后，愕然停下，这才发觉走出了盘龙山，到了后宫处。

聂庆童神色紧张走到他身旁，沉声道：“专使大人快随我去叩见皇上。”

韩柏一呆道：“皇上已早朝下来了吗？”

聂庆童道：“现在快午时了，而且皇上为了你这行动，特别提早退了朝。”

韩柏剧震道：“什么？那小使岂非在那里留连了个多时辰，为何却只像过了小半晌？唉！忘了告诉公公在里面见到了什么。”

聂庆童色变道：“千万不要说给本侍听，只可密禀皇上，否则本侍可能头颅不保。”

韩柏看了看升上了中天的艳阳，照得皇宫内一座座的殿台楼阁闪着辉光。道：“威武王的车子来了没有？”

聂庆童引着他走上一道长廊，答道：“来了好一会了，本侍已使人通知了他，专使要稍迟片刻了。”

究竟是片刻或几个时辰，全要看朱元璋的意思了。韩柏叹了一口气，事实上他比谁都更想早点到鬼王府，那就可早点见到神秘娇俏的虚夜月了。

想起她，心中便像烧着了一堆火炭。

忽然想起范良极，担心地问道：“小使的侍卫长醒了吗？”暗忖若对方告诉他给人逮着了，那真不知怎么办好了。

在他的小半人生中，从未见过有比皇宫更危险和杀机重重的地方了。

聂庆童引他走进一所守卫严密的楼阁，正要答话，范良极和弃素冬两人笑着由里面迎了出来。

这权力最大的老太监笑道：“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范良极的耳朵何等锐利，走过来笑道：“托专使的洪福，这一觉睡得写意极了，不信可问叶统领，他说下官的鼻鼾声，隔着花园都可听到。”

韩柏大惑不解，他人既不在，如何可弄出鼻鼾声来呢？

叶素冬却有点紧张地道：“专使大人快进去，皇上在等着呢！”韩柏慌忙随聂庆童急步走了进去，在一间放满字画珍玩的房内见到了朱元璋。

朱元璋挥退了所有人，赐了韩柏坐下后，在他对面端详一会，微微一笑道：“这是宫内最安全的地方，墙内都了铁板。只要把唯一的门关上，就算浪翻云和庞斑，一时三刻内都闯不进来。在这里说话，包保没有人听到。”

韩柏心中一阵感动，亦颇感不安，朱元璋这么信任自己，自己却在骗他。旋又想到，以朱元璋的多疑，怎会相信自己这样才第三次见面的人，说不定他在试探自己，因为眼前乃唯一可以杀死朱元璋的机会。

朱元璋奇道：“专使在想什么？”

韩柏煞有介事地低头道：“有些非常古怪的事发生了在小使身上。”

朱元璋双目闪过慑人的精光，淡淡道：“当然有事发生了在专使身上，否则为何要朕等了这么久。”接着失笑道：“从来都只有别人等朕。想不到朕却要等你。等待的感觉真令人难受，其它的事都不愿去做。”

韩柏受宠若惊，朱元璋态度的亲切温和，与刚才在奉天殿上的他判若

两人。

韩柏装作惶恐地道：“小使罪过：罪过！”朱元璋摇头道：“朕每天要处理的事，从没有少过二百项，刚才看的一份计划书，朕着人数过，足有一千八百五十二字，提议得很好，不过最多五百字便应可陈列得一清二楚，现在却多用了一千二百五十二字，浪费了朕的时间，专使说我应该赏还是罚这人。”

韩柏至此亦不由对朱元璋的气度深感折服，他明明心焦想知道在宫内那禁地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却仍能从容问话，毫不露出急相，可怜自己不知要留在这里多久，想起虚夜月，他最渴望就是背上能立时长对翅膀出来，带他飞到那里去。搔头道：“骂他一顿再赏他吧！”朱元璋点头道：“说得好：不过骂有什么作用，朕要打他三十杖，教所有人都不会忘记，才说出朕对这奴才的嘉奖。”

韩柏暗暗惊心，又为陈令方担心，当官原来是这么没趣的一回事。

朱元璋望往殿顶，道：“专使在那里发生的事，朕要你一字不瞒说出来，却不可以问任何问题，事后亦不可对任何人提起，就当从没有发生过，否则朕绝不饶你。”

韩柏至此才醒悟朱元璋刚才提起那事，其实是暗中警告自己，他是赏罚分明的人，教自己莫要骗他，心中一寒，吐舌道：“皇上放心，小使办事惟恐不力，那会瞒起什么来呢？”朱元璋面容转冷道：“那为何专使刚才的神态，却便朕感到你有点心虚呢？”

韩柏暗呼厉害，直至此刻，他仍不准备把见过那奇异的人的事说予朱元璋知道，那知竟给朱元璋锐目看破了，不慌不忙道：“皇上真的法眼无差，小便真的非常心虚，因为发生了一些很难解释的异事，小使怕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以为小使在说谎，所以提心吊胆，不知该如何禀上！”朱元璋半信半疑，瞪了他好一会后才道：“专使说吧：朕自有方法分辨真伪。”

韩柏心中暗笑。你的擅长于精明多疑，我的功夫却是擅能以假乱真，看来又似是坦率真诚，正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这场角力究竟谁胜谁负，未至最后，谁能知晓，这念头才起，心中一震。

自己为何不像上次般受朱元璋气势所慑，脑筋灵活起来呢？难道刚才那人看他那一眼，竟使他的魔功加深了吗？

朱元璋雄浑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道：“看来曾发生在专使身上的事，必然非常怪异，否则专使不会有现在那种表情。”

韩柏暗叫惭愧，这一下真错有错着，不迭点头道：“皇上明鉴，小使遵旨装作迷路闯入村里去，一路畅通无阻，却半只鸟影都找不到，正要退出去时，最奇异的事发生了。”

朱元璋听到他说“畅通无阻”时，微感愕然，落在韩柏眼内，当然知道他因影子太监没有赶他出来而奇怪。

朱元璋截断他道：“真的什么人都见不到。”

韩柏以最真诚的表情道：“小子怎敢骗皇上。”

听到他自称小子，朱元璋崩紧的脸容放松了点，沉吟片刻后，挥手教他说下去。

韩柏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涌上强烈的感觉，两眼射出沉醉的神色，梦呓般地形容道：“小子的眼忽似亮了起来，四周的景物亦比平时美丽多了，不由自主地在一道小溪旁坐了下来，把曾遇过的女人逐一去想，竟不知想了

个多时辰，后来胡胡涂涂走出来，碰到聂公公才知时间过了这么久，那真是动人无比的经验，小子从来未试过会想得那么入神，那么使人心神皆醉的，连自己怎样走下山来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皇上为何……嘿：皇上恕罪，差点忘了皇上不准小使提出任何问题。”

朱元璋眼中掠过怦然心动的惊异神色，表面却故作淡然道：“威武王说那处是我明京龙气所在的位穴。令专使有点奇怪的感觉，亦非不能理解。好了：专使可以退下了，有人在等你哩！”韩柏先是一呆，想不到朱元璋这么容易应付，忙跪下叩头，垂头退出去时。朱元璋忽道：“专使知道吗？刚才你进来时，脸上仍有两双掌印，但当你全神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掌印却逐渐消退，现在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了。”

韩柏一震停下，终于肯定了自己的魔功深进了一层。

这种进步不像以前般易来易失，而是像树木生命的成长般，达到了某一阶段便永不会退回头，所以自己才没有怎样强烈的感受，因为那已成了他的一部份，就像呼吸般自然和不自觉。

朱元璋温和地道：“专使可以去了，别忘记带你那会酿酒的妻子来见我。”

见一次朱元璋，吃什么惊风散都补偿不了那损耗。

若非自己魔功大进，今次定骗不过朱元璋。

十七艘战船泊在岸旁，四百多名邪异门的精锐好手，齐集甲板上向着这山头默默致哀。风行烈面容平静，冷冷地看着她的遗体化作飞灰。

风从一望无际的洞庭湖不住拂来，吹得浸湿了火油的柴火闪烁腾跃，不住传来急骤的辟啪声，每一次都送给虚空一团烟屑火星。

商量来到风行烈旁，低声道：“怒蛟帮看来凶多吉少，怒蛟岛一带的鱼村全是官船，四方搜寻怒蛟帮人的踪影，又有人看到有怒蛟帮的船给水师追上了，杀得一个不剩。”

风行热的感觉麻木了起来。

难道怒蛟帮就这么完了。

商量见他默不作声，知趣地静立一旁。

好一会后，风行烈长长吁出一口气，平静地道：“我们既然来了，好应做一场好戏给那甄夫人看看，否则会教她小觑了我们邪异门。”

站在他身后的邪异门各大坞主和护法，都在竖起耳朵听这新门主的话，闻言齐感愕然。在现今的情势下，连怒蛟帮都可能已全军覆没，他们还可以有什么作为？

另一方面，却对他增加了尊敬。

他愈来愈有厉若海不可一世的豪情和气魄了。

风行烈取过商量手上的瓦罐，往水柔晶的骨灰走过去，淡然道：“今晚我们到怒蛟岛去，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众人脸色齐变。

那不是等若去送死吗？

陈令方咕哝道：“还说我官运亨通，那知第一天便有阻滞。胡惟庸、蓝玉和他们派系的人都同声反对提升六部的地位，因为若六部不归丞相管领，改为直接对皇上负责，那胡惟庸这中书丞相便变成名存实亡了。”顿了顿再叹道：“想不到我一些风高亮节，不耻胡惟庸所为的老朋友，都反对皇上这决定，气氛弄得很僵。”

座在他旁，正饶有兴趣看着马车途绝的闹市景色的韩柏愕然道：“他们不怕给老朱杖责吗？”

和范良极同坐后面的陈令方，听他叫“老朱”，骇然望了望驾车的鬼王府壮仆一眼，暗惊那御者不知是否听到他们的说话，若报上皇上，那就大事不好了。

范良极搭上他肩头。安慰道：“不用担心，这御者武功稀松平常。加上街上嘈吵和车马声，保证听不到我们说话。”言罢指了指护在车前车后三十多名鬼王府护卫道：“那些人才是高手。”

陈令方放下心事，叹了一口气答韩柏道：“皇上的作风大异往日。竟要众人放胆陈言，于是很多平日噤若寒蝉的人，都抢着说话，力求表现。”

范良极摇头道：“当官有什么好呢？终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不若干脆退隐乡里，纳他妈的十来个妾侍，每晚搂着不同的女人睡觉，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写意呢？”

陈令方脸色忽明忽暗，好一会才通：“现在我是势成骑虎，想退出亦办不到啊。”

范良极晒道：“那有办不到之理，还不是因你利欲熏心，只要你一句话，我包保可使你隐姓埋名，安安乐乐度过这下半生。”

陈令方再叹了一口气道：“自家知自家事，我早习惯了前呼后拥，走到那里无人不给点脸子的生活。若要我每天上街都心惊肉跳怕碰上熟人的白眼和朝庭密探的讥嘲，我情愿自杀算了。”

韩柏听得心中不忍，又开话题道：“我倒很想听胡惟庸可以什么理由反对老朱削他的权，而不致触怒老朱。”

陈令方学着胡惟庸的语调夸大地道：“皇上明鉴，臣下只是为皇上着想，现时皇上每天要看百多个奏章，处理两百多项事情，若没有臣下为皇上分担，工作量将会倍增，臣下为了此事，担心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呢。”

两人听他扮得惟肖惟妙，都笑了起来。

韩柏喘着气道：“难怪他要来拿我们的灵参了，原来没有一觉好睡。”

陈令方恨声道：“更有人为未来的皇帝皇太孙允担心，怕他没有皇上的精力，应付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力主不可削去丞相之权。现在谁也知道皇上想废去丞相，独揽大权了。”

范良极道：“这又关蓝玉什么事？”

陈令方道：“今次皇上的改革，触及了整个权力架构，一方面提升六部，使他们直接向皇上负责，直接奉行皇上命令，使中书丞名存实亡。在军事上，则把权力最大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以后大都督只能管军籍军政等琐事。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一切命令由皇上通过六部里的兵部颁发，使将不专军、军不私将，你说一向呼风唤雨的蓝玉怎肯同意？”

韩柏吸了一口凉气道：“朱元璋的手段真辣，可是他为何又肯让下面的人有机会发言反对呢？”

这时车子驰上清凉山通往鬼王府的路上，车子慢了下来，景色变得清扰雅致，一洗闹市庸俗之气。

陈令方颓然道：“还不是为了鬼王的意向，他对这事始终没有表态，显亦是心中不同意。兼且他一向看不起允这小孩儿，却看重现正不断失势的燕王，更使皇上心存顾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事仍在交缠的状态中，谁也不知皇上心中有什么计算。”

韩范两人幡然而悟，至此才稍为明白朝庭内复离的人事关系。

范良极想起一事，问道：“现在的大都督是谁？”

陈令力道：“是皇上的亲侄儿朱文正，这人一向和燕王过从甚密，所以当皇上立允为皇太孙后，朱文正虽立即和燕王画清界线，可是皇上始终对他不能释疑，没见几年，他衰老了很多哩。”

韩柏嘿然道：“幸好他是姓朱，否则就和我这专使大人同姓同名了。”

鬼王府终于出现眼前。

范良极顺口问道：“现在你知否朱元璋想你做那一个肥缺了吗？”

陈令方眼中闪过兴奋之色道：“是专管天下吏治的吏部尚书，所以这几天我都没空陪你们，因为所有当官的都紧着来巴结我，虽未真的当成吏部的主管，但我已有吐气扬眉的感觉了。”

车子缓缓驶进鬼王府去。

范良极摇头苦笑道：“看到你这老小子利欲熏心的样子，早先那番话真是白说的了。”陈令方振振有词道：“这是不能改变的命运，你不是说开始时会有阻滞，但打后会官运亨通，一派坦途吗？我全信你的话哩：至少开始会有阻滞这句话灵验了。”

韩范两人哑口无言。

车子这时在鬼王府主建物前的广场停了下来。

铁青衣另外几个人从台阶上迎了下来。

韩柏的心“霍霍”跃动，暗惊以铁青衣高明的眼光是会否一眼便从身形上把他两人认出来呢？

想到这里，深吸了一口气，运转无想十式内的玄功，立时眼神澄明，宝相庄严，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范良极愕然道：“这小子真的功力大进，不但化去了脸上的两大巴掌印，还可形随心转，究竟你在那影子太监村遇到的是什么高人呢？我也很想知道。”

车门拉了开来。

丑妇见家翁的时刻终于来临。

第八章 心有挂碍

铁青衣微笑着和他们打个招呼，亲切地迎他们进入比得上皇宫内建物的巨型府第里，一点没有露出怀疑之色。

韩柏和范良极交换了个眼神，心下然。

铁青衣露出怀疑的神态，反是最合理的事，现在摆出这副神态。分明已知他们是何方神圣。

但是否真是这样，很快便会揭盅了。

到了府门，其它从人都追了下去，只剩下铁青衣一个人陪着他们走进去。

进门后，是一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厅，陈设古雅，闻无人迹。

铁青衣领着他们朝内进去，到了一个较小的内厅中。

里面放了十多张大方台，摆满了手工精巧的建模型，而一个高瘦挺拔，身穿普通布衣的男子正背着他们，在其中一个模型前细意欣赏。

韩柏有点失望。既见不到虚夜月和七夫人，连那言词闪烁的白芳华亦不知到那里去了。鬼王那把熟悉的声音响起道：“三位贵客请到我身旁来。”

三人呆了一呆，在铁青衣引领下，围到那建模型的四周。

韩柏乘机往这名震天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望去。

只见他脸孔瘦长，骤眼看去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看清楚点，才蓦地发觉他生得极有性格，尤其深陷的眼眶衬得高超的鹰鼻更形突出，予人一种坚毅沉稳的深刻印象。

配合着潇洒高拔的身形，专注的神态，整个人挥散着难以形容的神秘感和魅力。

虚夜月正继承了他这特质。

虚若无到这刻仍没有正眼看他们，如梦如幻的眼神闪着异芒，专注在建模型上，不经意地道：“你们看看这东西，给点意见。”

陈令方忙道：“威武王乃大下第一建名家，设计出来的作品当然天下无双。”

虚若无毫不领情，冷然道：“我们这种所谓建名家，很容易因设计而设计，走火入魔，故应不时听取外行用家的意见，有什么批评，三位放胆说吧：我虚若无岂是心胸狭窄的人。”

陈令方这马屁拍错了位置，尴尬地连连点头应是。

韩柏收摄心神，专心往模型看去。

只是这模型，便绝对是巧夺天工。在泥土堆成的山野环境中，在两侧高超的山峦形成的一道长坡上，大小建物井然有致分布其上，两旁溪瀑奔流，形成一个相对的密封空间，既险要又奇特。

在众建物的上端，在一块孤耸特出的巨石上，竟建有一座小楼，楼外巨石边缘围有石栏，放着石果石凳：教人看得心神向往，想象着在那里饱览其下远近山景的醉人感受。

整个建群浑成一体，楼、阁、亭、台均恰到好处，教人叹为观止。

韩柏忍不住赞叹道：“依山傍势，这些建物就像溶进了大自然里去，意态盎然，生机勃勃。”伸手指了指巨石上那小楼的模型，道：“我会拣住在这里。”

虚若无眼中闪过惊异之色，却仍不肯抬起头来，淡然自若道：“这座庄院确是顺出成势，乃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的十字形格局。”接着兴奋起来，指着这十字中心的一个小亭道：“我名这为庄心亭，坐在这里，上可仰望顺山势一字形摆开的三层主楼，和其上的孤石楼。下可俯瞰亭亭玉立在二水交会处的新月榭，任何一个方向看去，都是建与山水融合无间的美丽画面。”

韩柏叹道：“威武王这庄院，看得小使真想立即告老还乡，好好享受山水之乐。”

虚若无倏地抬头，像乃女般充盈着想象力和梦幻特质的眼睛神光电射，往他望来。

不客气地道：“你并非朝庭中人，直可我虚若无之名便可以了。”

韩柏心中一震，连起魔功，抵挡着他迫人的眼神。

一直没有作声的范良极阴阳怪气地道：“请问虚兄，这庄院建了没有？在那座名山之内？”

虚若无那绝不比庞斑或浪翻云逊色的深邃眼神，全神打量着韩柏，眼尾都不望向范良极道：“这并非什么名山，而是当年打蒙古人时，一时失利下逃入去的深山，附近百里内全无人迹，屋尚未起，仍有施工上的一些小问题。”

三人听得心中一震，均知道虚若无这权势仅次于朱元璋的人，动了息隐归田的倦勤之心。

韩柏勉力和他对望着，不肯露出丝毫不安的神色。

好一会后，虚若无眼中神光敛去，转作温和神色，点头道：“果然是奇相，难怪芳华大力举荐你，男人最紧要生得像男人，矮亦不打紧，最紧要有大丈夫的气度，不要因矮小而致猥琐畏缩，藏头露尾，那些人只可流为小贼，顶多都是做个贼头或盗王。”

韩柏轰然一震，至此再无疑问，虚若无真已知穿了他们的底细，这番话摆明在气老贼头范良极。

可是白芳华举荐他做什么呢？

范良极再按捺不住，勃然大怒道：“虚若无你好，我究竟和你有什么过不去，一见面便指桑骂槐。骂我个狗血淋头？”

陈令方为之脸色剧变，虚若无岂是可以随便得罪的人物，连朱元璋亦要让他三分。

待在一旁的铁青衣含笑不语，没有丝毫紧张的神色。

虚若无神态自若，不以为忤她往范良极望去，悠然道：“范兄多次夜闯我府，给我说上两句都没话可说吧：若你真的偷了东西，我连和你说话都要省回呢。”

范良极为之语塞，尴尬一笑，摸出烟管，一副贼相地吞云吐雾，回复本色，迳自走去看其它模型。

虚若无并不理他，指着较远处一座解剖了半边开来连着城墙的城楼道：“这便是京师这里的城墙了，全长超过百里，围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城楼高五层，城头可容两马并驰，我故意选臣石为城基，砖头都由我配方烧制，砖缝间灌以石灰和桐油，共有十三座城门。城门上下都有藏兵洞，又在最大的四个城门加设“月城”，以加强防卫力。

当年花了我不少心机呢！”韩柏至此才明白朱元璋为何对虚若无如此顾忌，还有谁人比他更明白大明的建和防御系统，根本就是他一手弄出来的。

范良极放恣的声音传来道：“老虚：为何不见朱元璋的皇宫和孝的模型呢？”

韩陈两人心中暗叹，还以为这老贼头对模型主感兴趣，原来只是为了方便偷东西。

虚若无哑然夫笑道：“老范你最好检点行为，若非看在韩小兄的脸，我定叫你有一番好受。”

他说来自然而然，一点不把范良极身为黑榜人物的身分放在眼内，却没有人感到托大。

范良极回眼望来。嘿然道：“打不打得过你，日下说来没用，但说到逃走功夫，连里赤媚的“天魅凝阴”都怕拿我不着。”

听到里赤媚三字，虚若无双目倏起精电。冷哼一声道：“听说他快要来了，你即尝和他比比看吧！”韩范陈三人同时色变，愕然道：“什么！”虚若无再没有说下去的兴趣，向铁青衣点头道：“青衣：麻烦你吩咐下人在月榭

开饭，顺便看看那野丫头有没有空来陪我们。”

韩柏心中大喜，想起可以见到虚夜月，全身骨头都酥软了。

铁青衣领命去后，范良极来到比他高了整个头的虚若无旁，仰起老脸眯着眼道：“为何你要买这小子的帐，他有什么值得利用的价值呢？老虚你早过了爱才的年纪吧！”韩柏和陈令方亦竖起耳朵，想听答案。

直到此刻，他们仍摸不着鬼王邀他们来此的目的。

虚若无淡淡道：“到月榭再说吧！”三人随着虚若无，往对着楠树林另一方的院落漫步行去。

虚若无不知为何兴致特佳，不住向三人介绍解释庄院设计背后的心思和意念。

他用辞既生动，胸中见识更广阔渊博，纵使外行人听他娓娓道来，都觉趣味盎然，广增裨益。

此人之学，只就建一道，便有鬼神莫测之机。

穿过了一个三合院后，眼前豁然开朗，一泓清池浮起了一个雅致的水榭，小堤通过断石小桥直达他的大门。

亭、桥、假山、栏干、把水榭点缀得悠闲适意。

榭内有一小厅，陈设简雅。无论由那个窗看出去，景物都像一幅绝美的图案。

四人围桌坐下后，自有俏丫环奉上香茗。

下人退出后，虚若无忽向韩柏道：“为何一日不见，你的功夫竟精进了许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小弟身上？”

韩柏和范良机脸脸相觑，心内骇然。

昨夜虚若无只是在旁看了蒙着脸的韩柏刻许钟的短暂时光，竟摸通了他的深浅，所以现在连韩柏魔功突然精进了，都瞒不过他的眼光，可知这在朝庭内武技称冠的人，眼光高明至何等程度。

韩柏感到很难隐瞒他，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欲言又止。

虚若无洒然一笑道：“我只是随口问问，小弟不用说了。”

三人连范良极都忍不住对这人的豁达大度生出好感，难怪当年他助朱元璋打天下时，投靠他那些桀骜不驯的武林高手，对他如此死心塌地。

虚若无旋又失笑道：“想不到以元璋的眼力，都会给你这小子瞒过，真是异数。”接着望往窗外，眼中射出思索的神色。

三人都不敢惊扰他。

只有范良极吞云吐雾的“呼噜”声，鱼儿间中跃离榭外池水的骤响。

午后时分鬼王府这角落里，宁洽祥和。

虚若无望向陈令方道：“我知你一向酷爱相人之学，可否告诉我什么相是最好的。”

陈令方一愣后，自然而然望往鬼谷子的第一百零八代传人范良极，还未作声，已给范良极在台底踢了一脚。

虚若无向范良极奇道：“范兄为何要踢令方？”

范良极脸容不改，吐出一口醉草烟后，两眼一翻道：“这老小子倚赖心最重，凡答不来的事便求我助拳，我又不是通天晓，怎会万事皆知。”

虚若无晒道：“范兄说话时故作神态，显然为谎言作出掩饰，哈：不过本人绝不会和你计较的。”

转向陈令方道：“当年朱与宗还未改名为朱元璋时，我只看了他一眼，

便知他是帝王的材料，那时的他绝不像现在那样寡恩无情，但他的相却不算最好的相格。因为大了点福缘和傻运，所以绝没有快乐和满足可言，而真正想得到的东西，都没他的份儿。”

范良极捧腹狂笑道：“傻运：真是说得好极了。”指着韩柏道：“这小子经我的法眼鉴定，就是最最有傻福的人，我第一眼看他时就知道了，所以才和他同流合污，直到现在仍难以脱身。”

陈令方气得直瞪眼，这老贼头自己不是忍不住露出底来。

虚若无那猜得到其中内情如此转折，点头道：“傻运并非指傻人的运，而是误打误撞，不求而来，却又妙不可言的运。自从知道韩小弟竟得到魔门千载难逢的道心种魔大法后，我便一直留意小弟的遭遇，最后只有一句话说，就是韩小弟正鸿运当头，今天一见，果证明我的推论正确。”接着仰天一阵长笑道：“连里赤媚都杀不了你，不是交了运是什么。”

三人听得目瞪口呆，难道虚若无请韩柏来，就是为了给他看一个相。

韩柏恍然道：“原来白姑娘是你故意遣来见我的，幸好她来了，否则我早给楞严当场拆穿了。”

虚若无击桌叹道：“你们看，这不是运是什么？说实话吧，元璋使人通知我，要我分辨你身份的真伪，但现在我怎会露你们的秘密，这也是运，天下间还有谁人比小弟更福缘深厚，换了以前，你们休想有一人能生离我鬼王府。”

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始知朱元璋直到此刻仍在怀疑他们。

陈令方更是肉跳心惊，就算浪翻云可保他和家人平安，可是整个亲族必会受到株连。那就真是害人不浅了。

虚若无望向陈令方道：“令方你真的叨了小弟的福荫，上次离京前我见你脸上阴霾密布，死气沉沉，现在气色开扬无比，我包你能驰骋官场，大有作为。”

陈令方喜得跳了起来，拜谢地上。

前既有鬼谷子第一百零八代传人老贼头范良极批他官运亨通，今又有精通天人玄道的权威虚若无老人家如此说，那还不信心十足。

范良横眯着眼道：“今次你请我们来吃饭，不是就只为了说这些话吧。”

陈令方回到座里，和两位结拜兄弟一起望往虚若无，静候答案。

虚若无双目亮了起来，缓缓扫过三人，微微一笑道：“朝廷江湖。无人不知道我和里赤媚一战在所难免，他现在练成了“天魅凝阴”，我亦没有把握敢言必胜，只能作好准备。以最佳状态应战，可是我心中有件事，若解决不了，心有碍，此战必败无疑。”

范良极把烟管的灰烬便在台上的瓦盂里，点头道：“你和他的武功一向难分轩轻，他进步你亦不会闲着，但若你有后顾之变，自然会成为影响胜败的关键。只不知你有甚么大不了的心事呢？”

虚若无喟然叹道：“还不是为了我的宝贝女儿。”

三人齐齐一呆。

韩柏又惊又喜，嚅嚅道：“虚老你的意思是……”

范良极连声啐道：“还用人说出来吗？你这小子不但傻福齐地，艳福亦是齐天，还不拜见岳父。”

虚若无伸手阻止道：“且慢：这事要从长计议，若我硬迫月儿嫁给小弟，定会弄巧反拙。所以小弟只能凭真实本领夺得她的心，最多是我从旁协助

吧！”三人脸脸相觑，只觉整件事荒谬之极，鬼王竟帮韩柏来追求他的女儿。

虚若无自己都感到好笑，道：“这女儿连我的话都不大听，兼且眼高于顶，常说男人有什么好，为什么要便宜他们，所以小弟虽然是个很吸引女人的人，却未必定能成功。

至于有何妙法，我亦不知道。”

三人听得呆若木鸡。想不到堂堂鬼王的克星，竟就是他的心肝女儿。

虚若无有点尴尬地苦笑道：“现在时间无多，小弟定要速战速决。”按着双目神光电射，傲然道：“只要放下这心事，里赤媚又何足惧。”

此时脚步声响，铁青衣走了道来，伴着他的还有白芳华。

见到四人神情古怪，均感愕然。

白芳华娇嗲地叫了一声干爹，亲热地坐到韩柏旁的空椅里，顺便抛了他一记媚眼。

不理众人的目光，凑到他耳旁轻轻道：“有机会摘取天上的明月，以后再不会理人家了吧！”韩柏大感尴尬，脸也胀红了。

铁青衣坐到虚若无旁，同他苦笑摇头。

虚若无道：“月儿有什么反应，青衣即尝说出来。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韩柏等受宠若惊，齐望往铁青衣。

铁青衣神色有点不自然地道：“月儿说她对什么专使不感兴趣，而且她待会要和人到西都打猎，所以不来了。”

虚若无苦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至此谁也知道鬼王拿这娇娇女没法了。

韩柏低声问铁青衣道：“她知否我是昨晚那人？”

铁青衣摇头道：“那敢告诉她，谁猜到她会有什么反应。”

范良极和韩柏拍档多时，怎不知他想问什么，干脆直接道：“昨夜她返府后，神态有没有特别的地方？”

虚若无答道：“她像平常那笑吟吟的样子，回来后什么都没有说便回房睡觉，我再去看她时，她睡得不知多么甜。”

看到他双目透出来的慈爱之色，就知他多么疼爱女见。

韩柏忍不住搔起头来。记起了虚夜月说过嫁猪嫁狗都不会嫁他，心中一惊，问道：“除了你们外，还有谁知我的身份？”

白芳华笑道：“放心吧：就只我们三人知道。”

韩柏吁出一口气，放下心来，看来鬼王仍不知发生在他和七夫人的事。

范良极忽道：“究竟杨奉是否躲在这里呢？”

虚若无淡淡道：“我也在找他，有看有什么可帮上老朋友一把，唉！这小子真是临老糊涂，这种事都可招惹，真是何苦来由。”

范良极失望地“哦”了一声，迳自沉吟。

虚若无亦是心事亟重，同铁青衣道：“月儿既不来，就让我们先开饭吧！”铁青衣站起来走到窗旁，向外打了个手势，传达鬼王的命令。

虚若无想起一事，向韩柏道：“元璋对你相当特别，你刚进京便召了你去说话，若他问起我为何请你到王府来，你怎样答他？”

韩柏想了想道：“我告诉他连我亦弄不清楚虚老你为什么来请我到府上去，整餐饭都在问我高句丽的建物和名山胜景。”

虚若无失笑道：“好小子，现在我有点知道为何你可骗过他了。”

韩柏忍不住道：“朱元璋说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虚老呢！”按着又补充一

句道：“不过这话千万莫说出去，否则他定把我杀了。”

虚若无冷哼道：“信任？他唯一信的人就是自己。”

韩柏心中一寒，这时才想到朱元璋究竟有没有半句话是来自真心的。

第九章 阶下之囚

戚长征由水里冒出头来。

怒蛟岛在里许外的远处，沿岸泊满了水师的战船，由这方向看去，见不到半艘黄河帮的船舰。

远近的海域无数巡逻快艇穿梭往来，又有斗舰怕在湖上新装的浮泡处，占的都是战略性位置，船上当然有人放哨，要潜往岛上真是难之又难。

离开了韩慧芷后，他以重金在附近买了一艘小风帆，利用怒蛟岛东南的小岛屿群往怒蛟岛驶过来。

途中看到一艘怒蛟帮的斗被十多艘水师船追上击沉。

至此那还不知己方输了这一仗。

他人虽冲动，但绝非只逞匹夫之勇的人，反冷静下来，到了最近怒蛟岛的一个小岛屿时，为了避开巡艇的耳目，索性把船凿沉，由水底往怒蛟岛潜游过去。

现在看到怒蛟岛的森严防卫，禁不住眉头大皱。

自问只凭一口真气，绝不能潜过整整一里的距离，思索半晌后，深吸一口气，潜入三丈下的水底里，往最接近一艘停在岛外湖上的水师船潜去。

只要回到怒蛟岛，他便有把握神不知鬼不觉登岛。

凌战天当年设计怒蛟岛时，早想到有暂时弃岛的战略，所以特别在沿岸处设了几个入口，接连在怒蛟岛下的秘道。

这些入口秘道，均有精心安排的伪装，不虞敌人发现，尤其水师只占领了怒蛟岛半个月许的短暂时间，忙于防务和输运弹药粮草，应未有馀暇去查理这等事。

冰凉的湖水，有助他把心神完全收敛集中，进入晴空万里的先天境界。

现在最紧要是不受焦忧痛心的情绪所影响，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

他甚至不去想凌战天等人的生死。

只要杀了胡节或甄夫人，纵使要赔上一命，又有什么打紧。

见到怒蛟帮的战船沉没碧波时，他首次后悔自己使性离开了上官鹰他们去寻马峻声晦气。

一口气已尽。

他来到那水师船的船底下，潜近船沿，在船底都的边沿处，换了一口气后，正想缩回船底下去，蓦地发觉天色变坏，这一刻钟多的时间，乌云遮盖了晴日，还刮起风来。

戚长征暗叫一声天助我也，继续朝怒蛟岛潜游过去。

才游了十多丈，天上一声惊雷，豆大的雨点哗啦啦打下来。

戚长征运转真气，趁这人人找地方避雨的时刻，倏忽间潜到了东岸主码头处，这角度看上湖面，尽是水师战舰的船底。

他恨不得逐一把它们凿沉，但为了更远大的目标，当然不能如此沉不住气，一咬牙，往更深的湖底游下去，穿过美丽的水草和礁石，在一口气将尽时，摸到主码头下纵横交错的巨木柱内，浮了上去，再换了一口气，不敢逗留，又深进水底，转眼到了岸旁一个入口处。

入口是密封的，表面看去，与岛脚黝黑的石全无分别。

戚长征以特别手法扭动其中一块岩石，把仅容人过的密道秘门拉开。

由于湖水的压力，若非像他如此功力精纯之士，纵使启了开关，亦休想把门拉开来。

湖水把他涌进了洞里。

他乘势把门拉上，截断了涌进洞内的水。

秘道内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种完全隔断了光线的地方，纵使有夜眼亦毫不管用。

他不敢呼吸，因为吸入的只会是腐臭和有毒的沼气。

为了保持秘密，凌战天不敢设置通气口。

戚长征自知那口真气撑不了多久，又怕雷雨已过，岂敢迟疑，全速沿着秘道的斜披，弓着身往上窜去。

倏忽问到了地道另一端的出口处。

一口气已尽。

刚打开出口的关锁，外面竟有微弱的人声。

戚长征大骇，脑袋一片晕眩，这是缺氧的现象。

他暗叫不好，跌坐地上。

神智开始模糊起来，可是外面仍有人声隐隐传来，正要不顾一切冲出去见人便杀时，奇妙的事发生了。

先是丹田火热。

接着一股气流涌了上后背处，沿背椎窜上脑际，灵台一片清明。

戚长征大喜，知道白己在先天秘境里因着这恶劣的环境，意外地到达了胎息的境界，体内真气生生不息，就像胎儿在母体内不用口鼻呼吸，只凭脐带的供给便有足够的空气和养份。

这时他又不急于那么快出去了。

待到了黑夜，那时行动更有把握了。

不一会他已进入胎息那无思无虑的圆通境地里。

*

翟雨时醒了过来，浑体乏力。

张目一看，发觉自己躺在床上，头颈要穴都感到被银针插着。

一对眼睛正注视着自己。

翟雨时连半个指头都动不了，遑论扭头去看谁人坐在他床旁椅上，只能凭眼角的余光，知道是位身穿白衣的女子。

不一会那女子俯过身来。俏脸出现在他眼前，居高含笑看者他，像很有兴趣的模样。

她的脸略嫌苍白，但无可否认非常美丽，塞外美女高鼻深目的动人轮廓，尤使人感到有别于中原女子的丰姿。

她的五官纤巧精致，绝没有半点可挑剔的地方。

胸脯比中原女子更丰满和高挺，充满诱惑的魅力。

她的眸珠并不是黑色的，而是两潭澄蓝的湖水，闪着灵巧智能的光芒。

只看她鲜花般的美貌，谁都猜不到她的手段如此厉害。

翟雨时微微一笑道：“夫人为何不杀了我？”

甄夫人伸出纤手，摸上他的脸颊，温柔地道：“你这么聪明俊秀，素善怎舍得随便杀你。留下个样子看看都是美事。”

纵使知她心如蛇，给这样动人的美女摩挲着脸颊，翟雨时仍禁不住自己泛起男女间的异样感觉，闭上眼睛，作出唯一能表示的抗议。

甄夫人温暖的小手离开了他，俯头下来，吐气如兰道：“但若换了是我的意思，你亦早已一命呜呼，好教断去怒蛟帮一只臂膀。”

翟雨时感受着她迷人的气息喷在脸上的感觉，欣然张眼道：“多谢夫人告诉我敝帮主和凌二叔均成功逃走。”

甄夫人微一错愕，接着笑道：“不得了哩！一句话便给你听出了风声，看来还是及早杀了你吧！”

翟雨时大惑不解道：“在下正奇怪夫人没有这样做。”

甄夫人坐直了在床沿的娇躯，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不杀你的是胡节，他要把怒蛟帮的第一智囊，生蹦活跳地拿上京师，好让朱元璋在天下人前显威风，不过我偏不如他愿。”

伸出手轻轻玩弄着插在翟雨时耳鼓穴处的金针，温柔地道：“这些针是我们花刺子模一种秘传的手法，表面看只是制得你不能动弹，其实却是慢性破坏你脑内的神经组织，把身体对脑部养份的供应逐渐减少，不出一天，你会发觉思想开始迟钝，再不能有条理地去思索。最后天下著名的军师，将会比一个普通人的智力更是不如，偏你们记得往昔所有风光，你说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翟雨时明知她这番难办真假的话，是针对一向自负智计的人所施的心理攻势，仍禁不住心头凛然，暗呼辣厉害，尽量以平静的语气道：“那又有何分别，横竖见到朱元时，立即会被处以极刑，脑中没那么多东西，不是更好吗？在下还要多谢夫人哩！”

甄夫人娇笑着站了起来，道：“素善还有很多事做，没时间和你闲聊了，今晚胡节会趁黑把你押走，他们绝不会像素善般对你有怜才之意。乘你的脑筋还灵活时，好好想想吧！”

迳自出房去了。

翟雨时一点不露出心内的焦灼，因为说不定甄夫人安排了人暗中窥视他每一个表情。

她对付自己的手法确是非常高明。

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比逐渐变成白痴更令他惊惧的事了。

而且还是慢慢的折。

他知道对方并非虚言恫吓，因为一天后他便可从自己的状况，知道她是否说谎了。

她在迫自己屈服，吐露出怒蛟帮隐藏起来的虚实，好遂一击破。

不！

就算我翟雨时变成废人，亦绝不会出卖怒蛟帮。

*

饭后白芳华扯着韩柏，离开了鬼王以女儿虚夜月命名的月榭，带着他在府内似是随意闲逛，留下陈令方和范良极两人在榭内陪鬼王继续喝酒。

鬼王府更像一个太平美丽的小城，古树参天，葱郁优静。前院方向不

时传来孩童玩耍的声音，鬼王府人的眷属扶老携幼，悠闲在外院街上闲荡，说不出的丰足写意。

府卫见到白芳华，都恭敬施礼，白芳华亦和他们很熟络。

白芳华领着他由外院走到宁静的内院，再见不到府人的眷属，守卫森严多了，间有俏丫环谈笑着在廊道间穿梭往来，见到韩柏眼睛都亮了起来。

韩柏不知她要带他到哪里去，笑道：“白小姐不是想领我到你的闺房去吧？”

白芳华横他一眼，不答反问道：“现在相信人家和干爹没有私情吧！”

韩柏知她指的是故意在鬼王前对他表示亲热一事，叹道：“我现在只知道到那间密室去和小姐你幽会，弄些私情出来。”

白芳华笑脸如花，咬着下道：“跟着来吧！”

韩柏大喜，随着她进入一座大院里，楼均作三层，前门处是个大天井，两旁是厢房，楼下明间为堂屋，廊道均用镂雕精细的栏干围着。

韩柏在后面看着她婀娜撩人和风格独特的婷婷步，禁不住喉焦舌燥，暗忖今次真是艳福无边了。

正想着如何去享受这美女时，岂知眼前景物一变白芳华毕竟带着他由后门穿了出去，来到房舍后的大花园里。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鱼池假山，在林木里若现若隐，美若世外桃源韩柏心中暗赞。

鬼王建之道的精神所在，就是“自然”这两个字。

所有人工出来的东西，均能巧妙地与大自然浑然无间，难分彼我。

园林深处隐有马嘶声传来。

韩柏见左右无人，一把拉着她的手，便想把她拖入林荫深处，大快朵白芳华娇笑着挣脱他的手，瞪他一眼道：“不怕月儿不喜欢吗？”

韩柏刚正准备充足，引致欲火狂升，那还理得难得以捉摸，有若水中之月的小月儿，恼道：“她连脸都不肯让我看看，谁还有闲情管她，怎及我与小姐你的深厚感情。”

白芳华“噗哧”一笑道：“胡乱说话，小心干爹宰了你。”

韩柏道：“大丈夫三妻四妾有何稀奇，你干爹至少便有七位夫人，嘿！她是否虚夜月的生母，年纪看来不大像。”

白芳华道：“月儿是干爹最疼爱的三夫人生的，她因难产死去，所以干爹对月儿有很特别的感情，说她长得很像三夫人，唉！七十多岁才生下了个女儿，谁能不锺爱。”

韩柏喷出一口凉气道：“那鬼王岂非九十多岁了。”

白芳华道：“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们这等练气之士，谁不是过百岁仍不会老退，庞斑便定已超过了百岁。”

韩柏想起今早在影子太监村内遇上那人，暗忖他的年纪定然不少。

白芳华一拉他衣袖，道：“来吧！”

韩柏这时已有点知道她要带他到哪里去，心下惴然，硬着头皮跟着。

她感叹道：“干爹的六位夫人，都先后过世，这是命长的缺点，七夫人是他五年前新纳的，比他年轻了六十多年，她和月儿的关系最好，若得她之助，在月儿脸前说上几句好话，将事半功倍。”

韩柏一震扯住了她，想起了和七夫人纠缠不清的关系，想起她的警告，那敢贸然见她，装作傲然地胡诌道：“我韩柏何等英雄，追个野丫头何须劳

人相助，胜了亦没有光，休想我去见七夫人。”

白华掩嘴笑道：“你想见七夫人，她都不肯让你见哩，不过我很喜欢你现在那充满英雄气概的样子，假若你常像现在般，说不定芳华真会嫁给你，作你三妻四妾的其中一位呢！”

娇笑着往一丛茂密的竹林走去。

韩柏被她狐媚之态耍得不辨东西，追着去了，暗忖若不在林内狂占便宜，其对不起祖宗十八代。

林外的马嘶声更响亮了。

韩柏刚追上白芳华时，她停了下来，低声道：“听！”

虚夜月娇甜清美的笑声由林外传来。

只听她道：“想约我黄昏到秦淮河划艇吗？好吧！若你答对我的谜语，我就陪你！”

几名男子的声音齐声应和，每个人都要加入竞猜里。

虚夜月笑道：“好吧！谁猜中我就陪谁？”

林外众男摒息静气，静候虚大小姐的谜语。

虚夜月清脆的声音响道：“桃花潭水深千尺，猜成语一句。”

韩柏和白芳华脸脸相觑，如此一句没头没脑的李白诗句，教人怎么去猜。

林外果然传来众男唉声叹气的声音。

虚夜月娇笑道：“我发明的东西，你们怎能猜到，若由现在我起步到爬上马背，你们仍猜不到的说话，就算你们猜不到了，嘻！”

韩柏禁不住搔起头来，他不要说猜谜，连这首诗的下一句都不知道，别人猜不出，他更是不如。

白芳华皱眉念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唉！”

韩柏狂叫一声，扑出林外去，不理外面那几位公子，向着全副男猎装，头扎英雄髻，正要翻身上马，闻声别转头过来望向他，美丽得像天上明月的虚夜月高唱道：“谜底就像夜月小姐的美丽般，就是无与伦比。”

这谜底其实是所谓“启下”式的谜格，取上句之意，引伸为“无与‘汪’伦比”，巧妙至极点。

虚夜月皱眉道：“你是谁？”

众男均以带着敌意的眼光看着他。

为虚夜月等牵马的府卫都露出不善之色。

韩柏指了指自己，哑口无言。

白芳华在他背后钻了出来，笑道：“这位就是高句丽来的专使朴文正大虚夜月上下打量他好一会后，不屑地皱起了小巧的鼻子，好象说原来就是那臭官儿，矫捷地翻身上马，连白芳华都不理了。众男亦纷纷上马。马儿等得久了，纷纷蹄蹄喷嘶。虚夜月一夹马腹，战马箭般标出，众男纷策马追去。韩柏以内劲迫出声音送过去道：“酉时头我在秦淮桥恭候小姐大驾。”

虚夜月理也不理，绝尘由花园另一边去了。

白芳华欣然道：“大人真棒，芳华从未见过月见这么手足无措的，原来你的文才这么好呢！”

韩柏暗叫惭愧，若非白芳华念出下一句来，自己那能灵机一触猜到谜底。

顺目望去，竹林外有座红砖的三层小楼，飞檐翘角，轻巧秀丽。

韩柏看得悠然神往，若有一天能和虚夜月在此共度良宵，那就真是天下美事了。

*

戚长征体内先天真气运转了三百六十周天，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灵台澄明如镜，知道无意间功力又深进了一层。

这正是先天和后天之别。

后天可从精进励行，有为而作里求取进步，可是先天只能无意得之，无为而作。

这也是先天秘境为何如此珍贵罕有。

戚长征的耳目灵敏起来，秘道上的人声更清晰了。

忽地传来跪地之声，接着有人高呼道：“胡节大人到！”

他丝毫不奇怪胡节含在上面的大厅出现，这正是凌战天当时设计这秘道的用意，其中一个出口特意通往主码头最大和最具战略价值，名为腾蛟堡的建物的核心处。

若怒蛟岛真被敌人攻占，敌方主帅自然会以这最利防守和望远的堡垒作指挥部。

通过秘道，怒蛟帮的反攻部队便可一下子制着敌人的主帅，握着对方的要害。亦因此戚长征才会潜回岛内准备行刺甄夫人或胡节。

戚长征把背上的天兵宝刀抽出，放在膝上，耐心等待着。

密集的足音响起。

接着胡节骂道：“你们真没有用，费了许多工夫竟然找不到凌战大和上官鹰两个叛贼，若非擒到翟雨时，我怎向皇上交待？”

戚长征又惊又喜，惊的是翟雨时落入敌人手里，喜的是凌战天和上官鹰两人安然无恙。

众将默然受责，不敢辩驳。

要知明朝刑责最苛，不但朱元璋随意杖责大臣，大臣武将亦动辄杖责下属，所以胡节在气头上时，没人敢作声。

胡节又痛骂一番后，出了点气，语转温和道：“现在翟雨时交给了夫人，一到戌时她就要把人交来，我们立即把他手筋脚筋全挑断了，火速送上京师，这事为最高机密，若有任何差错，你们都不用活了。”

众将领命。

下面的戚长征急得如热镬上蚂蚁，这么大的怒蛟岛，他就算逐间屋去查，亦不能在酉时前找到翟雨时。

怎么办才好呢？

上面的胡节沉吟了一会后道：“陈雄！你率领一千精兵，加强那里的防卫，怒蛟帮徒一向无法无天，说不定会趁机潜来救人。”

戚长征大喜，退了回去，到了另一条秘道的入口，窜了进去，往上面的出口弓背小心迈进。

第十章 设肆卖酒

开门声响。

香风传来。

翟两时不用张眼，只用鼻子，便知是甄夫人芳驾再临。

甄夫人倚在门处，柔声道：“还有两个时辰，我便要把你交给胡节，先生知否素善用什么借口硬把你留在我们的保护下直到今晚戌时。”

翟雨时淡然自若微笑道：“真的是保护吗？我看是软硬兼施，想我招出所有怒蛟帮的潜藏点和掩饰的手法吧！”

甄夫人叹道：“和你这样的人说话真节省了不少舌，当初我确有那幼稚想法，以为像你那样爱用心计的人，会比一般人怕死，想不到你如此沉稳坚毅，所以我改变了想法哩！不但不会为你拔掉金针，还决定了把你交给胡节，即管你哀求亦不会有作用。”

“砰！”

甄夫人说完即开门去了。

翟雨时大感头痛，这女人的手法确是莫测高深，待会必有更厉害的手段对付自己。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装作无动于中，坚持刚才的决策，一点都不表现出自己的不安。

想到会变成一个白痴人，若肯定没有人看着，他可能会痛哭一场呢。

*

韩柏等三人乘坐原车，往莫愁湖的宾馆驰去。

心情最好的是陈令方，不住哼着昆曲的小调。

范良极不屑地瞪了他几眼，见陈令方一点反应都没有，转向韩柏道：“刚才你和白妖女去后，鬼王想出了一个帮助你追求他女儿的妙法。”

韩柏大喜道：“快说来听听！”

范良极的表情变得非常古怪，低声道：“他会在府内的高手前大发脾气，臭骂你一顿，说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想见他的宝贝女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休想他同意。”

韩柏失声道：“什么？这也算帮我手？”

范良极忍着笑道：“这正是鬼王高明的地方，据他说虚夜月性格最是反叛，不准地做的事偏要去做，现在鬼王摆明不喜欢她接近你，她反会故意和你在一起，好表示她我行我素，不受管束的性格。”

韩柏面容稍为平复过来，皱眉道：“这好象不大妥当吧！其实鬼王什么都不要理，放手让我去摘不是更好吗？”

范良极嘿然道：“时间无多，为了对付里赤媚，你什么苦都要吃的了，好在你傻有傻福，怕什么呢？”

韩柏长长叹了一口气，不过想起娇美胜花的虚夜月，黄昏的约会，心情又好了起来。

才莫愁湖的宾馆，范豹迎了上来，低声道：“共有三位人客来了，我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偏厅等专使。”

三人一听，全呆了起来，范豹要把他们分开招呼，定因这三人不宜碰头。

果然范豹低声道：“首先是三位爷们的结拜兄弟谢廷石大人，他来得最早。”

三人同时嗤之以鼻。

范豹续道：“另一人是胡惟庸的家将送晚宴的请柬来了，我想代收都不可以，坚持要亲自递上给专使。”，范良极冷哼道：“小小一个家将，有何资格见专使，让我去打发他。”

接着压低声音道：“只要我说出‘万年参’这三字灵咒，包保他立即滚回府去。”

范豹道：“另一人是叶素冬的副将长白高手陆爽，这人的掌上功夫相当有名，我以前都听过他的名字，想不到样子生得这么丑陋。”

韩柏一呆道：“他来干什么？”

陈令方提醒道：“四弟忘了吗？他是奉皇上之命来接你和诗妹进宫去见皇上。”

韩柏暗暗叫苦，现在离酉时只有个许时辰，若错过了约会，虚夜月以后还肯睬他吗？当然！她小姐未必肯这么乖乖赴约，但他却不能不去。

想起时间无多，道：“让我去敷衍谢廷石，二哥帮我通知诗姊，我转头立即和她到皇宫去。”

想不到来到京师，竟忙成了这个样子。

*

戚长征由观远楼藏酒的地窖钻了出来，运足耳力，心中大喜，除了厨房处有声音传出，其它地方都渺无人迹。

暗赞自己选择得对，在这等紧张时刻，谁敢违背军令到这里息喝酒。

一会后他来到观远楼的二楼，贴到窗旁，透往外望去。

原本热闹繁华的大道变得冷冷清清，只间中有官兵的运货车过，把物资移入岛内去。

楼房高处均有放哨的人员，监视着每一寸的地方。

沿岸处不时传来人声和号角声，战船移动布防，巩固防卫。

怒蛟帮用作哨站的高塔，更满是兵员。

气氛紧张，使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这时戚长征注意到酒楼的正门前停了一辆骡车，后面载货的地方空空如也，显然正等待着运载某种货物。

改往刚才胡节说话的腾蛟阁望去，只见一批官兵策马由广场鱼贯而出，往乌南的方向开去。

戚长征暗暗叫苦，岛南乃怒蛟帮领袖人物的住处，房舍都颇有规模，自己的家便在那里，可是凌战天的地道只针对主码头附近的建物而设，自己怎样方可神不知鬼不觉摸到那里去呢？

若由秘道退回水里，当然可潜往那里，但问题是只要一旦爬上岸去，会立即被人发觉，那还怎去救翟雨时。

此刻离戌时只有两个许时辰，再没有时间等待入黑才行事了。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砰砰”响声，似在搬运着东西。

接着有人大喝：“快给我把饭菜送到帅府去！”

有人应了声是。

戚长征记起了酒楼前那辆骡车，心中一动，再往下望去。

只见两名一身烟油的伙头兵，正把几桶饭菜抬到骡车后盛货处，心中一动，扑下楼去。来到厨房旁暗处。

只见那两名伙头兵再走出来，只有一人挽着桶子，另一人两手空空，不用说这是最后一桶。

戚长征待两人走过时，由背后闪了出去，两指点出。

两人应声向后软跌。

戚长征一手接着一个，同时右脚伸出，刚好挑着那跌往地上的桶子。

桶子黏在他脚上就像着地生根般动也不动。

戚长征把人和桶全带入左旁的大堂里，以最迅速的手法，把两人送入地窖去，换了其中一人衣衫，回到大堂里，拿起桶子，大模斯样踏出楼外，把桶子放好后，不理这些饭菜原来要去的目的地，策驽朝岛南驶去。

*

谢廷石见到韩柏进来，大喜趋前道：“四弟！你现在成了京师最红的人了，既得皇上眷龙，连鬼王都对你另眼相看，我这三哥亦沾了不少光。”

韩柏心中暗骂，这时的他对谢廷石的什么大计只感烦厌，想起或可和佳人黄昏时泛舟秦淮河，那还有兴趣卷入燕王和朱元璋的父子之争里，道：“我现在要立即见皇上，三哥最好长话短说。”

谢廷石见他神情冷淡，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两眼一转道：“那金发美女后天便到，所以燕王想约你正式见个面，顺便把这种罕见的异种美女正式移赠四弟。”

韩柏色心大动，精神一振道：“真的！”接着低声道：“肯定是处女！”

谢廷石心中暗笑，道：“当然是真的，否则你还会认我这骗人的二哥吗？”

韩柏皱眉道：“坦白说，燕王送我这大礼，小弟实在无福消受，试问我可以拿什么回报呢？我的胆子又细，杀人的事绝轮不到我。”

谢廷石暗忖这世上怕没有什么人比你更胆大包天，堆出笑容道：“四弟给我那晚的话吓怕了，现在形势又有变化，那番话就当我没有说过，燕王今早见到你，很是欢喜，只想和你交个朋友，绝无其它要求。”

韩柏心说这世上那有如此便宜的事，不过手脚是自己的，做什么事全由自己决定，有便宜那可放过。不过这金发美人儿绝不可让她住到这里来，否则可能要吃左诗的巴掌了，点头道：“好吧！请三哥说出时间地点，若无意外，四弟我自会准时赴会。”

谢廷石神秘一笑道：“后天黄昏时，三哥会亲来接你，记得通知我们其它两位兄弟。”

韩柏想起后天可一试金变美人儿的滋味，一颗心禁不住热了起来。

*

戚长征驾着驽车，一路畅通无阻，当转上南岸大路时，麻烦来了，前面设有一个关卡，看样子没有口令休想通过。

这时退回去不是，前进的问题更大，惟有硬着头皮驱车前进。

后面蹄声响起，数骑旋风般赶了上来。

戚长征扭头一看，吓得叫了一声娘，原来竟是“紫瞳魔君”花扎敖和“犷男俏妹”广应城、雅寒清三人。

戚长征装作看一眼后，若无其事继续前进，同时收敛本身的真气，免给对方生出感应。

三人丝毫不觉地擦身而过，奔到关卡处雅寒清娇喝道：“屠蛟斩龙！”

马蹄不停，越过关卡去了。

戚长征心中狂喜，到了关卡处，依样葫芦喊出通行口令。

其中一兵士道：“是什么货！”

戚长征道：“给你们送饭菜来了！”

那兵士欣然放行，看他的样子肯定饿了。

戚长征提上了半空的心才放了下来，接着无惊无险连过三道关卡，来到怒蛟岛著名的南园，林木掩映间，熟悉的房子座落其中。

他问也不用问，便朝着上官鹰的大宅驶去，只是那戒备森严的情况，便知翟雨时给囚在那里。

心中燃起希望，因为这所房子有秘密设计，大大有利他的营救行动。

离宅门尚有三十丈许处，给人截停下来。

带头的军官嗅到饭香，善道：“真好！这么快便送饭菜来了。”抬头望向戚长征一愕道：“兄弟！你脸生得很。”

怒蛟帮长期和水师交战，对水师的编制了若指掌，戚长征叹了一口气道：“我本是第三团队的十八长，犯了事给调来干这种粗活，你最好不让我进去，我就在这里交货，落得轻松自在。”

众兵笑骂起来。

有人道：“这么懒，难怪会受罚了。”

戚长征知他们刚从“帅府”调来，笑道：“我看你们才面生得很，上次我来你们并不在这里。”

那军官怀疑尽去，挥手放行。

戚长征出了一身冷汗，驾车绕到宅后，自有人出来接过饭菜。

趁混乱之际，戚长征由膳房闪入宅内。

至此心中大定。

此宅乃当年过世帮主上官飞和凌战天两人联合设计，明室暗格多不胜数，全要来紧急时逃生之用。下面还有秘道，可通往后山处，甄夫人虽然高明，但来了才只半天，一定不能悉破所有布置。

才进入通往正厅的回廊，前方脚步声传来。

戚长征不慌不忙，猛撞左旁墙壁，墙壁活动起来，退了进去，他人随墙转，没入了壁内，到了里面的小密室去，密室的四角均有铁造的旋梯，通往上方。

室顶中间则有十多条装有活塞的通气铜管，由室顶垂了下来。

戚长征拔开其中一个活塞，把耳朵凑了过去。

听了半晌，又技开另一枝管塞贴耳细听。

原来这些铜管分别通往宅内不同的大小厅房去，若有敌人来行刺，又或埋伏屋内，只要进入此室，便可凭声知道敌人的位置。而四条旋梯则可通往屋内不同的地点。

戚长征逐条铜管听下去，不一会连花扎敖等人的位置亦弄得一清二楚，可是始终仍找不到囚禁翟雨时的地方。

只剩下两枝铜管了。

他的心开始焦灼起来，拔掉其中一条管塞，只听刚才那军官的声音响起道：“刚才送饭来的伙头兵那里去了，现在又有人送饭来了。”

戚长征心知不妙，无暇再听膳食房的对答，拔开最后一条铜管的活塞。

和以前任何一处都不相同，是没有人声或足音，只有微弱的呼吸声。

戚长征那敢迟疑，抢往其中一道旋梯，全速窜往最高的第三层近出那小房去。

才走了一半，示警的哨子声响彻屋子内外。

*

今次朱元璋接见他们的地方是今早聂庆童领他参观过，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三角形大殿议政殿。当时只是由外面看看，今次进入殿内，只见殿顶有精致的斗拱和天花藻井，外环井心的圆光内有梵文，内环井心的圆光内则有福、禄、喜、寿等好意头的字样。五条巨型梁染饰满彩画，撑殿的圆柱重檐，除南面中间两条盘龙，护着中间高台上的龙座外，其它均饰黄琉璃瓦绿剪边，一派皇宫帝皇的豪华气象。

初次到皇宫的左诗俏脸发白，咬着下，看得韩柏心中叫痛。对于这情深义重，垂青于他的美姊姊，他是又爱又怕。

两人在殿心跪了下来，不片晌朱元璋龙驾降临，坐到龙椅上，十多名近身护卫，分列两旁。

朱元璋今次并没有赐他们起立又或坐下，看着两人行跪拜大礼后，淡然道：“专使夫人酿酒之技天下无双，不知传自何人。”

韩柏心中一凛，暗叫疏忽，实在太多事情发生了，使他没有馀暇细想每一件事应如何圆谎应付。至此才想起左诗之父乃当日京师的首席酿酒宗师酒神左伯颜，以朱元璋情报的精密，自然知道左伯颜到了怒蛟帮从贼去了，现在这一问内中大有文章，一个答不好，随时是人头落地之局，可恨当时他说要见左诗，却一点不露出心中的想法。

他立即运转魔功，准备若然有变，立时抱起左诗，逃回莫愁湖去和范良极等会合，再想办法逃走。

左诗娇躯一震，沉吟小片刻后，微颤的声音道：“民女之父乃左伯颜。”她显然亦想不到朱元璋第一句便问在这骨节跟上。

朱元璋声音转冷道：“果如朕所料。不知夫人如何认识专使，可否说给朕知道。”

左诗的声音反镇定下来，平静地道：“民女十二岁时，爹带了民女到怒蛟岛去，结婚生女，后来丈夫死于江湖仇杀里……”接着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把展羽将她掳走，浪翻云如何救他回来的事，说了出来。

韩柏听得汗流浹背，暗忖左诗如此老实，今次定然凶多吉少了，唉！可恨还约了虚夜月。就算有命逃生，亦无暇赴会了。

目下只是殿中所见的十八名侍卫，无一不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若给这些人围着，自己又要照顾左诗，情势之劣，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思忖要不要先发制人，立即逃生时，朱元璋冷哼一声道：“专使为何看来心神惶惑不安呢？”

韩柏还未答话，左诗已勇敢地道：“民女的身世，夫君并不知道，皇上尽管责罚民女吧！”

韩柏心中一叹，左诗一向生活于重情重义的怒蛟帮里，习惯了说道讲理，一人做事一人当，茫然不知有“株连”的事。她若有罪，连韩柏在高句丽的所有“亲族”都应受牵连，他又怎能免祸。

朱元璋忽然喝道：“来人！把朴文正给朕拿下来。”

韩柏和左诗两人骇然大惊。

韩柏猛咬牙，正欲发难，一把柔和苍老的声音在他耳旁低喝道：“韩柏！他是试你的，不要反抗！”

韩柏一呆下，早给四名高手逮着，按翻地上，刀剑加身，这时反抗亦没有能力了。

左诗吓得花容失色，捧心跌坐地上。

朱元璋哈哈一笑道：“冒犯专使了，你们还不放开他。”

四名高手把他扶了起来。

朱元璋容色缓和，道：“赐坐！”

韩柏惊魂甫定，扶起左诗，依指示到朱元璋那高台的下层左旁两张椅子生了下来。

究竟是谁提醒他呢？

耳边再响起那声音道：“贫僧了无，是梦瑶姑娘托我照顾你们，不用多疑！”

韩柏暗呼自己真是福大命大，刚才若加反抗，必然会露出底细。

朱元璋回复以前的亲切态度，教人奉上香茗，挥退了侍卫后，道：“专使和夫人切莫怪朕，以专使的身手，刚才大有反抗的机会，可是你全不抗拒，可见问心无他，来！”

先喝杯热茶。”

左诗喝下热茶，脸色才好了点。

朱元璋细看左诗秀美的容颜，露出赞赏之色，点头道：“专使夫人既中了毒，浪翻云理应带你上京师，是否在途中遇上专使呢？”

韩柏的心又提起上来。只要左诗仍像刚才般老实，他项上头颅仍是保不了。

左诗不敢望向朱元璋，垂头道：“浪大哥只用了三天时间，便化去了民女所中的毒，在武昌租了间房子，教我住在那里，等候他回来，那知便在那里着名的”白玉泉”处遇到专使，跟了他哩！”

韩柏拍案叫绝，左诗说的一直是实话，只有最关键性的几句。才骗朱元璋，真是高明。

朱元璋道：“现在你的浪大哥亦到了京师，夫人想见他吗？”

左诗一震道：“真的哩！”按着垂头道：“想！”

朱元璋喝道：“好！真情真性，况且你到怒蛟帮时，仍未懂是非黑白，朕便赦你从贼之罪。”

转向韩柏道：“你这小子不但艳福齐天，还酒福齐天，朕有一事和你打个商量。”

有了范良极的教训，韩柏最怕“商量”这两个字，忽然想到若朱元璋开口要他把左诗送他。又或留下左诗在宫内酿酒他喝。那怎么办才好呢？

左诗在这时竟大胆低唤道：“皇上！”

朱元璋眼中射出怜爱之色，道：“若是别人如此插口打断朕的说话，朕定先打他三杖，可是刚才朕累夫人受了虚惊，两事相抵便算了，有什么心事，放胆说出来吧！”

韩柏心道：你是皇帝，黑变白，白变黑，一切都由你的龙口决定。

左诗咬着皮低声道：“民女想在左家老巷重开酒肆。望皇上钦准。”

至此韩柏对左诗的灵巧大感佩服，她如此请求。朱元璋那还好意思一个人把她霸着独自占用她的酒或她的人。

朱元璋果然愣了一愣缓缓道：“酒肆的名字是否叫”清溪流泉”呢？”

韩柏心中一震，暗叫好险，刚才他还悔恨没有给去请弄个假姓名，好不让朱元璋猜到左伯颜身上。至此才知道朱元璋身旁定有熟悉怒蛟帮方面大小事情的内奸，甚至只凭酒便可认出左诗来。

左诗点头道：“是的！皇上原来什么都知道，民女会给皇上酿酒，将来就算要随夫君回国，皇上宫内亦将有大量的“清溪流泉”。”

朱元璋沉吟片晌，一拍龙椅的扶手断然道：“朕就如你所求，并赏你百向黄金，酒肆的招牌由朕亲笔御书，包保“清溪流泉”可名垂千古，永远为人津津乐道。”

韩拍和左诗大喜，叩头拜谢。

两人退下时，发觉衣衫全湿了。

回莫愁湖途中，韩柏自然以他的手法向这美丽的姊姊娇妻表示感激，弄得一车春色，美妙无穷。

第十一章 人约黄昏

戚长征由墙壁的秘格走了出来，沿廊道往尽端的大厢房冲去，天兵宝刀来到左手处，有若迅雷奔电般往守在门处的四名敌手劈去。

那四人听到警报，注意力都集中到侧旁的楼梯处，那知戚长征竟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扑了出来，要举起兵器档格时，刀光连闪中，首当其冲的两名守卫应刀倒地。

另一人稍得缓冲，提剑架来，岂知戚长征心切救人，每一刀贯满真劲，“啪”的一声被刀破人，剑折人亡。

余下一人心胆俱寒，被戚长征一脚踢下楼梯去，往正扑上来的花扎敖等众凶人抛跌过去，便生生阻了他们上冲的势子。

“砰！”

戚长征撞门而入。

躺在床上的翟雨时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叫道：“长征！”

戚长征那敢犹疑。抢前把他托在肩上。

背后狂劲卷来。

戚长征狂喝一声，往横一移，避过敌人凌厉的隔空掌，穿窗而出。

只见下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官兵和甄夫人的手下，最少有上百人，箭矢雨般射来。

戚长征不慌不忙，还未离窗，左脚勾在窗沿处。改势子为向下贴墙直跌，到了下一层的窗子时，一个倒翻，进入里面上官鹰的大书斋去。

箭矢暗器全都射空，还阻了房内的人扑出来，帮了戚长征一个大仁。

齐内无人，但长台上仍有刚饮用过的茶杯和小食，看来刚才在这里的人都赶往楼下去了。

这时急骤的足音，喝叫声，警报声响彻内外每一个空间里。

戚长征趁敌人赶到前，早由两个书柜间的秘密入口由旋梯回到刚才那小密室，再以机括打开地道的入口，窜了进去。又把入口从内锁上。

他怕眼前功力受制的翟雨时受不了地道内腐臭的空气，一方面把先天真气源源不绝输入他体内，一面全速奔驰，不片晌由另一出口到了岛心茂密的树林区里。

翟雨时叫了一声，由他肩上翻了下来，撑着地不住喘气。

戚长征大喜道：“你又能动了。”

翟雨时道：“你的功力精进了很多，竟纯以真气把那妖女制着我的金针全由穴位迫了出来，来！快助我行功，只要再有片刻，我便可功力尽复了。”

戚长征伸出手掌，贯输真气，一会后，翟雨时功行完满，站了起来，低喝道：“走！

到怒蛟洞去。”

戚长征有翟雨时在，那还要动脑筋，随着他深进林内。

不一会来到一道瀑布之下。

两人沿着瀑布旁的崖壁往上攀去，到了瀑布旁离崖顶丈许处的地方。闪入瀑布后，原来内中别有洞天，竟是一个凹了入去的小石洞，里面还放了两个大木箱，用油纸封密。

两人藏身瀑布的洞内，松了一口气，透过瀑布望往林外远方的房舍和湖岸望去。

所有战船都加入了封锁里，兵员密布。

翟雨时吁出一口气道：“他们仍未发现秘道，所以不知我们来了这里，想不到我们儿时这玩耍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救命之所。”

戚长征叹道：“你若知道甄夫人乃第一流的追踪高手，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藏在这区域内，我看等不到天明，她便能把我们我出来。”

话犹未已，林内已是人声哄哄，还有犬吠声传来。

翟雨时冷静地道：“天快黑了！若今晚我们逃不出怒蛟岛，永远也出不去了。”

戚长征伸手搂紧这自少相交的好友的肩头道：“能和你死在一块儿，我老戚已心满意足了。”

翟雨时热泪盈眶道：“若你知道来迟一步我会遭到什么惨事，当会知悉我心中对你是如何感激。”

秦淮河的黄昏终于来临。

韩柏坐在秦淮河桥旁的石栏处，心灵一片平静。

现在是酉时中了，虚夜月已迟达半个时辰，可能不会来了。

看着逐渐多起来的灯火。桥下穿梭而过的花艇，韩柏想起了今早濯足溪内那动人的感受，灵台澄明如镜。

过去那梦般的遭遇，一一闪过心头。

他强烈地想着秦梦瑶，假若有她在身旁，其它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的一言一笑都是那么动人。

和她在一起时天地充满了生机和情趣。

他对她是既畏敬又崇慕。

会否失去她呢？

想到这里深刻的痛苦涌上心头。

这超凡脱俗的仙子，实不应属于任何人的。刚才若非有她先向那圣僧太监打了招呼，自己可能小命难保了。

他又想起了靳冰云，想起他曾是风行烈的娇妻，又是庞斑的女人，心情复杂至极点。

忍不住再叹了一口气。

虚夜月娇甜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道：“你是第二次叹气了，在想什么

呢？”

韩柏正沉醉在令他心伤魂断的回忆里，对追求虚夜月的心亦淡了下来，意兴索然道：“唉！我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

虚夜月见他头都不别过来看她，大不服气道：“我不骚扰你了，我已赴过约，没有食言，你自己好好胡你的思，乱你的想吧！”

韩柏一震醒来，跳下干，一看下双目瞪大，登时把秦梦瑶和靳冰云都暂丢脑后。

虚夜月的装扮又和以前不同，仍是男装打扮，一袭淡青长衫，随风飘。配上她秀美雅逸的绝美容颜，一股由骨子里透出来的娇憨嗲媚，俏目中满溢神秘幻想的神气，自有其诱人至极点的风神美姿，可是偏又使人觉得她浑身利刺，一不小心便会受伤。

她的俏目在他脸上扫视了几遍后。道：“我要走了。”脚步却没有道韩柏心知肚明她在作弄自己，笑道：“好吧！我们一起走，听说正河街那处有小艇出租。”

虚夜月抿嘴一笑道：“你这人胆子大不大？”

韩柏一愕道：“虚小姐为何有这说话？”

虚夜月眼中射出俏皮的神色，轻轻道：“爹说若他知你再来见我，会把你的狗腿打折，你怕吗？”

知女莫若父，看来鬼王的“反面帮忙”收效了。

韩柏故示淡然道：“我又不是要和你虚大小姐谈婚论嫁，只是作个玩玩的伴儿，你爹何用紧张，遮莫怕我会把你从他身旁带到高句丽去。”

虚夜月大受伤害，瞪大美目失声道：“玩玩的伴儿？”

韩柏知道要弄这刁变成性的娇女上手，自然要靠非常手段，但绝不可过火，否则她使起性子来，自己将永无希望，低声道：“开始时自然是大家玩玩，若玩得难离难舍，那时才去想如何私奔，不是又刺激又有趣吗？”

虚夜月瞪视着他，好一会后忽地绽出一个甜美的笑容，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一把牵着他的衣袖，像个小女孩般雀跃道：“来！我们去划艇，我是能手来哩！”

韩相对她异乎寻常的反应喜出望外，心想到了艇上，若能吻到她的香，再施展我浪子大侠韩相的挑情手段，可能明早便可向鬼王报捷了。

那边厢的虚夜月见他喜翻了心的样子，心中暗笑，扯着他去了。

火龙逐渐逼近山谷这边的瀑布处来，照得半边天一片血红，狗吠得更狂翟雨时冷冷看着，忽道：“长征！你觉得不妥吗？他们为何来得这么慢呢？”

戚长征一震道：“妖女狡猾，她定早知我们到了水潭这边来，现在定是派了人抄后山包围我们。”

翟雨时笑道：“我正是等他们这样，待他们的人全集中在这里时，就是我们逃走的时候了。”按着冷哼道：“今次妖女输的是不及我们熟悉怒蛟岛，我定要教她大吃一惊，以洗我翟雨时被擒之辱。”

几个木箱都揭了开来，其中一箱放满一枝枝像爆竹似的东西，另一箱是兵器。

怒蛟岛长年受外敌围攻，岛上每个地方都有应变的武器和用具，这山洞在秘道出口不远处，精明的凌战天自然不会疏忽。

戚长征佩服地拍下拍这足智多谋的伙伴，笑道：“有你在，我老戚只要

听候调动便得了。”

翟雨时叹道：“要逃出这山谷我们是绰有裕馀，可是想逃离怒蛟岛，却是难比登天，只要一离山区，到了近岸处，闭上眼睛乱撞都是他们的人，一旦给缠上了，我们定会没命。”

戚长征然笑道：“那管得那么多，只要能杀他妈的一个痛快便可以了。”

甄夫人的娇笑声在头顶响起道：“戚翟两位兄台，素善知道瀑布后定有藏身之所，里面不嫌气闷吗？”

翟雨时按着戚长征，教他不要答话。

甄夫人又笑道：“你们不说话便可以了吗？我只要派人下来一看，便知究竟。”

翟雨时凑到戚长征耳旁道：“她的人下来时，我们先来个下马威，杀杀她的气，亦使她知这是不易攻入的地方。”

甄夫人的声音又传来道：“戚长征你听着了，你美丽的水柔晶给我使人下了慢性剧毒，现在风行烈恐早给她举行了葬礼。”

戚长征浑身一震，狂喝道：“你说谎！”

甄夫人得意地娇笑起来，道：“我甄素善若连使你开金口的本领也没有。定会让翟先生小觑了，不过我并没有说谎，那已是不能移的事实。”

戚长征虎目涌出热泪，拿着天兵宝刀的手颤抖着。

翟雨时虽不知水柔晶是何人，但看他神态早明白了九成，心中一叹，低声道：“大敌当前，节哀顺变。”

戚长征终是非常人，深吸一口气后，冷静下来。

这时下方的人确定了他们的位置，围了过来，火光里隐见胡节、他手下众高手、竹叟、广应城、雅寒清、蓝天云等全翘首往他们望来。

如此看，上面的甄夫人旁至少有花扎敖，山查岳、由蚩敌、强望生这四大高手。

任何一方的实力，都不是他们可抗拒的。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地利和箱内的烟雾炮。

那或能助他们逃离山谷和林区，但绝过不了近岸平原区敌人重重的封锁网，逃进地道里。

就算没有甄夫人这批特级高手，只是胡节和他属下客卿身份的高手，配以万计的水师精兵，便可使他们逃不了。

甄夫人娇笑道：“这样吧！让素善给你们一个机会，假设戚兄能在单打独斗里胜过素善手中剑，素善便让你两人安然离去，否则翟先生须束手就擒，乖乖的让胡大人带上京师去。”

翟雨时按着冲动得立即想答应这诱人挑战的戚长征，气定神闲道：“假若夫人不幸战死，谁来执行你的命令？”

花扎敖的声音冷然道：“由我来保证。”

翟雨时心中一凛，花扎敖对甄夫人如此有信心，自是凭眼力看出戚长征尚未是甄夫人的对手，两眼一转，计上心头向下方喝道：“胡节大人，你乃堂堂朝廷命官，何时变了蒙古人的走狗。”

这番话极是厉害，大明朝和蒙古仍处在敌对状态，就算朱元璋暗里首肯此事，传了出去，又有这么多水师兵员作证，胡节恐亦头颅不保，被朱元璋杀掉以堵天下人之口。

甄夫人像早猜到有此一着，笑道：“你不用蛊惑军心，甄素善只是投诚

大明的花刺子摸人，与蒙古人势不两立，你你要满口谎言了。”

胡节亦不得不扬声，以表示他乃这里的统帅道：“这里无一不是我忠贞的手下，翟雨时你说什么话都没有用。”

甄夫人语气转寒道：“是男子汉大丈夫便爽脆说出敢否和我这小女子单打独斗。”

水瀑上下一时静了下来，等待戚长征的答案。

水光汤漾里，韩柏划着小艇，沿着秦淮河缓缓逆水而行。

堪称秦靳二女外当世绝色的美女虚夜月坐在船尾处，一对妙目四处溜览着。

韩相对她真是愈看愈爱，恨不得把她搂入怀里。看她投降屈服，娇吟求饶的动人样儿。

秦淮河曾令很多人留下美丽的回忆。

他却知道无论在多少年后，绝不会忘记曾和虚夜月曾泛舟其上。

韩柏见虚夜月神态俏皮地四处张望，抗议道：“虚小姐你怎么都看个饱，惟有我这坐在你对面的人，小姐眼尾都不肯瞥一下。”

虚夜月正看着一艘疾驶而过的快艇，上面坐着五名似是捕快的人物，闻言脱口道：“你有什么好望的！”仍不肯向他瞧来。

韩柏大受伤害，气道：“若是如此，为何你又肯陪我坐艇。”

虚夜月“噗哧”一笑，朝他望来含笑道：“专使大人且莫动气，会伤身体的。”按着侧头摆出一个既可恨但又甜美之极的思索表情，道：“为何白芳华会带你来我我的？”

韩柏心中一动，不若借此机会，探听一下有关白芳华的事也好，这是秦梦瑶和虚夜月外，他最想得到的女人。微微一笑道：“你像不大喜欢她呢！”

虚夜月不屑地娇哼一声，女孩儿的神态全流露了出来，累得韩柏把眼瞪大至差点连眸珠都掉入秦淮河里。

虚夜月倏地侧挨船沿，把手伸进清澈的河水里，玉掌轻拨，凝注着河水轻柔地道：“她对我爹太好了，盲目地服从他的命令，像其它人般崇拜我爹。所以有时我欢喜和她作对，就像我和爹作对那样。阿爹实在管得人家太厉害了！”

韩柏失笑道：“可是你却一点不受他管，连他想你陪他吃饭也借辞拒虚夜月带着笑意的眸子盯着他轻轻道：“他想我陪你吃饭才真吧！人人都猜不到为何他想见你这个芝麻绿豆般的送货官儿，但却瞒不过我。我知他是看中了你，现在又故意想说反话来帮你的忙。嘻！他真是很好笑，你亦很可。”

韩柏大感招架不住，头皮发麻道：“你编出来的道理倒很精彩。”

虚夜月挺起天鹅般骄傲的芳躯，胸有成竹道：“再让我们玩个猜谜游戏，就是为何我阿爹连你的面都未见过，却会选上你来娶我呢？于是我连猎都不打，花了半天工夫，终查到原来白芳华早和你见过一面，所以定是她把你推荐给我爹。这亦是为何她今早会带你来找我的原因了。因为她就是那罪魁祸首。专使大人，夜月有说错吗？”

韩柏惊魂甫定。哈哈一笑道：“你连我的白屁股都看过了。还有什么东西瞒得过你，而且昨夜你教训得好，我的确有对贼眼，因为每次见到你时，小弟亦忍不住贼眼兮兮哩！”

受到虚夜月惊人智能的刺激，他的魔种倏地攀上了顶点，展开奇峰突出的反击，务要破去她对自己的不良印象。

虚夜月随着他的说话，美丽的眼睛不住瞪大。接着不依娇嗔道：“没有理由的。我也曾怀疑过你，可是你的眼睛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而刚才你坐在桥上沉思回忆的样子，亦不像你这类人会做作出来的雅事。”

韩柏知道那是“无想十式”之功，开怀大笑道：“小弟终有一样东西瞒过虚小姐了。”

虚夜月抿嘴一笑道：“你若连这一点能力都没有，怎引得赤尊信赠你魔种，又能逃出那大恶人里赤媚把守的一关。是吗！韩柏！”

这次轮到韩柏处于下风。只好改变战略叹道：“我应否把你拿着打一顿屁股呢？横竖你嫁猪嫁狗都不会嫁我。”

虚夜月气道：“不准又岔到别的话题去，先听我说如何可猜到你是韩柏。”

韩柏晒道：“这么明显的破绽，何用说出来，那就是小弟并不似一个高句丽来的专使。唉！看来我还是趁早离开京师，看看小姐会否有相思之苦吧。”

虚夜月为之喷饭地“嗤”一声笑了起来，美目像叫“我的天啊”般翻往眼顶，望上漆黑的星夜。响往地道：“月儿还未出来。”才望往韩柏。用纤括刮脸羞他道：“快滚吧！谁会挂着你！”

韩柏淡然一笑道：“对不起！小姐定忘不了我，否则亦不会放弃打猎查了小弟半天。

你亦毫不例外像其它人般崇拜你的爹，否则不会把心神全放在与他的斗争上。”

虚夜月首次露出深思的神色来，惊异地望了他一眼，把拨水的手收了回来。坐正娇躯，挺起线条便美的酥胸，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是的！我很孤独和寂寞，所以连你这种人亦使我生出兴趣。”接着呆了一呆，显然不明白自己为何向这种人倾诉心事。

韩柏叹道：“你寂寞只因小姐长得太美丽和太骄傲了。告诉我，为何你爱穿男装，是否因你希望别人当你是男孩子，不再整天奉承和讨好你。求你垂青。我有说错吗？”

虚夜月着腰道：“斗胆，竟敢这样说本姑娘，不怕我去朱叔叔处告你的状吗？”

韩柏从容道：“若舍得就请随便。”

虚夜月气得俏脸发白道：“你有何资格令我不舍得你。”

韩柏哑然失笑道：“资格就是我”浪子”韩柏是这世上唯一敢把你当作男子般骂个痛快的人。”

虚夜月呆了起来，细看他一会后，“噗哧”一笑道：“你这人真的很有自信，冲着这一点，我不告你的状吧！嘻！其实我是怕会害了其它人，若只是你一个，我早找人杀了你的头了。”

韩柏伸了个懒腰，把艇掉头划回去，笑道：“我累了，现在要回家吃晚饭睡觉了！”

虚夜月笑道：“回家？我看是约了叶素冬去逛青楼花艇吧！”

韩柏愕然道：“连这么隐秘的事竟亦给你查了出来。”

虚夜月见他作窘，雀跃道：“隐秘？哼！叶素冬才回家便和儿子们说你好色哩，在京师里，谁家公子不是我虚夜月的耳目，连宫内的事亦没有半件能瞒得过我呢。”

韩柏失声道：“那现在岂非全京师的人都知道你对我很有兴趣？”

虚夜月俏脸首次飞红。她放出声气收集有关韩柏的情报时，并没有想到这羞人的问题。忽然间，她不想这人在正跟她斗得兴高烈，难分难解的时候，突然离开了。

韩柏庞种生出感应，乘势追击道：“为免小姐误会小弟厚颜纠缠，以后我都不会再见小姐了。免得讨你生厌。”

虚夜月咬牙望往河水里，好一会后轻轻道：“我知现在你对我使出欲擒先纵的手法，唉！打一开始我就知你是个难得的好对手。”

再抿嘴一笑道：“你比人家还要妙想天开，胆大妄为，粗野不支。喂！今早那谜儿你怎想得通的，那只是走几步的时间哩！”

韩柏为之气结，给他轻易化解了自己的杀手镞，鼓着气把艇驶往租艇虚夜月鼓掌道：“好了！以后都不用见到你了！谢天谢地！”

第十二章 夜袭怒蛟

“轰！”

一声爆响惊破了对峙着的短暂寂静和拉紧了的气氛。

无人不愕然望往山下岸旁的方向。

只见左方一艘战船冒起火舌浓烟。

“轰隆！”

远隔了半里右方靠岸的另一条船爆起了一天木屑难物，亦着火焚烧起来。

奔走叫嚷的声音隐隐传来。

难道怒蛟帮这么快便能重组攻势，反攻怒蛟岛。

岸旁灯光映照的湖面不见任何入侵的舰艇。

“轰轰轰！”

另有三舰着火焚烧，都是不同位置，其中一船爆起的火屑，把附近几条船全波及了。

岸区喊杀连天。

甄夫人娇呼道：“胡节大人请下去主持大局，这里的事交给奴家吧！”

胡节从惊惶中醒过来，率着手下潮水般退走了，可是剩下来隶属甄夫人的高手和过千的花刺子模及蒙古战士，仍然把下面围个密若铁桶。

翟雨时知道敌人进攻在即，低声道：“绝不是我们的人，不过这将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把甄夫人和她的人尽量拖延一会，使她们不能去援助胡节。”

戚长征点头道：“应该不会是我新认义父干罗的人，没有来得这么快的。”

翟雨时忽地一震道：“好妖女！”

戚长征亦看呆了眼。

原来反映着火光像一匹血红布帛由屋顶飞泻而下，做成了他们天然屏障的水瀑，竟迅速减弱下来，转眼变成了几条小水柱和滴下的水珠。

他们的感觉便像忽然发觉身无寸缕，什么都给人看得一清二楚。

不用说亦是甄夫人借刚才说那番话的时间，使人做了沙包一类的堵塞物，把水流堵截及引往别处去。这女人应变的能力真是厉害之极。

翟雨时猛地退入洞里，拿起烟雾火箭，喝道：“长征你挡他们一会！”

戚长征应命抢往洞沿。

漫天箭矢飞蝗般至。

以戚长征的刀法，亦封不住这流水般不断的强弓劲箭，尤其机弩发动的箭矢，份外劲猛凌厉。

迫得他亦要退入洞里。

箭矢忽竭。

劲风响起，四条人影一手攀着吊索，天神般从天而降，来至洞前，眼看要抢入来。

敌人上下两方攻势的配合，确是天衣无缝。

戚长征一眼便看到来者竟是花扎敖、山查岳、由蚩敌和强望生四大凶人，知道若让任何一人立足洞内实地，他两人便休想活命。怒叱一声，手中天兵宝刀电掣而出，风卷雷奔般往正借索子汤进来的“铜尊”山查岳击去。

山查岳被这两个小子闹了一轮，蹙了一肚子气，激起了凶性，一声獠笑，铜照脸向戚长征捣来，同时借飞汤之势飞脚踢向戚长征的天兵宝刀，竟是连攻带守的招数，可见他是如何艺高人胆大。

花扎敖亦同时随索汤来，只比山查岳了两三个身位，人未至，凌空一掌拍出，狂飙劲气当胸撞向正冲杀出来的戚长征，配合着山查岳的攻势。

由蚩敌和强望生则分别离索扑往洞旁突出的石处，准备由两侧偷入这最多可容两人并肩站着的窄小洞口。

敌人一上来便是雷霆万钧的攻势，要教他们应接不暇。

戚长征临危不乱，霍地横移，避开了两大凶人的一脚一掌，天兵宝刀生出微妙的变化，“锵”的一声劈在山查岳捣来的铜上。

山查岳始终是凌空不受力，巨躯猛震，往外反汤开去。

就在这时白光一闪，一把飞斧由翟雨时手上飞出，劈在他头顶的吊索山查岳想不到对方有此一着。惨哼声中，随断索往下去，跌了十多丈后。才提气翻身，转扑回崖壁，但已暂时帮不了上面的忙。

花扎敖亦想不到会忽然失去了联攻的拍档，忽见门大开，本拦在洞口的戚长征移到了一旁，天兵宝刀反手往洞口侧壁的“秃鹰”由蚩敌刺去，大笑道：“让老戚看看你这家伙有什么长进！”

花扎敖当然可趁此良机汤入洞里，但为何敌人竟如此给自己一个便宜机会呢？迟疑间，藏在洞里暗影中的翟雨时手中火光暴现，一枝火箭带着一股浓黑的烟雾，往花扎敖激射过来，烈迫脸而至。

花扎敖吃了一惊，扭身待横开，虽避过带着一股辛辣呛鼻气味的火箭，但亦边离了洞口。

他们故是配合得天衣无缠，但翟雨时和戚长征两人的一字一攻，更是天作之合，无懈可击。

火箭带者浓烟投往崖壁下方时，戚长征和由蚩敌的连环扣亦交击在一“锵”的一声，由蚩敌全身一震，差点给带离崖壁，他吃亏在强附崖壁，用不上全力。

戚长征微俯出洞外，刀势变化，满天刀光卷往惊魂未定的由蚩敌。

强望生这时已闪入洞侧，正要抢先偷袭戚长征，两枝火箭带着浓烟裂，

激射而至。

若在广阔的平地里，纵管火箭受火药带动，疾劲无比，他要闪躲或硬挡均易如反掌，可是洞口狭窄，另一侧又有了个戚长征，兼且敌人放出火箭的时间刚拿捏在自己立足洞边未稳的刹那，尽管气得牙裂嘴，仍只得万般无奈的后跃往下，避过劲刺而来的火箭。

同一时间由蚩敌一个窜身，往上攀去，暂避风头。

这时花扎敖刚好汤回来，戚长征一声长啸，天兵宝刀化作厉芒，往花扎敖砍去。

花扎敖身在半空，那敢硬挡，怪叫一声，沿绳往上攀去，戚长征刀往上扬。

花扎敖身下那截绳子应刀中断，他若再要凭此索进攻，惟有贴着洞顶攻来了。

烟雾火箭连珠弹发般由翟雨时手中射出，投往崖下层屑包围着他们的敌人处。

这些火箭都浸过火油。遇上树木，立时燃烧，同时释放出使人流泪呛鼻的浓烟，一时间洞口和整个山谷全是黑烟烈火，在这林木茂密的地方，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轰轰！”

远方岸旁仍不住传出爆炸和战船焚烧的声音，更添混乱之势。

仍在口附近的花扎敖和由蚩敌当然不怕熏人眼鼻的浓烟，但在黑烟里仍是难以视物，又不知敌人还有何种手段，不敢冒失强攻进去。

下面的火势愈烧愈烈，竹叟等不得不往后退去，若非手下的人均是曾受严格训练的部队，只是那受惊混乱便要践死很多人了。

黑烟弥漫着整个山谷，连在崖顶的甄夫人和手下亦遭波及。

这时强望生和山查岳跃了上来。

风声响起。

花扎敖大叫不好，扑往洞内时，戚翟两人早失去了踪影。

只馀下满洞黑烟和山林焚毁的声音。

登岸后，虚夜月潇地沿岸漫步。

韩柏忍不住追了上去，叫道：“小姐慢走一步。”

虚夜月停了下来，背着他双手环胸，嘴角带着胜利的笑意傲然道：“有屁快放！”

韩柏想不到娇贵如她的美人会吐出像范良极般的不文字眼，一愣下搔头道：“我们不要再斗气好吗？那只是折磨自己，明天我们心平气和后，再见一次面好吗？”

虚夜月晒道：“你今晚去寻花问柳，昨晚又到我家做贼，两晚没睡，明天还有情神吗？”

韩柏听她说话大有转机，喜道：“今晚我还怎敢去风流快活，以后都不去了。”

虚夜月转过身来，放下玉手在小蛮腰处，脸上绽出笑意，柔声道：“回去陪你那四位夫人吧！”

韩柏不得不佩服她灵通的耳目，这么快便把自己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一时哑口无言。

虚夜月面容冷下来，翘起巧俏的小嘴不屑地道：“你们男人没一个好

人，女人通通要三从四德。以夫为天，从一而终，自己却三妻四妾，还出去拈花惹草，却美其名为风流。你当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吗？”

韩相为之愕然，暗忖自己倒从没想过这问题，搔头道：“你的话亦不无道理，这样吧！今晚我既不到青楼，亦不回家，只陪着你，虚小姐可否赏脸让我请你到馆子吃他妈的一顿。以作赔罪。”

虚夜月听到他说“他妈的”时，“嗤”一声笑了出来，玉容解冻，接着娇哼一声，转身走去。

韩柏追在她身后，不一会转入亮如白昼，青楼林立两旁的秦淮街处，人来熙攘，好不热闹。

虚夜月像当身旁没有韩柏般，翩然举步，那俊俏风流的男装样儿。吸引了街上男女所有目光。

韩柏追到她旁，和她并肩而行，低声下气道：“你比我熟谙门路，这里那间馆子的东西好吃些？”

虚夜月正要答他。

一众公子哥儿迎面走来，见到虚夜月，眼睛全亮了起来，叫着围了土来。

有人道：“夜月小姐到哪里去了？”

虚夜月瞟了被冷落一旁的韩柏一眼后，含笑向那六、七名鲜衣华服、气质华贵的青年道：“你们全不是好人，又到青楼去鬼混。”

众哥儿连忙否认，闹成一片。

其中一人道：“就算我们到青楼去，亦只是饮酒吟诗，找个地方聚一聚，使月小姐不若和我们一道去玩乐儿。”接着酸溜溜看了韩柏一眼道：“你这朋友亦可一道去。”

虚夜月双目亮了起来，转向韩柏道：“对不起，现在我另有节目，没空对着你这闲人了。专使大人请回家暗你的夫人吧。”接着抿嘴一笑道：“大”你若耍逛青楼，最好不要到我现在去的那一间来。”

众哥儿见见邀得虚夜月，簇拥着她兴高烈去了。

只留下韩柏一个人孤独地立在人头涌涌的街心处，摇头苦笑。

戚长征两人横过原本由强望生把守那一面的崖壁，由另一边山脊的丛林逃去，不往湖岸走去，反奔上岛心的怒蛟峰山腰处无人理会的怒蛟殿，再出秘道逸往主码头旁的出口。

这一着大出甄夫人料外。种种拦截的措施都落了空，还不能及时回到湖岸区处。

戚长征两人冲出秘道。只见几幢建物均着火焚烧，既心痛又快慰，其不知是何滋味。

打斗和喊杀声主要集中在主码头处，两人走出秘道出口的小子时，敌人都忙着救火，又或往主码头拥去。竟一时没注意两人，尤其戚长征一身官兵打扮，翟雨时虽是武士装束。却像极胡节特聘来的武林好手，故能无惊无险直闯至码头区域。

只见黑夜里十多艘大船驰至近处，不住向正着火焚烧的水师船和岸旁发炮放箭。

五百多艘水师船其中至少有五十多艘燃烧倾侧。

这批来偷袭的船灵活迅捷，有效地打击着仓猝应战的水师船，不过水师方面惊魂渐定，又有胡节的指挥，正逐扭转着恶劣的局面。

兼且泊在怒蛟岛另一方水师船陆续赶来增援，偷袭者的前景并不乐水师初战失利的原由，是注意力全放在如何封锁戚翟两人的逃路，疏漏了不速而至的偷袭，才会吃了大亏。

“锵！”

兵刃交击和惨叫声连续响起。

两人正全力赶去，这时已看个清楚，只见风行烈手执丈二红枪，领着十多个身穿水靠的高手。在主码头的尽端顶着了一波波往他们攻去的水师兵的狂猛攻势。

风行烈身旁的人都面生得很，但人人勇悍无比，武功高强，杀得众兵东倒西歪。横遍野，不过胡节方面后力无穷，风行烈的攻势纯属愤，不能撑持多久。

戚长征刹那间已知道了风行烈如此意气用事的背后动机，狂喝道：“行烈！柔晶是否死了。”

风行烈刚挑飞了一名敌人，闻言一震循声望去，见到戚长征和翟雨时两人凌空掠来，又悲又喜，凄呼道：“死了！柔晶真的死了。”红枪一扫，三名敌人一齐给他扫得骨折肉飞，掉往码头下的湖水里，那处早被鲜血染红了。

戚翟两人力尽下坠时，踏在两名不知发生什么的官兵头上，再飞掠起来。到了离风行烈五丈许远处。落入官兵堆里，放手狂杀。

戚长征满怀悲愤，刀不留情，一戳一劈，均有人立毙当场。

不一会双方会合在一起。

厉啸传来。

翟雨时叫道：“快逃！迟则不及。”

风行烈亦看到花扎敖等凌空赶至，被悲愤蒙蔽的心醒了一醒。

戚长征一把拉着他，喝道：“走！”

这时一艘邪异门来接应的战船横过码头，众人纷纷跃往船上，迅速去当甄夫人赶到码头时，十多艘战船早扬帆而去。气得她差点咬碎银牙。

虽有水师追去，但在这等乌黑暗夜谁也知道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韩柏苦笑着在华灯处处，冠盖云集的秦淮大街上举步朝莫愁湖的方向走去。

他并不怪虚夜月蓄意伤害他。

男女间的事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很难有谁对谁错的确论。

她小姐不欢喜自己，有其么办法。

爱情又不是可哀求别人施舍的东西。

现在他最想的是倒入三位美姊姊怀里，享受她们对他海漾般的深情。

假若有秦梦瑶在身边就更好了。

只要有她在，一切都满足，再不必他求。

这仙子究竟躲到那里去了呢？以她那样一个讲求心灵修养，对自己今天遇到那个老人，定会很有兴趣。嘿！自己看来亦是多此一想，凭她与影子太监的渊源，定知这人的存在。

她的影响力，远比自己估计为高哩！

不知不觉又步上了秦淮桥，心神转到浪翻云去。

他明明到了京师，为何还不和他们联络，他正需有他指点迷津，好应付眼前京师复杂至极点的局面。

落桥后，再想起了虚夜月，心中一痛，意冷心灰狂涌心头。

罢了！

不管鬼王对自己有什么厚望，看来自己与这灵巧智能，性格独特的娇
娇女实在没有什么缘份，现在趁早收手，才是上策。

猛下决心。决定以后都不再见她。

世事总有不如意的吧！

自己亦应收心养性，好好陪陪三位美姊姊了。

连白芳华都不要想了。

她总给人一种真假难辨的感觉。

你不理她吗？

偏来逗你。

想碰她吗？

她又施展种种手段来拒绝你，教人头痛。

唉！

何况方夜羽里赤媚一到，自然悉破他们的真正身份，闹上朱元璋处去，
自己和范良极固可拍拍屁股溜之夭夭，可是陈令方的官梦亦完蛋了，以后再
不会相信任何相士。

不！

绝不可这么消极。

可否请浪翻云和鬼王出来。配合鬼王府的高手。再加上他和范良极，
先发制人把方夜羽和里赤媚宰了。

不过想想若是如此容易，方夜羽就没有资格叫小魔师了，何况还有深
不可测的红日法王和年丹。

胡思乱想间，有人叫道：“专使人人！”

韩柏瞧去，原来是叶素冬和十多名彪形大汉策骑而至。

他们全穿了便装，江湖味道比官味重多了。

众人纷纷跳下马背，向他恭敬地行礼。

叶素冬走前亲切地道：“未将刚由莫愁湖来，想不到会在街上碰到专
使。”

韩柏记起了青楼之约，不过现在那还有寻幽探胜的心情，坦然道：“我
刚受了点男女间小事的打击，现在什么心情都没有了，只想回家陪夫人们喝
杯清溪流泉，叶统领的好意小使心领了。”

他韩柏凭猜谜约到了虚夜月一事，现在已是全城的话题，大大提高了
韩柏在文人雅士心中的地位和身份，叶素冬见这专使如此坦白，一点不掩饰
自己对虚夜月出师不利，显然当自己是个朋友，颇有点感动，亲切地道：“那
专使更不用回莫愁湖了，三位夫人及特卫长等贵属全移师左家老巷，看看怎
样把左家大宅重行装饰，好尽早开张卖酒。”按着压低声音道：“皇上对你真
是好得无话可说，亲自下令到所有官署，着他们负起酒所有保安和物料供应
的事，更以快马传书，命地方官克日把仙饮泉的泉水送来，这事已成全城佳
话。”

顿了顿又道：“现在京师无人不翘首盼望，等待酒开张营业的日子。听
说贵夫人酒艺尤胜酒神左伯颜，连我亦希望能早日呢？”

韩柏拍胸道：“叶统领这么够朋友，我定先使人送一...嘿！可能不够的，
这样吧！”

送你一如何？”

叶素冬大喜拜谢。

当下让了一骑出来，让韩柏坐上去。

韩柏记起了灰儿。心想明早定要骑他到郊野驰骋。好慰劳这可爱和情深义重的家伙。

叶素冬忽道：“横竖时间尚早，专使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可能是薛明玉的薛明玉？”

韩柏一呆道：“什么个可能？”

叶素冬苦笑道：“昨晚总共发生了四起采花案件，手法都甚似薛明玉，其中一个给浪翻云宰了，我们八派的人自是当仁不让，发起了“捕玉行动”，现在缀上了一个疑人，专使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韩柏愕然道：“世间竟有这种事。”沉吟片晌，点头道：“去趁趁热闹也好！”

叶素冬笑道：“未将见专使事忙，还以为要过几天才可邀专使到敝派的道场去，想不到现在立刻便可去了。”勒过马头，转到一条清静的横街去。

蹄声的嗒。

韩柏愕然道：“什么？那疑人竟在贵派道场内吗？”

叶素冬失笑道：“专使误会了，若知那疑人在那里，我们早把他抓了起来。”

再微微一笑道：“现今京城最着名的美女，莫过于虚夜月、怜秀秀、陈贵妃和敝师兄庄节的千金庄青霜，夜月姑娘和陈贵妃都不用我们劳心，秀秀小姐则刚由未将送了她入皇宫，准备演皇上大寿那台戏，而且有浪翻云为地出过手。真假薛明玉也不敢再碰她，所以现在只剩下霜儿这明显的目标，而我们确发现有人来踩盘探路。这样说，专使明白了吗？”

韩柏不住点头。

被虚夜月伤害得没有半寸是完肤的情心又开始活跃起来。

庄青霜！

她究竟是如何动人的一个美人儿呢。

戚长征卓立船尾，虎目含泪，双手抱紧水柔晶的骨灰，木然听着风行烈把整件事说出来，包括死前的每一句话。

恨不得把甄妖女捣成肉酱。

翟雨时伸手搂着他的肩头，低声道：“哭一场吧！否则会郁坏了身体。”

戚长征缓缓摇头，举手拭掉泪珠，坚强地道：“不用为我担心，现在最重要的事，莫如立即找到二叔和帮主，趁胡郎士气低落时刻，重夺怒蛟岛，若有义父助阵，则更万无一失了。”

风行烈道：“我早派人去找他们，应该很快联络上了。”

戚长征感激地道：“行列为了柔晶，冒死偷袭怒蛟岛，若有什么不测，教我怎样面对两位夫人？”

风行烈笑道：“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本来只是要大闹一场，好心头愤慨，岂知误打误撞，竟救了你们，可见柔晶在天之灵，正护佑着我们。”

戚长征把手中的骨灰接得更紧了。

翟雨时道：“到了！”

船队悄悄驶进了一条与洞庭湖相接的人造运河里，两旁树木参天，做成最佳的掩护。

接着豁然开朗，现出一个隐蔽的水谷。

邪异门的船上打出怒蛟帮通讯的灯号，以免怒蛟帮人生出误会。

两艘快艇由一处茂林中疾驶出来。

戚长征高呼道：“秋末，是老戚我回来了，还有雨时！”

一道人影离艇窜上船头。

梁秋未一脸热泪，扑了上来，紧拥着两人。

翟雨时最是冷静，问道：“帮主和二叔呢？”

梁秋未哭道：“尚没有他们的消息，庞叔和近千名兄弟全牺牲了。”

两人剧震道：“什么？”庞叔之和近千名好兄弟竟战死了。

梁秋未道：“庞叔为了阻截追兵，回师缠着敌人。不幸戟死当场，三十艘船只有八艘逃了回来。”接着问道：“雨时不是给那妖女擒了吗！嘿！我还不知这位朋友是谁？”

介绍后，翟雨时道：“目前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找到二叔和帮主，其它一切均押后处理。唉！他们到了那里去呢？”

凌战天扶着上官鹰，在山路上走着。

大雨哗啦啦的下着。

不时还有电光雷鸣。

两人均受了伤，外伤不打紧，但内伤严重，绝不可再受湿寒。

凌战天忽喜道：“前面有灯光，看来是道观那一类的地方，我们去求个方便吧！明天才想办法联络他们。”

一座道观巍然立在荒郊野林之内。

好一会后，一把动听的女声由内传出道：“谁！”

两人呆了一呆，原来是座女道观。

凌战天干咳道：“只是路过的人，若非我世侄患了重病，亦不敢惊扰师傅，只求几尺避雨之地，明天一早当立即上路。”

上官鹰亦道：“师傅请行个方便，噢！”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庙门大开。

一名绝色的丽人扑了出来，把上官鹰搂入怀里。凄然叫道：“帮主！你怎样了！”

竟是前帮主夫人干虹菁。

第一章 西宁道场

走了一段路后，叶素冬的随从不断离队转进了横街小巷里，最后只剩下叶素冬和韩柏两人策马缓行。

离秦淮河愈远，行人车马明显地减少，灯火黯淡了，长街有点疏落凄凉之态。

回头望去，秦淮河那边的天空反映着沿河的灯火，使韩柏份外有种离群落漠的感觉。

不禁后悔没有到那里去凑凑热闹。现在改口吗？又不大好意思。

明天吧：总有机会的，怎能为虚夜月而致光阴虚掷呢？

唉！又想起她了。

她真的很美，黠慧动人。

胡思乱想间，叶素冬道：“再使大人，这条街现在虽黑沉沉的，但白天时不知多么热闹呢。”

韩柏醒了过来，用神打量，旅馆、饭店、酒肆林立两旁。街景素，建均为两坡瓦顶木笋穿斗结构，三五间乃至七八间进深，鳞次栉比，面只占一两间，看来店的人都住在内间更广阔的空间处。

街的尽端是座大门楼，门作拱卷，两层三开间，成为街轴线的对景，门楼内灯火通明，另有天地。

叶素冬微笑道：“这就以做派为名的西宁冲，那座门楼是道场的进口。乃江湖中人到京必访之地。”最后一句隐透傲意。

韩柏见到了目的地，他的随从尚没有一个回来，忍不住问道：“贵属们到那里去了。”叶素冬随口解释道：“若我们大队人马操进道场去，那谁也知道我们目的何在，会打草惊蛇。不若差他们扼守要点，闻警即可加以拦截，胜过一大堆人挤作一团。”

说话间，两人进入门。

把门那数名身穿青色劲服，胸绣白龙的西宁派弟子恭敬地向叶素冬敬礼。

门楼后是个大广场，停满了车马，看得韩柏愕然道：“来了这么多人，什么真假薛明玉都要给吓走了。”

一座巍峨耸峙的宏伟三进八合院式建物，直立在广场对着门楼的一端，进口处有块大横扁，上书“西宁道场”，旁边的落款赫然是“大明皇帝御书”和御印。道场后则是参天的古树，气象万千。

韩柏暗忖，老范又说朱元璋是个不懂书法的老粗，难道这些所谓御书，全是枪手代笔吗？不由感到好笑。

道场内隐隐传来吐气扬声的声音。

叶素冬道：“大人听到了没有，这是道场晚课的时间，弟子们都集中道场听讲练武，乃每日例行的活动，绝不会故人疑窦。嘿！想成为我们道场的弟子绝不容易，每年都有招募，艺成后由未将代皇上在这些人里。精选出来加入禁卫军，所以我们选弟子，除了资质人品外，最重要就是身家清白。”

这时有弟子迎上来，为他们牵着马匹，神态自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两人跃下马来，往道场走去。

叶素冬道：“道场后是我们在京师非常有名的‘万花围’有大小荷池三十八个！二十座假石山，亭台楼阁隐在林里，小桥流水。环境怡人。青霜居住的“向日葵”在园内的北端，四周植了她喜爱的向日葵。京师的青年和好事者都戏称青霜的小楼作“金屋藏霜”，哈：这真亏他们想出来。不过金黄的向日葵，盛开时真像黄金遍地的样子。”

韩柏听得心都痒了起来，勉力把虚夜月抛诸脑后，试探道：“那现在我们是应立即到那里去保护她呢？”

叶素冬心中暗笑，道：“专使想见青霜侄女。那还不容易，她每晚都会到道场来，不要看她年纪小小，但却是很多人的大师姐哩！”两人踏入道场大门。

韩柏为之愕然。

原来竟是个比外间较小的魔场。一条碎石道接通了大门和对向的宏伟

练武厅，路的两旁放满盆景，而教他惊异的是路旁的空地跪了至少三、四百人，神态恭谨地脸向着灯火通明的练武厅，他们步过时，没有半个人侧头往他们瞧来，神态严肃专注。

叶素冬低声向他道：“这些都是想入门的弟子，要跪足十日表示出诚意，才有资格接受进门的挑选，这一关并不易捱哩：赞书不成又想当官的，自然要辛苦点了。”

碎石路已尽，两人步上练武大厅的台阶。十多名守门的弟子齐向他们施礼。

韩柏暗觉西宁派的派头真是吓人，不过有朱元璋在背后撑腰，亦是难怪。

来到最高一级台阶，整个练武厅的形势赫然入目。

大厅分内外两进，地上铺满了草席。

外进只占全厅的十分一，密密麻麻坐满了弟子，翘首望进宽广可容数百人一起舞刀弄棒。差点有奉天殿那么大的练武厅里，而那偌大的空间中，分作八排席地生了百来个衣绣黄边的弟子，全都集中在近门处，腾出了大片空间。

两名弟子正剑来刀往，比拚得不亦乐乎。

大厅两旁每边放了二十张大师椅。坐满了人，显是派内身份较高的人。

坐人的椅后又站了数十人，个个表情严肃，屏息静气注视着场上练武的两个人。

对正大门的一方建了一层的看台，只放了十二张椅子。椅后是幅十六屏连成的大山水画屏风排成一弧型，更托出坐在看台上的人的尊贵身份。

此时有三个人坐在这最重要的位置上。居中的是位相貌堂堂的中年儒生，如电的双目在他们甫进门来时便点头打个招呼，唤他们过去，没有什么架子，教人生起好感。

在他右面是个长着银白长发的老翁，一只脚踏上了椅子，两眼鹰隼般投在比试的两名弟子身上。如此坐姿，应该很不雅观，可是他这样坐来却又出奇地好看和自然，教人印象深刻。

另有一个年不过三十的男子，远坐在左方最东边的那张椅里，一脸英气，生得非常俊秀。年纪这么少便可与西宁派的元老平起平坐，不用说身份不比寻常，只不知是何方神圣？叶素冬领着韩柏，穿过外进处弟子间留出来的信道，由右侧椅子和站立的弟子后的空间绕往中年儒生等人坐着的平台去。解释道：“外进的人比外面的人又升了一级，不过只是登堂，尚未入室，能踏入练武厅的弟子，都要有我派师傅级的人推许才成。”

韩柏暗忖只看你们派内等级如此分明，便知有很多规矩，此刻他那有闲心听这类事，环目四顾，搜索庄青霜的芳踪。

道场内阴衰阳盛，近六百人里虽有数十个女子，大都五官端正，却没有应属庄青霜般级数的绝色，大感失望时，已随叶素冬登上了前方高高在上的看台去。

那中年儒生长身而起，高度竟可与韩叶两人平头，自具一派宗主的气势。

韩柏眼利，见那人右手缺了尾指，忙趋前作揖道：“高句丽朴文正，见过庄节宗主！”西宁派掌门“九节飘香”庄节微笑道：“朴大人乃少林外傅高手，算得上自家人，不用客气。”

那银须公眼睛依然不朝他们瞧来，却老声老气道：“素冬你不是要陪大人逛窑子吗？为何逛了到这里来？”

韩柏丝毫不感惭愧，笑答道：“小使心仪沙公久矣，故放下其它一切，特先来请安！”沙天放向场中两人冷喝道：“住手！”两名弟子立时收械后退。

沙天放皱起白眉不悦道：“你两人给我滚回家去，再苦练十日我派的起手十八。才准再来道场。基本功都未练好，出场可是丢人现眼。”

两人叩头后惶然退下。

内外进近六百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眼光集中到台上韩柏的身上。

沙天放这时才抬起头来，深陷眼眶内那闪着蓝色精光的眼珠神光闪闪，斜眼瞅着韩柏道：“大人在高句丽也听过老夫的名字吗？”

韩柏见他恃老卖老的神气，想起了范良极。故作讶然道：“怎会没有听过，我们高句丽京城亦有个道场，每月都有个聚会，提到中原武林时，每次都人有人提起沙公的名字哩！”沙天放眼中闪过欣然之色，但脸上表情却装作不为所动的样子。语调毕竟温和多了，向叶素冬道：“还不讲专使大人坐下，嘿：待会请大人表演一下贵国武术流派的绝技？”

韩柏心中叫苦，他那懂什么高句丽绝学，不要请表演，只是略懂一二的人问他两句，保证要在这数百对眼睛前出丑，还会惹起叶素冬的怀疑。不禁后悔刚才的乱吹牛皮。

庄节极有气度地招呼他到另一旁的椅子坐下，和叶素冬把他夹在中间，给足他面子。

磬声响起，另有一对弟子各持双剑对打起来。

韩柏见他们武功平平，又不见庄青霜，心中纳闷。向独坐看台一角那俊秀青年瞟了两眼。

这人除在他刚登看台时朝他略略点头外，一直皱眉苦思，再没有理会其它人，他禁不住好奇心大起。

叶素冬服侍惯朱元璋，最懂看眉头眼额，凑过来低声道：“大人不要奇怪，他是燕王的长子朱高炽，我们都叫他作小燕王，文武全材，非常人也。”

韩柏愕然道：“原来是小皇爷，为何不给小使引见问安？”

叶素冬声道：“那小燕王深得乃父之风，不喜欢摆架子，越随便越好”韩柏轻松起来“哦”了一声。点头应是道：“想不到他这好么武真是难得。”

叶素冬微笑道：“他固是好武，可是这些弟子三脚猫本领，怎会看得入眼，来这里却是另有目地。”

韩柏还想追问，那小燕王忽的精神大振，站了起来。

韩柏顺着他眼光往偏门望去，亦“啊”的一声张大了口，差点馋涎亦流了出来。

上官鹰和凌战天见推门走出来的是干虹青，大出意外，一时目定口呆。

上官鹰和凌战天两人在赴怒蛟之战前，早闻得那令封寒战死，使甄夫人一夜成名的花街之战这回事，却不知道干虹青有份参与。

戚长征曾答应干虹青不把她和封寒隐居田园的事告欣上官鹰，所以没有在任何书信提起此事。

干虹青搂着上官鹰，温柔如昔地伸手翻开他的衣服。审视着肩膊处瘀黑的伤痕，凄然道：“一定又是那甄夫人的所为，若不是他们，谁能在凌副座的眼皮子下伤你？”

上官鹰心头涌起往事，真想赏她一个巴掌，可是她凄然的俏脸闪耀着神圣的光辉。

连恶话也说不出。只是愤然道：“若不是见你从尼姑庵走出来，我早拔剑杀了你，滚回去吧！”干虹青微微一笑低声道：“若你真的杀了虹青，她会很感激你。”

嗅着倚着她身体的芳香，上官鹰心头一阵迷糊。

为何我不推开她？

自己新婚不久。为何仍像抗拒不了她的样子？

自己不是一直恨她刺骨吗？

可是她真的变了：还变了很多，变得丝毫不受任何约束的清淡自如。

就像一株小草迎风飘舞的自然。

颓然道：“我现在一败涂地，亦没有心情和你再计较了，干小姐请回吧：希望你以后能过点安静的日子。”接着勉力由她怀里挣脱站了起来。

凌战天一手拍在上官鹰肩上，喝道：“帮主且慢！”望向给雨水打得浑身湿透，尽显美丽曲线的干虹青道：“刚才为何干小姐一看便知是甄夫人下的手呢？”

干虹青平静地道：“封寒亦是这样死了，我怎会不知道呢？”

凌战天和上官鹰交换了一个眼色，这才明白自封寒受浪翻云之托，把干虹青带离怒蛟马后，两人便一直在一起生活。

凌战天亦感意兴索然，再没有兴趣去翻陈年旧账，道：“鹰儿进去吧！你要立即干身敷伤，这些事虹青都可以帮手。封寒以一死救回长征，什么都可以恩怨相抵了。”

上官鹰苦笑一下，领头走进庵里。

浪翻云这时正坐在落花桥的石栏上。凝视着反映着两岸灯火的流水。

心神忽又回到那最美丽的一天里。

当纪惜惜提出若能猜中她心中想问的那两件事，便肯嫁他时。浪翻云愕然道：“那小姐岂非明要嫁给我，否则怎会用这么容易的事来难我？”

纪惜惜欣然道：“若别人像你般自信托大，定会惹惜惜反感。可是浪翻云你却有一股令人心仪、不滞于物的脱气度。快说吧！”接着甜甜一笑，轻柔地道：“就算错了，惜惜亦或会暗里包涵，将就点嫁了给你。唉：我怎可放过这抛弃一切，远走高飞的机会？”

浪翻云大马金刀在椅子坐下，微微一笑道：“小姐的两个问题不外“这人是谁？”和“他在想什么呢？”对吗？”

纪惜惜先蹙起黛眉，接着“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轻玉步，坐到他腿上，半喜半嗔道：“你在取巧！”她的责怪并非没有理由。

她要浪翻云猜的是她心中所想事情的细节，例如她为何会对他生出兴趣，邀他上船诸如此类。

可是浪翻云这两个猜测广泛至可包容一切。自使纪惜惜不大心服，可偏又情不自禁，坐入他怀里撒娇。摆明一见钟情，芳心明许。

浪翻云伸手搂着她柔软纤细的腰肢，嗅着她的变香，享受着股腿交接那令人魂销的醉人感觉，淡然道：“我浪翻云从未做过取巧使诈的事，今次却要破例一次，都是拜小姐所赐哩！”纪惜惜凑上香，在他脸上吻了一口。娇嗔无限地不依道：“那惜惜岂非罪大恶极，累你破了戒。”

浪翻云手一紧，纪惜惜娇呼一声，倒入他怀里。

秋玉温香抱满怀，浪翻云轻吟道：“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姐见浪某观花落之迹，动了好奇之心，我有说错吗？”

纪惜惜欢喜地双手缠上他粗壮的脖子，轻唤道：“翻云的确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不会胜之不武。惜惜那能不对你倾心呢？不过你也太低估自己了。只见你站在桥上那不可一世的气魄，惜惜便情难自禁，生出想知你是谁的心。”接着微笑道：“两个问题算你都过了关好哩？”

浪翻云心神颤动，紧拥着她，吻在她朱唇上。纪惜惜俏脸生辉，让灼热的香离开浪翻云，情深款款柔声软语道：“当时惜借在想，世间竟有如此人物，惜借怎可轻易错过，惟有抛下自尊，厚颜邀约翻云上船，想不到只此一念，竟决定了终身。这不是缘份是甚么？”

浪翻云爱地审视若这霞烧玉颊的才女，叹道：“能得小姐垂青，浪翻云何憾可言：而且浪某明明不能准确猜中小姐心意，小姐仍将就包涵，浪某只想痛哭一场，以舒心中感激之意。”

纪惜惜俏脸更红，叹道：“惜惜不是表明了是情不自禁吗，还要说得这清楚，是否要人家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呢？”垂头浅笑道：“人家早打定主意，无论你如何离题万丈，也硬着头皮说你猜中了；好能嫁了给你，一了百了。谁想到你这人竟懂取巧，害人还白担心呢了。”言罢白了他一眼。

浪翻云搂着玉人，心中涌起滔天爱念，如此兰心慧质的美女，竟给自己碰上了。

纪惜惜低声道：“我们立即乘夜离开京师，否则会有天大的麻烦呢。”

第二章 金屋藏霜

四名衣绣边，看来有点身份的西宁派弟子，簇拥着一位婀娜娉婷，秀发扎了一条长辫子，动人至极的绝色美女，步进大堂里，沿着靠墙的信道，朝他们所在的看台走过来。

韩柏至此才明白为何叶素冬会赞“金屋藏霜”这形容是既妙且绝。

庄青霜和虚夜月是绝对不同的美女。

若说虚夜月是黑夜里照人的明月，那庄青霜就是深山绝峰上孤傲的霜雪，使人难以亲近。

她并非特意作态，而是她那种美丽是像霜雪般既使人目眩，亦令人只敢俯首远眺、偷偷欣赏。

她的皮肤晶莹雪白，气度超凡脱俗，虽在众男簇拥中，可是她却透出一种傲然不群，偏又醉人之极，遗世独立的风。这不单因她冷若冰霜的神情，更因她那能令任何人都感到她应该骄傲的体态。

和虚夜月相比，她有着绝不逊色、另具一格的味儿。

想到这里，韩柏差点想打自己两拳。

为何自今晚与虚夜月别后，总不时想起她呢？

自己堂堂魔种传人，男子汉大丈夫，怎可被这无情的美女占据和控制了心神？

此时庄青霜来到右侧登台的石阶前，众弟子一起止步，只剩下庄青霜

独自盈盈登上看台。

小燕王迎了过去，颇有龙行虎步之姿。

庄青霜见到小燕王朱高炽，秀目异一闪，微微一福，垂下螺首。

韩柏胸口如受雷击，暗叫完了，看来自己迟来一步，这冷若冰雪的美女一缕情丝已系到这小燕王身上，自己再没有希望了。

小燕王到了庄青霜旁。低声说了几句话后，联袂到了看台左方最靠墙的两张椅子坐下。她连眼都亦没有往韩柏，教后者更不是滋味。

奇的是庄节和叶素冬两人亦像视若无睹，没有为他这贵宾引见。

韩柏今晚已是继虚夜月后，第二次受到挫折，又见两人喁喁细语。神态亲密，一时意兴索然，同左旁的叶素冬低声道：“禁卫长，看来今晚都不用小使在此丢人碍眼，我还是早些回家好好睡一觉吧！”叶素冬神秘一笑，朝庄节道：“师兄：专使大人想走了。”

庄节早听得他们对答，含笑站了起来道：“朴大人远来是客，若庄某这样未尽地主之谊便让你走了，实在于礼不合，来：到后轩喝杯热茶，大家好好聊一会。”

沙天放显然对这拍他马屁的韩柏印橡甚佳，笑道：“师弟陪大人去吧！这里有老夫点拨便成了。”再向韩柏道：“大人不必急着要走，老夫还未和大人切磋交流呢。”

韩柏一听乖乖不得了。更要溜之大吉，以最诚恳的语调道：“各位盛情小使心领了，横竖我在京师最少还要留上几个月，甚或一两年，那怕没有机会，只是小使心挂贱内们担心我不知到了那里去……”

叶素冬截入道：“大人放心，未将早派了人去通知贵侍卫长和尊夫人，说大人已到了我们这里来。”

韩柏为之语塞，暗暗叫苦。

今次真是偷庄青霜不着还会蚀了把米。

这时台下走了十六名弟子出来，分开八对比练，一时铿铿锵锵。热闹非常。

庄节故示热情地伸手挽着韩柏臂膀，往小燕王和庄青霜道：“小燕王请移尊驾。到内轩坐一会儿，青霜你也来吧！”挽着韩柏和叶素冬绕往屏风后。由后门穿过长廊，走往宽广的内轩去。

三人在轩心的大圆台坐上时，那小燕王和庄青霜亦随后来到，经过礼貌的介绍后，都围桌而坐。自有弟子奉上香茗。

那小燕王心神全放在庄青霜身上，只淡淡和韩柏打个招呼，便含笑凝望着庄青霜，像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的样子。旁若无人。

庄青霜对韩柏衿衽施礼后，冷冷看了他一眼，才一脸不情愿地坐了下来。显是勉强非常。

韩柏出身寒微，本最受不得这种气，不过他为人脱。心中苦笑，下了追猪追狗也不追她的决心后，向叶素冬笑道：“禁卫长不要怪小使心野，忽然我又想到要往秦淮河逛逛，看看会否碰到熟人？”

庄青霜从没听过有青年男子敢在她面前公然说要去逛青楼歌舫的，微感意外，往他望来。

韩柏故意不看她，连起无想十式中的止念，整个人顿时神态一改，变得道貌岸然，有若世外高僧。

庄节、叶素冬和小燕王均为当世高手，同时生出感应，三对锐目集中

在他身上。

韩柏灵机一触，借想起了秦梦瑶的离去，心中一酸，眼神变得幽郁深邃，扫了眼现出惊异之色的庄青霜，一拍额头道：“对不起：我一时忘了禁卫长还有公事，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寻幽探胜好了。”

叶素冬阅人千万，还是首次见到有人能在一霎的瞬息光景里眼神气态可以如此转变，像首次认识他般定眼瞧着他道：“专使莫要客气，皇上曾囑未将好好招待大人，不过就算皇上没有吩咐，专使乃我大明的贵宾，未将怎能不一尽地主之谊，喝过这杯茶后，未将和大人立即起程，让大人好好欣赏秦淮动人的夜景。”

庄节呵呵笑道：“大人名士风流，听得连我都心动了，可否让我随你们去趁趁热闹？”韩柏和叶素冬禁不住脸脸相觑，都觉多了他有点尴尬和不方便，难以放情尽兴。

庄节看到两人表情，哑然失笑道：“放心吧：庄某并非第一次到那种地方去呢！”接着向庄青霜道：“青霜你也要随爹来，若看不到你在身旁，爹会担心死了。”

韩柏和叶素冬对望了一眼，同时明白了庄节并非想逛窑子，只是要给暗中窥伺可能是薛明玉的那个人，制造一个出手的机会。

庄青霜只是鱼饵。

至此韩柏才体会到这当上了西宁派之主的人那种轻描淡写式漫不经意的深邃机心和厉害手段。

庄青霜愕然道：“爹！”垂下头去，轻轻恳求道：“爹：你们去吧！青霜……”

小燕王拍胸道：“高炽今晚来此，就是要充当庄姑娘的小兵卫，庄掌门放心陪专使大人去吧！”韩柏把手中茶一饮而尽，立了起来，变得威猛无，豪气盖天般道：“既是如此，庄掌门和禁卫长都不用费时间陪我了，本人这就打道到左家老巷去看铺子，嘿：明天我不用上早朝吧？”

叶素冬笑道：“早朝不用上，但皇上要在早朝后见大人呢？”

韩柏想起要见朱元璋便头痛，颓然坐下，拿起空茶杯道：“我想喝三杯酒后才告辞起程。”

连受两次打击，他忽感意冷心灰，连专使都不想扮了，露出真性情来。

庄青霜首次用心打量起他来，但神情仍是冰冷落漠。

韩柏这时连她是否对自己生出兴趣，亦毫不在乎了。

庄节拍手招来弟子，教他们取出珍藏美酒，气度雍容道：“大家都陪专使喝点酒吧：醉眼看秦淮，不更是美事吗？”

小燕王微感错愕，想不到庄节会不卖他的账，他和乃父燕王来京不到十天，大前天在清凉寺巧遇庄青霜，惊为天人，使手下探到底细后，便不顾一切来追求她，以他的尊贵地位，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怎想到庄节竟如此轻慢待他。

不过他尽管心中不满，却不敢表现出来，不要说庄节乃心中玉人的父亲大人，只以他是西宁派之主的超然身份，便不敢使性开罪。

韩柏心中一动，直觉到庄节其实是要借他迫小燕王知难而退。接着心中一凛，暗忖难道是庄节由叶素冬处得来消息，看淡燕王的行情，所以不想他接近自己的掌上明珠？

不由大起同情之心，同小燕王微笑道：“来……嘿：来什么烛夜游，人

生乐事。我们今晚不醉无归。”

庄青霜冷然横了他一，淡淡道：“青霜今晚没喝酒的心情。”

叶素冬知这师侄女孤芳自赏。对青年男子话都不愿多说半句，更不会当着父亲庄节之前如此坦白客人，眼中闪过奇怪的神色。什么事令她失去了一向的矜持清冷。

韩柏早对她死了心，兼又对小燕王生出同情心，转向庄节道：“庄宗王我们的夜游节目，还是另择吉日进行吧！”这时美酒送到，弟子恭敬地为各人换过新杯子，注上美酒，才退出轩亭。

庄节从容笑道：“这酒当然比不上专使夫人的“清溪流泉”但乃属可入口的佳酿。

我们饮杯！”韩柏暗忖京城里的事，恐怕没有多少件能过这看来随和易与的人，忙举杯互祝。叶素冬和小燕王亦举杯祝酒。

只有庄青霜冷眼旁观，没有附和举盏。

庄节眼中闪过不悦之色，他自由叶素冬处得知朱元璋怀疑燕王棣有反之心后，立即警告女儿不得与小燕王来往，那知庄青霜反对小燕王更加亲近了。所以他才有异常之举，想迫小燕王知难而退。此时微微一笑，对庄青霜道：“霜儿今晚为何神不守舍，专使大人和你叶师叔一听我邀你同道，便猜到是要制造陷阱，引薛明玉出来，好为世人除害。你不是最恨这种采花淫贼的吗？”

小燕王大感尴尬，庄节这些话其实是指桑骂槐，暗示自己符合不到他的心意。及不上这专使和叶素冬。

庄青霜呆了一呆。

事实：她确是神不守舍，却不是为了小燕王。

她对小燕王虽略有好感，但今晚表现出来的亲热态度，主要是不满乃父如此看风头火势做人。当然想到假若燕王棣真的造反，沾上点边的人亦要株连九族：只是芳心仍是忿怒不平，才有今晚的反常表现。

她是故意对韩柏视若无睹的。

那知这人千变万化，每种神态，每句说话，都有着难以言喻的魅力。使她方寸大乱，才会有此疏忽，否则以她的冰雪聪明。怎会不明白父亲的意思。

至此不由对小燕王好感略减，暗忖这人心神全被自己迷倒，实远及不上这专使的超然脱，不当自己是一回事的气度。

心中涌起刺激新鲜的感觉，首次露出笑容，向小燕王道：“噢~！青霜差点忘了身负的任务，小皇爷武功高强，京城谁人不知，若有小皇爷随在身旁，明玉定不敢出来了。”接着再向庄节和叶素冬道：“爹和菜师叔亦不可和我同行，让那淫贼看见，否则他怎敢下手？”庄节等脸脸相觑，都不明白她为何忽然变得如此主动合作。

韩柏冷下来的心立时死灰复燃，暗忖小燕王对他如此倨傲无礼，自己亦无谓同情他，找到了这个借口后，一拍胸膛道：“嘿：只有小使武功低微，最适合陪青霜小姐到外面绕个大圈，看看会否遇上那淫贼？”

小燕王皱眉道：“庄宗主，青霜小姐千金之体，宗主怎可让她涉险。语气里已隐带命令的口气，显是沉不住气。回复了颐指气使的作风。弃庄两人同感不悦。叶素冬淡然道：“小王爷放心，我西宁派若让青霜侄女有损分毫，敝派亦不用在江湖上混了。”摆明不让小燕王参与行动。

庄节呵呵一笑，向韩柏这假专使道：“专使太谦了，你昨晚和贵守卫长夜离莫愁湖，早表现了一手，教素冬他亦大吃一惊呢。”

韩柏愕然向叶素冬失声道：“什么？原来昨晚跟踪了我们一晚的人竟是禁卫长派来的。”

叶素冬若无其事道：“皇上既把专使的安全交到未将手上，未将自然要克尽全力了。”韩柏苦笑道：“我怎说得过你呢！”两人对望一眼，同时捧腹笑了起来。

小燕王感到自己成了局外人，不禁对韩柏心生恨意，愤然起立。寒声道：“看来今晚本王帮不上多少忙，告辞了！”犹豫片晌后，转向庄青霜欲言又止，最后只道：“小姐小心了！”这才举步走了，庄节和叶素冬不敢有失礼仪，忙起身把他送往门外。

剩下韩柏和庄青霜两人默默对坐着。

韩柏见这小皇爷露出真面目时，脾气和架子都这么大，对他仅有的一点同情亦消失无踪，暗想庄青霜若嫁了这种皇室人物，那有丝毫乐趣。嘿！若嫁给我，定快乐多了。

庄青霜的美目向他飘来，仍是那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淡淡道：“我们可以趁机溜了吗？专使大人！”庄节等三人早消失门外，看来是要送客至外大门。韩柏闻得庄青霜如此说，失声道：“溜？”

庄青霜离椅飘起。一瞬间间闪出厅外，娇唤道：“没胆便算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把淫贼引出来吧。”

第三章 京师夜行

两人一先一后掠进万花园。

立时有人在树丛暗处喝道：“谁？”

庄青霜娇叱道：“是我和专使大人。”趁守在暗处的人一愣间，彩蝶般腾空飞起。足尖点在一个凉亭的尖顶处，如鸟升起，几个起落，越墙去了。

韩柏想不到她轻功如此了得，那敢怠慢让她落单，全力运展魔功，使出从范良极处偷学来的身法，一溜烟追在她背后。

呼呼寒风中，庄青霜逢屋过屋，疾若流昆般消失在一座大宅屋脊之后。

韩柏不慌不忙，赶了过去，魔灵巽的特性，助他远蹑着庄青霜的芳踪。

越过屋脊，韩柏猛地停下。

只见庄青霜悠閒地坐在瓦背边沿，双脚悬空，遥望着隔了几条街穿流过闹市的秦淮河上。

两岸的灯火都花艇的彩灯，正争妍斗丽，一片热闹。

韩柏在庄青霜旁学她般坐着，忿然道：“不用骗我，你是有意想把我甩掉，对吗？”

庄青霜吁出一口气，淡淡道：“你若给人囚犯般管了两天两夜，会否再欢喜给人吊靴鬼般吊着呢？”

韩柏同情地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庄宗主是疼你和为你着想，你这样做，会令他担心的。”

庄青霜冷然道：“薛明玉算某么东西，堂堂西宁派掌门之女，要群人保护才成？传出去真是天大笑话。”

韩柏哑然失笑道：“说得好：我看众人都把薛明玉的本领夸大了，我真不相信他敢来搔扰青霜小姐。”

庄青霜朝他瞧来，冷冷盯着他。

韩柏忙以目光回敬。

在天上的月色和远处河岸灯火的映照下，庄青霜的目光既大胆又直接，可是那冷若霜雪的表情。绝不会教韩柏误会她对自己有何意思。

她的美丽绝对有异于虚夜月。

若说虚夜月是秀逸神秘；她的美丽则属孤傲清冷。前者对周遭一切事物毫不在乎，但又喜游戏人间；她却采取了漠然不理的态度，什么事物她都不感兴趣。

庄青霜见他瞪视着自己的眼神清澈澄明，芳心大讶。生平所遇男子，谁见到她时不意乱情迷，神魂颠倒。

韩柏一对虎目却亮起诡异的光芒，透进她秀气无伦的俏目里。

庄青霜大感吃不消。

一般来说，年轻女子都较同龄的男子早熟，庄青霜年虽十八，但见惯场面，兼之修习玄门正宗心法，又艳色摄人，很少男子敢和她对望。岂知韩柏身具魔种，在魔种成长的过程里，发展出吸引女性的魅力。又怎会怕她庄青霜呢。

庄青霜借着望往秦淮河，收回了目光。一颗芳心不争气地跃动着，暗叫完了，心跳得这么大声，怎瞒得过这充满侵略性的男人。

韩柏却破例没借此大作文章，只是长叹了一口气，仰身躺在瓦面处，望着星空，又再叹了一口气。

庄青霜心中不悦，暗忖这人为何如此无礼。竟在自己身旁躺下，唉声叹气，瞥了他一眼，只见他双目闪动若智能和思虑的光芒，姿态自然写意，怒气不由消了大半，微叹道：“大人今晚为何忽然变主意到我们道场来呢？”

韩柏一震下，眼光往她射去，傻兮兮摇头道：“京师究竟是处怎么样的地方呢？为何我的所有行动，好象人人都知道了的样子？”

庄青霜正别转颤来俯视着他，看见他的傻相，终忍不住“噗哧”一笑，使又回复她的清冷自若，岸然道：“大人挟美来京，贵夫人之一又为天下酒徒景仰的“酒神”左伯颠之女，酿出尤胜乃父的清溪流泉，加上刚抵京城便凭猜谜请到出名难搅的虚夜月泛舟秦淮。现在谁不是磨拳擦掌，要一挫你的威风，并教你不能载美回国。”

韩柏倏地坐了起来，双目生辉喜道：“小姐笑起来原来这么好看的。”

庄青霜雪般白的玉脸微微一红，佯怒道：“不准和我说这种轻薄话儿。”

韩柏这无赖见她粉脸绯红，那还把她的疾言厉色放在心上，笑道：“小姐切勿见怪，我这人心想什么，嘴就说什么。嘿：多笑一次给我看好吗？”

庄青霜绷紧俏脸，别过头去不理睬他，却没有拂袖离去。

韩柏叹了一口气，又躺了下去，看着天上的明月，想起了虚夜月。

她不知回家了没有呢？

庄青霜忽然低声道：“你还未答我，今晚到道场来干什么？”

韩柏轻松地道：“若你不准我说轻薄话儿，我怎能答你这问题？”

庄青霜涌起一阵冲动，真想痛揍他一顿，才能出掉心头那股恨气。这

人一举一动，都有种放荡不羁，毫不检点的味道，教她嗔怒难分，芳心大乱。

“咕！”

韩柏的肚子叫了起来。

庄青霜忍不住失声浅笑，怒气全消。

韩柏抚着肚子坐了起来，尴尬地道：“我忘了今晚尚未吃饭，不若我们找间夜档店吃顿痛快的，我看薛明玉今晚绝不敢来了。”

庄青霜勉强摆出冷漠神色，道：“专使自己去吧：若教虚夜月知道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问清清白白，但依她的脾性仍会恼你的，你不怕吗？”

韩柏狠狠道：“我韩……嘿：不：我朴文正一向不为任何人喜怒介怀，她爱怎么想便怎么想吧！”庄青霜听他冲口说了“韩”字时，娇躯一颤，往他望来。

这吹轮到韩柏敌不过她的眼光，垂下头去，心中叫糟。

自己真下争气，和美女在一起时，什么伪装都会忘了。

庄青霜缓缓吐出一口如兰香气，瞪着他轻轻道：“你刚才说什么？”

韩柏知她听不清楚，暗叫侥幸，顺口开河道：“那是我高句丽话的名字，一时冲口而出，嘿！真不好意思。”

庄青霜半信半疑打量了他一会后，拔身而起，淡淡道：“走吧！”韩柏正和她谈得渐入佳境。人急立起，失望地道：“这么快回家了？”

庄青霜在夜风里衣袂飘拂，绰约动人，以她一贯冷淡的语气道：“谁要回家了：秦淮河有间子，包的饺子京师有名，你不是肚子饿了吗？看在你终是道场贵客份上，青霜便勉为其难，代爹请你大吃一顿吧！”上官鹰在黑暗的房子醒了过来。屋外雨声淅沥，间中传来低沉的雷。

干虹青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道：“帮主好了点吗？”

上官鹰猛觉干青正紧接着自己，不住借身体的接触，度入珍贵的真气。记起了昨晚这曾为自己妻子的美女先以热巾替他抹身，其后凌战天再为他疗伤。便人事不知沉沉睡去。现在气力回复了大半，叹了一口气，不知说什么才好。

轻轻推开了她，坐了起来，发觉自己仍是赤条条没有半点衣物。

干虹青温柔地牵起罗被里着他的肩头，爱怜地吻了他脸颊，轻轻道：“帮主的内伤非有十天半月，不能复元。明天虹青和主持说一声。她亦曾是江湖中人。定能明白事理。

让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段日子。”

上官鹰涌起难以遏止的冲动，探手搂着她的香肩道：“让我们忘掉过往的一切，再生活在一起好吗？”

干虹青欢喜地再吻了他一口，轻叹道：“我们纵能忘记过去，但别的人能忘记哩？你身为天下第一大帮之主，必须为帮众竖立典模，冷静点吧：虹青仍是深爱着你的，你若想要我的身体，虹青什么时候都肯给你。”

上官鹰愤然推开她，怒道：“我上官鹰不用你来怜悯我，你现在的心只有封寒，是吗？答我！”干虹青扑上来搂紧他道：“帮主：求你不要为难虹青了。”

上官鹰叹了一口气，黯然道：“我实在不应提起这件事。好吧！我再不打扰你在这里的平静生活。”

干虹青骇然望向他。

上官鹰决然道：“我立即要走了，甄夫人和官府定尽起人手，追捕我们。”

话犹未已，凌战天推门冲走了人来。沉声道：“有高手来了！我们立即走，虹青亦要跟来。”

闹哄哄的饺子店里，凭着庄青霜的面子，两人占到二楼临窗的一张好桌子，饺子送来后，韩柏以所能扮出最文雅的吃相，大吃大喝起来。

馆内男女人客都有，女客看亲子不是窑子的姑娘，便是各大门派的女弟子，才会公然在这些地方出入。

蒙人入侵中原前，民间的风气比较开放，但在异族统治下，正经人家的女子都足不出户，以免给喇嘛僧或蒙人看上，飞来厄运。明代开国后，这种风气仍残延下来。

庄青霜才步入馆子，立时吸引了全场目光，认得她或不认识她的男子，都对随在她身后的韩柏既羨且妒，暗里议论纷纷，猜测这幸运儿是何方人物。

庄青霜早惯了被人行注目礼，清冷自若，背着人向窗而坐，蛮有兴趣地看着正狼吞虎的韩柏，态度好多了。

韩柏刚塞了一只饺子进大口里，忽地浑身一震，朝楼梯处望去。两眼瞪大。

庄青霜忍不住扭头望去。只见众星拱月般，七、八名贵介公子拥着比天上明月更艳丽的虚夜月，登上了这层楼来。

虚夜月仍是那笑吟吟的样子，不望韩柏，反向她望来。

打个照脸，两位天之骄女目光一触即收，都装作看不到对方，那情景确是微妙之极。

庄青霜回过头来，挺直娇躯道：“若你要过去讨好她，即管去吧！”韩柏听她语气隐含醋意，大喜道：“有青霜小姐相陪，我那里还有兴趣去会其它人。”

庄青霜毫不领情，冷冷道：“你再和我这样说话，青霜立即回家。”

虚夜月和众男子坐满隔邻面窗另一张台子。

这群公子哥儿谁不识西宁派这大美人，只是碍着虚夜月，不敢打招呼，却不时偷看过来，气氛怪怪的。

韩柏偷看了虚夜月一眼，见她故意和众人谈笑，装作看不到自己，心中大恨，暗忖若庄青霜和自己亲热一点，那今晚什么深仇大恨都可报个够本了。

妙想天开时，庄青霜躯微俯向他，轻轻道：“吃饱了玛？我们走吧！”韩柏眼角射处，见虚夜月一对可人的小耳朵竖了起来，那是功聚双耳现像，知她在窃听他们的对话，心中暗笑，亦俯身过去，低声道：“不知这么夜有没有艇子可雇呢？”

庄青霜玉脸一寒，暗怒这人得寸进尺，竟想和她雇艇游河，待要发作，耳边传来韩柏的传音道：“不要东张西望，我察觉到有人在监视害我们，可能就是薛明玉，你懂怎样做啦！”庄青霜怎知他是胡诌，不过这样接受一个男子的邀约，乃破题见第一遭的事。

亟头含羞道：“好吧！”韩柏见奸计得逞，心中大喜。

庄青霜的冷若冰霜，对他的吸引力绝不会逊于虚夜月。若能使这冰雪美人变得热情如火，对男人来说是多么伟大的成就。

正想以眼神向虚夜月示威，耳边响起虚夜月那娇滴滴的温声软语道：

“专使大人。

若你不过来向夜月请安问好，我便大叫三声韩柏。”

韩柏呆了一呆。

庄青霜奇道：“大人的脸色为何变得如此难看？”

韩柏故作神秘传声道：“那疑人亦在留心虚夜月，要不要警告她一声呢？你是女孩子，由女孩子和女孩子说。嘿：怕是较好一点吧！”心中却在祈祷她千万不要答应。

幸好所料不差，庄青霜显然和虚夜月有点心病，皱眉道：“不！青霜不想和她说话。

她从来都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内。大人要去就自己去吧！”虚夜月的声音又在他耳旁道：“现在夜月开始数三声，一、二……”

韩柏魂飞魄散，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移步到了虚夜月那一抬处。

一众公子哥儿的敌意眼光往他射来。

韩柏大方地向众人施礼后，向巧笑倩兮，得意扬扬的虚夜月低声下气道：“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

虚夜月发出银铃般的娇笑。瞅他一眼忍着笑道：“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些全是我的好朋友，什么事都不用瞒他们。”

众人差点鼓起掌来，更有人嘲道：“在人不是要谈国家机密吧？你高句丽这么小，能说出来的怕都不会是其么大事吧！”众人一阵起哄附和。

韩柏暗忖高句丽大或小关你的鸟事。嘻皮笑脸道：“夜月小姐既不怕在公开场合谈私事，不使便直说吧：刚才我见到白小姐，她说你爹想你……”

虚夜月想不到他有此一着，就算明知他虚张声势，亦招架不住，喝道：“住嘴！”心中奇怪为何眼高于顶最不欢喜自己的庄青霜，竟可忍受这小子来向她说话儿。

韩柏摊手道：“那说还是不说呢？”

虚夜月气得瓜子小脸胀个通红，嗔道：“你给我滚回去！”今次受不了的是庄青霜，倏地立起道：“不识好人心。专使我们走吧！”

第四章 河心遇袭

浪翻云坐在岸旁一棵大树的暗影里，喝着清溪流泉，凝视着河上往来的船艇。

他今天曾到过莫愁湖去，见到明岗暗哨重重保护着韩范等人落脚的宾馆。放下心来，同时亦奇怪为何朱元璋如此重视他们。

后来左诗等兴高烈到左家老巷去，他一直暗中保护，然后才到了这充满了美丽回忆的秦淮河旁喝酒。

梦瑶这仙子究竟到哪里去了？

隐隐感到有点不妥。

她的伤势其实已到了大罗金仙也难以救回的地步，全赖她本身精纯的先天真气，加上他的盖世神功，勉强延续生命。

双修大法再加道胎魔种，虽是满有把握地由他口中介述出来，实情却

只是姑且一试，能否成功他也半分信心都欠奉。

梦瑶若要另地静修一定是因韩柏魔功未足，所以要凭己身的苦修拖延性命。

就在这时，他看到韩柏载着一位绝色少女。随着水流泛舟向长江口处划去。

身旁黑影一闪，有人由陆上紧蹑着他们的艇子，看其身手，便知是一流强手，并精通潜藏隐匿之术。

韩柏的艇子过后，又有几艘快艇：贴着岸旁暗影遥遥追在韩柏的艇子后面。

浪翻云纳罕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坐到船尾后，庄青霜一直默然不语，像在思索着什么事情。

韩柏怕她反脸无情，知趣地不去打扰她。

庄青霜忽低声道：“大人的涵养真好，受了虚夜月这样不识好人心的侮辱也不动气。

你提的那白姑娘是否白芳华？为何虚夜月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怕你说下去呢？”

韩柏的小艇避过迎头驶来的一艘画舫后，暗叫惭愧，自己其实是有痛脚被虚夜月拿着，才如此吞声受气，那想到反获得赞许，看来鬼王说得不错，这正是傻有傻。

现在这美女摆明想知道他和虚夜月的真正关系，自是对他生出好奇心。

反正他对虚夜月已彻底死了心，以她的小姐脾气，自己这么当众开罪她，她不恨死自己才怪呢。

不若把心神全放到这世上最难相处的美女身上，在最短时间内俘虏了她，岂非男人最大的荣耀。

想到这里，精神大振，魔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极限，眼中电芒一闪道：“若我说根本不知道她有什么私隐，只是虚言恫吓，庄小姐信是不信？”

庄青霜秀目一亮，侧头凝神细思后，轻轻摇头道：“对不起，青霜不信。”

水流忽地急了起来，小艇速度骤增，原来到了长江和秦淮河两水交汇之处。

韩柏心怀大畅，逆流而上，像个小孩子般完全沉醉作划艇之乐中。

庄青霜再没有追问，看着永无休止往东逝去的江水，芳心一片宁洽，就像回到童真时代那无变无虑再不可得的往昔岁月里。

蓦她芳心一颤，知道是因受到这充满魅力的专使所感染。

唉：怎办才好呢？为何自己会和他夜游秦淮河呢？是否从一开始便拒绝不了他？使她连小燕王都不再理睬了。

韩柏干咳一声。

庄青霜吓了一跳，嗔道：“吓死人了！”这罕见的女孩家情态，出现在她身上，就像阳光破开了乌云，使韩柏双目一亮，赞叹道：“天啊：你不冷起俏脸时真的动人极了。

嘿：不过你冷若冰霜的样儿亦很吸引人，另一种吸引人。”

庄青霜虽对他略生情愫，却亦受不起他这样直接的轻薄话儿，俏脸一变道：“把船划回岸去，我要回家了。”

韩柏忽感心灰意冷，只想回家睡觉。这庄青霜美则美极了。可是喜怒难测。

一如虚夜月般难以侍候，自己用尽方法取悦她，最后只落得这两句绝情说话。

唉：梦瑶仍在就好了，只有这仙子方可使自己感到有没有虚夜月或庄青霜都不重要。

庄青霜突然低声道：“对不起：那两句话定是伤害了你，大人的眼神变得很忧郁哩！”韩柏一边把艇掉头往秦淮河划回去，意兴索然地道：“我的心早碎了，还有什么好伤的。”想起了秦梦瑶，他真的感到一颗心裂成了无数碎片。若失去了她，连虚夜月和庄青霜加起来亦抵偿不了那损失。

庄青霜出奇轻柔地道：“人家说了对不起都不可以吗？”

韩柏一震瞪着她道：“天：你原来竟可变成现在这种神态和语调的。”

庄青霜玉容解冻。有若大地春回，万花齐放，嫣然一笑道：“平时人家不冷着脸做人行吗？惹来了像你般的吊靴鬼就真是烦死了。”

韩柏这时才真正领教到庄青霜惊心动魄的引诱力，一时连秦梦瑶也忘了，那还肯放在言语上占她便宜的机会，故作惊讶道：“青霜小姐现在似摆明不怕小使追求你了。”

庄青霜羞地点头赧然道：“是的：我现在是故意迁就讨好你，只为想知道一个答案。”

这次韩柏真吃了一惊，愕然道：“那是什么样儿的天大问题呢？”

庄青霜秀目闪过动人心魄的芒，正要说话。

“卜！”

船底异响传来，接着“砰”的一声，两人间的船底溅起碎屑，破开了一个小洞。河水狂涌上来。

韩柏真是魂飞魄散。

他的魔种灵与过人，又因今早受了影子太监村那异人的引发，功力大进，水路两路的跟踪他全已心中有数，刚才本想告诉庄青霜，只是忽然岔开了话题，事实上他一直全神贯注，防止有人暗袭。

哪知这来自水里来的偷袭，事前全无先兆，难道敌人竟高明至可瞒过他的魔种，那就真是糟糕透了。

“卡拉！”裂痕中的破洞向小艇其它地方扩散，眼看小艇即要解体，两人情急无奈之下，一起离艇跃起。

当两人升上四丈许的高空时，小艇已裂成了碎片，教人想不通敌人是以何种霸道手法，如此快速无伦的弄沉小艇。

此处乃两河交接处，水流既急，河面宽广，离两岸每边至少有二十丈，就算是庞斑浪翻云之辈，怕亦未必可在空中换气，安然回到岸上。

两人在空中对望一眼，都看出对方的惧意，且都知道这神秘敌人正在水底内等待着猎物。

庄青霜家传之学虽高明，实战绝验却完全欠奉。一惊下真气转浊，眼看要跌回水里去，韩柏一声大喝，闪雷般探手抓着她柔荑，使在空中横移四丈，离右岸的距离拉近了少许，才往下跌去。

庄青霜给他扯着玉手。娇躯剧震，体内真气由浊转散，身子一软，全赖韩柏拉着，两人跌速立即加剧。

就在这时，四艘快艇电射而来，卓立其中一艘艇上的庄节平和定的声音传来道：“大人和霜儿不要惊慌，我们来了！”韩柏早猜到跟踪者里定有一批人是庄节和叶素冬，这时见最近那艘快艇亦在二十丈外，他们赶到时。他

和庄青霜早掉进了危机四伏的河水里了。亏他临危不乱。放开了庄青霜那可爰柔软的小手，运气下沉，越过了她，先一步踏足河面。

庄青霜花容失色，想到水里等待着的可能是薛明玉时，忽然给韩柏两只大手托着小蛮腰，一股大力涌来，腾云驾雾般横过湖面，投往乃父箭矢般疾驰而来的快艇去。

她勉力提气弯身，回头望向韩柏。

只见这小子还不忘挥手向她道别，然后沉进河水里。

一条索子由庄节手上飞出，卷在她腰间，把她接到船上。

这时四艘快艇都赶到了他们遇险处，可是河水如常，平静得像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般。

在另一艇上的叶素冬大惊失色，心想这专使若给人宰了，他如何向朱元璋交待，情急下领先投入河水里。

他的手下那敢怠慢，亦纷纷入水救人。

庄青霜站在脸色凝青的庄节身旁，完全失去了一向的清冷，热满脸，若非庄节阻止，早投入水里去找舍身救己的韩柏了。

叶素冬从河里冒出头来，见到庄节和庄青霜的神情，骇然道：“还没有出来吗？”又沉了进去。

庄青霜终哭出来道：“他……他定是给人害了。”

韩柏刚沉避水底，河水淹得他眼前一黑时，右脚踝一紧，给索子般的东西缠着，直拖到难以见物的冰寒水底里，接着把他拖往上游去。

倏忽间又回到落水之处，可知敌人水中功夫何等高明。

韩柏惊魂甫定，猛地缩脚，身子一曲，就要往缠着足踝的东西抓去，岂知足踝一轻，那东西已离脚甩开，累得他空在水中一阵翻滚。

他顿时由此想到，这在水底的人并非存心取他们性命，只是要作耍他们一下。不由大叫有趣，全力运展魔功，凭魔种灵巽的特性，瞬间潜至岸旁，抢上岸时。眼前疏林庭院，那有敌人的踪影。

就在这时浪翻云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小弟：这边来！”韩柏大喜，却弄不清楚浪翻云在那处。远方瓦面火熠子的光一闪即逝，他再不犹豫，狂追过去。

浪翻云不住在前方为他引路，倏忽间远离了河岸区，到了林木婆娑的郊野。

他刚掠过一个密林。只见前方一道黑影，疾苦流星般掠往一个小村庄。

韩柏大喜，晓得那黑影就是在水底作弄他的人，忙向那人追去。

浪翻雷的声音又传来道：“别让他走脱了！”韩柏忙把轻功提升至极限，刹那间把和那人的距离拉至二十丈许的短距。

那人蒙着头脸，回头瞥了他一眼，大吃一惊，手中飞出一条绳索，搭在前方一棵大树的横丫上，显要借力加速迹遁。

韩柏大急，心中大叫浪大侠啊：还不动手拦人。

那人刚借力腾空而起。

眼看就要逃去，岂知那被借力的粗若儿臂的树枝竟“啪”地一声断成两断。

韩柏一边感谢浪翻云，一边加速赶去，“嗖”的一声，已到了那踉踉落地的神秘人后。一掌拍去。

岂知那人倏地转过身来，挺起酥胸，搔腰娇喝道：“韩柏你敢！”韩柏

连忙收掌，却收不住前冲之势，把她撞个满怀。

那人想不到他有此一着，惊叫一声，已和韩柏两人一起变作滚地葫。

他们由草地翻入了密林里。

停下时韩柏刚好把她压在草丛上。

那人变得娇柔无力，只懂喘气。

韩柏一把掀开她的头罩，虚夜月绝美的娇秀容颜，立时呈现眼下。

她俏目紧闭，极有个性的小嘴儿却微喘着张了开来，不住吐出芳香醉人的芝兰般气息。韩柏那有错过这机会，忙吻下去。

虚夜月惊叫一声，侧转俏脸，当然逃不过脸颊被吻的运道。

虚夜月不知那来的气力，一把撑开了韩柏，滚了开去，再跃了起来，叫道：“人家恨死你了。”

不待说完已不顾而去。

只剩下韩柏一人呆坐在地上。回味着刚才和这美女湿漉漉的身体全面接触的销魂滋味。忽然间，浪翻云到了他身旁坐了下来，合笑着看他。

韩柏大感不好意思，勉强道：“大侠！”浪翻云笑道：“夜月这丫头对你的前途是很重要的我才不惮暗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你现在快回去见你的青霜小姐吧：她为你急得哭死了。”

韩柏道：“但我还有很多事要给你报告呢？”浪翻云微笑道：“我晓得。不过事有缓急轻重。我自会找你们。快去吧：否则整条秦淮河都会给翻转过来了。”

当韩柏来到秦淮河他们遇袭处时，那场面把韩柏吓了一跳。

两岸全是官兵，把守着不准任何人接近。水师船截着上下两游，不放过任何船艇经过。

河面灯火通明，数十艘快艇来回边巡，还不住有人从水里冒出头来。

他才出现即给西宁派的人发觉，拥着他到了正在岸旁苦待得心焦如焚的庄节等人处。

最先迎来的本是哭得两眼红的庄青霜，不过她才走了两步，立即止住，垂下头去，不好意思让这专使看到她曾为他哭过。

叶素冬、庄节和沙天放三人越过庄青霜，把他团团围着。

叶素冬放下心头大石，叫道：“谢天谢地，大人没事真好极了。”

沙天放道：“追不到那贼子吗？”

韩柏暗忖，追是追到了：但能拿她怎样呢？口中却绘影绘声，把虚夜月改为薛明玉，自己如何施展神威，追上去将对方打伤，可恨仍给他借密林逃走了。

秦淮河封锁解开，转眼回复了先前的热闹。

庄节伸手拍下拍他的肩头，感激地道：“想不到薛明玉如此厉害，幸好专使武功高强，又舍身救了霜儿。大恩大德，不敢只是空言道谢，有空请到敝府吃顿便饭，这事由素冬安排吧！”叶素冬点头答应，道：“专使怕亦累了，理应回宾换衣休息。侍卫长和贵夫人已回宾馆了。”接着低声道：“我们尚未通知他们专使河上遇袭的事，请专使包涵。”

韩柏口中应着，心中却想着俏立在一旁的庄青霜，暗忖今次因祸得福，对追求她应大有帮助，正要找借口溜去和她说两句亲密话儿，倚老卖老的沙天放已向庄青霜唤道：“霜儿还不过来向大人致谢！”

庄青霜走出小半步，便停了下来，叶素冬在他背上轻推一下，韩柏借势

走出人堆，来到庄青霜面前，低声道：“一小姐受惊了，都是我保不周之过。”

庄青霜咬若下，低声道：“那怎关你的事呢？你是否仍想知那问题呢？”

韩柏见她变了另一个人似的，神态诱人至极点，禁不浑潭身酥痒，欣然道：“当然想知道，死都想知道。”

庄青霜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飞快地瞟了他充满少女风情的一眼，美声道：“那便记着再来找青霜吧！”俏脸一红，急步走往乃父等站立处。

韩柏差点仰天欢呼。

如此倒霉的一天，竟以这般甜蜜的结尾收场。

真要多谢虚夜月。

第五章 联手夹攻

风行烈、戚长征和翟雨时。坐在一所小房子外的平台，神情木然地看朝阳升上远处的洞庭湖上。

梁秋未走了上来，坐在空椅里。道：“仍没有帮主和二叔的消息。”转向风行烈道：“贵属联络上了干罗，可是尊夫人似接到急讯，连夜赶往京师，不知为了什么事？”

风行烈一震道：“什么？”隐隐想到必是与年怜丹有关，想起此人的可怕手段，禁不住心焦如焚。

梁秋未道：“尊夫人留下口讯。嘱你到跃鲤渡与她会合，事不宜迟，风兄感立即起程。”

戚长征则精神一振，问道：“碧翠和红袖是否仍和义父在一起。”

梁秋未道：“你的红袖仍跟着你义父，但寒掌门却回了去召集旧都，重整丹清派，留下话来要你赶快去找她。”

翟雨时插入道：“在这里呆着并不是办法。我最担心的却是那展羽领导的屠蛟小组。

不若行烈兄和贵属立即赶去与尊夫人会合。我们则赶往与干罗会面，搜寻帮主和二叔。”

戚长征豁然起立，道：“我们立即起程。”

风行烈亦站了起来，道：“不！我的人留下来助你们，我只要一艘小风帆和操舟的人手便够了。”

翟雨时点头道：“这样或者更好一点，可以避人耳目。”抓着风行烈的手，表示他的感激，戚长征伸手紧拥着风行烈的宽肩，低声道：“保重了！”风行烈叹了一口气道：“唉：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抛下一切，找韩柏和老范两人来痛一顿呢”

梁秋未笑道：“我知道那间青楼的气氛最够味儿！”上官鹰一个踉跄，差点掉落地上，幸得干虹青一把扶着。

他们正登上一座高山，过了此山就是小镇“北坡”，干罗等人藏身的秘密巢穴，就在北坡东三十里处的大州县常德府。

只要能和干罗会合，他们就安全多了。

凌战天思处精密，猜到若戚长征等人安然无恙，必会和干鏢联络，所以若找到干罗，等若和戚长征他们恢复了联系。

凌战天停了下来，见上官鹰青脸白，感同身受，心中一痛，和干虹青两人搀扶着他，躲入了一堆草丛后，助他运功行气，小半晌上官鹰进入物我两忘的调息里。

凌战天向干虹青低声道：“昨夜来搜索我们的高手达百人之众，显是展羽和他的人接到通知，结群而来对付我们，若给他们截着，定是有死无生之局，所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干虹青点头道：“昨晚幸得二叔在离寺三里的山岗先一步发现敌人追来，否则若给他们围了野寺，那就糟透了。”

凌战天从容一笑道：“二叔一生在刀头舐血中长大，怎会这么容易给迫进死地里，不过现在形势极不乐观，由这里到常德府只是一天脚程，但亦是最凶险的一段路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和小鹰在山林找个地方躲起来，由我独自闯关，找来援兵，胜过一起送死。”

干虹青色变道：“若给恶人找来，我们那还有抗拒之力！”

凌战天微笑道：“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干虹青倾心细听。皱眉道：“除了风声和流水声外，我什么都听不到，雨也要停了。”凌战天淡淡道：“全靠这雨才洗去了我们的气味，虹青放心吧！趁雨停前，我为你们找个隐藏的地方，好让小鹰疗好伤势，而我将会引开追兵，你若三天内不见我回来，你们便自己设法逃命吧！”干虹青娇躯一颤，望向这视死如归般等闲的怒蛟帮第二号人物。

只有这种英雄人物，才配得上当浪翻云最好的兄弟。

韩柏一觉醒来，太阳早出来了。

三女仍沉睡未醒，显是昨夜太兴奋劳累了。

在这三位海棠春睡、娇柔可爱的美姊姊俏脸上各香一口后，才小心翼翼爬起床来。

没有了秦梦瑶。总像欠了点什么似的。

出房后，自有人服侍他梳洗更衣。

韩柏又生感触，想起不久前仍是韩府的小，现在却连朱元璋亦可随时见到，恍若春梦一场。

可是床上那三个属于他的美女，却是铁般的事实。

女侍为他穿上官服时，他不由想起了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韩府诸人。

韩天德对他始终有大恩，若有机会，自己定要报答他。至于曾硬着心肠害他的韩宁芷，他亦没有半分恨意。

她终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罢了。

这时范豹走了进来道：“专使大人，外面有很多人在等你哩！”韩柏大感烦厌，只是应付各式人等，便够受了，皱眉道：“今次又是什么人？”

范豹先遣走众仆役女侍，才道：“最重要的客人当然是鬼王府的铁青衣，侍卫长正陪他闲聊。”

韩柏失声道：“既然是他。为何不唤醒我？”

范豹道：“他这人全没架子，不愧名门之后，是他坚持要等你醒来的。说你昨天定是劳累极了。”

韩柏想起了虚夜月，忙赶出去。

范豹迫在身后道：“京城的总捕头宋鲲都来了！”韩柏一愕在长廊停了

下来，奇道：“他来找我做什麼？”

范豹道：“听说是有关大人你昨晚遇到薛明玉的事。”

韩柏冷哼道：“那是要盘问我了。唉：好吧：见完铁青衣再说，真烦死人了。”顿了顿道：“还有什么人？”

范豹道：“还有司礼聂庆童派来的公公，他为大人安排好了整个月的宴会和节目，想亲自和你说上一遍。”

韩柏一拍额头，叫了声天呀，转入了铁青衣和范良极两人所在的南轩一番客气话后，三人坐了下来。

铁青衣向他竖起拇指道：“我跟了鬼王四十多年，从未见过他如此欣赏一个年轻人的，韩小兄昨天约月儿划艇那一着功夫，确是漂亮极矣。”

韩柏老脸一红。正要谦虚一番。范良极喷出一个烟圈，嘻嘻笑道：“有我这爱情专家教路，这小子是不会差到那里去的。”

铁青衣微一错愕。半信半疑瞧了他一眼，才向韩柏续道：“鬼王着我前来，就是想知道全部过程的细节。”

韩柏失声道：“什麼？”

范良极亦皱眉道：“其间有些细节，说出来怕会有点尴尬吧！”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韩柏对美人儿的急色和不检点的一套了。

铁青衣苦笑道：“他老人家平日已惯于向人查问有关月儿的一切事，眼下怎会放过如此精的环节，不过韩小兄不用说给我听。他老人家自会找你，我只是来知会一声吧了！”韩柏至此才明白虚夜月为何会抗议鬼王管束得她如此厉害，不由同情起她来。

范良极眯起一对贼眼道：“铁兄来此，不会只为知会一声吧！”铁青衣笑道：“这只是顺口一提，我今次来是要提醒韩小兄正好乘胜追击，不要放过机会。”

韩柏想起虚夜月走时说的那句“人家恨死你”的话，心下惘然。推搪道：“这些事有时是欲速不达呢！”铁青衣道：“小兄有所不知了，月儿昨夜回府时，笑吟吟神飞扬的。还命人推掉了今天所有约会安排，说要在家中静静想一件事。这是从未尝有过的呢。”

韩柏听得呆了一呆。暗忖虚夜月怎会给他占了便宜仍兴高烈呢。看来定是她好了反击自己的阴谋。唉：怎办才好呢？

青衣压低声有道：“小兄不用犹豫了。来：立即随我到鬼王府去，鬼王在等着你哩！”韩柏心中叫苦，若让鬼王看到虚夜月对自己的讨厌态度，什么最有前途青年的良好印象都给破坏了，嗫嚅道：“但有很多人在等我啊！”青衣笑道：“你是说内监和宋鯤等人吗？放心吧：由我亲自打发他们便成，谁敢要劳鬼王苦候呢？”

韩柏灵机一触道：“铁先生可否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啦，为了夜月小姐，我再多时间都不够用，偏偏聂公公却给我编了整个月的节目和宴会……”

铁青衣同意道：“这果是严重之极，让我看看可给你推掉多少。不过牵涉到皇室和一些特别的人，我可也无能为力。”

站了起来道：“我转头便和两位同到敝府去。”

范良极忙道：“嘿：我今天另外有事，你和这小子去好了。”

铁青衣离开南轩后，韩柏奇道：“死老鬼：你有什么急事了？”

范良极竟老脸一红，支吾道：“你诗姊的酒今天立即动工装修。没有我在旁提点怎行？”

韩柏呵呵笑道：“不用瞒我了，快说出是什么车？”

范良极无奈放低声音、却是遏不住兴奋地道：“云清来了！”接着警告道：“我一天未把云清这婆娘生米煮熟饭时，都不准你去碰她的尼姑师妹美人儿，免得节外生枝，听到了吗？”

韩柏叫屈道：“一直都是你自说自话，我几时说过连尼姑也要偷呢？”

范良极瞪他一眼道：“你最好待见过了才说得这么肯定吧：试想若尼姑都不得被选入十大美人榜，你说这尼姑有多么动人。”

韩柏暗忖我给虚庄二女弄得头也大了，还那来闲情要去破坏人家的清修，我虽爱美女，但还不致这么没有道德吧！

范良极见他沉吟不语。误会了他色心大动。恶兮兮道：“若你破坏了我的好事，我绝不放过你。”

韩柏气得双眼一翻，倒在椅上，忽记起一事，坐直问道：“昨早你托词去小睡：究竟干了什么勾当？”

范良极神秘一笑，正要答话，铁青衣飘然而来，笑道：“聂公公编的约会大部份我都给你推了，这几天除了胡惟庸和燕王的晚宴推不掉外，小兄是完全自由了。不过待会你还要进宫去见皇上。”

韩柏大喜拜谢。

鬼王今次接见韩柏的地方是月榭之北名为“尽斋”的一组庭院。小巧玲珑，精雅别致，与院内其它宏伟的建物相比，又是另一番雅逸格局。

铁青衣把韩柏带来后，便退了出去，剩下他们两人单独相处。

鬼王负手上在露台处，细看庭院间的花木鱼池，整个人像溶入了建和园林里。

韩柏站在他身后，大气都不敢透出一口，生怕惊扰了他。

鬼王自有一股慑人的气度。

好一会后，虚若无柔声道：“园林之胜，贵在曲折掩映、隐而不藏、隔而未绝、别有洞天；而园中庭院，则须生趣引人，不旷不抑，景色多姿，左顾右盼，均要恰到好处。”接着转身微笑道：“你干得很好：来：让我们喝一杯！”带他走进斋内。

韩柏跟了入去，对桌坐下，连喝三杯后，鬼王压低声音道：“我那手法是否给他看破了。”

韩柏苦笑点头道：“看来你的千金比虚老你更厉害哩！”虚若无淡淡一笑道：“小兄弟错了，我是故意让这妮子看破的，这叫计中之计。务求引起她对你的好奇心，亦使她知道你并非一个外国来的小官那么简单。看：现在不是收到效果吗？否则她怎会去破坏你和庄青霜的好事。嘿：你这小子比我还行，懂得利用她们互相嫉妒的微妙关系。”

韩柏听得瞪目结舌，不能置信地道：“你怎会知道的呢？”

虚若无有点不耐烦的道：“这事有何奇怪，我们鬼王府等若大明朝廷的最高情报机关，有什么事可瞒得过我，老朱不知道的事，我也知道呢。否则老朱为何如此忌我。”接着皱眉道：“小兄弟武功虽好，可是月儿的水底功夫和轻功都得我真传，为何你竟能赶上她呢？”韩柏大吃一惊道：“你的人看到我赶上她吗？”

虚若无道：“那是从她回府的时间判断出来的。虽只是半盏热茶的工夫。但亦呈不应该的迟延。”

韩柏暗呼厉害，胡诌道：“我也不知道，我的魔种不知为何忽地灵性起

来……”

这时步声响起，有人闯入齐来。

虚若无脸现讶色，韩柏扭头望去，立时大叫不好，出现的原来是一脸笑意的虚夜月。

她来到韩柏身旁，一把抓着他背后的衣领，运力扯得他站起来才放开纤手，娇嗲地向鬼王道：“爹：我要向你借这个大坏人韩柏去行刑，答应哩？”

虚若无“呵呵”一笑，并没因她叫破他是韩柏而讶异，慢条斯理道：“月儿且慢，先听为父说两句话。”

虚夜月又把韩柏按回椅内，坐到两人间的椅里，不耐烦地道：“快说吧！”韩柏给她毫不避嫌的亲热动作弄得魂儿飘飘欲飞，看着她妩媚巧俏的神态动静，想起昨晚曾抱过她并吻过脸蛋，益发不知人间何世？

虚夜月倏地别过头来，恶兮兮的瞪了他一眼，轻喝道：“看什么？不准你看！”接着又忍不住“噗哧”一笑，扭头望往乃父，娇姿美态层出不穷，令人神迷目眩。

虚若无眼中射出怜爱之色，口中却道：“这么没有耐性，那你就快去吧：我不说了。”虚夜月跺脚不依道：“不：快说：否则月儿三天不和爹说话。”

虚若无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淡淡道：“为父想和月儿打个赌，若你十日内不亲口向我说愿嫁这个大坏人韩柏，就算为父输了，以后都不过问你自身的事。”

韩柏大吃一惊，鬼王这样说，不是摆明以自己作赌注，来挑战虚夜月的硬颈子和背叛性吗？虚夜月怎肯投降。

不过回心一想，追这美人儿一日要费的心力便等若追其它人的一年那样多了，那追十日还不够吗？豪气忽起道：“我韩柏亦对天立誓，假若十天內追不到夜月小姐，我以后都不再见你缠你。”

虚夜月呆了起来，跺脚道：“你们两人联手欺负我！”虚若无仰天狂笑道：“你怎么说也好，在这世间，再没有比和我的宝贝月儿玩游戏更有趣的了。”

韩柏大感刺激，至此才真正明白到鬼王的魅力。

这人不但胸中之学浩若渊海，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真挚精神。

虚夜月别过头来，对韩柏甜甜一笑道：“你若肯答应夜月一个要求，嫁给你又何妨？”韩柏领教惯她的手段，心知不妙，淡淡道：“那你当我是猪还是狗呢？”

虚夜月噗哧一声，笑得花枝乱颤，好一会掩嘴道：“以后都不准你见庄青霜，或和她说话，你办得到吗？”

韩柏呆在当场，哑口无言。

想不到虚夜月如此厉害，轻描淡写便把他迫上绝路，甚至很难向鬼王交待，使他作违心之言，娶得虚夜月，但他亦输了。因为那等若投降和臣服。

但他可以说“不”吗？

他是真的感到进退两难。

何况庄青霜正期待着自己去找她。

若再不能和她见面或说话，将会是耿耿于怀的终身憾事。

但失去了虚夜月，不亦是令人顿足惋惜吗？

虚夜月大为得意，向鬼王笑道：“看吧：一试便试出他的坏心肠了。”

鬼王淡然一笑，恳切地道：“月儿乐极忘形，不能体会这十日之约背后

的含意，所以才想为父因韩柏的羞窘而难堪。”

虚夜月娇憨地道：“什么含意如此高深？”

韩柏借此喘息之机，展开反攻道：“一点都不高深，虚老是希望小姐嫁给你真心爱上的人，只有小弟的爱情，才让虚小姐抛开自尊和自大脾气，十天内乖乖的屈服。若你不屈服，当然是因你对我的爱还未足够斤两。那还有什么好嫁的？”

虚夜月大嚷道：“滚你的蛋，何需十天之久。现在本姑娘就可告欣你，我虚夜月绝不会向你屈服。去找你的庄青霜吧！”韩柏步步进逼道：“别忘了我曾吻过你。”

虚若无失声叫起来道：“什么？”

虚夜月俏脸飞红，美艳不可方物，向鬼手含嗔撒娇道：“他只是略揩一下脸蛋吧了！”韩柏占在上风，大乐道：“那抱了你又怎么说？”

虚夜月气得差点哭了出来，跺足道：“人家又不是自愿的！”瞪着呆若木鸡的虚若无怒道：“你不信吗？”却不敢看韩柏。

韩柏嘻嘻一笑道：“小弟当时锁了你的穴道吗？你不愿可以推开我嘛。”

鬼王虚若无终忍不住哈哈大笑。

虚夜月怒道：“不准笑：他撞得人家这么重，一时那有力推开他呢？爹！相信女儿吧！真是那样的。”

韩柏凑过头去，在离开她左颊不及三寸的近距离压低声音道：“但小姐又为何故意拉断树枝，让小弟能赶上来一亲芳泽呢？”

虚夜月那对美丽的大眼睛连霎几下，跺脚道：“连树枝都在害人，清者自清，夜月不说了。”狠狠横了韩柏一眼，咬牙切齿道：“嚼舌鬼？”

鬼王虚若无爱怜地道：“这就叫在劫难逃，为父早看出夜月红鸾星动，莫忘你的日主属辛金，用神是壬水，乃清水淘珠的金水伤官，且用神透时，最是有力，今年流年既见用神，又与你夫宫六合，你若不向韩柏屈服，爹以后都不批子平八字了。”

虚夜月跺脚站了起来，向韩柏娇喝道：“你跟我来！”韩柏双手乱摇道：“若是捉我去行刑就请恕免了！”虚夜月首次露出有点拿他没法的样子。坐下向鬼王虚若无嚷道：“爹看到吗，若嫁了给他，他会欺负女儿一生一世的，你还要和这大坏蛋联手摆布人吗？”

虚若无哑然失笑，悠然起立。伸手在她吹弹得破的脸蛋儿爱怜的拧了一记，欣然道：“爹当然不会和人联手，我这就去静一静，由韩柏独力对付你。看你还能撑得多久。”晃了一晃，倏忽不见。

韩柏吁出一口凉气，这是什么身法？比起里赤媚的天魅拟阴也不遑多让。

望往虚夜月，只见她那对如梦如幻的眸子满蕴着迷惘的神色，望着窗外的庭林景色，那模样又乖又可爱又教人怜惜，没有了平常的自满骄傲和刁蛮。

韩柏看得心神颤动，伸手过去，就要摸她脸颊。

虚夜月一震醒来，戒备地瞪着他，美眸传出“你敢？”的清楚讯息。

韩柏吓了一跳，连忙缩手。

虚夜月俏脸一寒，冷哼道：“不要发白日梦了，我虚夜月就算这世没有人要，亦不会嫁给你的。”

韩柏大感气苦。这美人儿明明对自己生出情，偏要强撑下去，证明对他的爱仍未大得过面子，不过他亦深悉她的性格，软语相求只会招她轻视。唯一方法就像战场上两军相对，互相攻坚，看看谁先挫下来。

开始时他对虚夜月的兴趣，主要是因她惊人的姿色而起，但接触多了。

发觉她简直是天生出来迷惑所有男人的精灵，包括鬼王在内。如此天生的娇娆，又怎可错过？

打定了主意，韩柏微微一笑，故意傲然道：“那这十天之期作废也罢，我现在就去找庄青霜：永还都不回头找你。”

虚夜月瞪着他的大眼睛逸出笑意，摇头柔声道：“不要吓唬我，十天之期是爹立下的，你敢违背他的意思吗？”

韩柏晒道：“废话：我韩柏怕过什么人来。若真的害怕，那晚就不敢到鬼王府来。

我只是尊敬你爹，绝不是怕他。再说一次不嫁我吧：我立即就走。”

虚夜月气得嘟起小嘴，崩紧俏脸道：“你和阿爹一样。整天都在迫人家，走吧：去找你的庄青霜吧。她是可爱美天使。我是讨人憎的丑小鸭，滚吧：否则我杀了你。”

韩柏看她泣然欲涕的可怜样儿，心中一软道：“唉：算我不对了，害得月儿这么气苦，来：不若我们到冲上走走，好好聊聊天。让为夫听听月儿的心事。”

虚夜月目定口呆地叫出来道：“天啊：你是谁的为夫？谁又是你的月儿哪：你这人最懂软皮蛇般随着棍爬，要去逛冲便自己逛吧：本姑娘要回房睡觉了。”霍地起立，走出房去。

韩柏施出死缠烂打无赖的本领，笑嘻嘻追到她身旁，凑在她耳旁道：“月儿似乎并不十分反对为夫自称为夫呢！”虚夜月给他引得“噗哧”笑起来道：“为夫自称为夫，那有这么怪的话，你定是患了失心疯了。”

韩柏开怀大笑道：“说得好，这病正是因你而起的。”

虚夜月冷哼一声，挺起坚耸弹跳的胸脯，装出个不屑理会的狠心样儿，径自穿舍过园，朝她那别致的小楼走去。

韩柏潇地随在她傍，遇上人时都友善地打招呼。

当走上横过一个小花园的碎石径时，迎面遇见两位丰姿绰约的丽人，赫然是七夫人于抚云和白芳华。

韩柏心知不妙，差点掉头便走，两女均同时俏目一亮。

白芳华娇呼道：“大人你好！”韩柏唯有硬着头皮迎上去。

七夫人停了下来，俏脸微红，但一对秀眸掠过刀刃般锐利的神色。

虚夜月像见到唯一的亲人般，赶了过去，小鸟般依在七夫人身傍，挽着她的玉臂道：“七娘：月儿给人欺负得很苦啊。”

白芳华并不知他们那微妙的关系，一看势色不妥，惊呼道：“七娘！”七夫人美目射出腾腾杀气，冷然道：“忘了我对你的警告吗？”

不过已迟了一步。

七夫人倏地甩脱了虚夜月，往前冲去，玉掌闪电击出。

只有韩柏稍能体会她的心意，她对自己的出手，有大半是因嫉恨而来，对她来说，自己就是赤尊信的化身，至少有半个是她爱恨难分的旧情人。

若非有虚夜月在旁，自己说不定还可大占她便宜呢。劲气临身。

虚夜月和白芳华同时惊叫。

韩柏本想挡住，忽然心中一动，微往后移，魔功猛然提升至极限，挺胸受掌，眼神却深注进她的美眸里。

七夫人见他神态忽变，化成了赤尊信的豪情气概。功力立时转弱，最多只剩下二成。

“砰！”玉掌印在韩柏胸膛上。

韩柏整个人离地倒飞，跌个结实，手脚朝天直躺地上。

七夫人呆立路心，神态茫然看着躺在地上的韩柏。

韩柏早有捱过她摧心掌的经验，今次运功护着心脉，故虽心痛欲裂，内脏却没有丝毫受损，可是虚夜月和白芳华素知七夫人玉掌的厉害。同时花容失色，抢了过来，扑在韩柏身上，凄然呼唤。

韩柏给两对小手摸上身体。真是舒服到不得了，那肯张眼爬起来，益发装出受了重伤的样子，赖在地上。

四周人声响起。

只听虚夜月哭叫道：“还不找爹来。”又怒道：“七娘你为何要杀他啊！”韩柏感到两女的珠滴到他脸上，更不敢爬起来，怕虚夜月的脸子挂不住。”

七夫人幽幽的声音响起道：“他死不了的，放心吧！”虚夜月哭着道：“给你这样当胸击一掌，还说他死不了。”

接着韩柏感到两女合力抬了他起，虚夜月温暖的心手还按在他背后，源源输入真气。

不一会他感到给放到一张绣榻上，充盈着发自虚夜月身体的芳香气息。

哈！

这定是虚夜月的闺房了。

今次又化祸为福。

胸前的衣扣给两对纤手解了开来。

蓦地两女停了下来。

虚夜月低声奇道：“为何不见掌痕呢！”这时鬼王的声音在床边响起道：“你们两人给我在外护法，我要施展通天手段，把他起死回生。”

虚夜月不依道：“不：我要在旁看着这扮死的死鬼。”

鬼王哈哈大笑，大力一扣韩柏道：“起来吧：你的苦肉计成功了，我看月儿今次还有什么话说？”

虚夜月尖叫道：“你们果真没有一个是好人！”一溜烟逃了。

韩柏大喜坐了起来，入目先是白芳华犹带泪迹的俏脸。抱歉地道：“对不起：今次连白小姐也给逗得哭起来！”白芳华俏脸亦红，嚶哼一声，扭身学虚夜月般逃掉。

虚若无和韩柏对望一眼，同时捧腹大笑，没有一点尊卑老幼的隔阂。

虚若无忍着笑在床沿坐下，大力一拍他肩头道：“不愧道心种魔大法的传人，将错就错，其实我一直跟在你们身后，看到了整个过程。”

韩柏心中一凛，嗫嚅道：“七夫人她……”

虚若无洒然道：“不用解释。她一向对老赤馀情未了，不过你的胆子真大，亦显出你信心十足，若她那一掌用足全力，连我都救不了你，我亦想不到你敢接她一掌。”接着沉吟起来。

韩柏坐在床上，傻兮兮看着他。

虚若无再拍了他肩头一下，温和地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抚云的心结始终要由老赤来解开，这事你看着办吧！”韩柏骇然道：“不成！”压低声音

诚恳地道：“小子里面的赤……嘿，他老人家其实是深爱着这七夫人的，我和她接触，会是很危险的一回事。”

鬼王皱眉道：“这的确大大不妥当，尤其她名义上终是夜月的娘亲。”

韩柏一呆道道：“名义上？”

鬼王点头道：“我年轻时虽好鱼雁之色，但七十岁时早看破一切，进修天人之道。所以我和七娘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她则借我作避世之所，心中爱的人只有一个，你知那是谁了。否则亦不会见到你和月儿在一起便立动杀机了。”

韩柏嗫嚅道：“那怎办才好！”鬼王忽作了个噤声的手势。

七夫人于抚云脸容平静步入房内，垂头低声请求道：“小云见想私下和他谈两句。”

第六章 豪情盖天

两名骑士，策马疾驰，刚转过官道弯角，其中一人忽地颈上一紧，一条不知从那里飞出来的树。把他拖得跌离马背。

另一人大惊失色，正掣出长刀，眼旁人影一闪，待要劈去，肋下剧痛，已给对方弹出的石子射中要穴，侧翻下马。

施袭者正是怒蛟帮的第二号人物“鬼索”凌战天。他在位偷袭，是欺对方不得不勒马减速，一击成功。

他身手不停，扑上马背，催马而去。

北坡镇出现前方。

他当然不会入镇，绕过小镇，朝常德府全速疾驰。

示警的烟火不住在前后的高空爆智，显示敌人发现了他，正展布拦截的包围网。

凌战天涌起豪情气概，不住策赶跨下健马。

直至马儿口吐白沫，才勒停绳，拍了拍它的大头怜惜地道：“对不起，累你受苦了。”解下它的鞍辔，放它去了，这才空手孤身上路。

这时离开常德府只有十多里，只要进入府城，以他的身手，自可利用人屋稠密的形势，躲过敌人，依干虹青的指示，找到干罗，不似在旷野襄容易被敌人发现。

他虽在洞庭一战失去了鬼索，却毫不惊慌，像他这种高手，已过了倚赖某种兵器的限制。

就像浪翻云，有剑无剑，都是那么厉害。

穿过一片茅草丛后，前方倏地出现了十多人，带头者肩托着两端分为矛和铲的奇形重兵器，正是矛铲双飞展羽，好整以暇地等待着他。

其它十五人形相各异，一看便知是来自各家各派的高手，其中的“恒山派”掌门“金较剪”汤正和、“落霞派”高手“棍绝”洪当更和他曾有一面之缘，故一眼把他们认了出来。

其它都是江湖成名露脸之辈，只看形相衣着和兵器，便猜出个大概。

叶素冬的胞姊“疯婆剑”叶秋闲发出夜枭般难听的笑声。尖叫道：“凌

战天你今天休想生离此地。”

凌战天从容在众敌前五丈处立定，仰天长笑道：“就凭你们吗！”蓦地前冲，迫往敌人，一拳向展羽击去。

展羽大笑道：“不好好先聊聊吗？”

肩上矛铲先旋上半空，才移到胸前，令人不知他是以那一端迎敌。

其它各人一起行动。

一名秃头大汉振起手中长刀，由左侧攻来，另一中年道姑，则持拂尘由右方夹击。

其它人散布四周，围成内外两圈，显是早有定计，务教他难以突围而出。

凌战天嘴角逸出冷笑。

“啪！”拳化为掌，拍在展羽疾标过来的铲头上，借力往后飘飞，同时避过了左右的长刀和拂尘。

四周登时生起漫天刀光剑影。

汤正和的金较剪和洪当的铁棍，由后攻至。

凌战天一声冷哼，身体奇异的晃动了两下，金较剪和铁棍竟同时落空，凌战天已到了两人中间。

在场的十六人一起大吃一惊，想不到凌战天如此厉害。

一向以来，凌战天的光芒都给浪翻云掩盖了，兼之他只爱在幕后操纵大局，使人很易生出错觉，认为他的武功远及不上浪翻云，直到此刻才蓦然发觉这想法错得非常厉害。

那就当然须付出代价。

汤正和与洪当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否则亦不能闯出名堂，一齐吐气提声，微往外移，金较剪和铁棍回转身侧，改采守势，只需挡得他一招半式，展羽等其它人自会赶来解围。

谁知凌战天谋定后勤，正是要一上场在敌人摸不出他深浅前，制做突围的机会，假若走不了，那就会陷入死战之局，最后倒下的除了会是若干的敌人外，定然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因为实力相差得太远了。

若是正式比拼，只要展羽加上任何两三个人，便有足够杀死他的能力。

这十六人代表的正是屠蛟小组的精锐。

凌战天一声长笑，一指点在武功较强的汤正和的剪刀尖端处，肩头一摆，竟硬撞往洪当劲道十足的棍头处。

“砰！”的一声，洪当铁棍扬起，空门大露。

凌战天强忍肩肉裂开的剧痛，闪电般撞入洪当怀里。

洪当魂飞魄散，抛开铁棍，回掌要守着空档时，凌战天的拳头穿破掌影，印实在他胸膛处。

洪当狂喷鲜血，仰天跌倒，撞得后面抢上来的两人同时打着转踉跄跌开，可见这一拳是如何霸道。

这时展羽已扑至，矛头电射凌战天项侧。

凌战天一扬手，一把匕首由袖内射出，往展羽下腹激刺而去。

这一着大出展羽料外，想不到以他的身分地位，竟会施放暗器，无奈下回矛挑开匕首。

“当”的一声，展羽竟被震得退开了小半步。

“砰！”

此时洪当才跌实地上，当场毙命，官未当成便先了账。

凌战大猛一矮身，双手连扬，五把飞刀射出，射向围攻上来的五位高手。

众人见他刚才射向展羽那一刀如此凌厉，都骇然飞退挡格，害得在后面的其它人亦只好往四外避退，只剩下展羽自恃武功高强，愤然持铲杀来。

凌战天哈哈一笑，脚尖踢在地上，草碎尘土扑口扑面往展羽罩去，同时虎躯俯前，似欲扑去。

展羽给尘土全封着视线，兼之又对凌战天惊人的身手戒惧之极，闷哼一声，猛往后退。

凌战天“嗖”地一闪，横移两丈，到了叶秋闲和那个道姑间。

“砰砰……”两声，两人同时给凌战天以拳掌震开。

凌战天一声长啸，袖中飞出一条长，卷在其中一名猝不及防入了鬼籍的敌人颈上，运劲一送，那人朝后飞跌，硬是给他冲开最外围的两人，破开一个珍贵无比的缺口。

凌战天双脚连踢，泥尘沙石漫天扬起，往四周正如狼似虎赶来拦截的敌人撒去。

混乱间，凌战天一声“失陪了”，逸出重围，闪进了三十丈外的密林里。

展羽气得脸都青了，狂喝一声，带头追去，不过早没了刚才盛气凌人的派势了。

*

七夫人于抚云向仍坐在虚夜月绣榻上，靴子尚未脱掉的韩柏柔声道：“还痛吗？刚才小云真的想杀了你哩！”

韩柏心中叫苦，她现在说话的口气，当足了自己是赤尊信，换了在别个环境，他说说不定会乘机大占便宜，可是在这鬼王府的重地，说不定鬼王还在一旁监听着，一个不好，真不知会惹来什么后果，只好含糊应了一声。

于抚云看穿了他的心意，浅笑道：“放心吧！若无他为人光明磊落，绝不会偷听我们间的事，而且这房子结构特别，能隔绝声音，是若无特别为月儿设计，在这里谈什么做什么都不虞有人听到。”

韩柏精神大振，爬起身来，差点贴着于抚云地和她并坐在床沿处，嘻嘻笑道：“小云你打了我一掌，这账该怎样算？”

于抚云垂下螭首，幽幽道：“你知否小云为何这么恨你？”

韩柏记起了自己代表着赤尊信，心中一寒，打了个冷战，喘息道：“我，不……噢！”蓦地一股悲伤涌上心头，闷哼一声，惨叫道：“我的心很痛！”

于抚云一对秀目射出森寒的杀机，寒声道：“原来你都懂心痛吗？小云还以为你是铁石心肠。不！你在骗我，若你会心痛，怎会以卑鄙手段夺去我的孩子。”

韩柏一呆道：“夺去你的孩子。”

于抚云猛地转身伏倒床上，放声痛哭起来，闻者心酸。

韩柏手足无措，伸手抚在她粉背上。

于抚云厉声道：“不准碰我！”

韩柏吓得慌忙缩手，劝她不是，不安慰她又不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于抚云很快平静下来，坐直娇躯，赧然道：“对不起，我总忍不住把你当了那狠心的人，但其实你最多只可算是小半个他。”

韩柏松了一口气，欣然道：“那就谢天谢地，若你当我真的是他，迟早

我会被你杀了的。”

于抚云瞅了他一眼，俏脸微红，轻柔地道：“为何刚才你不避开，若小云不是立即撤回掌力，你早到西天去了。”

韩柏苦笑道：“我也不明白，总之很愿意挨你的揍。”

于抚云霞烧玉颊，垂头低声道：“算了吧！看在这一掌份上，我以后和你体里的狠心人所有恩怨一笔勾销，你亦不用怕我了。”

韩柏大喜道：“那就太好了。”

于抚云的脸更红了，以蚊蚋般的声音道：“你还未知小云为何恨你吗？”

韩柏心呼糟糕，她虽不再找自己来报与赤尊信的仇怨，但仍不自觉地当他是赤尊信，这事怎可如此纠缠下去呢？

自己总不能同时与她和虚夜月相好吧？

若没有其它人，没有礼教的压力，他绝不反对做这等快乐的事。

口中应道：“我真不明白，为何赤老连你这样的美人儿都肯抛弃。”

于抚云表露出小儿女的娇态，嗔道：“谁说他抛弃我呢？”

韩柏搔头道：“若他不是抛弃了你，为何你这么恨他呢？”

于抚云叹丁-口气道：“还不是因孩子的问题，由我们相好那日我便怀了他的孩子，满以为他知道了亦欣然接受，岂知……天啊！”倒入韩柏怀里，凄然哭道：“他……他用药害了我的孩子，我恨死你了。”

韩柏浑身一震，至此才明白到她两人间的恩怨爱恨，不由把她搂个结实，同时心中涌起强烈的无奈和悲哀，竟陪着她痛哭起来。

于抚云忽然猛力推开他，一瞬不瞬地瞪着他冷冷道：“你哭什么？”

韩柏知她情绪波动，喜怒难测，暗叫不妙，硬着头皮道：“你想听真话吗？”

于抚云怀疑地看了他一会后，缓缓点头。

韩柏诚恳地道：“我感觉到赤老那样对他自己的孩子时，心中的悲戚痛苦绝不亚于你，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何仍要那样做。”

于抚云激动起来，饮泣道：“因为他不想有任何与他有血缘的孩子来到这世界上，而他整天想着的事就是要击败庞斑，所以要绝情绝义，我离开他时亦不肯留我，我恨死他了。”

一股强烈至无可遏止的冲动狂涌心头，韩柏冲口叫道：“好！你不用再恨他了，我便陪你一个孩子。”

话才出口，韩柏连忙把大口掩着，天啊！自己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于抚云亦像给人忽然点了穴道，呆若木鸡般瞪着他。

韩柏尴尬地嗫嚅道：“嘿！我只是急不择言，冲口说来吧了！小云你不必认真，我这人就是嘴巴不好……”

于抚云秀眸掠过前所未有的神采，忽地整块脸烧个通红，嚶哼一声，飘飞而起，像虚夜月和白芳华那样逃命般撞门逃掉了。

韩柏的心卜卜跳动起来，好一会才勉力站了起身，穿过无人的小厅，走出阳光漫大的屋外。

所有人都不知到了那里去，偌大的花园渺无人迹。

他步下石阶时，才见铁青衣正和叶索冬谈笑着迎上来。

铁青衣笑道：“专使大人，禁卫长来接你去见皇上哩！”

*

风行烈伪装为普通渔舟的小风帆，随着一群真正的渔舟，由隐秘处驶出洞庭，途中虽遇上截查的水师船，均轻易过关。

这批渔舟上都是真正的渔民，和怒蛟帮渊源深厚，故肯舍命做他们的掩护。

当他们撒网打鱼时，风行烈和同行的商良及五名精于操舟的手下，独自上路，扬帆朝洞庭出长江的水口疾驶而去。

风行烈独立船尾，迎着西北风，对着一望无际的洞庭湖，心中百感交集。

素香和柔晶均玉殒香消，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使天妒红颜，丧命于奸人之手。

说到底，罪魁祸首就是朱元璋。

若不是他除恶未尽，蒙人怎能如此嚣张，肆虐中原。

现在怒蛟帮倾亡在即，浪翻云却要为了对付朱元璋到了京师去，谁能挽狂澜之既倒。

今次水战中，怒蛟帮损失了近半战船，伤亡了过千精锐，连大将庞过之亦沉湖底，帮主上官鹰又和凌战天生死未卜，自己却不得不赶往京师对付年怜丹，令人悲愤无奈。

甄夫人手上的实力还未见底，那天遇到的色目陀可能只是色目人来中原高手的小部分，这样的实力，恐怕干罗等亦自身难保，难道大明的国运就只有那么一段短暂光景吗？

这时商良走了过来道：“门主！假若属下猜得正确，水师必有重兵把守长江水口，防止我们东下应天，不若我们多走点路，在水口附近登陆，再以快马赶往跃鲤渡，那就妥当得多了。”

风行烈道：“那要多少时间？”

商良答道：“若漏夜赶程，明天清晨即可到达目的地。风行烈断然道：“就这么办。”

商良见他采纳己见，欣然去了。

风行烈心中祷告：“姿仙啊！你定要等到为夫来方可起程。”

第七章 明室福将

今次朱元璋接见韩柏的地方是皇城深宫里的“藏珍阁”，这座屋宇共分七进，每进都有主殿和左右翼偏殿，放满大小珍玩。

朱元璋等候他们的地方是放瓷器和石器的，由精美的瓷皿，以至形式古的石砖陶瓦，陶人陶器，色色俱备，看得人眼花缭乱。

叶素冬陪着韩柏到了大门处，便把他交给两位公公，领他进去。

当韩柏在他身后跪倒叩头时，朱元璋正在观赏架上罗列的百多枚石印，自顾自赞叹道：“这枚乳花石澄明润泽，质温色雅，比寿山或昌化石，均要胜上少许。”

韩柏叩头应是。

朱元璋转过身来笑道：“还不站起来。”

韩柏一声“谢主龙恩”，站了起来，回复轻松自然。

朱元璋打手势着他跟在身后，来到一个放满雨花台石的架前道：“纵使天下妙手，亦造不出比这种石更巧夺天工的纹理，可知人力有时而穷，老天却是法术无边。”

韩柏奇道：“皇上似乎颇有点心事？”

朱元璋微笑道：“给你听出来了。”随手拿起一个墨砚，递给韩柏，然后教他翻过来看砚底，叹道：“你看这刻在砚底的两句诗意境多美自怜团扇冷，不敢怨秋风。”

韩柏的文学有限得很，一时把握不到这两句话的意思，只好唯唯诺诺，敷衍了事。

朱元璋亦不解释，举起龙步，往另一边走去。

殿与殿间的长廊两旁放满盆景，各具心思。

朱元璋随口道：“盆景之道，最紧要得自然旨趣，小中见大，才是上品。”

韩柏心中纳闷，难道日理万机的朱元璋召他来此，只是要找人闲聊吗？

步进殿内，韩柏立时双目发亮。

他不是为看到什么名贵珍玩，而是因为殿内有位国色天香的丽人，正坐在一张长几旁的软垫上，专注地磨墨。

她由头饰发型以至身上的华服，无不精致考究，色彩鲜艳夺目，把这大美人衬托得如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有种高不可攀的尊贵气派。

她的神情虽端庄柔美，但骨子里却蕴荡着使男人怦然心动的野性和媚惑力，使任何男人都渴望着能和她到床上颠鸾倒凤享尽风流。

这种揉合了典雅和狂野于一身的特质，韩柏从未在任何美女身上发现过。

所以只一眼他即肯定了她是朱元璋最宠幸、十大美人之一的陈贵妃。

同时想起了朱元璋找他来是要他写那一封拖延了两天的致高句丽国书。

可是他为何要让他看到陈贵妃呢？

其中必有深意。

惴惴不安下，韩柏依朱元璋指示，在陈贵妃对面席地生了下来，几上纸笔俱备，只欠了墨。

陈贵妃一对秀眸全神贯注在墨砚处，似是全不知道有人坐到她面前去。

韩柏更惨，只敢看着眼下的名贵书笺，空有美色当前，亦不敢稍有逾越，饱餐秀色。

朱元璋并没有为两人引见介绍，只是负着双手，站在陈贵妃身后，静静看着她研墨的纤纤玉手，眼神不住变化，陷在沉思里。

宽广的殿内只有墨条磨擦着石砚的声响。

韩柏现在完全明白了朱元璋为何如此宠爱这美女，她确是我见犹怜的动人尤物。

他虽不敢对她行平视的注目礼，但只凭微微偷窥和由她身上送来的芳香，已教他神魂颠倒。

她的腰肢和上身挺得耸直，尽显美不胜收的线条，娇柔的女似蕴藏着无比的意志和力量，澎湃不休的热情和野性，予人的感受是绝对难以用任何言语去描述的。

虚夜月和庄青霜或比她更美，却欠了她那种成熟的风情。

白芳华的风情虽可与她相比，却没有她那种令人心跳的诱人气质，美色亦比她稍逊了一筹。

天啊！

世上竟还有如此媚骨天生的可人儿。

不由再次羡慕起朱元璋来。

陈贵妃终磨好了满满一池墨汁，放好墨条，把砚台轻轻移前，将纤美皙白的玉手浸进几上一个白玉盆的清水内洗濯，然后拿起备在一旁的绣巾，抹干玉手，神情恬静，一点不因有两个男人在旁而显得不安。

朱元璋柔声道：“贵妃可以退下了！”

陈贵妃盈盈起立，像株小草般在微风中摇曳，姿态诱人至极点。

韩柏从未见过任何女人比她更能令男人想到云雨之事，忍不住趁她挡着朱元璋视线时，往她瞧去。

岂知她亦往他望来。

目光一触下，两人都吓了一跳，移开目光。

陈贵妃去后，韩柏的心仍在卜卜狂跳，脑海里只有她那对含着无限幽怨和火般炽烈的眼神。

朱元璋在刚才陈贵妃坐的软垫坐了下来，又叹了一口气。

韩柏低声问道：“皇上已是第三次叹气，究竟有什么心事呢？”

朱元璋回复冷静从容道：“我大明建国这么多年，从没有过比得上当前的危机，各种一向被硬压下来的内外势力，均蠢蠢欲动，一个不好，天下将乱局再起。不过朕叹气，却非为了这些挑战，而是为了陈贵妃！”

韩柏愕然道：“皇上不是说她对你是真情真意吗？”

朱元璋两目亮起精芒，苦笑道：“朕实在非常矛盾，一方面很愿意相信她，另一方面亦在怀疑她，因为她一直不肯为朕生孩子。”

韩柏奇道：“这岂能由她决定？”

朱元璋第四次叹气道：“表面看来，她似是天生不育的女人，可是我怀疑她是以秘法避孕，所以才没有孩子。”

韩柏更是奇怪道：“在深宫里，有那件事不是控制在皇上手里，贵妃想以药物避孕怕都做不到吧！”

朱元璋摇了摇头颓然道：“文正你有所不知了，陈贵妃并非中原女子，而是楞卿家献上来精通武功的色目高手，原意是要贴身保护朕，只是给朕纳了为妃，朕宫内妃嫔，什么国族的美女都有，专使自然知道贵国亦送了十多个美人来，只不过没有一个比得上陈贵妃罢了！”

韩柏暗里抹了一把冷汗，幸好是他自己说出来，否则只此一事已露出马脚。忙岔开话题道：“皇上定是有很重心事，否则不会向小使透露这些事情。”

朱元璋像忘了写信这回事，静静瞧了韩柏好一会后，微笑道：“在专使京的十天，朕忍不住到了鬼王府，求鬼王占上一卦，看看我大明国运如何。”

韩柏心中一震，隐隐间感知了曾发生过什么事。

朱元璋沉吟道：“鬼王起了那枝卦后，表面虽若无其事，眼中却现出喜色，四十年老朋友了，他怎瞒得过朕。”

言下不胜歎嘘，使人感到他和虚若无恩怨难分的复杂关系。

韩柏知趣地不作声，只是恭然聆听。自遇到太监村那异人后，他魔功大进，即管在朱元璋的威势压逼下，仍比往日挥自如多了。

朱元璋续道：“他只告诉朕，十天内将有‘福将’来京，此人将可为大明带来深厚福缘，教朕放心。他虽从不打诳语，但朕怎可凭他一句话便放下心来。于是派人密切注视鬼王府的动静，侦知他起卦后，立即派出白芳华去见你，所以才有命楞严去查你之举。到了昨天，朕才知道若无兄还有意招专使为婿，这‘福将’不用说就是专使，所以朕才真正把你当作心腹，连为何你会由四位夫人变作三位夫人，都不计较。”

韩柏吃惊得支吾以对道：“那是……嘿……那是……”

朱元璋微笑道：“若换了是别人这样和朕说话，朕早使人拖了你出午门斩首剥皮示众。但朕却可容忍你，因为你确是‘福将’，有了你和朕谈心，这几天来朕快乐多了。”

韩柏暗暗心惊，弄不清楚他有多少句是真心话，亦猜到以他的精明，连秦梦瑶的离开亦知道，没有理由不怀疑自己的身分？留下硬着头皮不作解释，岔开话题道：“那昨天皇上又为何要试小使臣的忠诚呢？”

朱元璋失笑道：“因为朕想试试你的福缘深厚至何等程度。事实上朕一直在试探你，现在你过关了。朕才对你畅所欲言。还想差你为朕办一点事呢。”

韩柏忙道：“皇上请下旨，我朴文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朱元璋微笑道：“朕还要想清楚点，才可以告诉你。哈！现在京师里没有人比文正你更惹人注意了。什么事都不妨放胆去做吧！朕乃你的后盾。”

接着容包转厉道：“但有两个人文正你必须小心交往，那就是胡惟庸和蓝玉，一个不好，朕亦不能护你。”

韩柏轻松地道：“皇上放心，小使臣对这两人只有恶感而毫无好感。”

朱元璋平静地道：“那你对朕是好感还是恶感呢？不要骗朕！”

韩柏心中涌起冲动，咬牙豁了出去道：“小使臣对皇上真是又敬又怕。敬的是皇上的雄才大略和过人的气魄；怕的是不知什么时候惹得你不高兴，凶祸临身。但只要想起皇上关乎天下和敝国百性的安危，小使臣便愿意为皇上效力尽忠。”

朱元璋满意地点头，忽又陷进沉思里，轻叹道：“当时朕还很年轻，机缘巧合下碰上了若无兄，他第一句话便说：‘小兄弟！二十年内，天下将是你囊中之物。’那时朕怎会信他。当时朕虽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但被他几个儿子嫉忌，极不得意。唉！”

马皇后对朕真是情深义重，可惜没享多少年皇后的福便死了！没有了她，连说心事的对象都没有了。”

韩柏同情心大起，主动道：“皇上有什么心事，即管对小使臣说吧！小使臣绝不会漏出去的。”

朱元璋点了点头，微笑道：“若无兄最懂相人，若他拣了你做他宝贝月儿的夫婿，你定是忠诚可靠的人。嘿！专使或不知道，我曾建议月儿配与允玟为太孙妃，将来便是大明皇后，却给若无兄断然拒绝，你不是福将，谁是福将呢？”

韩相大感尴尬，无言以对。

朱元璋苦笑道：“好了！写信吧！”

*

常德府东的一所大宅里，甄夫人和一众高手围着一张圆桌，正审察着一张摊开放在台面上的手绘精制大地图。

柳摇枝和鹰飞两人亦有参与。还多了色目陀和两名首次现身的色目高

手。

这两人均是色目当代武林高人，在族内比色目陀更有名气，仅次于色目第一高手“荒狼”任璧之下。

年约四十，矮壮强横，脸上伤痕，形相恐怖的是“吸血铲”平东，此人嗜吸敌人鲜血，在域外克鲁伦河一带，无人不闻其名色变。

另一人叫“山狮”哈刺温，擅用双矛，体型彪悍雄伟，比挺拔的鹰飞仍要高上小半个头；在战场上，敌人只要见他出现，便会吓得丧胆逃命，乃塞外无敌的猛将。他的样貌配上赤色的蓬松头发，亦颇像一头恶狮。

他们是刚抵此地，与早半个月来到的色目陀等会合，一起效力蒙人，为对付朱元璋这个共同大敌而出力。

这批桀骜不驯的各族高手，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听方夜羽的调度，一方面是为着大蒙曾纵横欧亚的馀威，更重要的是方夜羽乃庞斑挑选出来的人。

对他们来说，庞斑已不是人，而是神。

甄夫人的武功才智，早名扬域外，以她来驾驭群雄，实不作第二人想。

故此方夜羽与她才有带着奖赏报酬和强烈政治交易意味的婚约存在。

这时众人均全神倾听着这心狠手辣的美女，以她甜美和带着磁性的沙哑声音，分析着敌我形势。

甄夫人这时刚说完常德府内官府和各大小帮派的形势，续道：“现在中原武林的形势变得非常微妙，朱元璋隐与白道达成默契，就是以八派为首的各大小帮派不插手到我们和怒蛟帮的斗争里。丹清派只是个别的例子，现在丹清派元气大伤，这比什么警告都来得更有力。而黑道帮会则在看风头火势，只要我们威望增加，便会附从我们，希望回到明初群雄割据的局面，不用被朱元璋逐一歼灭，黄河帮就是最好的实例。”

花扎敖微笑道：“现在黄河帮主蓝大云，正踌躇满志，赶返老家征召人马，准备接收怒蛟帮以长江和洞庭为据地的所有地盘和私盐生意，要连根把怒蛟帮拔起来。真奇怪胡节竟会坐视不理。”

柳摇枝最清楚中原之事，晒道：“蓝天云虽不肯承认，但我看他胡节早有勾结，这亦显示了胡惟庸的谋反之心，不是今天才开始。”

色目高手“吸血铲”平东初来甫到，最不清楚形势，奇道：“以朱元的精明，怎会让胡惟庸如此放恣？”

鹰飞神秘一笑道：“这只好怪朱元璋空有高于如云的鬼王府而不懂利用，反以厂卫为耳目。怎能得知真相。”

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甄夫人正容道：“切莫低估朱元璋，这人其奸似鬼，我们利用他，他亦在利用我们，哼！不过他听那群只讲道德礼教，漠视现实的腐儒之言，立允玟为皇太孙，实是最大错着，亦成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现在小魔师和里老等若能行刺朱元璋成功，明室会立时四分五裂。我们成功的机会便大大增加了。”

众人都露出兴奋之色，自大明建国以来，他们的民族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恐怕凶残的明军到来奸淫掳掠，杀人灭族。直到此刻他们方可见到一线曙光。

甄夫人道：“眼前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怒蛟帮彻底铲除，现在形势清楚得很，只要我们能找到干罗在常德的秘密巢穴，便可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干

罗和他的残余势力扫。

这样一来，怒蛟馥孽将成孤军残卒，而凌战天和上官鹰只是在网内挣扎的小鱼，迟早给宰掉。剩是展羽的屠蛟小组已可教他们应付不了。”

鹰飞插入道：“寒碧翠现正潜返长沙，夫人应否派人立即把她逮着，一了百了。”

甄夫人玉脸一寒道：“现在绝不可碰她，只要她仍在，戚长征的行踪便变成有迹可寻，受到拖累。追人武功每日都在突飞猛进，兼又颇饶智计，说不定可变成第二个浪翻云。留下寒碧翠来拖累他，乃上上之策。何况我们现在绝不应分神去理这种琐事。”

鹰飞叹了一口气，知道甄夫人暗怪他好色累事，不过亦是自己理亏，再没有说话。

甄夫人忽对他甜甜一笑道：“干罗身旁不是还有位美人儿红袖吗？鹰飞你要加把劲了。”转头向其它人道：“干罗应与翟雨时等联络上了，就算他隐匿不出，区区一个二十多万人的府县，他能躲到那里去。各位先去休息一会，由素善训练的女仆陪伴服侍，养精蓄锐，待消息一到，我们立即行动，务教干罗看不到明天的阳光。”

众凶人欢声雷动，各自退去。

最后只剩下鹰飞和甄夫人两人。

鹰飞叹道：“夫人责怪得好，我自知色性难改，可是我真不明白为何你肯放过谷姿仙，任她往京师去？”

甄夫人横他一眼，浅笑道：“鹰飞你对素善的色心不是收藏得很好吗？为何自水柔晶爱上戚长征后，你的才智总回复不到昔日的情况。素善放走谷姿仙，一来是要引走风行烈，另一方面则是不想惹来双修夫人和不舍这等不世高手，也好让‘花仙’年怜丹心有顾忌，不得不全力匡助小魔师。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看不透吗？”

鹰飞一震道：“受教了！”

甄夫人容色转厉，冷冷道：“你最好不要惹雅寒清，她是广应城的人，若够胆便来碰素善吧！”接着嫣然一笑，转身婀娜去了。

鹰飞叹了一口气，颓然坐到椅里。

他忽然很想到京师去，只要能离开这诱人的美女，他什么事都肯做。

第八章 突飞猛进

老杰来到干罗的房间时，易燕媚正为干罗梳理头发。

老杰自己移过一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道：“长征和他的怒蛟帮兄弟，正全速赶来。

你的未来谊媳妇，亦平安回到长沙，到了白玉娘处，不用为她担心。红袖姑娘知道长征无事，欢喜到不得了，着我派人买了两疋布给她，说要为长征做两件新衣裳，可能我们也沾有份儿呢。”

干罗慈祥一笑，旋又消去，冷然道：“老杰，你知否我们正陷在最大的危险里。”老杰道：“当然知道，甄妖女现正通过这长的红帮。悬赏千两黄金，

给任何能提供我们藏身之所的地跖流氓。我便曾亲手宰掉了几个疑人。不过纸终包不住火，甄妖女迟早会找上门来，可恨我们却要等待长征他们，想走都走不了。”

干罗道：“我最担心的不是我们，而是凌战天和上官鹰，若这两人一死，怒蛟帮短期内再难有作为，我们将成为被妖女宰杀的下一个对象。”易燕媚插入道：“我们可否主动去与长征等会合，也好过在这里等死。”

干罗微微一笑，反手把她搂着，在她的隆臀轻拍了两下，从容道：“不用担心，现在本人功力尽按，就算庞斑亲来，亦非无还手之力。不过燕媚的提议亦很有道理。”转向老杰道：“你有没有把握将红送往藏在安全之所，待事情稍为平静时，才再把她接回。”

老杰笑道：“若这都办不了，我老杰还怎在江湖行走，何况我早有安排，少主放心吧。”干罗哈哈一笑道：“如此便立即准备动身，老杰先遣几个伶俐的小子，早一步联络上长征他们，若我们能神不知鬼不觉潜出城外，我其想看看甄夫人扑了一个空的表情。”老杰欣然道：“我们拣常德作落脚的地方，自然是因早有布置，进可攻退可守，甄夫人无论如何厉害，终是外来的人，便让我们遣些地头虫显点威风给她看吧。”两人对望一眼，均笑了起来。

离开皇宫后，已是午后时分，韩柏不敢冷落三位美姊妹，在叶素冬的人护送引路下，骑着爱马灰儿，匆匆赶到左家老巷。

左诗三女换上了素的粗服，包着秀发，兴高采烈地指挥着数十个工人在整理楼面高敞开扬的店，见到他来看她们，开心到不得了。拥着他到子内进那已摆满了造酒器具的工场里。

韩柏最懂讨这三位美姊妹欢心，大赞一轮后，搂着左诗的小蛮腰道：“将来我混不到饭吃，诗姊可要养活我了。”左诗横他一眼，笑得差点合不拢嘴来。

朝霞把小嘴凑到他耳旁道：“若你肯完成诗姊一个心愿，她会更开心呢？”左诗皱眉薄责道：“霞妹！”柔柔见韩柏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和她们亲热，忙挥退众工人和卫士，笑道：“诗姊牵挂得小雯雯很苦呢！”韩柏想起和朱元璋关系大佳，拍胸膛道：“这事包在我身上，待会我便教范豹派人把小雯雯立即接来京师，保澄没有问题。”又低声道：“现在即管拆穿了我是韩柏，可能亦不会有事呢！”

左诗狂喜道：“真的？”韩柏搂着她亲了个嘴儿后，道：“想起小雯雯叫我作爹，我浑身骨头都酥软了。诗姊我应怎样谢你。”左诗给他哄得心花怒放，低声道：“你要诗姊怎谢你，诗姊便怎样谢你。”韩柏另一手乘机抄着朝霞柔软的腰肢，笑道：“看！诗姊就是你们最好的榜样。姨！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两女同时闪身逃开。

柔柔横眼嗔道：“你这人其么都帮不上忙，只懂胡闹捣乱，快去应酬你的虚夜月和庄肯霜，我们还有好几天忙呢。”再白他一眼道：“昨晚人家三姊妹那么累了，还要搞得人家天亮了都起不了床。快滚！”韩柏大乐，向柔柔迫过去，直至紧贴着她，把她搂个满怀，吻着她的小嘴笑道：“范老鬼到那里去了？”朝霞道：“大哥今早陪我们到这里来，乱说了一通意儿后，便溜了出去，再没见过他了。”韩柏心知他是去了缠云清，暗叫一声祝他好运后，想起了今晚赴胡惟庸的宴会前，还有整个下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若只找庄青霜或虚夜月任何一人，都时间充裕，但若两人都找，则又怕时间不够用，那该找谁才好呢？

左诗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柏弟！放过柔柔吧！她快受不了。”韩柏向怀里的柔柔看去，只见她双眼快要喷出火来，连耳根都红透了，呼吸急促，情动之极。一愣下放开了她。

柔柔伏到朝霞身上，高耸的胸脯不住起伏，显然尚未平复过来，媚眼如丝地微嗔看着他。

韩柏心中大喜，知道这几天的经历，使他魔功大进，这时才明白为何虚夜月给他一搂一压，便连推开他的力道都消失了。不由想起秦梦瑶。

左诗过来挽着他的手臂，往外走去道：“柏弟在这里，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今晚我们才陪你吧！”吻了他一口道外边指挥工人修路，你知该怎样做吧！”“记得你应承的事，范豹就在凌战天连施手法，把追截他的人数次甩掉，又故意绕了个大圈，教人摸不清他要到那里去，才来到常德城府西郊处。

他藏在一个小山树上，跌坐调息。

这数天内屡屡受伤，兼又不断赶路。到现在已有点心疲力累的感觉。幸好他早踏进先天之境，体内元气无有衰竭，只要有两三个时辰调息，便可完全复原。

太阳落山时，他便可趁黑潜入常德府，找到干罗，再定对策。

他并不担心上官鹰和干虹青，他夺马的地方，离他们足有三十里远，敌人休想在数天内搜到他们藏身的所在。

想罢收摄心神，进入物我两忘的禅定至境。

韩柏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终决定了去找庄青霜，岂知策着灰儿刚出左家老巷，迎面一骑驰至，原来是曾有一面之缘的鬼王弟子“小表王”荆城冷。

荆城冷大喜道：“真好！这么巧便找到专使。”韩柏拍马迎去，笑道：“荆兄我小弟有何贵干？”荆城冷来到他马旁，勒马停定，亲切地道：“当然是为了我的师妹大人，你若再不去见她，恐怕她会把你师傅所有建模型全部捣毁。”韩柏吓了一跳，失声道：“什么？”荆城冷掉转马头，和他并骑在长街上缓行，笑道：“是我夸大了，不过看小师妹见不到你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便忍不住来找……噢！韩兄了。”韩柏苦笑：“看来整个鬼王府都知我的页正身份了。”荆城冷叹道：“韩兄实在太传奇太出名了，尤其与里赤媚武库之战，更使你名扬天下，隐为我们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声势比风行烈和近日声名大噪的戚长征犹有过之。这样的人怎会忽然了无声息呢？所以师傅揣测八派或甚至朱元璋，自你昨天在秦淮河露了一手后，都对你起了疑心。”韩柏色变道：“那怎么办才好？”荆城冷微笑道：“韩兄真会害怕的话，就不敢在京师大模样横冲直撞了，告诉你吧！师傅是故意公开承认你专使的身份的，好叫朱元璋就算晓得你是谁，亦不敢发恶，因为那等若指师傅犯了欺君之罪。所以他惟有哑忍，否则就是要和师傅正面冲突了，现在他还未有那个胆量。”韩柏听得目瞪口呆，鬼王的老谋深算，确是他这嫩小子望尘莫及。

两人这时走上了往消凉山的宽道，因行人车马减少，速度略增。

荆城冷见灰儿神骏无匹，衷心赞了两句后道：“师妹得韩兄为婿，小弟感到非常高兴。

只有你才配得起她。”韩柏忍不住问追：“荆兄近水楼台，为何竟肯放过贵师妹如此美人儿呢？”荆城冷失声笑道：“不要看我年轻，其实我已三十有五，家中共有七位娇妻，十二个儿子和十七个女儿，夜月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婴孩时，我便时常抱着她哄她不要哭了……”听到追里，韩柏已忍不住捧腹

笑了起来。轻拍灰儿，催马疾驰，叫道：“来！”

比比谁的马快？”就在此刻，他才醒觉到自己成了江湖上的名人。

韩怕战战兢兢步入虚夜月的小楼，一个俏丫环含笑迎土来，闪着好奇的大眼睛瞧着他道：“小姐在房内，着大人进去找她。”韩怕大喜，忘了逗这俏丫环，急忙轻车熟路的走往虚夜月的闺房，毫不客气推门闯入这男人的禁地去。

虚夜月背着他站在绣榻前，翻开了被子，指着床褥上两双黑脚印大喷道：“死韩柏你看，装死来弄脏了月儿的床褥。”韩柏被她的嗔骂弄得浑身酥麻，走到她背后，想从后抱个结实时，虚夜月使了个身法，闪了开去，同时转过娇躯，双手放在背后，挺起骄傲优美的胸脯，含笑道：“你不是去找你的庄青霜吗？据采子回报，她整大都在等你呢！”韩柏捋起衣袖，露出精壮的小臂，装模作态地向虚夜月逼过去道：“虚夜月！我韩柏已受够了你的气，现在应该是到了有冤报冤的时候了！”虚夜月骇然往后退去，嗔道：“死韩柏！不可以这样野蛮的。”“砰！”虚夜月粉背撞在墙上，浑身发软，看着逐步逼近的韩柏，低叫道：“你再走前一步，我就召卫士来宰了你，噢！我要告给爹听！”韩柏两眼放光，嬉皮笑脸地微一抢前，把虚夜月动人的肉体紧压在墙上，低头审视着这意乱情迷的小美人的俏脸，又故意挤压几下她那不容冒犯的部位，淡淡道：“你够胆便叫吧，你一叫我便吻你的小嘴，让你一深吻的醉心滋味。”虚夜月娇嫩的脸颊和耳根，全给烈火烧红了，两手软垂在身旁，浑体乏力，全靠韩柏压着，才不致倒往地上。

偏偏所有祸乱的根源都是来自他的摩擦和挤压。

虚夜月的眼神虽蒙上了一片迷蒙的神气，但仍亮若天上明月，终显出她女性软弱的一面，柔声道：“求你不要再欺负人家好吗？”韩柏一震下往她嫣红的小嘴吻下去。

虚夜月打了个寒战，一对纤手提了起来，紧紧缠上韩柏的脖子，狂野地反应着。

所有冤仇都在这一刻溶解开来。

她毫无保留地吐出了灵活香嫩的小舌，任君品。

绣榻上的一双足印，正象征着韩柏踏足到她无人曾破人的禁地。

这游戏并非到了终结，而是刚揭开了序幕。

韩柏喘着气离开了她的香，然后把她拦腰整个抱起来，往绣榻走去。

虚夜月颤抖起来，在韩柏耳旁哀求道：“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月儿吧。”韩柏在床沿看着这半身横陈榻上的美人儿，笑道：“不是要告到虚老那里去吗？”虚夜月摇头道：“我投降啦！你可以去找庄肯霜了。月儿以后都不敢管你韩大爷的事了。”说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又吐出小舌作惊怕状，其实她一点都不惊怕，还大感有趣呢。

韩柏奇道：“看来你一点也不怕被我‘浪子’韩柏占有你。”虚夜月故意皱眉道：“是谁改的绰号，这么难听？”韩柏急道：“不要岔开说话，快答我的问题。”虚夜月不经意又懒洋洋地道：“横竖月儿迟早都要嫁你的了，给你夺了贞操又有什么打紧呢？”韩柏大讶道：“虚小姐似乎看准我不敢对你霸王硬上弓。所以不但有恃无恐，还在兴波作浪，尽说些挑逗性的言词，我真不明白你为何会认定我没胆子动你？”虚夜月星眸半闭，故意在他的臂弯仰伸着身体，甩脱了叙簪的秀发水瀑般散垂而下，更把骄人的娇躯线条在他眼底下示威地不断耸动展露无遗，那种挑引，真使人被逗得心跳焦、喉干舌燥。

韩柏却出奇地没有对她加以进侵，不是他忽然变了再不好色，又或虚夜月的吸引力不够，而是刚好相反，虚夜月对他的冲击只仅次于秦梦瑶对他的吸引，使他的魔功倏地攀升，竟突破了以前所曾能臻的境界，比之那次征伐秀色和盈散花之时尤有过之。

此刻他灵合澄明至一尘不染的地步，通透若皓月当空。

虚夜月忽又蜷缩起娇躯，纤手搂紧他的脖子和宽肩。瓜子般巧俏的小脸移到他眼前两寸许处，秀目射出强烈的爱火。看着他变得无比广袤深邃的眼神轻柔地道：“爹曾给月儿看相，说月儿生就一副媚骨，根源浅薄的男子无福消受，现在既然遇到了你这‘福将’，为何你却又要害怕呢？来吧！死韩柏！被胆便来坏月儿的贞操吧！”韩柏失声道：“你竟认为我不够胆子？”虚夜月笑得花枝乱颤，娇躯后仰，由他的双臂滑往床上。

韩柏顺势助她仰躺到尿 W，然后跨上绣榻上，把她压在身下，狠狠封上她的朱。

这次虚夜月已熟练多丁，早主动吐出丁香小舌，任他吸啜品。

两人的悄火欲熊熊烧起。

韩柏的元神愈趋清明，体内澎湃着惊人的真气，在经脉里滚动流窜。

他心中一动。运起无想十式中的止念，原始的冲动有添无减，但灵合却若拨云去雾，不染一丝俗念。

那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使他进入前所未有的境界，就像精神肉体可以各自为政，但又可以更奇异的方式连系浑融起来。

这是从未试过的感受。

虚夜月给他的刺激确是无与伦比的。

她不住扭动、娇喘、呻吟，连半闭的美目都似流波喷火，春情泛滥。

韩柏低呼道：“月儿！醒一醒。”虚夜月条地停止了扭动，睁大了俏目，露出了深藏着无限憧憬和美梦的明眸，笑吟吟看着他道：“月儿知你是不会这么乱来的，你这人看来既急色又不检点，但其实君子得很，也坏得很。不过想看人家投降的样子罢了。现在人家还未曾真的心甘情愿，就算给你占了身体，心中都不会完全服气呢。”韩柏对她的敏锐反应打从心底佩服出来。他身具魔种，对女性的经验又老练丰富，早过了为情欲不顾一切的境界，更讲求精神的征战。像虚夜月如此难得对手，他绝不肯囫囵吞枣般得到她的身体，而是要慢慢享受和她缠绵游戏的乐趣。假设以强横的手段破了她矜贵的贞操，既教她小看了，亦少了很多乐趣。

最重要的是，她还未亲口向鬼王表示投降和愿嫁他，等若尚未输掉这赛韩柏在她左右脸蛋各吻一口后，柔声道：“月儿！知道我大侠……噢！……韩柏多么疼你爱你吗？我会令你幸福一辈子，来！乖乖的和我去见你爹，告诉他你心甘情愿嫁我为妻。”虚夜月给他哄得意乱情迷起来，不依道：“死韩柏！月儿恨死你了，都是你，累得月儿以后不能在爹面前挺起胸膛做人。”韩柏大喜，拉着她跳了起来。

虚夜月娇躯软柔无力，全赖他的搀扶，才勉强站稳。

韩柏在她耳旁轻叫道：“乖月儿、好月儿！”虚夜月横了他千娇百媚的一眼，以哀求的口气道：“给点时间月儿好吗？为了你装死累得人家为你哭了，早在爹前颜面扫地。

人家为今找你来，本要讨回半分颜色。那知你这色鬼又这么对人使坏，弄到人现在迷惘恍惚，仍不满意，还迫人向阿爹认输，仍说疼月儿呢。”这

时刻的虚夜月。一颦一笑，比之以前的骄傲不屈，又是截然不同的一番韵味，媚感诱人至极点。

韩柏爱得她快要疯了，却知道不可轻易把她放过，定要她彻底降服，但亦不可过份迫她，免惹起性格坚强的她的反感，点头道：“好吧！趁还有两个时辰的空档，我们出去骑马散心好吗？”虚夜月雀跃鼓掌道：“这才对啊！人家连一句心事话儿都未和你说过，就给你抱到床上，好象男女问除了那回事外，再没有其它事似的。对女孩儿家要多哄贴点嘛！”韩柏暗叫惭愧，这玉人儿比他更懂得享受爱情，梦瑶亦曾多次指出自己这缺点。

哼！由今天开始，我韩柏再不作情欲的奴隶，而是它的主人。

仰天一笑，涌起万丈豪情，然道：“来！我们立即去骑马散心。”虚夜月看着在这一刻充满了英雄气魄的潇男子，欢喜地拉起他的手，走出房外。

当他们携手步出冬阳斜照的花园时，韩柏知道自己的魔功真的又深进了一层，攀升至前所未有的境界。

并且首次体会到男女精神的交接，亦可像肉体的交欢般使他的魔功突飞猛进。

道心种魔大法确是魔门千古不传的奇功，难怪庞斑肯为此法连言静庵都舍弃了。

第九章 大盗情深

两人肩并肩靠在一棵大树上，写意舒适地伸展着双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应天府锺山之西的野原。

灰儿和虚夜月的爱骑小月正悠闲地在吃着幼嫩的青草。

并骑奔驰了整个时辰后，马和人都享受着这舒畅的时光。

太阳渐往西山落下去。

大地金黄一片，北风渐起。

虚夜月在韩柏耳旁呢声这：“还说爹管得不厉害，自幼爹便不准月儿和别的孩子玩耍，说那会被姿质庸俗的人沾垢了我的心智。所以人家从没有知心的朋友，就只有和师兄玩耍，可是他大了人这么多，有什么好玩的。”韩柏笑这：“不理虚老是对是错，可是现在被他苦心栽培出来的月儿不是挺好的吗？”虚夜月气得嘟起小嘴，嗔这：“你总不肯站在月儿这一边。”韩柏笑这：“来！坦白告诉我，若我是你爹看不起的人，月儿肯否和我好？”虚夜月呆了起来，思索了小片晌，轻叹一声，把头枕在他肩上，轻轻道：“不会！”韩柏得意地这：“我说得不错吧！其实你最听你爹的话，最佩服他的眼光。嘿！

开始时我还以为你比他厉害。谁知他才是最厉害的，你月儿再快马加鞭也追不上。”虚夜月闭上美目，轻叹这：“现在什么都不打紧了，爹胜了里赤媚后，便会退隐山林，再不会为朱叔叔的事烦心。亦不再管他明室的事了。”韩柏心中一颤，想这若输的是鬼王，那会对虚夜月做成最无可弥补的伤害和打击，可恨又自问及不上鬼王，代他出战只是多牺牲一条小命。

虚夜月坐直娇躯，踢了一下小足，苦恼这：“真不忿气，他日可能竟要和庄青霜那专看不起人的妮子共事一夫。”韩柏哑然失笑这：“你们两人究竟

发生过什么事？她说你不放她在眼内，你又说她看不起你。”虚夜月一愕这：“她真这么说过吗？”韩柏伸手搂着她的香肩，四片儿缠绵了一番后，才柔声说：“刚才我邀你外游时，你表现得那么高兴，是否因为我再没有时间去找她呢！”虚夜月娇羞点头后，反身倒入他怀里，紧搂着他的腰说：“你像极了父亲，什么事都给你看穿了。噢！你还未告诉月儿，七娘进房和你干了些什么事，不要骗月儿，月儿亦不会向阿多告状。”韩柏大感尴尬，老实地说：“她总当了我是旧情人赤尊信他老人家，不过我只轻搂过她，连嘴都未吻过，你会怪我吗！”虚夜月一震仰起俏脸，失声说：“她竟让你搂了！”韩柏手足无措说：“她说得哭了起来。

我忍不住安慰她罢了！”虚夜月“噗哧”一笑说：“不要慌成那样子，七娘在府内只是挂个夫人名义。但你们的事绝不可公开。否则会变成大丑闻。是了！你和白芳华又是什么关系，和她上过了床没有。”韩柏给此女的直接大胆弄得招架乏力，只有摇头表示没有，苦笑说：“我也弄不清楚和她是什么关系。”虚夜月怀疑地道：“可是她也曾像与我般为你哭了，哼！”想起先前中了这奸人之计，狠狠在他手臂处咬了一口。

韩柏痛得叫了起来，又见太阳开始没进远方山峦处，想起今晚胡惟庸的宴会，拍了拍她香肩说：“来！我们要回去了。”虚夜月不依说：“我们谈得好好的，这便要赶人回家。胡奸鬼的宴会不去也吧！我们在这里坐足一晚，看着明月升上天空。不是挺美吗！”韩柏大惑头痛，这刁蛮女真是难缠，又舍不得逆她之意，忽发奇想道：“不若我携月儿同去赴宴，然后我带你回莫愁湖，让你见见三位姊姊，我们再在湖心的小亭赏月，不是更好吗？”虚夜月俏脸一红说：“月儿以什么身份陪你去赴宴呢？”韩柏搂着她站起来，痛吻一轮后笑说：“当然是韩某未过门的小娇妻。”虚夜月跺足嗔道：“那更不行。这种官宴凡是内眷都不出席的。这样吧！唔！还是不行，不管了，总之人家跟在你身旁，他们敢拿我怎样呢？”韩柏哈哈一笑，暗忖如此一来，朱元璋定不会怀疑自己和胡惟庸会有什么私底下的交易了。亦可令胡惟庸放弃了笼络自己，一举两得。

灰儿见主人站了起来，忙迎了过去。

虚夜月赞了一声，搂着它亲热起来。

韩柏托着虚夜月的纤腰，将她举上了马背，心畅神驰道：“来，让我们共乘一骑，从今天开始，我保证月儿以后都会觉得很好玩。”虚夜月娇吟一声，俯下身来，主动献上香吻。

夜色逐渐笼罩大地。

凌战天飞越城墙，闪过长街，来到一所宅院的高背上，辨清方向，往常德府北区的贫民窟赶去。

眼看成功在望，他反更小心起来，每次飞掠前，都看清楚下一个藏身的落点，细察有没有伏在暗处的敌人。

他并不担心自己的行踪会被敌人发现，以他的身手，除非在旷野里，否则打定主意逃走的话，包保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在黑道由小打滚到现在，什么风浪未曾遇过。

不由想起了和浪翻云搭档的那一段美好岁月。心中升起了一股暖流，雄心奋起，几个起伏，来到了俯视干虹青所说的那小宅院对面的屋脊暗影里。

他心中忽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宅院虽是灯火通明，但却有种阴森死寂和杀气腾腾的感觉。

难道干罗的秘巢已早一步给甄妖女捣破了吗？但为何又看不到激烈搏斗后的痕。

凌战天的心直往下沉，若找不到干罗，他惟有折返上官鹰藏身处，再设法和他回到怒蛟帮的秘密总部，那就危险多了。

就在此时，背后风声响起。

同一时闲，花扎敖、山查岳、强望生、由岂敌四人分由小宅院的不同窗门穿出，往也扑来。

凌战天一言不发，运功压碎屋顶，落到下面的大厅里，向室内被吓得脸无人色的男女一声告罪，随手放下一锭黄金，闪电般撞破大门，来到小巷里。

一个貌若怒狮的外族大汉，左右手各持一矛，凌空往他扑下，真有猛狮攫兔之势。

凌战天还是首次和色目高手“山狮”哈刺温碰头，当然不知他是谁，不过只看他双矛带来扑面的劲气，便知若给他缠上，保证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沉着气一闪身，竟又回到室内，不好意思地向屋内老幼各人笑了笑，再出刚才的缺口冲天而出，到了瓦背上。

只从他的快速应变，便可见他的才智如何高明。人总会有个错觉，就是逃命的人只会忘命奔逃，不会折返原处的。

就是在这种心理下，原来扑往瓦面来的敌人，这时都分别落在附近的横街小巷去，准备拦截，那知凌战天竟又回到原处。

在敌人再扑土来前，凌战天猛提一口真气，腾空而上，横掠过七、八所房子，眼看要落往地上时，袖内飞出一倏长，缠上三丈外一所楼宇的檐角，借方再凌空飞去，“嗖”的一声没在屋影的暗黑里。

那种速度和应变的灵活，教人叹为观止。

甄夫人、鹰飞和柳摇枝立在干罗舍弃了的小宅院顶上，看着己方高手用尽办法全力追去，都徒劳无功，眼中都射出钦佩的神色。

这是值得尊敬的敌手。

甄夫人娇笑这：“不愧浪翻云的把弟。”鹰飞失笑这：“夫人只懂长他人志气，不过他既露了行龔，休想再瞒过大人训练出来的神鹰。”甄夫人望往夜空上盘飞着的黑点，笑道：“乖鹰儿已认清了他的模样，就算他到了天脚底，亦飞不出我约五指关。上官鹰和凌战天就交给飞爷你处理，素善比较对戚长征和翟雨时有兴趣一点，他们应该快到‘夺命斜’了。”翟雨时、戚长征、梁秋末和怒蛟帮精挑出来武功最强横的七名好手，这时刚抵一道长坡之下。

梁秋末看了斜坡一眼。咋舌道：“难怪这被叫作‘夺命斜’，普通人若拿着重物走上去。不到一半就累死人了，幸好还有遮阴的树木，否则在烈日下更是难捱。”戚长征这：“那些人真不懂做生意，若在坡底下开设茶水档，必会赚个盘满钵满。”众人又说笑了一会，才往上走去。

坡顶是个小石岗，前方隐见常德府的灯火，至少仍有二十多里的遥远路程。

翟雨时眼光扫过黑沉沉的山林旷野，这：“这个地点很好，任何人接近都逃不过我们的眼，我们就在这里等干老来会。”梁秋末愕然这：“不是说好在常德府外十里的山神庙会合吗！为何忽然改变了主意！”翟雨时微笑这：“我们的对手是甄妖女，怎能不小心点。刚才我给干老的回信里，写明要他佯作

在山神庙等候我们，一俟天黑，便分散潜来此处会合。”梁秋未见这好友连自己都瞒过，心中不忿，不满这：“你当妖女有通天眼吗？什么都会落在她算计里。”戚良征笑着拉他坐在岗顶处，嘿然这：“不要动气，这小子一视同仁，连我都骗了。不过他的顾虑并非没有理由，她既知我们的目的地是常德，兼蹊跟术，定有秘法查探我们的动向，义父如此大批人马离开常德，亦必惹起他们注意，还是听我们小诸葛的话，小心点好。”梁秋未晒然笑这：“好吧好吧！我只是走累了发发闷气罢了！”望向正暗自沉吟的翟雨时这：“又在绞脑汁了？”里雨时这：“今次我们若再不能胜回一仗。怒蛟帮亦不用在江湖上混了。”戚长征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显然没有他那么乐观。水柔晶的死，使他没法像以前般坦荡荡的了无牵挂或信心十足。

翟雨时胸有成竹这：“待会与干老会合后，我们立即去找二叔和帮主，务要抢在他们前面。”梁秋未皱眉这：“敌人可能比我们更清楚他们在那里，你为何可说得那么有把握呢！”翟雨时这：“居安思危，在洞庭一战前我早和他们定好了失散后联络的暗号，和可能逃走的路线，以二叔的精明，必可迷惑敌人，拖到我们援兵赶到的一刻。”戚长征精神一振，忽站了起来，指着远方道：“看！义父来了。”韩柏意气飞扬地挟美回到莫愁湖时，左诗等仍未回来，只剩下范良极一个人在厅内发呆，连烟草都没有享用，大异平常。侍仆都躲到门外去。

当他看到虚夜月蹦蹦跳跳依着韩柏走进来时，眼也瞪大了，不能置信地看着这可比拟秦梦瑶的美人儿。

旋又叹了一口气，颓然挨在椅背处。

韩柏当然知他定是在云清处遇上挫折，向虚夜月打了个眼色。

虚夜月上前甜甜叫这：“大哥！”范良极精神略振，打了个哈哈，勉强笑这：“又多了位便宜妹子。”韩虚两人分在他两旁坐下。

范良极先一挥手道：“不要提她了，以后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她。”虚夜月听得莫明其妙。瞪大眼睛看着这差点比她爹还老的“大哥”。

韩柏一把抓着他瘦弱的肩头，忍住笑这：“看相或者你是师傅，爱情嘛！却要算我才是正牌的专家，月儿就是证明我这专家身分的最好证据。”虚夜月大嗔道：“死韩柏，小心风大闪了你的坏舌头。”韩柏嘻嘻笑道：“那小姐你不是失去了很多乐趣吗？”不待她反击，同范良极这：“来！胡奸贼的马车在等着我们，在车上再研究对策，我保证你可勇夺云清身心，只要你依足我这爱情高手教下的路子。”范良极两眼精光一闪，半信半疑看了他一眼后道：“但此事你不可告诉别人，否则我的老脸放在那里去才好。以后亦不准以此来向我邀功，否则我就宰了你。”虚夜月“噗哧”笑这：“你这大哥比月儿更难侍候呢！”车马缓缓在水东大街行着，在二十多名兵卫拱护下，朝城东的水和府进发。

韩范虚三人共坐车上。

韩范两人坐前排，虚夜月刚开心得像小鸟儿般坐在后座。一边浏览窗外华灯初上的夜景，轻轻哼着优美的江南小调，那样子的可爱逗人，分了韩范两人最少一半的心神。

韩柏探手往后拧了她脸蛋一把后，向刚述说完经过的范良极这：“唉！

老范你太规矩了，你估是去做教书先生吗？唉！”范良极怒这：“她是正经人家嘛。

难这学你般一见了女人便动手动脚吗？”虚夜月凑到两人中间，出谷黄莺

般吱喳道：“骂得好！月儿也是正经人家，这坏人一见面使动手动脚，还咬人家的手指，当时真想杀了他这淫贼。”范良极一呆问道：“但为何你终失败在这小淫棍手上呢？”虚夜月惘脸一红，缩回后座，赧然道：“可能是月儿变糊涂了。”范良极转身瞪了虚夜月好一会后，同韩柏点头道：“看来你这淫棍颇有点手段。”韩柏把嘴凑到他耳边，又快又急说了一番话，当虚夜月凑耳来听时，只隐约听他说道：“包你可快刀斩乱麻，把她就地正法。生米煮成熟得不能再熟的热饭。”吓得她缩回后座，红着脸叫道：“死韩柏和大哥都不是好人来的。”韩范两人一起嘿嘿笑了起来，对望一眼后，两手紧握在一起。

马车停了下来，原来到达了丞相府。

凌战天尽展身法，不片晌抛下了追兵，在长街小巷横窜直冲，来到了热闹的大街，在人潮里举步疾走。

他忽闪入了一间饭馆里。然后出后门走了出去。

被监视着的感觉又再出现。

抬头往上望去，只见一个黑点在空中盘旋着，错非他的眼力高明，普通高手休想发现。

江湖上利用飞鹰这鬣敌人首数“逍遥门”的逃将孤竹。西域盛产鹰鹫，故甄夫人有此一着，并非什么奇事。

凌战天大感头痛，虽明知这畜牲在追鬣他，一时仍是无法可想。

他展开身法，到了府南外城墙处，依照约定，留下了只有翟雨时看得懂的暗记，心中一阵神伤，那天他和上官鹰借水遁时，并没有看到翟雨时随来，说不定已给人当场杀了，留下这暗记，可能没有半点作用。

他乃提得起放得下的人，抛开此事不想，“嗖”的一声到了墙头，细察城外无人时，才掠空去了。

天上的恶鹫一个急盘，跟着他飞去。

胡惟庸亲出府门迎接三人，见到虚夜月时，丝毫没有露出惊异之色，一番应酬寒暄后。范良极递上包里妥当，表面看去绝不似是“万年参”的大礼时，向胡惟庸打个眼色道：“这是敝国匠人精制的美女木偶，最适合家居摆设，丞相请笑纳。”虚夜月拍掌道：“那好玩极了，拆开来看看好吗？”韩相等三人一起色变。

韩柏笑道：“待会小使找人另送小姐一个，让小姐摆在闺房里，慢慢欣赏。”虚夜月欢喜道：“大人要记得才好。”胡惟庸老奸巨猾，见虚夜月真不知情，放下心事，亲手接过万年参，才递给亲信，着小心放好。

酒席摆在内宅一座小厅里，除了胡惟庸外，作陪的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明州指挥使林贤、御史陈宁和一位只知叫李存义的老儒。他们见到京师的天之骄女虚夜月都大感愕然，但神态上对韩柏显然恭谁客气多了。

开席不久，酒过三巡后，吉安侯陆仲亨举杯向胡惟庸贺道：“听说丞相旧宅井中忽出竹，高逾水而数尺，看来丞相必有应景喜事。”众人哄然举杯。

虚夜月把小嘴凑到韩柏耳旁道：“有人想作反了。”韩柏吓了一跳，还忙夹起一块鸡肉，送到她的碟上，希里能堵着她可爱的小嘴。

平凉侯费聚道：“这种天降异兆，必应某一大事，李存义乃我大明通儒，当有过人见地。”那李存义一扫长须，干笑两声道：“天命难测，老夫怎有能力上揣天心，不还此乃祥瑞，当无疑问。”他虽没有明言，但谁也听出他天降祥瑞，应于胡惟庸身上之意。

众人都齐举杯再向胡惟庸道贺，哄得他心花怒放，顾盼自豪，便像当上了皇帝的样子。

一直没有作声的明州指挥使林贤忽道：“听说令弟水师提督胡节将军传来捷报，大破怒蛟帮于洞庭。连怒蛟岛都占领了，皇上当龙怀大慰，重重有赏，可见吉兆非是无的之夫。”韩柏和一直念着云清以至心神恍惚，谈兴全无的范良极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内心的震骇。

胡惟庸故作谦让道：“那里那里！只是初得小胜，待日后把叛党贼首上官鹰擒来京师，才算大功告成。”韩柏和范良极均松了一口气，只要上官鹰等未死，便有束山再起的机会。

胡惟庸见众人只是对他逢迎，冷落了韩柏，忙借问起高句丽的事，使众人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

这回轮到韩范两人暗暗叫苦，不断轮流查看藏在袖内的资料锦里。答不上时，便插料打诨蒙混过去，两人一唱一和，倒也头头是道。

老儒李存义忽微笑问这：“听说贵国艺伎均精通音律，不知现在最流行的乐器是什么呢！”御史陈宁笑道：“李公何用问专使大人，谁也知这你和陈令方乃本朝的高句丽通，怎会不知。”李存义微微一笑道：“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情况怎会知这，所以才要求教专使和侍卫长大人。”范良极和韩柏同时睹叫不好，这李存义极可能对他们生出怀疑，才有此问。

韩柏干咳一声，正要不管他娘的胡诌一通。

虚夜月伸了个懒腰，娇嗔地这：“人家今天骑了半天马，累得要死了，专使大人，不若迭夜月先回家去吧！”她那慵懶的惊人美态，连李存义这样的博学老儒亦看得目定口呆，其他人更足神魂颠倒。

虚夜月肯如此抛头露脸陪坐席上，只是说出来已可教人羡慕死了。

韩柏那还会不知机，向胡惟庸歉然一笑道：“今晚丞相的隆情厚意，小使没齿不忘，但小使普答应鬼王，包接包送，现在夜月小姐要回家，下官亦只好告辞了。”胡惟庸本有满腹说话，可是碍着夜月，半句都说不出来，惟有起身送客。

韩柏等急忙溜之大吉。

戚长征再看清楚一点，失声这：“不对！”翟雨时和梁秋末两人抢到他旁，往下面望夫，只见数百全副武装的骑士，由里许外的密林冲出，全速催马奔来，杀气腾腾。

翟雨时从容一笑道：“我早估到甄妖女不会任我们两股人马合在一起，幸好我在给干老的信中早有定计，来！我们走。”戚梁两大感折服，忙招呼其它人追在翟雨时背后，逃之夭夭。

甄夫人和一众高手。这时正立在三里外另一座山丘上，秀眸闪动着智能的光芒，凝视着“夺命斜”的岗顶，那处现在布满了他的手下，展开搜索。

色目陀策马奔上丘来，来到众人面前叫这：“已依夫人之言，把敌人赶进郊野里，我方的人现在分作十队，以快马赶往夫人指定的地点，布下罗网。”甄大人神色平静，淡淡这：“干罗方面的情况怎样了！”色目陀狞笑道：“都是些无胆之辈，一见了我们，便分散逃入山林里，枉干罗还是黑榜高手。”甄夫人微笑道：“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色目陀你不可存有轻敌之心，清楚了吗？”色目陀一震垂头这：“夫人教训得是！”竹叟阴阴笑道：“若干罗是易与之辈，就不会到今天还活着了。”色目陀知通给竹叟看出自己心中的不服，没有作声，施礼后勒马掉头奔下山丘去。

花扎敖嘿然道：“这些色目人初抵中原，不知天高地厚，不过很快便会到滋味了。”甄夫人悄目闪过采芒，向众人道：“今次乃千载一时的良机，只要杀死戚长征和翟而时任何一人，我们对付怒蛟帮的行动等若成功了一半，故不容有失。”众人轰然应是。

韩柏等待车子驶出丞相府的大门时，立时笑作一团，庆幸安然脱身。

范良极对这鬼灵精的新妹子疼爱之极，赞不绝口。

虚夜月笑吟吟的听着，却没有居功自夸，只像做了件微不足道的事。

范良极探首窗外，向御者喝这：“停车！我们要下去散步。”虚夜月愕然向韩柏道：“下车干吗？”韩柏凑过嘴来咬着她的耳珠道：“你的范大哥现在要去偷香窃玉，而我和月儿则是帮凶从犯。”虚夜月呆了起来，和这两人在一起，每一刻都是那么出人意外，紧张刺激，自己以前认为胆大包天的玩意，比起他们来只像小孩儿的游戏，不禁大感有趣。

唉！若没了这坏蛋，以后还怎能快乐起来呢？

忽然间，她知道自己对这妙趣层出不穷的男子已是不能自拔了。

第十章 互争雄长

韩柏和虚夜月两人藏身在一棵大树枝叶浓密的横枝处，看着林外小溪旁一座寺观，静心等候。

韩柏心想横竖有的是时间，一手把虚夜月搂了过来，吻个痛快。

虚夜月喘息求饶道：“求求你吧：待回家后月儿才让你吻个饱好吗？”韩柏心怀大快，附在她的小耳旁道：“今晚就让我浪子韩柏盗掉月儿的红丸好吗？”

虚夜月羞得小脸胀红，恨恨道：“人家一天未正式嫁你，都不准你作恶。”韩柏最擅长就是调戏美女，笑道：“那今晚我们在床边拜完天地后，立刻上床成亲好了。”虚夜月无论如何刁蛮任性，终是黄花闺女，招架他不住，可怜兮兮道：“韩柏啊：给多点时间人家，别再不断迫人吧！”韩柏两手一紧，把虚夜月搂个结实，先吹了一口气进她的耳朵里，问道：“那晚我和老贼头来探你的鬼王府时，不是有个神秘人吗？铁老师结果追到了他没有？”虚夜月笑得把头偎在他下颌处，难以呼吸地道：“不要笑掉月儿的大牙了，那天爹是故意放你们走，否则我定会把你那对贼眼废了，教你以后都没法再看到女人。”韩柏忆起旧怨，叹然道：“多谢提醒。我忽然记起了我曾立下誓言，要小姐你求我脱裤子才肯要你，为免你说我言而无信。决定严格执行。看看你可窘成什么个样儿。”虚夜月羞得差点要找个洞钻进去，抓着他的衣襟摇撼着，不依道：“死韩柏，人家要嫁你已羞得想死了，你还要恃强凌弱欺负月儿，你再敢作恶，我便缠着你不让你有时间去逗庄青霜。”韩柏吃了一惊，陪笑道：“话题岔远了，还是说那神秘人吧！”虚夜月乖乖地道：“爹阻止了青衣叔去追那人，说他是‘净念宗’的了尽禅主。”韩柏骇然道：“什么？”风声响起，两人抬头往道观望去，月夜下，两道人影，一先一后由道观流星般掠去，来到林前的云地处，当然是范良极和云清这对冤家。

云清冷冷道：“你还来做什么？”范良极功聚双耳，听着韩柏这军师的

括示，只听他在树上传音道：“把手负在身后，先威武地走两个圈，然后绕到她身后，再听你老子我的吩咐。”范良极心中咒骂。可是现在已唤了云清出来，骑上了虎背，惟有忍着气，依这专家教路。负着手举步欲行。

岂知云清神情一黯，转身便走，低声道：“我走了！”范良极那还有时间听指令，一个闪身，拦着云清，伸开了手，幸而传音又至，忙依着直说道：“清妹：我今晚绝不会放你走的，因为那会使我们永远都不快乐，一是杀了我吧：我韩……嘿：我范良极绝不会还手的。

”其间韩柏的声有又响起道：“天啊：不要念书般去演译我的情话呀：灌注点温柔诚恳和感情进去好吗？”云清眼中闪过巽，暗忖为何这人的话忽然精起来，使人很愿意忘了他的相貌年岁。

范良极精灵的眸子忽地亮了起来。踏前一步，犹豫片晌后，两手闪电探出，抓着云清一对玉手。

云清想不到他忽然变得这么色胆包天，一愕下，纤手已到了对方的掌握中。

她还是第一次给男人拉着手儿，一颤道：“范良极：求你不要为难人家。”范良极大喜，想不到她竟没有抽回手儿，暗忖韩柏这小子真有点门道时，耳内响起韩柏的声音道：“师傅教路就教到这里，下面的节目就由你自出心思玉演，让我们欣赏一场好戏。”范良极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敢表露出来，惶恐间，韩柏有仇报仇般喝道：“还等什么，拉她到一旁把生米煮成熟饭，照着春宫图由第一页做到第十八页，明白了吗？”范良极的心“霍霍”跳了起来，犹豫间，云清猛地抽回玉手。

范良极乃当世高手，自然立时生出反应，四下互不礼让对扯了一下，云清那挡得住，整个娇躯往范良极投去。

韩柏传音喝道：“手往下扯！”范良极遵命令，自然抓着云清的手往下扯往腿侧，云清“嚶哼”一声，贴上了范良极，对方的嘴刚好吻在她仰起的粉颈处。

云清一声娇吟，浑身发软。

事实上她对范良极一直有着很微妙的感情，那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而且两人那次同生共死，亦令她对他的感情深进了一层。只是自己一则是正统的传人，又是一个修真的出家人，实很难接受一个黑道高手的爱，反而她并不很计较对方的外貌和年纪，又或矮了半个头的高度，何况范良极是如此地充满了生气和摄人的神，又是如此多情专一。

对方贪婪的嘴立使她陷进半昏迷的状态。

范良极搂着毕生人首次接触到的玉体，享受着她的芳香丰满。一时心神俱醉，茫然不知身在何处，树上的韩柏又传音下来道：“蠢蛋：乘滕追击，快煮她：我们走了。”范良横鼓足勇气，往云清的朱吻过去。

云清是第一吹给男人搂抱，初尝滋味，身体泛起奇妙刺激的感觉，兼之范良极兴奋下自然而然全身真气澎湃，充满了劲力，更便她首次从这永不认老的人身上感受到男性阳刚的压迫力，还想作最后挣扎时，嘴儿已给密封了，一阵迷糊下，才发觉自己正紧搂着对方。

月夜下。

韩柏和虚夜月笑倒在五里外的草地上。

韩柏仰躺在地上，摊开了手，喘着气道：“我快给笑死了！嘿：想不到云清平时一本正经，上来两下子便可弄上手。”虚夜月侧卧他旁，一边无意

识地披着青车。辛苦地喘息着道：“你这混蛋，竟然教老贼头去采人家的花，好心你多积点阴德吧！”韩柏忽爬了起来，拉着她并肩坐好。不怀好意道：“我好象还未摸过月儿你哩。”虚夜月吃了一惊，不敢说硬话，垂头可怜兮兮道：“不要这么急色好吗？”韩柏微笑道：“我只是吓你吧：来：我们回莫愁湖去。”虚夜月低声道：“不：月儿想回家了，你送人回去好吗？”韩柏愕然道：“不是说好整晚在一起吗？”虚夜月主动吻了下他脸颊，笑吟吟道：“只是吓吓你吧：看你还敢欺负本姑娘不！”韩柏松了一口气，扯着她站起来。

虚夜月指着夜云道：“你若能数得出天上究竟有多少粒星星，待会月儿便求你脱裤子。

韩柏煞有介事数了一番后，正容道：“是一百八十万粒，恰好是月儿的岁数。”

虚夜月挣脱了他的手，一朵云般在草原上飘飞开去，娇笑道：“错了！爹曾数过，是无限的那么多粒星，这才是正确的数目。”韩柏如被她耍了一记，气得狂追过去。

虚夜月一声惊呼，展开身法，疾掠而去。

两道人影迅若流星，消失在林木深处。

翟雨时戚长征等在野里狂奔了一时辰后，在一处山岗上的草丛蹲了下来，四间的荒野静悄悄的，完全察觉不到敌人的存在。

梁秋未皱眉道：“妖女处处都教人高深莫测，我真想知通她现在会怎样对付我们？”

翟雨时道：“她在等天亮，黑夜对他们有害无利，所以我们若想逃出她的包围网，唯一机会就是潜回常德去，干老会在那里等我们。”戚长征沉声道：“雨时是否想和他们打一场硬仗，有把握吗？”翟雨时道：“东逃西窜始终不是办法，若我们能找到帮主和二叔，实力将大大增加，可先拿展羽开刀，挫挫他们的锐气，亦可使我们暂解两边受敌之苦。”梁秋未道：“如长征所说，妖女们用飞禽灵兽追踪敌人，我们给跟上了亦不会知道，怎撇得开妖女他们。”翟雨时淡然道：“飞禽靠的是眼睛，走兽靠的是鼻子，只要针对这两点定计，还怕斗不过畜牲吗？我今次坚持只带这么少兄弟来，一方而是要多留人下，修船建船，准备反攻胡节，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和妖女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现在我们绕一个大圈，仍以常德为目的，必教妖女意想不到。”戚长征道：“可是义父他们少说都有数百人，怎能避开对方耳目，潜返常德？”

翟雨时从容道：“这正是整个计划最精的地方，在我送到干老手中的信里，我请他老人家独自潜返常德，手下则由老率领远撤到安全地点。这一着必使妖女认为他们为保实力，不得不暂时退却，以干老的高明。妖女的人想看他的影子都一定办不到。”他转向众手下道：“你们现在把准备好的刺鼻粉广撒在附近山林各处，但切忌与敌人接触，一个时辰后到离常德西北五里处的望远亭集合，速去！”众手下应命分头去了。

翟雨时微笑道：“有妖女这样难得的对手，实人生快事，来：我们去制造一些混乱，使对方以为我们想突围逃走，不过定要避免碰上敌人的主力。”戚长征精神大振，长笑道：“这几句才算像话，我的手差点痒死了。”三人相视一笑，掠下小山岗去。

韩柏和虚夜月回到莫愁湖时，左诗三女早回来了，见到虚夜月这娇娃，出奇地都欢喜得很。左诗向柔柔和朝霞两人使个眼色，由两女领着虚夜月到内宅沐浴包衣，自己则挽着韩柏，往东厢走去，低声道：“大哥回来了，在

房中等你。”韩柏大喜，忙进房内去见浪翻云，当他告诉了他刚从胡惟庸处听来有关怒蛟帮的消息后，浪翻云仍是那雍容闲适的模样，吩咐他把这些天来的遭遇，详细道出。

当他说到朱元璋想见他和与纪惜惜的关系时，浪翻云拍腿道：“我早猜到那人就是他，否则为何连鬼王府的人都出动来追截我们。”韩柏愕然道：“你和鬼王动过手了吗？”浪翻云合笑不答，着他再说下去。

韩柏不敢隐瞒。连与处夜月和七夫人的事亦和盘托出。

浪翻云皱眉道：“了尽为何会来京呢，八派的元老会议理应该请他不动。唔：顺带告诉你一声，这元老会议不知因何缘故，推迟了几天才举行，不知是否与了尽有关系呢？”韩柏当然答不上来，记起了影子太监村那神秘人，又急不及待说了出来。

浪翻云仔细端详了他好一会后道：“小弟真是福缘深厚，天下间或者只有此人和庞斑才有能力引发小弟的魔种元神，为你开窍，梦瑶的生望更强了。”韩柏吓了一跳，色变道：“梦瑶的伤势真的这么严重吗？为何她不留在我身边呢？”

浪翻云神色凝重道：“这妮子智能识见浩若渊海，每一行动均有深意，观她以身体为饵，诱发小弟的魔种便可见一斑。她之所以忽然离开，必是发现了难解的死结，所以要闭关静思。”韩柏差点哭出来道：“那怎么办好呢？我要去找她。”浪翻云淡淡道：“要找她何难之有，她必是与了尽在一起，不过你若扰了她清修，对事情有损无益，不若把心神放在虚夜月和庄青霜身上，两女均是天禀过人，又是元阴之体，对你的魔种大有裨益，所以我已在诗儿等人处为你做过功夫，你可放心去追求她两人。”

韩柏愁喜交集，又把连日遭遇续说下去。

浪翻云听完整个过程后，失笑道：“鬼王说得不错，你真是一员福将，亦省了我不少心力，凭你这星，说不定我们可挽狂于既倒，化解了明朝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

韩柏搔头道：“我怕没那么大本事吧！”浪翻云道：“现在京师是外弛内张，所有事情都会集中到朱元大寿庆典时发生。照眼前的迹象，看来蓝玉、胡惟庸两人通过愣严，已和方夜羽勾结在一起，说不定东洋倭子亦有参与其事。而朱元璋则因立了允为太子：不但与鬼王府交恶，还使下面的人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派拥燕王，另一派支持允，假若朱元在此刻忽然暴毙，天下立时陷进四分五裂之局，所以不要看现在红日法王、年怜丹等人全都销声匿迹，其实只是等方夜羽和里赤媚两人来京，故暂不露面。所以现在的太平景象，只是一个虚假的表象。”韩柏一震道：“那怎么办才好呢？”浪翻云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那就要看你了，现在对朱元最大的威胁，不是胡惟庸、蓝玉或方夜羽，而是他的寝边人陈贵妃。”接着把她和薛明玉的关系说了出来。

韩柏听得眼都呆了，叫道：“天啊：原来你才是正牌的薛明玉。”浪翻云道：“明天你见燕王时，找个机会单刀直入和他说个清楚，痛陈利害，这人绝对是做皇帝的料子，否则鬼王亦不会如此看重他，而鬼王亦是唯一由始至终坚持反对立允为皇太孙的人，若你能把虚夜月带去赴宴，燕王理应无论如何都不会为难你。”韩柏吁出一口凉气道：“那岂不是我们变得要和他一起造反吗？”浪翻云晒道：“我们不是一直在造反吗？多一件少一件有什么大不了。眼前当务之急，就是让燕王知悉形势和设法使朱元看清陈贵妃的真面目。这两件事都不易为。但均是使你把魔种的力量尽情发挥的最佳挑战。”

沉吟片晌再道：“那天你撞见的异人应就是鹰缘活佛，这事梦瑶早已知道，只是没有告诉我们。”韩柏失声道：“什么？他在那里干吗？”浪翻云举起双脚，放在几上，伸个懒腰道：“当然是在等庞斑来找他。”韩柏愕然以对，人人不能作声敲门声起，左诗在外面低唤道：“大哥，柏弟的月儿向着要我他哩！”浪翻云欣然笑道：“今晚什么都不要想了，快去，准备收这份鬼王苦心培育出来代表他精华的大礼吧！”凌战天躺在野里，看着高云上盘飞而下的黑点。

他一动不动的躺着，最少已有大半个时辰。

这飞鹰虽曾受训练，始终仍是畜牲，保留着畜牲的本能特性。

见凌战天躺在草原里有若死人，终忍不住飞下来察看这被追踪的猎物，说不定还想啄食他的肉。

鹫倏地急速下降，到了凌战天上空不到五丈处，可能因凌战天并无腐臭之气，忽振翼急升，想回到高空去。

凌战天一声长啸，跳了起来，一颗拳头般的麻石。离手疾飞，转瞬追上惊鹰。

恶惊灵异非常，双翅一拍，往横移开，石头只能撞在它右翅膀尖端处，不过这已够他受了。

恶惊一声嘶鸣，羽毛散落下，一个盘旋，不自然地投落远方的黑暗里，转瞬不见。

凌战天放下心头大石。

离开平原，朝附近最高的山头去，最后到了峰尖之处。

极目而望，只见常德府在地平的正中处，附近平原小丘，尽收眼底。

凌战天盘膝坐下，调神养息，等待敌人的出现。

他绝不会蠢得跑回去找上官鹰，因为那正是敌人希望他做的事，否则对方早追着来了。

逃走亦不是办法。

现在只能静心等待，看着形势的发展，看看有什么反败为胜的机会。

黑夜的密林里，杀声震天，惨叫声连串响起，稍后又沉寂下来。

戚长征等三人一轮冲杀，连杀对方十多人后，又退入了密林里，争取休息口气的机会。

恶犬的吠声传来，不一会却变成悲鸣和打喷嚏的声音，显然嗅到了他们的人撒下的刺鼻粉。

翟雨时站了起来，笑道：“既杀了人，自然更放火：这两件事自古以来便从分不开的。

”梁秋末打着火烟子，抛在一堆干枯的枝叶处，烈火恣恣烧起，送出阵阵浓烟。

两人喝了一声：展开轻功，没入林木深处。

不一会火头四起，照得夜云一片血红，冲起了黑气浓烟。

在远方山头虚的甄夫人和一众高手，脸寒如水，听着健马惊嘶，狗儿惨叫，都颇有点束手无策。

他们虽布下精心策划的包围网，可是在这方圆达数千里的广阔山林处~要在黑夜里找几个着意隐藏的敌人，便像大海捞针般困难。而山林火起，浓烟随着吹向无定的晚风，笼罩了林区整个地域，形势混乱，兼之敌人取了敌强我追、敌弱我进的游击战略，包围之势已不战自溃。

强望生气得咬牙切齿，狠声道：“好小子！”柳摇技皱眉道：“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怕未到天光，我们便给林火迫得自动撤退。”

由蚩敌道：“这样的大火，常德官方怎可坐视不理，官兵一到，我们想不走都不行。”

山查岳道：“各位不必如此悲观，他们除非远离此区，否则天明时，我们所有布在掣高点的岗哨必可发现他们行踪，那时只要由我们几人出手，便可将他们杀个个干净。”一直静听着的甄夫人淡淡道：“山老说得好，假设他们逃到常德府又如何？”众人齐感愕然。

花扎敖皱眉道：“干罗和他的人已撤往洞庭，凭他们几个小子，敢进入险地吗？”

甄夫人摇头道：“干罗成名了近六十年，乃魔师庞斑那般级数的厉害人，除魔师外谁能令他忌惮，怎会如此不挤溜之天天，走的只是他下面的人，若我猜测正确，他当会在常德府等待戚翟等人。”竹叟狞笑道：“那我们便让他步上封寒后尘，及早归天。”甄夫人正容道：“竹老绝不可轻敌，干罗因中了小魔师之计，受了刀伤，经过这段日子的调养，应已功力尽按，对上他时，我们绝不能讲武林规矩，务要全力搏杀当场，否则后患无穷。”竹叟对她显然非常信服，点头答应，亦没有显出不悦之色。

甄夫人冷冷道：“我们已做得不错了，怒蛟帮自创帮以来，从未试过陷于现在四面楚歌的困局。”转头对站在身后一直没有作声的广应城和雅寒清道：“你们两人先返常德府，动员所有人手，只要把握到他们的行踪，这一仗我们便胜定了。”两人应命而去。

由蚩敌道：“有没有鹰飞和色目人的消息？”甄夫人终于轻叹了一口气，道：“飞爷心高气傲，恐难与这批色目高手相处。色目第一高手“荒狼”任璧一向不满小魔师重视我们花刺指模人，所以只差遣下面的人来此，自己却赶赴京师。假若在这样关键时刻，大家仍不能衷诚合作，将会成致失败因由。”众人均然不语。

这时一阵浓烟吹来，把众人笼罩其中。

甄夫人顿生感触，芳心升起方夜羽和鹰飞的脸容，又想起尚未谋面的韩柏。

无论自己如何坚强。终是一个女人，在某些时刻需要男人的慰藉和怜惜，可是只要一天她站在这位置，都不能随便动情，否则便会像花解语和水柔晶一样，在爱情前崩溃下来。

幽幽一叹，柔声道：“这仗算翟雨时胜了，我们撤退吧！”

第十一章 生米熟饭

莫愁湖。

湖心亭。

柔柔和朝霞坐在石桌旁，全神下着刚学晓的围棋，兴趣盎然。不时响起惊哼和叹息不服的娇声。

左诗则陪着韩柏坐在贴栏而设的长石椅处，喝着连朱元璋都要动容的

清溪流泉。

虚夜月最是顽皮，坐在石栏上，哼着小曲，悠闲写意。

她被柔柔等换上女装，一身素黄地浅白花的高句丽便服，乌黑闪亮的秀发自由放任地散垂在背后和酥胸两侧，衬着她白璧无瑕的瓜子圆脸。有强烈个性棱角分明的小嘴，梦幻般亮如点漆的星眸，那种美态，连左诗都看呆了。凑到韩柏耳旁轻声道：“她真美，差点比得上瑶妹。”虚夜月跳了下来，到了左诗旁坐下不依道：“诗姊在说人家。”左诗把她接着，在她脸蛋亲了一下道：“赞你都不成吗？”虚夜月看着韩柏手上唯一的酒壶，喜道：“这就是清溪流泉吗？来：让月儿也。”

韩柏奇道：“我还以为你试过呢：浸万年参的便是这酒。你爹竟没给你喝吗？”虚夜月怨道：“爹都不知多么吝啬，说月儿的体质不宜进补，我看他是不想月儿和他分享极品吧。”韩柏想起浪翻云说过她和庄青霜都是天赋与稟的女子，登时色心大动，暗忖才不信她能得住自己的挑逗，招手道：“这是最后第五壶清溪流泉，想品的话快过来讨好我。”

虚夜月笑吟吟站起来，轻移玉步，坐入他怀里，吻了他一口后道：“这样满意了吗？”

韩柏探手搂着她没有半分多馀脂肪的小肌，把酒壶嘴凑到她边，温柔地服侍她喝了一口。

虚夜月闭上眼睛，俏脸迅速红了起来，娇躯一颤道：“噢：月儿整个人都滚热了，竟然有这样好喝的酒。”韩柏见她的反应异于常人，更无疑问她有独特的体质，暗想只是为了梦瑶的伤势，今晚便不可将她放过。

何况她是如此娇媚动人。

不由想起了陈贵妃。若挑起了虚夜月的情欲，她定会比陈贵妃更逗人。

成熟了的虚夜月，会是什么般的美儿呢？

虚夜月再喝了两口后，忽地唱起歌来，只听她甜美的声音唱道：“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左诗亦歌兴大发，接唱道：“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正在下棋的柔柔和朝霞，均为两人歌声瞿然动容。

朝霞道：“难怪陈公对诗姊的歌声赞不绝口，真能绕梁三日，月儿的歌声竟亦能平分秋色，相公：我们以后都耳福不浅了。”韩柏瞪着左诗，正要责她为何以前不唱给他听，掌声响起，只见范良极春风满脸，沿着通向小亭的长堤走来，脚步有力兼饶有气魄。

左请三女脸脸相觑，都不明白这么夜才回来的大哥，为何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虚夜月“噗哧”一笑，不胜酒力的俏脸更红了，显是猜到了她和韩柏离开采花的现场后，发生了什么事，那妩V媚的女儿家美态，真是无人见了能不心动。

范良极速度加快，倏地来到韩柏面前，忽低头在虚夜月脸蛋吻了一口，然后劈手抢过韩柏手上的清溪流泉，咕噜咕噜喝个一滴不剩，任由美酒由嘴角流到衣襟里，喝完后，随手把酒壶抛到莫愁湖里，仰天大笑道：“痛快！痛快：我范良极从未试过像今夜般的痛快。”

虚夜月抚着被吻的脸蛋，和众人一起呆瞪着这天下最负盛名的大盗。

韩柏忍着笑道：“老贼头，是生米还是熟饭？”范良极伸展着四肢，长长吐出一口气，打个哈哈：傲然道：“当然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可口热饭。”在

后腰拔出烟管，坐到韩柏对面的石栏处，呼噜呼噜抽起起来。

醉草的香气充盈亭内。

虚夜月不依道：“大哥愈变愈坏，竟偷吻月儿。”左诗等二女都莫明其妙，呆看着范良极。

范良极舒服得差点要死去般，吐出一个烟圈，再吐出一口烟箭，在烟圈扩散前穿了过去，斜眼兜着满脸娇嗔，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虚夜月嘿然道：“若非大哥把小子扯到鬼王府去，你月儿那有今夜等待变成熟饭的快乐光景，何况能成为第一个被我范良极吻过的女人，应是你这刁蛮女的荣幸，嘿！”左诗等终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一起欢叫起来。

朝霞最着紧这大哥。眼睛都红湿了，走了过去温柔地在他的老脸吻了一口，低声道：“恭喜大哥，朝霞真为你高兴得想哭了。”韩柏叹道：“霞姊的荣幸更大，因为成了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主动吻老贼头的女人，以后再也不会有的了。”范良极把口中的烟全喷了出来，笑骂道：“去你的韩淫棍，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功劳，全赖你走了，我才能全面发挥老子的调情手段。”众女见他愈说愈不堪，俏脸飞红。

虚夜月酒意上涌，转身伏入韩柏怀里，低念道：“韩淫棍，老贼头，月儿今次糟了，遇上的全是淫棍。”韩柏和范良极对望一眼，终忍不住捧腹狂笑起来。充了真挚深刻的友情和胜利的意味。

范良极再深吸了两口烟后，淡淡道：“云清告诉我，西宁派的人开始怀疑我们两人的真正身份，叶素冬这头忠心的狗，可能告诉了朱元璋，免犯上欺君之罪，形势对我们颇为不利呢。”虚夜月在韩柏怀里梦呓般道：“怕什么？有爹看顾着你们，连朱叔叔都不敢轻举妄动。

唔：月儿困了。”韩柏笑道：“听说这里最闹鬼，莫愁湖之得名便因莫愁女投湖自尽而来，不过我知月儿胆子大得很，一个人睡觉都不会怕。”虚夜月从韩柏怀里挣了起来，改投入左诗怀里，半哼着道：“月儿醉了，诗姊陪月儿睡吧！”左诗嗔怪地瞪了韩柏一眼，责道：“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这么可爱的美人儿都要吓唬。”韩柏嬉皮笑脸，伏在虚夜月的香肩上笑道：“你陪诗姊睡，诗姊陪我睡，还不是一样吗？”虚夜月娇吟一声，没好气答他。

连众女都觉怦然心动。

范良极欣然道：“小柏儿和我的四位子回去睡觉吧，我还想在这里坐一会。”

韩柏从左诗怀里抱起喷着酒香的虚夜月，领着众人回宾馆去了。

回到内宅后，众女各自回房，韩柏把虚夜月放到大床上，看着横陈的美丽胴体，灵魂儿早离窃飞了出来。

点亮了床头的油灯后，脱下外衣靴子，坐到床沿自言自语道：“先摸那里好呢？”虚夜月吓得坐了起来。一脸娇嗔道：“死韩柏，还要戏弄月见。”韩柏奇道：“你不是醉了吗？”虚夜月摸上他的脸颊，笑吟吟道：“酒力过了，再不会给你有可乘之机了。”韩柏捉着她的小手，带害她抚上自己宽阔的胸膛，问道：“有什么感觉？”虚夜月故作不解道：“会有什么感觉？和狗肉猪肉有何分别？”韩柏一气拉开衣襟，强拉她的手进去，嘿然道：“怎样呢？”虚夜月想说话时，忽地俏脸一红，垂下了头。

韩柏知她天生就骨，对魔种的反应尤其敏锐强烈，心中大乐。放开她的手，握害她一对纤足，不理她抵谏，半强迫她脱掉她的小绣鞋。

虚夜月给他拿着双足，浑身发软，倒在床上，俏脸烧得比火还更红，

娇艳绝伦。

韩柏放开她的纤足，站了起来，脱掉外衣：露出精赤的上身。向软倒床头的虚夜月笑道：“喂：本大爷要脱裤子了，你不看吗？”虚夜月呻吟一声。更不肯张开眼来。

韩柏感到元神不住提升，眼光由她的俏脸往下巡视：经过她的酥胸蛮腰。最后来到她因下摆掀起而露出来那对晶莹雪亮的修长美腿处。

心中升起一个奇怪的念头。

为何女人的身体会如此吸引男人呢？

是否全因色心作怪？

假若没有了色心，女人会否变成不屑一顾的东西。

忽然间，他扳登到禅道高手离弃女色的境界。

梦瑶本亦不会为任何男人动心，因为她已超脱了凡世的欲望，可是因受到自己魔种对她道胎的挑引，起了一点凡心，使她的剑心通明出现了破绽，才会先后被四密尊者和红日法王所伤，说到底，罪魁祸首还是自己，这明悟来得毫无道理，忽然间占据了他的心神。

蓦地韩柏欲念全消，脸色转白，踉跄后退，“砰”的一声颓然跌坐在靠墙的椅里。胸口像受千斤重压，呼吸艰困。

虚夜月吓得张开眼来。一见他的样子，跳了起来，坐到他膝上，吻上他的嘴，度入一道真气。

她乃鬼王之女，见识广博，一看便知韩柏在走火入魔的边缘，急忙施救。

韩柏的神经“轰”然一震，回醒过来，只觉虚夜月那口真气到处，舒服无比，忍不住呻吟起来。

虚夜月把他从椅上扯了起来，摇撼着他道：“韩柏啊韩柏：不要吓月儿。”韩柏感到不但度过了难关，魔功还更加精进，隐隐感到是受到虚夜月的刺激，魔种壮大至难以驾驭的险境，幸好虚夜月临危不乱，竟懂凭着元阳之质，度过真气助他脱险，感激得一把搂紧。道：“月儿：谢谢你。”虚夜月惊魂甫定道：“吓死人了：好在爹说过我的体质对你的魔种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找才有信心救你。”韩柏这时对鬼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搂着她坐到床边。

虚夜月情不自禁地爱抚着他的精赤胸膛，赧然道：“你不脱裤子了吗？”危机一过，色心又起，韩柏喜道：“终于求我了吗？想起那天你说嫁猪嫁狗都不嫁我，我便感到恨海难填呢！”虚夜月嫣然笑道：“韩大爷啊：知否那天你是多么讨人憎厌，一副人家定会爱上你的样子，想起来，恨的应是月儿才对。”接着温柔地吻上他的嘴巴，软语道：“但现在什么恨都云散烟消了，这两天是月儿懂人事以来最快乐的日子，见到你时，尽避枪舌剑，其实月儿兴奋得身体都在发热。那晚在饺子馆见到你和庄青霜，气得差点要同时捏断你们两个的咽喉，只弄翻你们的船，已很给脸子你了。”韩柏微笑道：“那天你究竟用了什么厉害家伙，为何事前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呢？”

虚夜月傲然道：“那叫水中雷，在水中先缓后快，无声无息，刺敌船于千尺之外，是爹发明的玩意儿，当然厉害。”韩柏又更是心折，虚若无这人真的深不可测，调笑道：“月儿终肯说出爱我的心声了吗？”虚夜月嘟起小嘴娇嗔无限道：“月儿既为你掉过眼，又肯为你穿上女装。早摆明向你这浪子淫棍投降。是的：月见爱上了你，但你有月儿爱你般那么爱月儿吗？”韩柏

愕了一愕，暗忖她这话不无道理，至少虚夜月心中只有他一个韩柏，而他却不时念着秦梦瑶、三位美姊妹、靳冰云、花解语、庄青霜，甚至那陈贵妃。自己虽爱煞了虚夜月这可爱的刁蛮女，可是怎比得上她对自己的专注情深。

虚夜月歉然道：“不要为这难过，爹说这是男女之别，想想白天的太阳普照大地，无处不在；但夜月的明月却是含着专注。爹就因而给月儿起了夜月这名字儿。”韩柏抓起她的纤手，送到嘴边逐双指尖亲吻咬着，喟然道：“今晚我定要吃了你这个最好吃的大月亮。”虚夜月想把手抽回来，但当然不会成功，颤声软语道：“吃吧吃吧：月儿早知今晚难逃你的毒手了。”韩柏把她搂了过来，放在膝上，右手沿腿而上，入侵禁地，微笑道：“我真想看看月儿能挺得多久？”虚夜月娇躯剧烈颤抖起来，半句话都难以说出，连搂抱韩柏的气力都没有了。

韩柏把手退了回来，放在她膝上，得意洋洋道：“知道厉害了吗？”虚夜月美眸无力地白了他一眼，低别道：“采花淫贼！”韩柏今次抚上了她的酥胸，恣意把弄和侵犯她插云的双峰后，腾手托起了她差点垂到胸前的俏脸，充满着胜利的意味道：“再骂一次吧：虚小姐。”虚夜月一对俏目充盈着春情欲，呻吟着道：“骂便骂吧：最多便是连身体都给了你。”

死韩柏：死采花浪棍浪子韩柏大恶爷！”韩柏两手立时一起行动，为她宽衣解带。

虚夜月羞得把螭首埋入韩柏赤裸的肩膊处，狠狠的啮咬着他。

不一会，虚夜月已身无寸缕，把老天爷最美严的作，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韩柏眼前。

韩柏的精神倏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空灵境界。

老天对他多么慷慨，江湖十大美人里，竟有三位爱上了他。而几个月前，他还是韩府里任人打骂的小。

他的灵台通明至可一点不漏地回忆过去的每一件事，清楚每一件事背后的涵义。

明还日月，暗还虚云。

虚夜月。

多么美丽的名字。

而她正一丝不挂被自己拥抱在怀内。

韩柏一阵感激，用嘴轻擦着她的粉颈，柔情无限地道：“月儿，我爱煞你了。”

虚夜月娇傲地在他腿上挺起赤裸的娇躯，一手抚着他的脸，轻轻道：“范良极是大哥，你自然是二哥。月儿以后就叫你做二哥好吗？当然，有时本姑娘兴到时当然会叫几声死韩柏哩。”韩柏忽然明白到什么是天生媚骨，虚夜月的媚是天生的。最是自然会讨人欢爱：秦梦瑶的媚是超然的。同样令人迷醉不已。

虚夜月像失去了所有力气般，猛扑在他身上，娇吟道：“二哥：月儿什么都要给你了。”

“这两句话比什么火都利害，连韩柏的心都烧熔了，急忙付诸行动。

芙蓉帐暖，这艳冠京华的天之骄女，终失身于彗星般崛起江湖的浪子手里。

云两过后，虚夜月伏在韩柏身上，用手撑起下颌，低声问道：“二哥，开心吗？”

韩柏体内贯满虚夜月元阴之气，浑体通泰，魔功运转不停，闻言张眼道：“开心死了，月儿也开心吗？”虚夜月踢着小腿，欣然道：“月儿当然开心，否则那有兴趣来问你？”韩柏笑道：“刚才不是曾呼痛吗？”虚夜月赧然道：“但都是值得的。”韩柏翻身压住了她赤裸的娇躯，呻吟道：“我受不住你的挑引了。”虚夜月花技乱颤般笑道：“死韩柏：难道月儿会怕你这个小淫贼吗？”爰火高燃中，这封金童玉女在被翻红浪里死缠绵着，对他们来说，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事物在这刻比对方更重要。

韩柏醒了过来，虚夜月美丽的胴体蜷睡在他怀里。

天仍未亮。

月色由床头后的窗纱透射入房内的地上，下了一小片银光，虚夜月发出轻美匀的呼吸声，睡得又香又甜，嘴角犹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神态动人至极。

韩柏小心翼翼爬了起来，为她盖好被子，起床走到窗旁，往外望去，在这二楼的厢房外望，莫愁湖尽收眼底。

他运转魔功，体内真气立时流转不息，无有衰竭。

每一个毛孔。都在欢呼歌唱。

心念忽动，运起无想心法。

万念俱灭。

真气倏然静止。

然后一股气劲再由丹田衍生，千川百流遍游全身经脉。

真气要停便停，要行便行，竟全可由他的意念控制。

韩柏大喜，知道虚夜月的媚骨，实乃自己魔种梦寐以求的瑰宝，想起昨晚她火般的热情和狂野，心里甜得要淌出蜜汁甘液来。

在曾与他有肉体接触的美女中，从没有人像虚夜月般投入和毫无保留地奉献。

若梦瑶能像她般与自己缠绵，就真是艳福齐天了。虚夜月让他晓得了女性所能臻至的情欲境界。以后他会以这准来诱导左诗三位美姊姊。

心兆忽现。

韩柏猛地转身。

房内景况依然，虚夜月仍像小仙女般沉睡在梦乡的至深处。

韩柏皱眉一想，走到门处，不理自己的赤身露体，一手把门拉开。

只见淡雅如仙，超凡脱俗的仙子秦梦瑶，笑意盈盈地立在门前，秀丽清澄的美眸射出万缕柔情，把他整副心神缚个结实。

离天明尚有一个时辰，跃鲤渡在望。

渡头处泊了十多艘渔船，其中几艘亮着了灯火，准备晨早的作业。

风行烈把功力提至极限，越过商量和五名手下，倏忽来至渡头处。

渡头处娇妻们芳踪渺然，正思索着好不好逐条渔船去查问，忽然惊觉渡头处多了一个人，骇然望去，只见一个道地渔民装扮的高瘦男子，头戴竹笠，竟在黑夜里的渡头尽端持竿垂钓。

商量等这时才赶到他身旁。

这邪巽门的护法生性谨慎，皱眉道：“这人来得奇怪，刚才怎看不见渡头有人，忽然间他便坐在那里。”风行烈打手势示意他噤声，朝那坐钓渡头的男子走去，快到他背后时，那人回过头来，微笑道：“贤婿别来无恙！”竟是被誉为八派最出类拔萃的高手。

现成了风行烈岳父的不舍大师。

